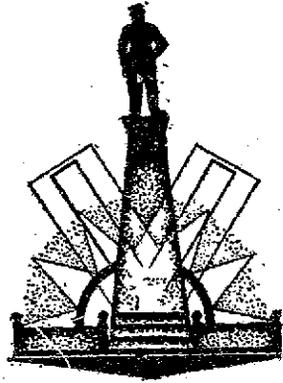


名人書牘菁華

當代黨國偉人作品



上海中央書局印行

— 人 偉 命 革 —

華 菁 牘 書

1935

行 印 店 書 央 中 海 上

編例

一、本書把革命偉人從事革命以來，所發表言論的書簡公牘，及國民政府治下各黨部，各機關，各法團，露布的公牘文件，擇其最精審，富有革命精神的，編輯而成；係近代革命思想的總匯，革命言論的結晶。

一、本書分類，把形式做標準。計共五編：第一編，書翰。第二編，電文。第三編，文告。第四編，宣言。第五編，附錄。一至四編的材料，係屬革命個人的。五編的材料，係屬革命團體的。

一、本書各編材料，內容方面，都係關於國民革命，或討論學術政治，而屬於公共性質的。凡係涉於各個人瑣事，而無關大體的書牘，概不取入。

一、本書各偉人的書牘排列，略分年次先後，讀者如能精心探索，可得知各人思想蛻變的
大概，並致得其背景。

一、本書材料，關於此次清黨運動的，約占十分之三、四。所以留心清黨運動，而欲得知其真相的，可完全於此書中求之。

助。

之苦。

一、本書各編，凡有段落可分的，均爲分段，俾讀者閱讀時，脈絡分明，無頭緒紛繁，不得要領



856.18
154



3 0515 4238 3

— 1 —

華 菁 牘 書 人 偉 命 革

〔錄目〕

革命偉人書牘菁華目錄

〔書翰〕

- 上李鴻章書.....孫中山
- 致香港道濟會堂區鳳墀書.....孫中山
- 上香港總督諸願書.....孫中山
- 答黎元洪書.....孫中山
- 致吳稚暉書.....孫中山
- 答朝日新聞記者論中日問題書.....孫中山
- 致海外國民黨同志籌畫黨務書.....孫中山
- 籌款起義致美洲同志書.....孫中山
- 託源水盟兄籌款書.....孫中山
- 赴歐美前致源水曝生二同志書.....孫中山

致鄧澤如書	孫中山
再致鄧澤如書	孫中山
致上海各粵僑團體書	孫中山
致國民黨同志報告陳炯明叛變書	孫中山
致徐謙書	孫中山
勸黨員釋疑書	孫中山
致蔣介石手札一	孫中山
致蔣介石手札二	孫中山
致蔣介石手札三	孫中山
致蔣介石手札四	孫中山
致蔣介石手札五	孫中山
致蔣介石手札六	孫中山
致蔣介石手札七	孫中山

致蔣介石手札八.....	孫中山
爲開善後會議致段執政書.....	孫中山
致蘇聯遺書.....	孫中山
覆張溥泉論黨務書.....	蔣介石
致上海總商會傅會長書.....	蔣介石
爲聲明種種致中央執行委員會函.....	蔣介石
致友人論物理世界及不可思議書.....	吳稚暉
致戴季陶君論做兵官.....	吳稚暉
敬答胡擘先生.....	吳稚暉
致華林書.....	吳稚暉
致廉南湖書.....	吳稚暉
致李石曾書.....	吳稚暉
致沈玄廬書.....	吳稚暉

為東大校長問題致京報飄萍先生書.....	吳稚暉
為東大校長問題答王希真書.....	吳稚暉
復郭秉文函.....	吳稚暉
致邵飄萍書.....	吳稚暉
致國民軍將領論馮玉祥出山問題.....	吳稚暉
為東大事復稔藕初書.....	吳稚暉
為東大校長事致張仲仁書.....	吳稚暉
致國語週刊記者書.....	吳稚暉
致孫伏園書.....	吳稚暉
致嚮導社記者書.....	吳稚暉
上中央監察委員會呈.....	吳稚暉
用真憑實據再與汪先生商榷 (一).....	吳稚暉
用真憑實據再與汪先生商榷 (二).....	吳稚暉

致汪精衛對黨務建議書.....張靜江

與楊亦曾論夫妻制度.....胡漢民

答林琴南討論倫理文學.....蔡子民

致北大學生函.....蔡子民

覆章太炎書.....蔡子民

疾痛破壞司法憤辭北大校長呈.....蔡子民

致程潛請勸阻鄂軍東下函.....白崇禧

致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條陳取締工潮函.....周鳳岐

〔電文〕

通告辭職舉哀電.....孫中山

辭大勳位電.....孫中山

反對北京重組參議院通電.....孫中山

致袁總統電.....	孫中山
討袁通電.....	孫中山
致外交團請否認曹錕為總統電.....	孫中山
致唐繼堯電.....	孫中山
辭軍職通電.....	蔣介石
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通電.....	蔣介石
專心軍旅之通電.....	蔣介石
為封禁總政治部致各軍師團電.....	蔣介石
國民政府正式成立後通電各軍.....	蔣介石
致國民政府電.....	馮玉祥
致武漢諸要人電.....	馮玉祥
致南京財務委員會陳述改造財政意見電.....	何應欽
歡迎汪精衛主席復職通電.....	何應欽

致福州軍政當局電.....	楊樹莊
就蘇民政廳長職通電.....	鈕永建
致國府委員陳述黨務意見電.....	周鳳岐
致蔣總司令宣布籌撥軍費電.....	宋子文
就上海特別市長職通電.....	黃膺白
致何軍長雲樞電.....	蔣作賓
復國民政府電.....	鄧錫侯
復蔣總司令電.....	鄧錫侯
致楊海軍總司令白總指揮等電.....	鄧錫侯
致馮煥章電.....	熊克武
致孫再行電.....	熊克武
致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電.....	徐 梓
勸勉武裝同志一致奮發對外電.....	劉 湘

黨忠黨國之通電.....李景林

出師加入北征之通電.....胡若愚

聲討共產黨電.....夏斗寅

對於時局之通電.....焦易堂

致國民政府電.....李濟琛

組織臨時軍政委員會電.....江映樞

許身黨國之通電.....王琢芝

申辯冒竊名義通電.....熊式輝

〔文告〕

告同胞書.....孫中山

告海陸軍將士文.....孫中山

告北軍將士文.....孫中山

告同胞文.....	孫中山
對於西山會議告國民黨同志書.....	蔣介石
告軍校同學書.....	蔣介石
出師北伐時告將士書.....	蔣介石
出師北伐時告士兵書.....	蔣介石
出師北伐時告廣東全省民衆書.....	蔣介石
出師北伐時告海外僑胞書.....	蔣介石
告全國民衆書.....	蔣介石
總理二週紀念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同志書.....	蔣介石
告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	蔣介石
忠告武漢工界同胞文.....	蔣介石
忠告武漢商界同胞文.....	蔣介石
謹告全國民衆書.....	蔣介石

謹告中國國民黨同志書	蔣介石
敬告全國同胞及革命同志書	馮玉祥
誥誡高級軍官文	馮玉祥
告上海民衆書	白崇禧
爲上海工潮告各界書	周鳳岐
敬告全川同志同胞同胞書	熊克武
訓告官佐士兵暨民衆文	何雲樞

〔宣言〕

就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宣言	孫中山
中華民國元年對外宣言	孫中山
民國四年宣言	孫中山
民國六年受海陸軍大元帥職宣言	孫中山

民國十年就大總統職宣言.....	孫中山
民國十年對外宣言.....	孫中山
民國十一年宣言.....	孫中山
民國十一年對外宣言.....	孫中山
國民黨宣言.....	孫中山
初次護法宣言.....	孫中山
二次護法宣言.....	孫中山
裁兵宣言.....	孫中山
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	孫中山
討曹宣言.....	孫中山
北伐宣言.....	孫中山
北上宣言.....	孫中山
在長沙發表重申出師意義宣言.....	蔣介石

在長沙發表對外宣言……………蔣介石
 對黨務宣傳大綱宣言……………蔣介石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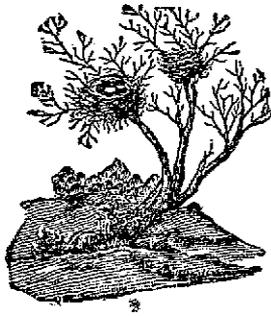
中央執行委員會報日本社會民衆黨書……………(1)
 中央監察委員護黨救國通電……………(2)
 浙江省政府請申討武漢爲政府電……………(3)
 福建政務委員會擁蔣通電……………(4)
 海軍特別黨部爲日本當局援助奉魯軍閥通電……………(5)
 二路總指揮部政訓部請申討武漢電……………(6)
 上海兵工廠政治部通電……………(7)
 中國學生聯總會擁護國民黨電……………(8)
 中國學生聯總會擁護南京國民政府電……………(9)

學術院駐滬同學會通電	(10)
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告上海民衆書	(11)
海軍特別黨部告民衆書	(12)
中央宣傳委員會上海分會告同志書	(13)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一)	(14)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二)	(15)
中央執行委員會對日出兵宣言	(16)
中央執行委員會促進農民運動宣言	(17)
東路軍前敵政治部爲日本出兵山東宣言	(18)
上海特別市黨部宣傳部反對日本派兵來華宣言	(19)
上海特別市黨部清黨宣言	(20)
江蘇省教育協會對於時局宣言	(21)
黃埔五期生加入北伐宣言	(22)

兩湖代表請願討共書

.....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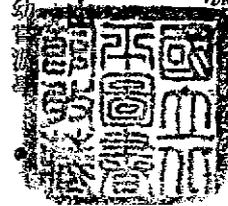
革命偉人書牘菁華

亞公編

〔書翰〕

上李鴻章書

孫中



宮太傅爵中堂鈞座，敬稟者。竊文籍隸粵東，世居香邑，曾於香港考授英國醫士幼官。游學外洋，於泰西之語言文字，政治禮俗，與夫天算輿地之學，格物化學之理，皆略有所窺，而尤留心於其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至於時局變遷之故，睦鄰交際之宜，輒能洞其竅與。當今風氣日開，四方畢集，正值國家勵精圖治之時，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見所知，指陳時事，上諸當道，以備芻蕘之採，嗣以人微言輕，未敢遽達。比見國家奮籌富強之術，月異日新，不遺餘力，駭駭乎將與歐洲並駕矣。快艦飛車，電郵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舉行。則凡所以安內攘外之大經，富國強兵之遠略，在當局諸公已籌之稔矣。又有軺車四出，則外國之一舉一動，亦無不週知。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恣聽歡呼，聞風鼓舞而已。夫復何所指陳！然而猶有所言者，正欲乘可為之時，以竭其愚夫之千慮，仰

贊高深於萬一也。

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礮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

所謂人能盡其才者，在「教養有道，鼓勵以方，任使得法」也。

夫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學而後知，人不能皆好學，必待教而後學。故作之君，作之師，所以教養之也。自古教養之道，莫備於中華，惜日久廢弛，庠序亦僅存其名而已。泰西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遺風，庠序學校遍布國中，人無貴賤皆奮於學；凡天地萬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於學之中，使通國之人，童而習之，各就性質之所近而肆力焉。又各設有專師，津津啓導，雖理至幽微，事至奧妙，皆能有法以譬喻之，有器以窺測之。其所學由淺而深，自簡及繁，故人之靈明日靡，智慧日積也。質有愚智，非學無以別其才；才有全偏，非學無以成其用。有學校以陶冶之，則智者進焉，愚者止焉，偏才者專焉，全才者普焉。蓋賢才之生，或千里而見一，或千萬人而有一，若非隨人而施教之，則賢才亦以無學而自廢，以至於湮沒而不彰。泰西人才之

衆多者，有此「教養之道」也。

且人才不一，其上焉者，有不徒苟生於世之心，則雖處布衣而以天下爲己任，此其人必能發奮爲雄，卓異自立，無待乎勉勵也；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猶興也。至中焉者，端賴乎鼓勵以方，故泰西之士，雖一才一藝之微，而國家必寵以科名，是故人能自奮，士不虛生。逮至學成名立之餘，出而用世，則又有學會以資其博，學報以進其益，萃全國學者之能，日稽考於古人之所已知，推求乎今人之所不逮，翻陳出新，開世人無限之靈機，闢天地無窮之奧理；則士處其間，豈復有孤陋寡聞者哉！又學者倘能窮一新理，創一新器，必邀國家之上賞，則其國之士，豈有不專心致志者哉！此泰西各種學問所以日新月異而歲不同，幾於奪造化而疑鬼神者，有此「鼓勵之方」也。

今使人於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長，則雖智者無以稱其職，而巧者易以飾其非；如此用人，必致野有遺賢，朝多待進。泰西治國之規，大有唐虞之用意，其用人也，務取所長而久其職，故爲文官者，其途必由仕學院，爲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學堂；其他若文學淵博者爲士師，農學熟悉者爲農長，工程練達者爲監工，商情講習者爲商董，皆就少年所學而任其職。總之，凡學堂

課此一業，則國家有此一官，幼而學者，卽壯之所行，其學而優者，則能仕，且恪守一途，有陞遷而無更調。夫久任，則閱歷深，習慣則智巧出，加之厚其養廉，永其俸祿，則無瞻顧之心，而能專一其志。此泰西之官無苟且，吏盡勤勞者，有此「任使之法」也。

故「教養有道，」則天無枉生之才；「鼓勵以方，」則野無鬱抑之士；「任使得法，」則朝無倖進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則「人能盡其才」矣。人既盡其才，則百事俱舉，百事俱舉矣，則富強不足謀也。秉國鈞者，盡於此留意哉！

所謂地能盡其利者，在「農政有官，農務有學，耕耨有器」也。

夫地利者，生民之命脈，自后稷教民稼穡，我中國之農政，古有專官。乃後世之爲民牧者，以爲三代以上，民間養生之事未備，故能生民能養民者爲善政；三代以下，民間養生之事已備，故聽民自生自養而不再擾之，便爲善政；此中國今日農政之所以日就廢弛也。農民祇知恆守古法，不思變通，墾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多勞而獲少，民食日艱，水道河渠，昔之所以利農田者，今轉而爲農田之害矣。如北之黃河固無論矣，卽如廣東之東西北三江，於古未嘗有患，今則爲患年甚一年，推之他省，亦比比如是。此由於無專責之農官以理之，農民雖患之而無

如何，欲修之而力不逮，不得不付之於茫茫之定數而已！年中失時傷稼，適國計之，其數不知幾千億兆，此其耗於水者固如此其多矣；其他荒地之不闢，山澤之不治，每年遺利又不知凡幾！所謂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如此而欲致富，不亦難乎！泰西國家深明致富之源在於無遺地利，無失農時，故特設專官，經略其事，凡有利於農田者無不興，有害於農田者無不除，如印度之恆河美國之密士，其昔汎濫之患，亦不啻於黃河，而卒能平治之者，人事未始不可以補天工也。有國家者，可不急設「農專政官」以勸其民哉！

水患平矣，水利興矣，荒土闢矣，而猶不能謂之地無遺利而生民養民之事備也。蓋人民則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以日廣也，倘不日求進益，日出新法，則荒土既墾之後，人民之溢於地者，不將又有饑饉之患乎？是在急興農學，講求樹畜，速其長植，倍其繁衍，以彌此憾也。夫天生人爲萬物之靈，故備萬物爲之用，而萬物固無窮也，在人之靈能取用之而已。夫人不能以土養，而土可生五穀百果以養人；人不能以草食，而草可長六畜以爲人食。夫土也，草也，固取不盡而用不竭者也；是在人能考土性之所宜，別土質之美劣而已。倘若明其理法，則能反礪

土爲沃壤，化瘠土爲良田，此農家之地學化學也。別種類之生機，分結實之厚薄，察草木之性質，明六畜之生理，則繁衍可期，而人事得操其權，此農家之植物學動物學也。日光能助農物之生長，電力能速農物之成熟，此又農家之格物學也。蠶蝨宜防，疫癘宜避，此又農家之醫學也。農學既明，則能使同等之田，產數倍之物，是無異將一畝之田，變爲數畝之用，卽無異將一國之地，廣數國之大也。如此，則民雖增數倍，可無饑饉之憂矣，此「農政學堂」所宜亟設也。

農官既設，農學既興，則非有巧機無以節其勞，非有靈器無以速其事，此農器宜講求也。自古深耕易耨，皆藉牛馬之勞，乃近世製器日精，多以器代牛馬之用，以其費力少而成功多也。如犁田則一器能作數百牛馬之工，起水則一器能灌千頃之稻，收穫則一器能當數百人之力；他如鑿井滄河，非機無以濟其事，墾荒伐木，有器易以收其功。機器之於農，其用亦大矣哉！故泰西創器之家，日竭靈思，孜孜不已，則異日農器之精，當又有過於此時者矣，我中國宜購其器而仿製之。

故「農政有官，」則百姓勤；「農務有學，」則樹畜精；「耕耨有器，」則人力省；此三者，我國所當仿效以收其地利也。

所謂物能盡其用者，在「窮理日精，機器日巧，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也。

泰西之儒，以格致爲生民根本之務，舍此則無以興物利民。由是孜孜然日以窮理致用爲事，如化學精，凡動植礦質之物，昔人已知其用者，固能廣而用之；昔人未知其用者，今亦考出以爲用。火油也，昔日棄置如遺，今爲日用之需要，每年入口爲洋貨之一大宗；煤液也，昔日視爲無用，今可煉爲藥品，煉爲顏料；又糞沙以作玻璃，化土以爲鑿精，煉石以爲田料，諸如此類，不勝縷書。此皆從化學之理，而得收物之用，年中不知裕幾許財源；我國倘能推而仿之，亦致富之一大經也。格致之學明，則電風水火皆爲我用，以風動輪而代人工，以水沖機而省煤力，壓力相吸而升水，電性相感而生光，此猶其小焉者也。至於水作汽以運舟車，雖萬馬所不能及，風潮所不能當；電氣傳郵，頃刻萬里，此其用爲何如哉。然而物之用，更有不止於此者，在人能窮求其理，理愈明而用愈廣。如電，無形無質，似物非物，其氣附於萬物之中，運乎六合之內，其爲用較萬物爲最廣而又最靈，可以作燭，可以傳郵，可以運機，可以毓物，可以開礦。顧作燭傳郵，已大行於宇內，而運機之用，近始知之，將來必盡棄其煤機而用電力也。毓物開礦之功，尙未大明，將來亦必有智者究其理則生五穀，長萬物，取五金，不待天工而由人事也。然而取

電必資乎力，而發力必藉乎煤，近又有人想出新法，用瀑布之水力以生電，以器蓄之，可待不時之用，可供隨地之需，此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者也。由如而推，物用愈求，則人力愈省，將來必至人祇用心，不事勞人力，而全役物力矣，此理有固然，事所必至也。

機器巧，則百藝興，製作盛，上而軍國要需，下而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財力。故作人力所不作之工，成人事所不成之物，如五金之礦，有機器以開，則碎堅石如蓋粉，透深井以吸泉，得以闢天地之寶藏矣。織造有機，則千萬人所作之工，半日可就；至纈廢絲，織絨呢，則化無用爲有用矣。機器之大用不能遍舉，我中國地大物博，無所不具，倘能推廣機器之用，則開礦治河易收成效，紡紗織布有以裕民。不然，則大地之寶藏，全國之材物，多有廢棄於無用者，每年所耗，不知凡幾，如是而國安得不貧，而民安得不瘠哉！謀富國者，可不講求機器之用歟？

物理講矣，機器精矣，若不節惜物力，亦無以固國本而裕民生也。故泰西之民，鮮作無益。我中國之民，俗尙鬼神，年中迎神賽會之舉，化帛燒紙之資，全國計之，每年當在數千萬。此以有用之財，作無益之事，以有用之物，作無用之施，此冥冥一大漏卮，其數較鴉片爲尤甚，亦有國者所當並禁也。

夫物也者，有天生之物，有地產之物，有人成之物。天生之物，如光熱電者，各國之所共，在窮理之淺深，以爲取用之多少。地產者如五金百穀，各國所自有，在能善取而善用之也。人成之物，則係於器機靈笨與人力之勤惰，故「窮理日精」，則物用呈；「機器日巧」，則成物多；不作無益，則物力節。是亦開財源節財流之一大端也。

所謂貨能暢其流者，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道之載運」也。

夫百貨者，成之農工，而運於商旅，以此地之贏餘，濟彼方之不足，其功亦不亞於生物成物也。故泰西各國，禮恤商情，祇抽海口之稅，祇設入國之關，貨之爲民生日用所不急者，重其稅，貨之爲民生日用所必需者，輕其稅；人口抽稅之外，則全國運行，無所阻滯，無再納之征，無再過之卡；此其百貨暢流，商賈雲集，財源日裕，國勢日強也。中國則不然，過省有關，越境有卡，海口完納，又有補抽，處處斂征，節節阻滯，是奚異遍地風波，滿天荆棘，商賈爲之裹足，負販從而怨嘆；如此而欲百貨暢流也，豈不難乎？夫販運者，亦百姓生財之一大道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今日關卡之濫征，吏胥之多弊，商賈之怨毒，誠不能以此終古也！徒削平民之脂膏，於國計民生，初無所裨，謀富強者，宜急爲留意於斯，則天下幸甚！

夫商賈逐什一之利，別父母，離鄉井，多爲饑寒所驅，經商異地，情至苦，事至艱也。若國家不爲體恤，不爲保護，則小者無以覓蠅頭微利，大者無以展鴻業遠圖。故泰西之民，出外經商，國家必設兵船領事爲之護衛，而商亦自設保局銀行相與倚恃，國政與商政並興，兵餉以商財爲表裏。故英之能傾印度扼南洋，奪非洲併澳土者，商力爲之也。蓋兵無餉則不行，餉非商則不集，西人之虎視寰區，憑凌中夏者，亦商爲之也。是故商者，亦一國富強之所關也。我中國自與西人互市以來，利權皆爲所奪者，其故何哉？以彼能保商，我不能保商，而反剝損遏抑之也。商不見保，則貨物不流，貨物不流，則財源不聚，是雖地大物博，無益也。以其天生之材爲廢材，人成之物爲廢物，則更何貴於多也！數百年前，美洲之地，猶今日之地，何以今富而昔貧？是貴有商焉爲之經營，爲之轉運也；商之能轉運者，有國家爲之維持保護也。謀富強者，可不急於「保商」哉！

夫商務之能興，又全恃舟車之利便。故西人於水則輪船無所不通，五洋四海，恍若戶庭，萬國九州，儼同閭閻，闢窮荒之絕島，以立商處，求上國之名都，以爲租界，集殊方之貨實，聚列國之商氓，此通商之埠，所以貿易繁興，財貨山積者，有輪船爲之運載也。於陸則鐵道縱橫，四通

八達，凡輪船所不至，有火車以濟之，其利較輪船爲尤溥，以無波濤之險，無礁石之虞。數十年來，泰西各國，雖山僻之區，亦行鐵軌，故其貨物能轉輸利便，運接靈速，遇一方困乏，四境濟之，雖有荒旱之災，而無饑饉之患。故凡有鐵路之邦，則全國四通八達，流行無滯，無鐵路之國，動輒掣肘，比之癱瘓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視鐵路爲命脈矣，豈特便商賈之載運而已哉！我國家亦恍然於輪船鐵路之益矣，故沿海則設招商之輪船，於陸則興官商之鐵路。但輪船祇行於沿海大江，雖足與西人頡頏而挽我利權，然不多設於支河內港，亦不能暢我貨流，使我商運也。鐵路先通於關外，而不急於繁富之區，則無以收一時之利，而爲後日推廣之圖。必也設於繁富之區，如粵港滬津等處，路一成而效立見，可以利轉輸，可以勵富戶，則繼之以推廣者，商股必多，而國家亦易爲力。試觀南洋英屬諸埠，其築路之資，大半爲華商集股，利之所在，人共趨之，華商何厚於英屬而薄於宗邦？是在謀國者有以乘勢而利導之而已。此招商與路之扼要也。故無關卡之阻難，則商賈願出於其市；有保商之善法，則殷富亦樂於買遷；多輪船鐵路之載運，則貨物之盤費輕；如此，而貨有不暢其流者乎？貨流既暢，則財源自足矣。籌富國者，當以商務收其效也，不然，徒以聚斂爲工，捐納爲計，吾未見其能富也。

夫人能盡其才，則百事興；地能盡其利，則民食足；物能盡其用，則材力豐；貨能暢其流，則財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後修我政理，宏我規模，治我軍實，保我藩邦，歐洲其能匹哉。

願我中國仿效西法，於今已三十年，育人才則有同文方言各館，水師武備諸學堂，裕財源，則開煤金之礦，立紡織製造之局；與商務，則招商輪船，開平鐵路，已後先輝映矣，而猶不能與歐洲頡頏者，其故何哉？以不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並行之也。聞嘗統籌全局，竊以中國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參行新法，其時不過二十年，必能駕歐洲而上之，蓋謂此也。試觀日本一國，與西人通商後於我，企效西法亦後於我，其維新之政，爲日幾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觀，以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行之，而無一人阻之。夫天下之事，不慮不能行，而慮無行之人；方今中國之不振，固患於能行之人少，而尤患於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尙可借材異國以代爲之行，不知之人多，則雖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輩必竭力以阻撓；此昔日國家每舉一事，非格於成例，輒阻於羣議者，此中國之極大病源也。

竊嘗聞之，昔我中堂經營乎海軍鐵路也，嘗脣爲之焦，舌爲之敝，苦心勞慮數十餘年，然後

成此北洋之一軍，津關之一路！夫以中堂之勳名功業，任寄股肱，而又和易同衆，行之尙如此其艱，其他可知矣！中國有此膏肓之病而不能除，則雖堯舜復生，禹皋佐治，無能爲也，更何期其效於二十年哉！此志士之所以灰心，豪傑之所以扼腕，文昔日所以欲捐其學而匿跡於醫術者，殆爲此也。然而天道循環，無往不復，人事否泰，窮極則通，猛劑遽投，膏肓漸愈。逮乎法聲告平之後，士大夫多喜談洋務矣，而拘迂自固之輩，亦頗欲馳域外之觀，此風氣之變革，亦強弱之轉機。近年以來，一切新政次第施行，雖四大之網，不能齊舉，然而爲之以漸，其發軔於斯乎！此文今日之所以望風而興起也。

竊維我中堂自中興而後，經略南北洋，孜孜然以培育人材爲急務，建學堂，招俊秀，聘西師而督課之，費巨款而不惜；遇一藝之成，一技之巧，則獎勵倍加，如獲異寶。誠以治國經邦，人才爲急，心至苦而事至盛也。嘗以無緣沾雨露之濡，叨桃李之植，深用爲憾！願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自成童就傅以至於今，未嘗離學，雖未能爲八股以博科名，工章句以邀時譽，然於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則無時不往復於胸中；於今之所謂西學者，概已有所涉獵，而所謂專門之學亦已窮求其一矣。推中堂育才愛士之心，揆國家時勢營務之急，如

文者亦當在陶冶而收用之列，故不自知其鷺下，而敢求知於左右者，蓋有概乎大局，蒿目時艱，而不敢以巖穴自居也。所謂乘可謂之時，以竭愚夫之千慮，用以仰贊高深，非欲徒撰空言，以瀆清聽，自附於干謁者流，蓋欲躬行而實踐之，必求澤沛乎萬民也。

竊維今日之急務，固無逾於此四大端。然而條目工夫，不能造次，舉措施布，各有緩急，雖首在陶冶人才，而舉國並興學校，非十年無以致其功，時勢之危急，恐不能少須何也。蓋今日之中國，已大有人滿之患矣，其勢已岌岌不可終日，上則仕途壅塞，下則遊手而嘯，嗷嗷之衆，何以安此？明之闖賊，近之髮匪，皆乘饑饉之餘，因人滿之勢，至遂潰裂四出，爲毒天下。方今伏莽時聞，災荒頻見，完善之地，已形覓食之艱，凶殺之區，難免流離之禍，是豐年不免於凍餒，而荒歲必至於死亡，由斯而往，其勢必至日甚一日，不急挽救，豈能無憂？夫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不足食胡以養民？胡以立國？是在先養而後教，此農政之興，尤爲今日之急務也。且農爲我中國自古之大政，故天子有親耕之典，以勸萬民，今欲振興農務，亦不過廣我故規，參行新法而已。民習於所知，雖有更革，必無傾駭，成效一見，爭相樂從，雖舉國通行，爲力尙易，爲時亦速也。且令天下之人，皆知新法之益如此，則踵行他政，必無撓格之虞，其益固不止一端也。

竊以我國家自欲行西法以來，惟農政一事，未聞仿效，派往外洋肄業學生，亦未聞有入農政學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見有一農學之師，此亦籌富強之一憾事也。文遊學之餘，兼涉樹藝，泰西農學之書，間嘗觀覽，於考地質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每與鄉間老農談論耕植，嘗教之選種之理，糞溉之法，多有成效。文鄉居香山之東，負山瀕海，地多砂磧，土質礮劣，不宜於耕，故鄉之人多游賈於四方，通商之後，頗稱富饒。近年以美洲逐客，檀島禁工，各口茶商又多虧折，鄉間景况，大遜曩時，覓食農民，尤為不易。文思所以廣其農利，欲去禾而樹桑，遂為考核地質，知其頗不宜於種桑，而甚宜於波畢。近以憤於英人禁烟之議難成，遂勸農人栽鴉片，舊歲於農隙試之，其漿果與印度公土無異，每畝可獲利數十金。現已羣相仿效，家家試栽，今冬農隙，所種必廣，此無礙於農田，而有補於漏卮，亦一時權宜之計也。他日盛行，必能盡奪印煙之利，蓋其氣味較公土為尤佳，迥非川滇各土之可比。去冬所產數斤，凡嗜阿芙蓉之癖者，爭相購吸，以此決其能奪印煙之利也必矣。印煙之利既奪，英人可不勉而自禁，英國既禁，我可不裁，此時而申禁吸之令，則百年大患，可崇朝而滅矣。勸種罌粟，實禁鴉片之權輿也。由栽煙之事觀之，則知農民之見利必趨，羣相仿效，到處皆然，是則農政之興，甚易措手。其法先設農師

學堂一所，選好學博物之士課之，三年有成，然後派往各省，分設學堂，以課農家聰穎子弟。又每省設立農藝博覽會一所，與學堂相表裏，廣集各方之物產，時與老農互相考證，此辦法之綱領也。至其詳細節目，當另著他編，條分縷晰，可以坐言而起行，所謂非欲徒託空言者此也。文之先人，躬耕數代，文於樹藝牧畜諸端，耳濡目染，洞悉奧窔，泰西理法亦頗有心得。至各國土地之所宜，種類之佳劣，非遍歷其境，未易週知。文今年擬有法國之行，從遊其國之蠶學名家，考究蠶桑新法，醫治蠶病，並擬順道往游環球各邦，觀其農事。如中堂有意以興農政，則文於回華後，可再行游歷內地新疆關外等處，察看情形，何處宜耕，何處宜牧，何處宜蠶，詳明利益，盡仿西法，招民開墾，集商舉辦。此於國計民生，大有裨益，所謂欲躬行實踐，必求澤之沾沛乎萬民者此也，惟深望於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而已！

伏維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鉅險阻，猶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尙毅然成之，况於農桑之大政，爲生民命脈之所關，且無行之之難，又有行之之人，豈尙有不爲者乎？用敢不辭冒昧，侃侃而談，爲生民請命，伏祈採擇施行，天下幸甚！肅此具稟，恭叩鈞綏，伏惟垂鑒！文謹稟。

致香港道濟會堂區鳳墀書

孫中山

啓者：弟被誘擒於倫敦，牢於清使館，十有餘日，擬將弟細綁乘夜下船，私運出境。船已賃備，惟候機宜。初六七日，無人知覺，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無再生之望。窮則呼天，痛癢則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時惟有痛心懺悔，懇切祈禱而已。一連六七日，日夜不絕祈禱，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無憂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禱有應，蒙神施恩矣。然究在牢中，生死關頭，盡在能傳消息於外與否耳。但日夜三四人看守，窗戶俱閉，嚴密異常，惟有洋役二人，日入房中一二次，遞傳食物各件。前已託之傳書，已爲所賣，將書交與衙內之人，密事俱被知之，防範更爲加密。而可爲我傳消息者，終必賴其人，今既蒙上帝施恩，接我祈禱，使我安慰，當必能感動其人，使肯爲我傳書。次早他入房中，適防守偶疏，得乘間與他關說，果得允肯。然此時筆墨紙料，俱被搜去，幸前時將名帖寫定數言，未曾搜出，即交此傳出外，與簡地利萬臣兩師。他等一聞此事，着力異常，即報捕房，即稟外部，而初時尙無人信。捕房以此二人爲癡狂者，使館全推並無其事。他等初二日，自出暗差，自出防守，恐漏夜運往別處。初報館亦不甚信，迨後彼二人力證其事之不誣，報館始爲傳揚。而全國震動，歐洲震動，天下各國亦然。想香港當

時亦必傳揚其事。倫敦幾乎鼓噪，有街坊欲號召人拆平清使衙門者。沙侯行文着卽釋放，不然則將使臣人等逐出英境，使館始懼而放我。此十餘日間，使館與北京電報來往不絕，我數十斤肉，任彼千方百計而謀耳。幸天心有意，人謀不臧，雖清虜陰謀，終無我何，適足以揚其無道殘暴而已！虜朝之名，從茲盡喪矣。弟現擬暫住數月，以交此地賢豪。弟遭此大故，如鴻子還家，亡羊復獲，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進之以道，常賜教言，俾從神道，而入治道，則弟幸甚！蒼生幸甚！

上香港總督請願書

孫中山

中國南方志士，謹上書香港總督大人台前。竊士等十數年來，早慮滿政府庸懦失政，既害本國，延及友邦。倘仍安厥故常，呆守小節，禍恐靡既。用是不憚勞瘁，先事預籌，力謀變正，以杜後患，不期果有今日之禍。當此北方肇事，大局已搖，各省地方，勢將糜爛，受其害者，不特華人也。天下安危，匹夫有責，先知先覺，義豈容辭？士等觀此時艱，亟思挽救，竊恐勢力微弱，奉效爲難；政府冥頑，轉圜不易；疆臣重吏，觀望依違。定亂蘇民，究將誰屬？深知貴國，素敦友誼，保中爲心，且商務教堂，遍於內地。故士等不嫌越分，呈請助力，以襄厥成；願借殊勳，改造中國。則內無

反側，外國交，受其利者，又不特華人而已也。一害一利，相去如斯，望貴國其慎裁之。否則恐各
省華人，望治心切，過爲失望，勢將自謀，禍變之來，殆難逆料。此固非士等所願，當亦非貴國之
所願也。時不可失，合則有成。如謂滿政府雖失政於先，或補結於後，則請將其平素之積弊，及
現在之凶頑，略爲陳之。

朝廷要務，決於滿臣。紊政弄權，惟以賞選；是謂任私人。文武兩途，專以賄進；能員循吏，轉在
下僚。是謂屈俊傑。失勢則媚，得勢則驕，面從心違，交鄰慣技；是謂尚詐術。較量強弱，恩可爲仇；
朝得新權，夕忘舊好；是謂瀆邦交。外和內狠，匿怨計嫌，釀禍伏機，屢思報復；是謂嫉外人。上下
交征，縱情濫耗，民膏民血，疊剝應需；是謂虐民庶。鍛鍊黨罪，殺戮忠臣，杜絕新機，閉塞言路；是
謂仇志士。嚴刑取供，獄多殘斃，甯枉毋縱，多殺示威；是謂尙殘刑。此積弊也。至於現在之凶頑，
此後尙無涯涘，而就現在之已見者言，則如妖言惑衆，煽亂危邦，釀禍奸民，褒以忠義；是謂誣
民變。東亂既起，不卽剿平，又借元兇，命爲前導；是謂挑邊釁。教異理同，傳道何罪，唆聳民庶，屠
戮遠心；是謂仇教士。通商有約，保護宜周，乃種禍根，蕩其物業；是謂害洋商。睦鄰遣使，國體攸
關，移礮環攻，如待強敵；是謂戕使命。書未絕交，使猶滯境，圍困使署，囚禁外臣；是謂背公法。平

匪全交，乃爲至理，竟因忠諫，慘殺無辜，是謂戮忠臣。啓靈貪功，覬覦大位，不加誅伐，反受兵權，是謂用僨師。裂土瓜分，羣雄耽視，暗受調護，漠不知恩，是謂忘大德。民教失歡，原易排解，偏爲挑撥，遂啓禍端，是謂修小怨。凡此皆滿政府之的確罪狀，苟不反正，爲禍何極！我南人求治之忱，良爲此矣。士等深知今日爲中外安危之所關，滿漢存亡之所繫，是用力陳利弊，曲慰同人，南省亂萌，藉茲稍緩。事宜借力，謀戒輕心，上圖遠圖，或蒙取錄。茲謹擬平治章程六則，呈覽。懇貴國轉商同志之國，極力贊成，除去禍根，聿昭新治，事無偏益，利溥大同。惟是局緊機危，時刻可慮，望早賜覆，以定人心。不勝翹企待命之至！

計開

- 一、遷都於適中之地，如南京漢口等處，擇而都之，以便辦理交涉，及各省往來之程。
- 二、於都內立一中央政府，以總其成；於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資分理。所謂中央政府者，舉民望所歸之人爲之首，統轄水陸各軍，宰理交涉事務，惟其主權，仍在憲法權限之內。設立議會，由各省貢士若干名，以充議員；以駐京公使，爲暫時顧問局員。所謂自治政府者，由中央政府，選派駐省總督一人，以爲一省之首。設立省議會，由各縣貢士若干名，以爲議員。所有該省

之一切政治，徵收，正供，皆有全權自理，不受中央政府遙制。惟於年中所入之款，按額撥解中央政府，以爲清洋債，供軍餉，及宮中府中費用。省內之民兵隊，及警察部，俱歸自治政府節制。以本省人，爲本省官，然必由省議會內公舉。至於會內之代議士，本由民間選定。惟漸定之始，法未大備，暫由自治政府擇之。俟至若干年始歸民間選舉，以目前各國之總領事，爲暫時顧問局員。

三、公權利於天下，如關稅等類，如有增改，必先與別國妥議而行。又如鐵路、礦產、船政、工商各業，均宜分沾利權。教士旅店，一體保護。

四、增添文武官俸，內外各官，廩祿從豐，自能廉潔持躬，公忠體國，其有及年致仕者，給以年俸；視在官之久暫，定恩額之多少。若爲國捐軀，則撫養其身後。

五、平其政刑，大小訟務，仿歐美之法，立陪審人員，許律師代理，務爲平允，不以殘刑致死，不以拷打取供。

六、變科舉爲專門之學，如文學、科學、律學等，俱分門教授，學成之後，因材器使，毋雜毋濫。

答黎元洪書

孫中山

宋卿先生執事：曩日奉電，適文督師東江，致稽裁答。復初來粵，藉奉手教，雅意殷拳，誦之百感。精衛函電，亦屢述盛意，良用欽遲。辛亥之役，公實偉烈，持此不墜，令名將炳於無窮；感念前勞，低回未已。時局日棘，魍魎橫肆，來示所謂非通力合作，不足以扶持正誼，鏟除強權，洵今日之篤論也！追隨之說，豈所克當？公我天職，斯時固未遑暇逸也。海上清豫，能否命駕來游，是邦擁篲清塵，竚聆教益，匪唯私幸，民國實利賴之！延望維勞，至深企禱！手此即頌勳祺！不莊具！

致吳稚暉書

孫中山

稚暉先生左右：滬上一別年餘，不獲時通箋候，甚憾事也。比有友人爲述滬報載公論政事手書中，有東京革命黨，自號元勳公民之語。弟恨未得親誦全文，然關於此節，甚欲詳論其故，以免道遠傳聞之誤。蓋元勳公民之名，弟草定於革命黨新章，所以許首義之黨人於憲政未布之時期內，有優先之選舉權。蓋幾經反覆詳審，而認爲非過舉者也。願舊日一二同志，亦有致疑者，其最重要之理由，則謂不宜提倡權利。意以爲今度之革命，由政治問題而起，政治問題，大抵以權利爲基礎，言政治而不言權利，不可通之說也；故薄權利而不言者，亦當兼廢言政治。有如進德會中最純粹之數人，蓋超出於政治之外，恆薄權利而不言。然以今日之中國，

則之數人者，亦未嘗認政治爲可以立廢無餘，故溥泉兄投身參議院，而公等不以爲非。當溥泉爲院長時，其於同黨議員占席之多寡，尤不能無所措意，然則今日挾中國不能不言政治。既不能不言政治，即不能不言權利，亦甚明矣。若曰心雖欲之，而不可以明言，是則中國數千年僞善者之習慣，吾輩當力矯而正之者也。以革命黨人而論，其真能絕對高尙不好權利者，爲至少數，固不能以此至少數之思想，律之於人人。於是有犯百難冒十死之士，幸觀革命之成功，乃欲其掉棄一切權利，實無以平其心。當第一次革命南京政府前後時代，黨人之於本黨而他圖樹其勢力者，皆不平之士也。甚者且獻身於敵，而倒行逆施，爲閭一班魁梧奇偉之士，皆可使之淡然無欲否耶？論者見第一次革命時，同盟會員有暴戾驕人，取憎當世者，則謂若假以優先之權利，其驕橫將更甚，弟亦以爲不然。蓋彼惟半生戮力，而一不得報償於社會，而當時所謂官僚派種種人物，反得踞其上而蔑視之；而一部分人如章炳麟黎元洪，更倡爲革命軍與革命黨消之說，沮抑過甚，則其激抗橫溢，殆非無故。是何如立之範圍，予以當得之權利之爲愈耶？自非道德粹然之人，未有施而不望報者，稽勳酬勞，有國者所不廢。然五等之爵，既非民國所宜，黃金厚祿，尤生人倚賴之性，今惟以其有爲政治革命首義之功，因而報以

政治上優先之權利，初未見其不當也。

自弟倡言革命以來，同志之流血者多矣，然見殺於敵，一死成仁，亦或可以瞑目。所最奇者，則革命成功，而革命黨乃紛紛見殺於附和革命贊成共和之人。如東三省、河南、安徽、湖北、湖南、貴州等處，一一稽考其故，可爲痛哭流涕。他日第三次革命，自不能不稍謀保障此輩人之方法。前車已覆，吾輩寧犯私於黨人之謗，不欲好廣大教主之名矣。且弟意尤不止此，破壞之後，便須建設，而民國有如嬰孩，其在初期，惟有使黨人立於保姆之地位，指導而提攜之，否則顛墜如往者之失敗矣。革命黨人，未必皆有政治之才能，而比較上可信爲熱心愛護民國者，革命黨以外，未必無長才之士，而可信其愛護民國，必不如革命黨。則國本未甚鞏固之時期，後彼而先此，其庶幾無反覆擄亂之虞。至於憲政既成，則舉而還之齊民。蓋當尊君主主義至盛時代，有阿衡之志，則遂可以放太甲於桐。吾人亦本素所懷抱平等自由之主義，行權於建設之初，期爲公平，爲私乎，以待天下後世之論定可耳。由上所述，則爲黨爲國，皆有不容己之理由，此弟所以審慮至再三，而認爲非過舉也。深恐傳聞異解，或竟引與竊尊號自娛者比，故敢縷陳，倘更有疑點，亦望賜教！

答朝日新聞記者論中日問題書

孫中山

茲承貴記者問，中國人何以恨日本之深，及有何法以調和兩國感情？予當竭誠以答，並以此告吾日本之故友。予向爲主張中日親善之最力者，乃近年以日本政府每助吾國官僚，而控民黨，不禁痛之。夫中國民黨者，卽五十年前日本維新之志士也，日本本東方一弱國，幸得有維新之志士，始能發奮爲雄，變弱而爲強。吾黨之士，亦欲步日本志士之後塵，而改造中國，予之主張與日本親善者以此也。乃不圖日本武人，逞其帝國主義之野心，忘其維新志士之懷抱，以中國爲最少抵抗力之方向，而向之以發展其侵略政策焉。此中國與日本之立國方針，根本上不能相容者也。乃日本人之見解則曰，中國向受列強之侵略矣，而日本較之列強無以加也，何獨恨於日本尤深也？嗚呼！是何異以少弟而與強盜爲伍，以劫其長兄之家，而猶對之曰，兄不當恨乃弟過於恨強盜，以吾二人本同血氣也！此今日日本人同種同文之口調也。更有甚者，卽日本對德宣戰，於攻克青島之時，則對列強宣言以青島還我，乃於我參加歐戰之日，則反與列強締結密約，要以承繼德國在山東之權利。夫中國之參戰也，日本亦爲勸誘者之一也，是顯然欲以中國服勞，而日本坐享其利也。此事以中國人眼光觀之，爲何等

之事乎？即粵語所謂賣豬仔也。何謂賣豬仔？即往時秘魯智利古巴等地墾荒乏人，外洋資本家利中國人之勤勞而備值廉也，遂向中國招工，乃當時海禁未開，中國政府禁工出洋，西洋人祇得從澳門招工，每年由澳門出洋者，以十數萬計。此等工人，皆拐自內地，餌以甘言厚利，誘以發財希望，而工人一旦受欺入於澳門之豬仔館，終身無從逃脫矣。而豬仔頭（拐賣工人者）則以高價售之洋人，轉運出洋，以作苦工，工人終世辛勞，且備受種種痛苦，鞭撻殘殺，視為尋常，是無異乳豬之受人宰食，故名此等被人拐賣之工人曰豬仔。曩者日本之勸中國參戰，而同時又攫取山東權利，是何異賣中國為豬仔也！夫豬仔之地位固比家奴為尤下也，家奴雖賤，僮服務勤勞，奉命惟謹，猶望得主人之憐顧，而溫飽無憂也，而豬仔則異是。是故當時澳門之為豬仔頭者，無論如何貪利，斷不忍買其家奴為豬仔也；必拐誘休戚不相關之人，而賣為豬仔也。以中國視之，則日本今日尚不忍使台灣高麗服他人之務，而已坐享其利也，是日本已處中國於台灣高麗之下矣！是可忍，孰不可忍！儻以此為先例，此後世界凡有戰爭，日本必使中國參加，而坐收其利矣，此直以豬仔待中國耳。尤有甚者，昔澳門之豬仔頭，亦不過賣人為豬仔，而取其利於洋人而已。日本今回之令中國參戰也，既以此獲南洋三羣島以

爲酬償矣，乃猶以爲未足，而更取山東之權利。是既以中國爲豬仔矣，而猶向豬仔之本身，割取一鬍肥肉以自享也！天下忍心害理之事，尙有過此者乎？中國人此回所以痛恨日本，深入骨髓者，卽在此等之行爲也。而日本人有爲己辯護者，則曰日本之取山東權利，乃以戰勝攻取而得者也。果爾，則日本何不堂堂正正，向列國要求承繼山東權利於攻克青島之時？而乃鬼鬼祟祟於中國參加歐戰之日，始向列強密要爲酬償之具也！夫中國尙未隸屬於日本也，而日本政府竟已對中國擅行其決否之權，而且以行此權而得列強酬償矣！此非賣中國之行爲而何？夫此回歐戰，固分爲兩方面，旗幟甚爲鮮明者也；其一卽德奧土布乃以侵略爲目的者；其一英法美俄乃以反對侵略爲目的者。故英美之軍，在歐洲戰場，戰勝攻取，由德國奪回名城大邑，不啻百倍於青島也，且其犧牲亦萬千倍於日本也；而英美所攻之城地，皆一一歸回原主也。日本爲加入反對侵略之方面者也，何得以戰勝攻取而要求承繼山東德國之權利耶？若日本之本意，本爲侵略，則當時不應加入協商國方面，而當加入德奧方面也。或又謂中國於參戰，並未立何等勞績，不得貪日本之功也。而不知此攻爲反對德奧之侵略主義而戰，則百數十年爲德國侵略所得之領土，皆一一歸回原主也。彼波蘭捷克二族，亦無赫赫

之功也，而其故土皆已恢復矣。我中國之山東青島何獨不然？且丹麥猶是中立國也，於戰更無可言功，而德國六十年前所奪彼之領土，今亦歸還原主矣。是中國以參加戰團，而望得還青島亦固其所也。乃日本人士，日倡同種同文之親善，而其待中國則遠不如歐美，是何怪中國人之恨日本而親歐美也。日本政府軍閥，以其所爲，求其所欲，而猶望中國人之不生反動，舉國一致，以採遠交近攻之策，與爾偕亡者，何可得也？是日本今日之承繼德國山東權利者，卽爲他年承繼德國敗亡之先兆而已！東鄰志士，其果有同文同種之誼，宜促日本政府早日猛省，變易日本之立國方針，不向中國方面爲侵略，則東亞庶有豸乎孫文。

致海外國民黨同志籌畫黨務書

孫中山

同志公鑒：敬啓者，迭接海外各支分部來緘，均稱黨務日見發達，吾黨同志亦正磨礪以須，此則足爲吾黨慶也。茲有最近弟所計畫舉辦二事，請各地同志贊成資助者，謹佈如左：

一 設立一英文機關報

查芝加哥同志，曾辦一英文月刊雜誌，鼓吹本黨宗旨，嗣以事故停版，然而此志迄未少衰，擬將該報移歸中國，由本黨幹部繼續辦理。弟意以爲吾黨在本國上海，設一英文雜誌，黨

於言論上得與外國周旋。同時以吾黨政治上之主張，建設上之計畫，宣傳於世界，殊為切要之著。此其事有關於本黨者甚大，姑舉其要略言之。本黨同志設立之言論機關，如建設月刊，星期評論，民國日報，以及海外各支部所辦之日報等，大聲疾呼，功效顯著。惟以中國文字，外人無從了解，其所影響者止於吾國人，我黨之精神義蘊，無從宣示於外國。凡有關於外交上之事，動以言論不能發抒之故，因而痛受損失者甚多。况近日輿論喉舌，端在報章；試觀各國之各大政黨，無不一言既出，輦動全球，夫豈不藉報章鼓吹之力，而我黨獨以缺乏外國文報紙機關之故，遂令雖有絕大之計畫，亦無由披露於世界。是故吾黨苟能設立一英文雜誌，其利益誠不可量，最少則有下列之三項：

- 一、直接參加於世界輿論，將吾黨之精神義蘊宣達於外，以邀世界對於吾黨之信仰，
 - 二、生外交上積極的作用。（期得精神上物質上之扶助）
 - 三、生外交上消極的作用。（排斥各種侵略主義）
- 觀以上要點，則吾黨之實行設立一英文雜誌，為必不可緩。茲因乏加哥同志，有將雜誌移歸本部開辦之議，現擬實行辦法如下：

- 一、開辦費並第一年維持費須二萬元。(概算另奉開列)
 - 二、此項經費，擬由各分部酌量担任，總期達到此數。
 - 三、各埠支分部認定此項數目，通知本部後，雜誌即行開始，所認定之款，務請於通知本部分三個月內匯滙，以爲經費。
 - 四、雜誌發行伊始，世界未能週知，閱者之數未能增長，維持生存，仍賴各支部各分部每年代銷至若干分，至一年後，發行增加，則此報可以獨立，無須捐助。
- 概算表如左：

- 一、英文印字機全副運費，約計四千元。
- 二、紙價(每年十二期，每期印三千冊，每冊約一百頁)約計六千元。
- 三、印刷工資，約計二千五百元。
- 四、主筆翻譯及雜役等薪工，約計四千五百元。
- 五、郵費，約計一千二百元。
- 六、房租，約計一千二百元。

七、電燈燃料及其他雜用，約計六百元。

二 創辦最大最新式之印刷機關

本黨向有愛國儲金一項，原爲備本黨救國之急需，此項儲金，應以充最有實效之用途，方不負我黨同志拳拳之意。若以之充軍餉，究非有效之舉。蓋現在屬於本黨之軍隊，如在四川、陝西、湖南、福建、廣東等處，不下十餘萬人，月餉動需百萬以外，謂儲金一項而能供其浩大之餉糈，實屬不能；抑或僅供一部，則受歧視之誚。况各處軍隊，皆靠就地徵發以自養，此又無待於儲金一項。若爲將來大舉計，則以本黨最近兩次舉事時得之經驗而論，亦非有大宗固定之鉅款不濟，儲金之爲助甚微。故苟以吾黨同志熱心所集之儲金，擇一最爲有裨於黨有益於國之事而舉辦之，誠莫如設立一大印刷機關，其理由如下：

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爲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時各種新出版物，爲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豔，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櫻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原其始，不過由於出版

界之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輿論放大異彩，學潮瀾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爲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効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爲最有價值之事。最近本黨同志，激揚新文化之波瀾，灌溉新思想之萌芽，樹立新事業之基礎，描繪新計畫之雛形者，則有兩大出版物，如建設雜誌、星期評論等，已受社會歡迎。然而尙自慊力有不逮者，則印刷機關之缺乏是也。夫印刷機關，實出版物之一大工具。我國印刷機關，惟商務印書館號稱宏大，而其在營業上，有壟斷性質，固無論矣。且爲保皇黨之餘孽所把持，故其所出一切書籍，均帶保皇黨氣味，而又陳腐不堪讀。不特此也，又且壓抑新出版物，凡屬吾黨印刷之件，及外界與新思想有關之著作，彼皆拒不代印。卽如孫文學說一書，亦曾經其拒絕，故不得已自行印刷。當此新文化倡導正盛之時，乃受該書館所抑阻，四望全國，別無他處大印刷機關，以致吾黨近日有絕大計畫之著作，並各同志最有價值之撰述，皆不能盡行出版，此就吾黨宣傳宗旨之不便言之。至由營利上觀察，現在出版書報，逐日增加，商業告白，與時俱進，而印刷所依然如前，無資力者，不能改良機器，擴張營業，故印刷事業，爲商務印書館所獨占，利益爲

所專，而思想亦爲所制。近者陳競存兄提倡在廣東設西南大學，已有成議。大學成後，於印刷事業上，又增一新市場，吾黨不起而圖之，又徒爲商務印書館利。綜觀近日印刷之增進，其所要求於印刷機關之供給者甚多，斷非一二印書館所能供其要求；又斷不能任一二家所壟斷。試觀日本一國印書館，大者何止十數，小者正不可勝計。其營業之發達，乃與文化之進步爲正比例。今者我國因新文化之趨勢，一時受直接影響者，如全國各學校之改良教科，編印講義，碩學鴻儒之發憤著作等等，均有待於印刷事業之擴張。至於商場上之各種新式告白，需求更切。故以現勢度之，此種印刷機關，營業上必可獲利。以故吾人深感現在之痛苦，預測將來之需要，從速設立一大印刷機關，誠不可謂非急務矣。果能成事，其利如左：

- 一、凡關於宣傳吾黨之宗旨主義者，如書籍雜誌等類，可自由印刷，免受他人掣肘。
- 二、本黨常有價值券褒獎狀，以及各秘密文件圖籍等，均不必遠託外國。
- 三、本黨自行編譯各種新式教科書，以貢獻於吾國教育界。
- 四、國內各種有益於思想革新之著作，可以代印，並可改良告白，以益商業。
- 五、做有限公司辦法，可爲本黨之一營利機關。

據上理由，設立此印刷機關，擬先暫定爲資本五十萬圓，擬分作五萬股。此項資本，擬以愛國儲金充之。如不敷此數，則各支分接之已辦儲金者，請益集多數。其未舉辦者，請早日極力舉行。以本黨在外國數百之支分部計，每支分部集千數百元，即可成此。最有裨於黨有益於國之大事業。此而能舉，則革命之成功必可操券。（此印刷機關，絕對不招外股，實以吾黨精神貫注之。）現本黨極力籌度，務祈早日實現。請在外同志有印刷上智識及技能，足贊助此事者，均請將姓名住址，開列寄來，以便請其回國相助。如未有此項熟識之人，亦應就近派遣子弟，專習種種印刷技術，以爲將來此項人才之預備。此誠久遠宏大之事，望諸同志極力贊助早日成事爲幸！

右凡兩端，均請貴支分部贊助，如荷同意，速惠覆音。俟本部得各分支部復信後，即行編定詳細章程奉上。專此，並頌公安。孫文謹啓。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籌款起義致美洲同志書

孫中山

前函所云需十萬元始能布置周到，實收成功之效者，非待十萬到齊後發動，刻下已開始陸續布置，在在需款矣。此次之動，乃因日俄協約時勢甚急，岌岌不可終日，而內地革命風潮，

亦已普及軍心民心，皆同歸向，加以吾黨久困奇窮，不能稍待，有此三者相迫而來，不得不發。故主動各人，決意爲破釜沉舟之舉，誓不反顧，與虜一搏。有十萬元爲軍前之佈計固起，無之亦必冒險而起也。况精衛君已去，吾輩何忍徒生，若事不成，則寧爲玉碎，不爲瓦全也。弟亦決意到時潛入內地，親與其事，故今日若得十萬元，則出以安全，不得十萬，則必出以冒險耳。此十萬元不過一安全冒險之間題，非起不起之間題也。今內地同志，已有決死之心，亦何暇計其安險！但念海外同志，必不忍內地同志獨出冒險，而不一援手，以拯之於安全之地位也。故欲各盡所能以相有濟，內地同志捨命，海外同志出財，庶免內地同志有輕擲寶貴性命如精衛君者，則誠莫大之幸矣！弟望美洲各埠同志，各盡義務，惟力是視，能籌足十萬元固佳，否則多少亦望速速電匯，以應急需，是爲至禱！中國興亡，在此一舉，革命軍盡此一役也！弟孫文謹啓。十一月由南洋。

托源水盟兄籌款書

孫中山

源水盟兄足下，啓者：澤如、夢生兩兄來函，我兄於此次之計畫極力贊助，並允出力，就地勸捐，尤所深感！兄等既肯效包胥之苦計，弟敢不語魯連之志，以酬公等乎！抑有進者，此番決心

係由得力各同人，默察時機已熟，咸願犧牲身命以與磨折軍界之人更爲激烈。前歲土耳其之革命，上月葡萄牙之成功，主動力皆原於此。我今既具有此雄力，安忍聽其軀肉相搏，不爲預備，以喪我志士。此澤如兄等所爲發慈悲施願力以爲之者也。我兄洞明時局，尤切大義，知交既廣，貿易亦隆，必能設法籌捐鉅款，玉成此破釜沈舟之事。今試游法之巴黎，美之紐約華盛頓等處，見銅像峨峨，高出雲表，受後世國民之崇拜者，豈盡當日之疆場戰士耶？當知其中必破棄財產以充軍實者居其大半。古語云：不有行者誰扞社稷，不有居者誰饋糧食，今弟等爲行者，自願身當鎗劍，惟賴兄等爲居者，有以提攜之，則中國事大可爲矣。千祈鼎力爲幸！助埠之行，至期當再函約。沈聯芳兄素熱心黨事，聞與兄交情頗厚，兄若相勸，必可得其助力。特此先佈，即請大安！弟孫文謹啓。十一月二十日。

赴歐美前致源水螺生二同志書

孫中山

源水螺生兩兄惠鑒：前者本約弟到星洲，與兄共爲運動籌款之事。茲因有緊要問題，日間即須動程，親往歐美，故弟不能分身到星洲。前已電招漢民兄來此，已至檳埠，當令到坎羅同出星坡，協辦一切。至弟往歐美行動甚速，可及期返東。今幸南洋籌款之事，已有頭緒，兄等力

任其難，則成效必大。總之光復之舉，在此時機，多一分經濟，即能多一份預備，南洋人士不乏熱心，而普通人情必有感動，精誠所至，即金石為開。繼有前茲曾經出力，今次不無聲末之虞者，然告以方今之事勢，既可圖，內外同志宜作破釜沈舟之計，管亦為之奮然起也。漢民兄晤時，應詳各節。專此，即頌壯安！弟孫文謹啓。十一月二十六日。

致鄧澤如書

孫中山

弟近頃因有要務，即須動程，適赴歐美，此行至速當可及期返東。南洋籌款之事，既有頭緒，且得各埠同志力任提倡，成效必大。日前弟電招漢民兄前來，茲已到庇能，此間各事，即以付託，望兄鼎力共籌，務至完善為禱。前因弟尚勾留庇能，故約請李登、周、兄等到叙，商伊等之行動，茲則無暇及此，可止伊等不來，將來各事，可各就近與香港辦事人磋商可也。孫文十月二十四日。

再致鄧澤如書

孫中山

各同志大鑒：弟以十二月六日發檳城，十日晚行抵高浪、堡，寄泊數時，即又動程西向。此後與南洋相隔以日而遠，中途未便致書，必俟抵美或回華後，方能通音問也。弟之此行，以有

特別之外交問題，須往英京及預計南洋之款，恐難足十萬，有誤大舉之期，故順此趕速赴美，向華僑籌足此數，以應需要。此行想可達目的，因近半年來，美之華僑，開通頗衆，而所籌之款，爲數不多，當易集事也。此間之事，望兄等竭力圖之，以收分途並進之效。漢民兄此時想已會面，詳籌一切矣。孫文。

致上海各粵僑團體書

孫中山

上海各粵僑團體均鑒：號電誦悉，關懷桑梓，仁言利溥，至堪欽佩。但真相容有爲諸君所未盡明者，查廣州商團，爲陳廉伯黨徒把持，勾通逆軍，謀危政府，始則贖運鎗械，繼則以武力脅迫罷市，政府雖查獲謀亂證據多種，猶復曲予優容，准予發還團械，冀消反側。乃商團竟於領得大部團械之時，鎗殺國慶日徒手巡行之羣衆數十人，剖腹挖心，備極殘忍！一面分隊武裝出巡，強迫開市，並潛引逆黨土匪，入西關作種種軍事布置，預備大舉。政府萬不獲已，乃下令解散商團之命，並令各軍馳往鎮壓。乃商團以爲陳軍不久可至，竟先向我軍攻擊，政府忍無可忍，下令反攻，幸不數小時，亂事即告平靖。詎商團於敗竄之餘，所引土匪，放火劫掠，施其故技，復殺理髮工人以數十計。是此次亂事，商團實尸其咎。事後政府一面嚴飭各軍申明紀律，

禁止騷亂，一面責成有司，妥籌善後，在省百數十萬人民，共聞共見，惟報紙或以遠道傳聞失實，或有供奸人利用者，諸君明達，事實具在，當勿任被無稽闢言，肆其淆惑也。孫文。

致國民黨同志報告陳炯明叛變書

孫中山

同志公鑒：文於八月十三日抵滬，曾致海外同志一電，並於十五日發表宣言，想已鑒及。茲再事變始末，及將來計畫，爲同志述之：

此次陳炯明叛變，非惟文與諸同志所不及料，亦天下人所不及料。蓋以陳炯明之性質而論，其堅忍耐勞，自有過人之處，然對於國事，常存私心，且城府深嚴，不以誠待人，則早爲文與諸同志所燭及。顧以爲人各有短長，但當繩之以大公，感之以至誠，未嘗不可爲用，即使偶有差池，亦何至於決裂，更不虞其陰毒凶狠至此也。以陳炯明與文之關係而論，相從革命以來，十有餘年，雖元二之際，陰謀左計，稍露端倪，及六年亂作，陳炯明來滬相見，自陳惻惻，再效馳驅，文遂盡忘前嫌，復與其事。嗣是廣州處困，閩疆轉戰，久同艱苦，回粵之役，相倚尤深。方期戮力中原，以酬夙志，乃出師甫捷，而禍患生於肘腋，干戈起於肺腑，不但國事爲所敗壞，黨義爲所摧殘，文與諸同志爲所犧牲，卽其本身人格信用，亦因以喪失無餘，果何所樂而爲此！此誠

所謂別有肺腸，不可以常理推測者也。

溯民國九年之秋，我海內外同志，所以不惜出其死力，以達到粵軍回粵之目的者，良以頻年禍亂，不但民國建設，尙未完成，即護法責任，亦未終了；故欲得粵爲根據地，舉策羣力，以成戡亂之功，完護法之願。乃陳炯明自回粵後，對國事則有餒氣，對粵事則懷私心。其所主張，以爲今之所務，惟在保境息民，並窺測四鄰軍閥意旨，聯防互保，以免受兵；如此退可據粵，進可合諸利害相同之軍閥，把持國事，可不煩用兵而國內自定。文再三切戒，譬之人身，未有心腹潰爛，而四肢能得完好者，國旣不保，吾粵一隅，何能獨保？且旣欲保境，則須養兵，所謂養兵以保境，無異謂掃境內以養兵，民疲負擔，如何能息？民疲其筋力，以負擔兵費，猶尙難給，則一切建設，無從開始，所謂模範省者，徒託空言！一省如此，已爲一省之害，各省如此，更爲各省之害，所謂聯省自治，又徒託空言；謀國不以誠意，未有不誤國者！况各省軍閥，利害安能相同，而僞中央政府，又操縱挑撥於其間，禍在俄頃，何可不顧？保境息民，亦爲幻想！凡此所言，陳炯明雖無以難，而終未肯信。直至桂軍發難，邊隅震驚，始知妄安就毒之不誣。文以爲自此以後，庶幾可期復恢勇氣，以戮力進行矣。故仍命諸同志於政治上軍事上悉力助之，俾桂軍早平，國難

亦得以早定。不圖陳炯明於破敵之後，故態復萌，昔惟據粵以自固，今更欲兼桂以自益，北伐大計，漠然不顧。文乃自統諸軍，以當此任，以完戡亂護法之夙志。此文率師北伐以前，與陳炯明相處之大略也。

當文率北伐諸軍，次於桂林，以爲陳炯明雖不肯自赴前敵，後方接濟，當不容辭，初不意其陰蓄異謀，務欲陷我於絕地。自去年十月，以至於今年四月，半載有餘，種種異謀，始漸發覺。其一，文自桂林出師，必經湖南，陳炯明誘惑湖南當局，多方阻遏，使不得前，其函電多爲文所得。其二，諸軍出發以來，以十三旅之衆，而行軍費及軍械子彈，從未接濟，滇黔諸軍，受中央直轄者，並火食亦靳而不與，屢次電促，曾不一諾。綜此二者，一爲阻我前進，一爲絕我歸路，文所以能在桂林拮据支持半載有餘者，全恃臨行借提廣東省銀行紙幣二百萬，爲陳炯明所未及知，得以暫維軍用。及糧餉告絕，接濟不至，北伐諸軍，不爲流寇，則爲餓殍，計無所出，始有改道出師之舉。

四月之杪，文率北伐諸軍，回次梧州，其本意在解決後方接濟問題而已。及陳炯明辭職而去，文初以爲感，蓋猶以君子之心度之，以爲陳炯明將讓我獨行其志，故忽然舍去也。文雖不

得陳炯明爲助，但使不爲梗，亦已無憾。然又念其前功，不忍其忽然舍去，於是電報信使不絕於道，所反復說明者，但使對於大計，不生異同，必當倚畀如故。陳炯明於此，亦願留陸軍總長之職，並稱稍事休息，再效力行間。當時有人建議，陳炯明狼子野心，不可復信，北伐諸軍，宜留粵緩發，先清內患，再圖中原。卒以此次目的，在於改道出師，且奉直戰事方熾，北方人民，水深火熱，若按兵不發，坐視成敗，則與擁兵自衛者，果何以異？遂決出師江西，悉命諸軍，集中韶州，以大本營設於韶州，文於五月六日親臨誓師。李烈鈞許崇智朱培德李福林黃大偉梁鴻楷諸將，遂各率所部，向江西前進。

葉舉等所率援桂之粵軍，在北伐諸軍改道以前，已有撤回之議。及陳炯明在惠州，與文電報相商，委任葉舉爲粵桂邊防督辦，令率所部，分駐肇陽博羅高雷欽廉梧州鬱林一帶。及北伐諸軍已入江西，大庾嶺已發生戰事，葉舉等遂率所部五十餘營，突至省垣，廣州衛戍總司令魏邦平力不能制。在葉舉等，各有防地，乃不俟命令，自由移動，已罪無可追。然前敵戰事方亟，後方空虛，若有騷擾，前方軍心，必因以動搖。文爲鎮靜人心計，乃曉葉舉等以大義，令加入北伐，共竟全功。葉舉等則以要求陳炯明復出，規復粵軍總司令爲請。文以粵軍總司令部已

并入陸軍部，陳炯明現爲陸軍總長，有管理之責，初擬令率所部，自當一面，故以中路聯軍總司令相繼。旋以陳炯明不欲出戰，而欲以地方善後自任，乃命以陸軍總長，辦理兩廣軍務，所有兩廣地方軍隊，悉歸節制調遣。陳炯明來電，願竭能力，以副委任，並稱已催葉舉等部，迅回防地，且言葉舉等部，必無不軌行動，願以生命人格爲保證。然葉舉等部，則逗留省垣如故，財政部供給餉精，從無歧視，猶以索餉爲名，操縱金融，致紙幣低跌，人心恐慌，且不戢所部，橫行無忌，舉動詭異，叛狀漸露。文以省垣鎮攝無人，乃於六月一日留胡漢民守韶州大本營，自率衛士，逕至省垣，仍駐總統府，示前敵諸軍省垣無恙，安心前進。而前敵諸軍，捷報迭至，贛南諸縣，以次攻克，陳光遠兵，破潰殆盡，屈指師期，克贛州後，進取吉安，拔南昌，至九江，不逾一月，文將親率海軍艦隊，至上海，入長江，與陸軍會於九江，以北定中原。數遣汪精衛至上海，料量此事。其時北方將士，已有尊重護法之表示，不妨礙國會之開會於北京，文對之因有六月六日之宣言。北方將士，若能依此宣言，則以商訂停戰條件爲第一步，以實行統一爲第二步，戡亂護法之主張，可以完全達到；六年之禍亂，可以歸於平復。江西戰事如此，北方將士表示又如，苟無六月十六日之變，則政府無恙，無論爲和爲戰，定能貫徹所期也。

六月十六日之變，文於事前二小時，得林直勉、林拯民奔告，於叛軍遷戈之中，由間道出總統府，至海珠，甫登軍艦，而叛軍已圍攻總統府，步槍與機關槍交作，繼以煤油焚天橋，以大礮燬粵秀樓，衛士死傷枕藉，總統府遂成灰燼。首事者洪兆麟所統之第二師，指揮者葉舉，主謀者陳炯明也。總統府既燬，所屬各機關咸被搶劫，財政部次長廖仲愷事前一日被誘往拘禁於石龍，財政部所存幣項及案卷部據擄掠都盡，國會議員悉數被逐，並掠其行李，總統府所屬各職員，或劫或殺，南洋華僑及聯義社員，亦被慘殺。復縱兵淫掠，商廛民居，橫羅蹂躪。軍士掠得物品，於街市公然發賣，繁盛之廣州市，一旦蕭條，廣州自明末以來，二百七十餘年，無此劫也。五年逐龍濟光之役，九年逐莫榮新之役，皆未聞有此，而陳炯明悍然爲之，倒行逆施，乃至於此！

〔文〕既登兵艦，集合艦隊將士，勉以討賊。目擊省垣罹兵燹，且聞叛軍已由粵漢鐵路往襲韶關，乃命艦隊先發礮攻擊在省垣叛軍，以示正義之不屈，政府威信之猶在。發礮後，始遣駐廣埔，俟北伐諸軍之捷師來援，水陸並進，以殲叛軍，此爲當日決定之計畫，而文久駐兵艦之所由也。

其時虎門要塞，已落叛軍之手，惟長洲要塞司令馬伯麟能堅守，與艦隊相犄角，合以海軍陸戰隊及新招諸民軍，爲數雖少，尙能牽制叛軍兵力，使不能盡聚於北江，以禦北伐諸軍之歸來。故諸軍必欲得此而甘心，一欲終置文於死地，一欲以死力攻下長洲，使艦隊失陸地以爲依據也。相持二旬有餘，叛軍終不得逞，而艦隊中竟有一部分將士，受其運動，使海圻海琛和三大艦，駛出戰線，長洲要塞，孤懸受敵，遂以不守。文乃率餘艦駛進省河，沿途受礮轟擊，僚屬將士，皆有死傷。所駐永豐艦，亦被彈洞穴，然以奮鬥不餒之結果，竟於七月十日，進至白鵝潭。此役也，以兵潭數艘，處叛軍四艦環攻之中，不惟不退，且能集至省河，以懾叛軍之膽，而壯義士之氣，中外觀聽，亦爲之聳。海防司令陳策等，更分率兵艦及民軍，往蘆江門等處，以牽制叛軍兵力，事雖未就，而諸將士之忠勇勞苦，誠可念也。

北伐諸軍，未聞變以前，已攻克贛州，進至吉安，陳光遠既逃，蔡成勳亦不敢進，南昌省城，指顧可得。然北伐諸軍入贛州後，搜得陳光遠致其部將電報，已盡悉陳炯明謀叛事實，蓋陳炯明堅囑陳光遠固守贛州，以扼北伐諸軍之前進，而已則將率兵以襲北伐諸軍之後。故陳光遠據此，以嚴飭所部，死守以待也。北伐諸軍將領見此等電報，已知陳炯明蓄謀凶險，禍在必

發及胡漢民自韶州馳至，告以六月十六日變亂消息，軍心激昂。許崇智、李福林、朱培德即日決議，旋師討賊。黃大偉繼歸，李烈鈞留守贛南，以爲後方展蔽。惟梁鴻楷所部第一師，於決議之後，潛歸惠州，與陳炯明合。第一師爲鄧仲元所手創，入贛之後，與許崇智等部共同作戰，乃聞變之後，始而躊躇不決，終乃甘心從逆。仲元之目，爲不瞑矣！許、李、朱、黃諸部，自南雄始興進至韶州，七月九日，開始與賊劇戰，復分兵出翁源，湘軍陳嘉祐所部亦來助戰，前後二旬有餘，其始軍鋒甚銳，屢挫賊勢，賊恆擾欲退者屢矣。然賊據粵漢鐵路，運輸利便，且憑籍堅城，以爲頑抗，而西江等處響應之師，不以時應，使賊得傾注全省兵力，以萃於韶州翁源一帶，與北伐諸軍相搏。北伐諸軍，餉彈不繼，兵額死傷者無可補充，猶力戰不屈，直至蔡成勳、沈鴻英之兵自後掩至，李烈鈞所部贛軍，與敵衆寡懸殊，至於撓敗。於是許、李、黃、陳等部，首尾受敵，無可再戰。許、李、黃等部，退至贛東，朱、陳等部，退至湘邊。是次北伐諸軍，自五月初旬至八月初旬，凡三閱月中，始由粵入贛，與陳光遠之敵兵戰，繼而由贛回粵，與陳炯明之叛軍戰，會無一月之休息，不但久戰而疲，卽遠道之勞，殆已非人所堪，其堅苦卓絕，洵足爲革命軍人之模楷。而陳炯明輩，以欲遂其把持盤踞之欲，至不惜勾通敵人，以夾擊其十餘年同患難共死生之袍澤。

糜恥道義，掃地以盡矣！

〔文率諸艦，自黃埔進至白鵝潭後，賊以水雷狙擊永豐艦不得逞，又欲以砲擊沙面，釀成國際交涉不得遂。諸艦雖孤懸河上，無陸地以相倚倚，無可進展，然以爲北伐諸軍，果得進至省城附近，則水陸夾擊，仍非無望，故堅忍以待之。自六月十六日至八月九日，歷五十餘日之久，艦中將吏，雖極疲勞，意氣彌厲，及聞北伐諸君已由始興南雄分道退却，知陸路援絕，株守無濟，〔文始率將吏離艦，乘英國兵船至港，轉乘商輪赴滬。〕

〔文於八月十三日抵滬，十五日發表宣言，進行方針，大略已具，攝其要旨，不外數端。其一，〔文任用非人，變生肘腋，致北伐大計，功敗垂成，當引咎辭職。其二，將陳炯明所率叛軍，當掃滅之，毋使以禍粵者禍國。其三，護法事業，當以合法國會完全自由行使職權爲究竟。其四，關於民國統一與建設，當實行工兵計畫，發展實業，尊重自治。至〔文個人，以創立民國者之資格，終其身爲民國盡力，無間於在位在野。凡此舉學諸端，凡我同志所宜深喻者也。〕

近據報告，許崇智李福林黃大偉等部，現在贛東者，有衆萬餘人；朱培德陳嘉祐等部，現在湖南者，亦有衆萬餘人；服裝餉糈，固待補充，而軍力未失，士氣至厲，疲勞恢復，不難再舉。〔黃明

堂在高雷欽廉舉兵討賊，以爲影響，遲不及事，退至桂境。而兩嶺同志軍隊，蓄志殺賊，待時而動者，爲數尤多。陳炯明叛黨禍國，縱兵殃民，罪惡貫盈，難稽顯戮，凡我同志，但當踔厲奮發，努力不懈，粵難平定，爲期必不遠也。

至於國事，北方將士，既有尊重護法之表示，援潔已以進之義，開與人爲善之誠，理所當然。各方面使者來見，一切言論，悉取公開。但以主義相切劘，則舉凡營私壟斷之言，悉無自而入。若能以同力合作之結果，俾護法事業，完全無憾，則數年血戰，卒能導民國入於法治之途，庶幾犧牲不爲徒勞，而吾黨報國之忱，亦得以少慰。至於以息事寧人爲藉口，而枉道以求合，吾黨之士，所不屑爲，無俟言也。

於此猶有言者，文率同志爲民國而奮鬥，垂三十年，中間出死入生，失敗之數，不可僂指；顧失敗之慘酷，未有甚於此役者。蓋歷次失敗，雖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則爲失敗於敵人；此役則敵人已爲我屈，所代敵人而興者，乃爲十餘年卵翼之陳炯明。且其陰毒凶狠，凡敵人不忍爲者，皆爲之無恤，此不但國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憂也。迹其致此之由，始則慮文北伐若有蹉跎，累及於己，故務立異以求自全。充此一念，遂冒天下之大不韙而不恤，其心雖驚，其膽則

怯顧革命黨人，常以國民之前鋒自任，當其一往直前之際，前敵未可料，後援亦未可必，其所自任者，本至險而至難，苟無堅確之操，則中道潰去，或半途離畔，亦事所恆有。數年以來，證法事業，蹉跎未就，與於此役者，苟稍存畏難苟安之意，鮮有不失其所守者！特陳炯明之厚顏反噬，以求自全，爲僅見耳。然疾風而後知勁草，盤根錯節，然後辨利器，凡我同志，此非尤當艱貞蒙難，最後之勝利，終歸於最後之努力者，此則文所期望者也。餘不一一，此候公安！孫文謹啓。

十一年九月十八日。

致徐謙書

孫中山

季龍兄鑒：兄以俄國以委員制而興，瑞士以委員制而治，爲今日中國，必當行委員制之左證；是猶近人所謂，聞笱可食，歸而養其簞也。不知俄之委員，純然革命黨之委員，決不容有他黨分子之混跡其中；瑞士之委員，純然民治之委員，決不容有帝制軍閥之列席其內；較之兄今所主張之委員制，則如何？時至今日，尙欲以委員制而解決中國之時局，是益其糾紛而已！文前之不絕對反對兄之提議者，是猶有和平統一之希望，倘能達其希望，何所不可。曹吳未侵川粵之前，文曾許不反對其爲總統，亦猶是希望也，今則已矣！語云：『治亂國，用重典；』今

欲解決中國之糾紛，非革命不可！從此吾行吾素，不問其他！

勸黨員釋疑書

孫中山

同志均鑒：本黨此次改組之原因，當經本總理在會宣布明白，茲復撮言其要。本黨前次注名黨籍之黨員爲數二十餘萬，同志不爲不多，然按之實際，則除在冊籍上載有姓名外，實不知黨員在于何所，以故黨員雖多，毫無活動，衡量黨力，更屬微渺。

夫所貴乎有黨者，蓋在集合國民力能活動之分子，結爲團體，在一主義之下，爲一致之奮鬥。故其要義，一在有主義，二在有團體，三在有訓練。而欲求主義之鮮明，團結之堅實，訓練之整齊，則不得不先揭三民主義之真解，而萃力于基本之組織。此次新章所訂之組織方法，其意義即在從下層構造而上，使一黨之功用，自橫面言，黨員時時得有團結之機會，人人得以分擔責任而奮鬥；自縱面言，各級機關完全建築于全體黨員之上，而不似往時之空洞無物。全體黨員，亦得依各級機關之指揮而集中勢力，不似往時之一盤散沙。此種辦法，在能自由辦黨之地，固易獲效；即在不能自由辦黨之地，亦殊有活動之可能；本黨之決心改組以此。抑黨人之入黨，固爲實行主義而來；然既爲實行，則對於主義，自不能以模糊的認識爲了。

事，須透澈了解於主義之全蘊乃可。吾黨主義，析言之，固爲民族民權民生，至其致用實是一個整的，而非三個分的。不過因時機之關係，有時僅實現其一，而未能施及全體。如往者萃全力以排滿。似吾黨主義專在民族，而不知吾黨之實行民族主義，即欲以實現民權、民生、兩主義。且民族主義亦不止推翻滿清而已，凡一切帝國主義之侵略，悉當祛除解放，使中華民族與世界所有各民族，同立於自由平等之地，而後可告完成。願欲臻此，即非以三民主義整箇的進行不可。惟類言之，則欲達民權民生兩目的，亦不能置民族主義於不顧。辛亥革命後，民權可謂見端，然袁氏篡奪，袁氏所以敢冒犯不韙，則以有外國帝國主義爲之援，遂致十年大亂，不能平治；此則民族主義不行爲之因。至於民權民生，更不暇顧。

歐戰發生而後，各國社會黨乘機勃發，俄國共產黨竟一舉成功，而我國青年，乃亦感乎民生問題之不得不急爲解決，於是社會之研究運動，始發軔於民間。然此即吾黨所歡迎，而引爲同調者也。夫吾國之革命在前，俄國之革命在後，俄乃以六年之短期，能剷除根深蒂固之專制階級，戰勝其四圍帝國主義之惡魔，且以其勢振發全世界被壓迫民衆之奮鬥精神。而吾黨自辛亥迄今，垂十三年，國內軍閥官僚之橫暴，日甚一日，國外帝國資本主義之侵陵，日

迫一日，以視於俄，瞠乎其後。則俄誠足爲吾黨借鏡之資，而亦當引爲吾國互助之友。蓋以言主義，則彼此均能吻合，以言國情，則彼此有若弟兄。數年前予曾有聯俄主張，國人不容，駭爲險着。會幾何時，英意已聯翩承認俄國，美國輿論亦極德惠其政府，毋持偏見。足見潮流所至，莫能抵禦，本黨先幾，於茲可證。夫以資本稱之國，尙復爾爾，則我之爲他人殖民地者，尙何忌避而懼與努力圖謀解放壓迫民族之俄國提攜乎？毋亦不思之甚矣！

願有好造謠生事者，謂本黨改組後，已變爲共產黨，此種調言，非出諸敵人破壞之行爲，卽屬於毫無意識之疑慮；欲明真象，則本黨之宣言政綱具在，覆案可知。本黨之民生主義，早已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兩方案著，於黨綱自始至終未嘗增減。至若進行之有緩急，分量之有重輕，此則時勢之推遷，而非根本之改變。故爲上說者，不特不知本黨之主義，並未識本黨之歷史，亦徒見其謬妄而已。至於社會主義青年團之加入本黨，在前年陳炯明叛變，本黨經一度頓挫後，彼等認爲共同革命，非有極大之結合，事不克舉，故欣然同趨一致，以期有益於革命之實行。本總理受之在前，黨人卽不應議之於後；來者不拒，所以昭吾黨之量能容物，而開將來繼續奮鬥之長途，吾黨之新機於是乎在。彼此既志同道合，則團體以內，無新舊分子之別，

在黨言黨，唯有視能否爲本黨爲主義負責審門而定其優劣耳。

以上種種，略明大要，其詳則具載於演講錄中。切願諸同志祛除臆惑，協力刷新，以達吾黨遠大之目的，本總理有厚望焉！

致蔣介石手札一

孫中山

介石兄鑒：頃見兄致展堂季新書，有十日內如毫無進步，則無可如何等語。吁！是何言也？吾不能親身來商，而托兄以討賊之任，兄何能違萌退志如此！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總在能堅忍耐煩，勞怨不避，乃能期於有成。若十日無進步，則不願幹，則直無事可成也。就如來信云，子蔭當來滬，此事已不成問題。則內部之大難題，已得解決，則進步爲極大矣！其他紛繁小故，何足介懷！縱我無進步，而敵則日日退步，如敵軍將士之日有覺悟也，敵人團體日形瓦解也，百粵人心之恨彼日甚也，思我日深也，此即日日之無形進步也。由此以觀，我能堅持，便等進步矣。故望兄切勿稍萌退志，必期達滅陳之目的，而後乃能成一段落，非然者，則必百事無成也。兄前有志於西圖，我近日在滬已代兄行之矣；現已大得其要領。然其中情形之複雜，事體之麻煩，恐較之福州情形，當過百十倍，此無怪吾國之志士，乘輿而往彼

都者，悉皆敗與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從此可日爲接近。然根本之辦法，必在吾人稍有憑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無所藉，則雖如吾國之青年共產黨，與彼主義完全相同矣，亦奚能爲？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勸共產黨之加入國民黨者，職是故也。此可知非先得憑藉不可，欲得憑藉，則非恢復廣東不可。此次廣東一復，則西南必可統一，如是便可以西南數省爲我憑藉，則大有辦法矣。此次土爾其革命黨之成功者此也。故兄前志之成否，則全在福州之一着也。能即進而滅廣州之賊，固善，如其不能，則保守福州而堅持，亦爲一進步也。蓋有一日福州，則我有一日之憑藉，外交內應，則可以此爲背景。倘並此而無之，則我不過爲一租界之亡命客耳，奚足輕重！故兄能代我在軍中多持一日，則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故望兄爲我而留，萬勿以無進步而去。兄忘却在白鵝潭舟中之時乎？日惟睡食與望消息而已，當時何嘗有一毫之進步，然其影響於世界者如何也？今則有我在外活動，而兄等在福州，則爲我之後盾也。有此後盾，則我之計畫措施，日日有進步，或者不必待兄等之恢復廣州，我計畫已達最後之成功，亦未可知也。故兄無論如何艱苦煩勞，必當留在軍中，與我在外之奮鬥相終始，庶幾有成。外間日日之進步，非紙墨所能盡，仲愷來當能略道一二。總之，十數年來在今日爲絕好之機會，吾人

當要分途奮鬥，不可一時或息，庶不負先烈之犧牲，國人之期望也。千萬識之！此候籌祺！孫文
十一月廿一的。

致蔣介石手札二

孫中山

介石兄鑒：函悉，今撮要答復如左：

- 一、我必要湘軍及朱培德部完全出發後，乃能回省，大約要十日左右。
- 一、大本營決定在韶練兵地址，最好在馬壩南華寺之間，此地水土衛生極佳。
- 一、鎗枝之置處，當不能照第二議全交汝爲，因彼未曾照我所定之計畫施行也。（指奸商奸兵同時要對付言）

一、練兵一事，爲今日根本之圖，鎗枝處分，當以此事爲準。若用五千，則可以三千爲北伐之用，如完全皆爲練兵之用，則當不能移作他用。汝如果要一式之鎗，可着之先整頓其部隊。若能汰劣留良，得一萬則可給與一萬，得二萬亦可給與二萬，因俄船已來過此地，以後再來當更容易，如我確有可靠之兵要槍來用，以後不成問題，此頭一批之械，不過到來一試耳，以後只要問我有人耳，必可源源接濟也。

其他之事，兄所見甚。至於北伐出兵，此間自樊部出發而後，已使贛敵疲於奔命。昨日何雪竹部始能繼續出發，如此出兵，當然犯正兵家各個擊破之所忌；然樊鍾秀竟然冒此忌而出，未見敵有何能力擊破也。吾料湘軍與朱部一出，則贛南全部必為我有也。此答。孫文。

致蔣介石手札二

孫中山

介石兄鑒：今早收到專人帶來之信，忽忽作答，趕車寄回，尙有未盡之語。兄言兩月內可練一支勁旅，如現時已經開始訓練，則不必移訓練地到韶，因搬移費時，則兩月斷難成就。果期兩月可用，則就現地加工便可。又所練之隊，為數幾何，五千乎？抑八千乎？如是五千，則所餘之三千槍，必要即日運韶，以利北伐。因趙成梁部在韶已練就徒手兵數千，彼要求加槍二千，必即日北伐，不求出發費。李國柱（湖南最熱心之革命同志）亦需步槍一千，令他編入朱培德部內。如此則趙成梁一部，有槍四千；朱培德一部，有槍四千；湘軍有槍萬二千；此三部共槍二萬，（其他不計）向西進取，未有不成功也。江西得後，則湖南不成問題。然後再合滇、廣、川、黔、黔、哀、會、師、武漢，以窺中原，曹吳不足平也！

兄之新軍，兩月練好之後，立調來韶，聽我差遣。若西南局面日有發展，當先鞏固西南，然後

再圖西北。且最好能由西南打開一聯絡西北之交通線，如陝甘等地，則西北之經營，乃容易入手。蓋西北所欠者在人，如無捷徑可通，專靠繞道海外，殊屬艱難也。三千槍能速運來否？切望即答！
孫文。

政蔣介石手札四

孫中山

介石兄鑒：聞仲愷說，械船到時，擬在金星門內起卸，以避耳目。我以為不必如此，若爲避人耳目計，則金星門大大不相宜，因金星門之對面，即冷汀關，該關有望樓，有緝艇，凡到金星門附近之船，無不一目了然，實在不能避，而反露我們欲規避之心，示人以弱，恐反招英艦之干涉；因英艦已視此等海面爲其範圍，此一不可也。且金星門外，年年淤淺，此時之水路，當較數年前海圖必差數尺，恐致擱淺，此二不可也。又在該處盤運，實花費太多，又恐小艇有遇風雨盜賊之危險，此三不可也。竊不如直來黃埔，公然起卸爲妙。而以此爲一試驗，若英國干涉，我至少可以得此批到手，而不必再望後日；如不干涉，則我安心以策將來。若往他處起卸，恐此批亦不可得也。
孫文十二年十月三日。

致蔣介石手札五

孫中山

介石兄鑒：函電皆悉，今先等函槍彈運韶，決不瓜分各軍，乃用來練我衛隊之用。汝爲亦不能給以一枝，如有必要，只可將黃埔前時之鎗給他。此八千一式之槍，一枝不可分散，到韶後甚多地方可以貯藏，我在此斷無人敢起心來搶也。至於運來時途上之保護，可在黃沙一段要小心，其他一路則甲車與數百人便足，可由學生任之。黃沙並小坪一帶，可用張民達之隊以保護之。其法着張假作出發韶關，集於車站，黃沙大部，小坪小部，布置妥當，槍彈即上車與學生同來便可。至於款項，現當將黃埔學校收束，俟到韶關，再酌可也。答電如下：北伐必可成功，無款亦出，決不回顧廣州。望兄速掄長溯來韶，因有某軍欲劫械，並欲殺兄，故暫宜避之，以待衛隊練成再講話。陳賊來攻，我可放去，由爭食之軍，自相殘殺可也，亂無可平，只有速避耳。或更邀汝爲同帶其可用之部隊齊來尤好，望爲商之如何？速答此復，即候毅安。文十月十一日。

致蔣介石手扎六

孫中山

介石兄鑒：槍械運韶，既未辦到，盡交汝爲，而條件今又以環境變遷無施行之必要。然則此械兄究以何用爲最適宜？請詳細考慮以告我爲望。北伐志在必行，且必有大影響。樊鍾秀所

部數日前已被萬安，收降卒一團，聞敵因此已疲於奔命。大軍現尙無款出發，但二日後必令何雪竹隊再出，以繼樊之後塵，則敵必更恐慌矣。趙成梁要求，若能得槍二千，則無款亦必出擊江西，江西敵甚無鬥志，亦無鬥力，大軍一出，必得江西全省，便可補上海之失。張靜江有電催出師江西甚力，亦有寧廣東亦當爲之。此可見各省同志之望我，不可不有以慰之也。此次一出，必能成大功，可無疑義。望兄鼓勵各人速出，一由東江搶破陳逆而出福建，一出江西，則川湘各軍必爭先而出武漢，而中原可爲我有。否則無論奉直誰勝，西南必亡。際此時能進則存，不進則亡，必然之理也，望兄萬勿河漢吾言，幸甚！孫文十月十六日。

致蔣介石手札七

孫中山

介石兄鑒：運械來韶，如不能立刻辦到，則其次爲分給我同志中之隊伍，肯爲我殺奸殺賊者。（此指官長與士兵皆一致者而言）請兄與汝爲細查其各部，何部有此決心，不俾奸商所搖動者，如有則合集之。要兄與汝爲對彼衆要約立決死之誓，必盡滅省中之奸兵奸商，以維持革命之地盤。此事當要部隊一萬人以上，上下一心。又要汝爲先有決心，毫無猶豫，負完全責任爲我一幹，便可將黃埔之械，悉數給之，立即起義殺賊，絕無反顧。如汝爲不能決斷，則

無論如何艱難危險，仍將械運來韶關，以練我之衛隊。此事可與汝兄切實磋商，立即決斷施行爲要。商團之七九彈，則運來北伐之用可也。孫文十三年十月十二日。

致蔣介石手札八

孫中山

介石兄鑒：今日開始練兵，猶不能行我所定編制，若謂練成之後，兵士官長都成了習慣而後再行改制，則更難矣。此爲我所定之制，則欲練成之後，可以應我方寸之運用也。倘開練之時，已不能行我之制，則練成之後，我亦無心用之矣。今爲應我所用之故，特託嘉蘭將軍，將我衛士練至一營，以爲他軍之模範。兄謂我編制規模太大，若果因此，何不以練至一營或一團爲最大單位。以一營等一團，以一團等一旅，有何不可？我想大家不欲行我之制者，則全爲故習所囿也。本其日本士官保定軍官之一知半解，而全不知世界大勢，不知未來之戰陣爲何物，而以其師承爲一成不易也。因爲此故，我更要今日之軍人，捨去其故習而服從我之制度，斯將來乃能服從我之命令，聽從我指揮也。如果今日教學生，則存一成見，教成之後，何能使之爲革命軍，負革命之任務？試觀北洋之軍隊，訓練非不精，補充非不備，而作戰則遠不如敗殘之楊化昭臧致平，以彼二人曾與南方稍有革命行動之軍隊接觸，亦無形中學得一二革

命之戰術也。此間今日所練之軍隊，為果將來能聽我指揮，則我必導之去以一攻十，或以一攻百也。此等任務，更非尋常兵法所有，倘今日開練之始，不行我制，待至練成時，謂能聽指揮，我決不信也。此致軍官學校教員學生，同此不另。孫文。

並附步兵編制表一分。其餘砲兵，代騎飛兵，工兵，輜重車，機關槍，甲砲車，未定。

革命軍步兵編制：

六人	為一伍	兵數	六	官	〇
六伍	為一列	全	三六	全	一
三列	為一連	全	一〇八	全	四
六連	為一營	全	六四四	全(附二人)	二一
六營	為一團	全	三·八八八	全(附二人)	一二九
三團	為一旅	全	一一·六六四	全	三八八
三旅	為一師	全	三八·九九二	全	一一六二

此表人數定實，官數可酌量再加。

爲開善後會議致段執政書

孫中山

段執政賜鑒：東電敬悉，溯自去歲十一月十三日文發廣州，會對於時局發表宣言，主張以國民會議爲和平統一之方法，而以預備會議，謀國民會議之產生。迨十七日抵上海，二十一日向神戶，三十日向天津，途中在各報電聞欄內，獲知執事於十一月二十一日，發表召集善後會議及國民代表會議之主張，而未得其詳。及十二月四日抵天津，爲肝病所困，許君世英造訪臥榻，出示馬電全文，及善後會議條例，並云：「此條例已於國務會議通過。」當時曾就鄙見所及，竭誠相告，想承轉達。自是屢思於入京晤對之際，繼續抒其衷曲。無如病久未愈，遷延至今，屈指自接東電至今，已逾半月，距善後會議開會之期已近，失今不言，雖欲張皇補苴，亦將無及，故強支病體，罄其所欲言，惟垂察焉！

善後會議於誕生國民代表會議之外，尙兼及於財政軍事之整理，其權限自較預備會議爲寬，而構成分子，則預備會議所列人民團體無一得與。夫十四年來，會議之開屢矣，其最大者，有六年之督軍會議，八年之南北會議，而皆無良果。揆其原因，實由於會議構成分子，皆爲政府所指派，而國民對於會議無顧問之權，既不能選舉代表參列議席，甚至求會議公開而

不可得。坐是會議與人民漠無關係，人民不得不仍守其漠視國事之故習，而人民利害絕不能於會議中求其表現。且政府所指派之人物，類皆爲所謂實力派之代表，其各自之利害情感雜然互殊，往往苦於無調劑之術，故會議之不能得良果，亦固其所。說者謂會議若不爲實力派所左右，恐會議之結果不能實行。文則以爲會議之能收效與否，全視實力派能聽命於會議與否爲斷。設以巴黎會議言之，法國福煦將軍戰時，統法國之兵不下四百餘萬，協約國陸軍亦歸指揮；英國海克將軍統兵三百餘萬，美國巴星將軍統兵二百餘萬，其實力在國內洵無倫比。然一旦戰事平息，釋兵歸伍，對於和平會議絕無干與，其權限分明如此，故能大造於國家。由是言之，此次共同反對曹吳各軍，誠爲勞苦功高，苟於會議之際，退處無權，將益增其榮譽。謂必欲左右會議，夫豈其然！惟當國是紛擾期間，不能以歐美先進爲例，且當國民革命之初步，有賴於武力與民意相結合，故預備會議，以共同反對曹吳各軍及政黨，與人民團體平等同列，此卽求脗合於武力與民意相結合之言也。

◎ 使預備會議而能實現，則國內智識階級，如教育會、大學校、學生聯合會等；生產階級，如實業團體、農工商會等，皆得與有軍事政治之實力者相聚於一堂，以共謀國家建設之大計，既

可使此會議能表示全民之利害情感，復可導國民於通力合作之途，民治前途，必有良果。善後會議所列構成分子，則似偏於實力一方面，而於民意方面未免忽略，恐不能矯往輒成新治，此鯁鯁之慮所爲不安者也。固知於善後會議之後，尙有國民代表會議在，然國民代表會議由善後會議所誕生，則善後會議安可不慎之於始；况其所論議者，尙廣及軍制財政乎？

〔文〕籌思再三，敢竭愚誠，爲執事告。〔文〕不必堅持預備會議名義，但求善後會議能兼納人民團體代表，如所云現代實業團體商會、教育會、大學、各省學生聯合會、工商農會等，其代表由各團體之機關派出，人數宜少，以期得迅速召集。如是則〔文〕對於善後會議及善後會議條例，當表贊同。至於會議事項，雖可涉及軍制財政，而最後決定之權，不能不讓之國民會議。良以民國以民爲主人，政府官吏及軍人，不過人民之公僕。〔曹〕吳禍國，挾持勢力，壓制人民，誠所謂冠履倒置。今欲改絃更張，則第一着當令人民回復主人之地位，而使一切公僕各盡所能，以爲人民服役，然後民國乃得名副其實也。

凡此所陳，固以爲國家前途計，亦以執事與〔文〕久同患難，敢附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之義，尙祈俯察爲幸。〔孫〕文。十七日。

致蘇聯遺書

孫中山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親愛的同志，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甯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以代從古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與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為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囑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孫逸仙。

覆張溥泉論黨務書

蔣介石

溥兄先生惠鑒：日前奉讀手教，至深惆悵！人事蟬集，未卽裁答。茲以出發在邇，所懷未吐，若鯁在喉。且懼兄不責其疎慢，而疑其有他意。獲答滋重，撥冗奉布。幸賜省察！

本黨與共產黨合作，爲總理與仲愷兄在日所確定。革命勢力，必永團結。共產黨主義雖與本黨有別，其致力革命，則人所共認。本黨今日策略既與其他革命勢力合作，而乃欲排除，豈非矛盾！今日吾人所以與共產黨奮鬥者，斷定國民黨決非共產黨所能替代也。前提議決，則無論共產黨有否謀代國民黨之計畫，而弟以爲必無此事實之發生，此弟所能自信也。故本黨所尚須討論者，非與共產黨應否合作之原則，乃與共產黨如何合作之方法。

聞近有以賣國賣黨詆弟者，弟謂今日無賣黨與賣國問題，祇有敗黨與亡國問題，誰爲敗亡，惟不努力革命，祇惴惴焉懼人之蠶食，此黨國敗亡之所以不能復振耳。本黨如能自強，無論他人有何陰謀，皆不能消滅本黨。能使本黨消滅者，爲本黨同志。惟自己不革命而猜忌其他之革命勢力，弟誠所兢兢自勉，並願與諸同志共勉者，惟此不敗黨而已。且證以事實，汝爲在此時，蘇俄同志，有爲軍事上之政務官者，今亦無之矣。五月十五日以前，跨黨同志有爲中

央黨部部長者，今亦無之矣。是否賣黨，弟無爲自辯也。

至責弟對於舊同志太過冷酷，不及總理之寬大，則尤有說。弟既主團結革命勢力，則凡屬革命同志，皆極盼望其合作，豈對於久共患難之舊交，反有歧視。惟既以革命爲前提，則與革命工作有妨礙者，又豈能多所顧惜！汝爲不離粵，南路叛將無從消除，財政統一無從實現。錦帆不禁錮，不惟東征有後顧之憂，亦何以使勾通叛逆者知所儆懼。鐵城則於廖案發生時，有縱逃兇犯之嫌疑，本年五月，復運動黃埔學生煽動金融風潮，企圖顛覆政府。梯雲謀向某人締結一萬萬元之大借款，與某某主義者妥協。吳因而伍自去，皆非得已。弟認爲在革命進行上，不得不暫犧牲個人交誼者，惟此數君而已。精衛漢民二兄，弟但有苦留，而彼倏然遠引，答豈在我。去年之西山會議，今年之上海大會，弟皆表示反對。此則黨紀所在，無可通融也。

弟以爲欲革命成功，必需澈底做去，不妥協，不姑息。總理革命四十年而未成功，其原因尚多，亦未始非一般老同志從旁掣肘，使總理不能遂行其志之所致。本黨每有一最負責任之同志，卽爲一般老同志所不喜。英士執信仲愷，今皆死矣，方其在時，皆對於總理太負責任，而一般老同志，卽已大多有忌嫉態度。弟每念及，輒爲心碎。弟今願爲英士執信仲愷之續，而決

不敢師法鈞名沽譽之流，稍存一毫畏難圖安之計也。今總理亦已逝世，弟追維總理最後之付託，與今日革命之環境，不論如何艱難困阻，皆不敢稍放棄其責任，成敗利鈍，既所不計；毀譽榮辱，更何容心。如弟爲個人計，正可藉灰心或高蹈爲名，乘機休養，則誰不以我明哲保身爲得策。然而於國家與革命前途，則爲何如耶？弟今願對黨完全負責，不稍存觀望與推諉之念，他日本黨有成，固爲餘員人人之義務，萬一不幸而致敗亡，則弟個人獨負其責也。惟本黨之覆轍，實不忍明知再蹈。且自本黨改組以來，嚴振黨紀，總理亦已改其往昔之態度，此觀於馮自由之處分而可知者。使總理今日尚在，而弟得親承其訓示，則不妄協不姑息之處置，或視弟更爲澈底，亦未可知。博寬大之美名，而誤革命之大計，非弟所忍爲也。如鄒海濱章太炎等，放言高論，以反對革命勢力之鞏固與發展者，尤不願同志爲之也。區區之意，甚思團結國內軍人與同胞，以對抗某某主義，何況舊日親愛之同志乎？吾同胞不惟不諒苦心，不知自反，而惟斷絕總理所延一線之命脈，此與扶助仇敵殘殺同志有何異乎？圖逞私憤於一時，以某某主義者分散革命勝力之邪謀，事之痛苦，孰過於此！兄以愛黨之故，不敢輕徇私交，此爲弟所深佩。惟愛黨必以其道，因革命勢力必求團結，不能懷疑及於總理所定與其產黨合作之

政策；因革命手段必須徹底，不能稍違總理末年高談紀律改造本黨之精神。兄爲真愛黨者，或能聞弟言而首肯歟？北伐成敗，關係黨國興亡，弟所欲求教者甚多，倘能惠臨長沙，共商至計，不勝大願。書不盡意，惟希亮察。敬頌道安！

致上海總商會傅會長書

蔣介石

上海總商會傅筱庵先生大鑒：久疏音敬，勞企時深。比聞執事奔走和平，不遺餘力。上海各團體，並有通電要求罷兵。弟遠在軍軍，未得奉讀，露禱之意，已足喻矣。

十餘年來，變亂頻仍，民生日蹙，國勢日危，凡有血氣之倫，誰不欲愛民救國。吾黨統一廣東之後，即努力建設，爲人民謀福利；一年以來，成績斐然。三湘同胞，聞而慕之，起而逐趙，加入國民革命，以求生存。而佩孚違反民意，紛遣北兵入湘，肆其毒餓。并欲長驅寇粵，謀危革命根據地，不使中國有一片干淨土，以爲救國保種一線生存之機。吾黨領導羣衆，以救國爲職志，何忍坐視民生塗炭。是以出師援湘，決計討吳。其目的在撲滅禍國殃民之軍閥個人，以拯救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故對東南各省，不分畛域，力尙親善。惟閩與贛毗連湘粵，因戰略上之關係，未便任其態度曖昧。曾電致東南當局，請其表明對吳佩孚之態度，至再至三，迄無答復，殊

所不料。人之愛國，誰不如我，凡於革命進程之中，苟可縮短戰期，減輕疾苦，視力所至，決不後人。祇求閩贛表明態度，撤退湘粵邊境之兵，東南各省，速與吳脫離關係，不供軍閥個人之犧牲，免致同胞自相殘殺，以保一線之生機，則於願足矣，他有何求？

總之國勢危亡，至於此極，決非少數軍人，所得而挽救。况軍人中難保其不假借名義，以圖其私乎？故區區之意，必須喚醒民衆，要求農工商學各團體組織之自由，使我全國同胞，皆能起而自救其國家與本身之危亡，不使有繼吳而起之軍閥，擾害國家，則人民痛苦，方能有真正解除之希望也。

今日本黨出師，專在討吳，實不願擴張戰區，重苦吾民。至於南北軍人，皆爲國家精幹，力圖團結，尙慮不遑，何忍另啓戰釁，糜爛地方？中正雖愚，決不出此。

先生爲商界領袖，應有正確之主張，須負相當之責任，不宜徒託空言，使國與族沉淪而不可救藥也！特布肺腑，惟執事詳！即頌時祺！弟蔣中正啓。

爲聲明種種致中央執行委員會函

蔣介石

譚主席轉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頃接長沙市黨部來電云：「南昌蔣總司令鈞鑒：歡迎在

公復職，並請遷都武漢，曾經本黨一致決定。乃汪主席遲遲不來，譚主席亦尙羈留南昌，緣何因循，若盼我公解釋！報載戴天仇吳鐵城奉公使命赴日，且聞奉張正在餌公以副總統及九省經略使，傳言紛起，未審虛實究竟，我公意見如何？切望說明！張靜江竊據黨權，肆行非義，各地羣起而爲救黨運動，共請驅逐。黃郛王正廷向係供北洋軍閥驅使，與帝國主義相勾結之人員，所有行動，早與本黨政綱相違。譚戴吳張尙逗遛黨內，黃王亦將引以置之於政府，此中以何因緣，統祈我公詳加聲述！凡此種種，關於黨國至爲重大，我公繼續總理精神，領導北伐，實爲全國民衆所屬望，尙乞於發表演論之外，更進而爲行動之表示，黨國幸甚！中國國民黨長沙市黨部叩虞一等語。

中正接讀之下，至深欣慰！蓋此種直諫之詰詞，遠勝於背後之猜疑。歷念黨內糾紛之來，初每因少數同志之積疑不吐，真相莫明，終則爲外間謠言所狎弄，竟成水火。若同志中態度，盡如長沙同志之對中正者，則何疑不破，何謠不息耶！

查汪精衛同志之復職，中正爲主張最力之一人，披肝瀝膽，疊電促歸。今幸回國有期，羣情可感。最近中正對黨務宣傳大綱宣言中，關於此事，言之尤切。至其遲遲未歸之原因，汪同

志歸後，必有報告，中正未敢懸猜。

譚組安同志，暨中央各委員現已抵鄂，無待贅答。聞武漢市所揭標語有「恭喜蔣總司令將中央黨部國民政府交回我們了！」一若中央兩機關，中正曾據爲已有，阻不使行者，此種離間本黨之謠言，不料竟成會參殺人之援據。請就近詳詢組安諸同志，如中正果有其事，願東身歸罪，謹受裁判。否則請中央一白中正之平生，免中離間之詭計。

戴季陶同志赴日，爲中央在粵時政治會議所決定；吳鐵城自行赴日，中正絕未與聞。長沙同志因愛黨之深，不覺杞憂之切。見有人以親日疏俄攻擊中正者，遂直詢有無，俾中正得罄拳拳。外交政策之須統一，爲中正所堅守；深知在黨的指揮之下，更不容參以私意。無論何國，放棄其帝國主義者，皆爲黨友；襲其帝國主義者，皆爲黨仇；中正何人！敢擅增損。當民二革命失敗時，袁世凱之機關報，有誣總理受日本冊封，陳英士先生戴季陶同志，亦各得子男之爵者。至今思之，不堪一笑。乃重勞外間由親日謠諑，演繹而成對奉妥協，爲副總統九省經略使之奇談。中正有血在腔，有舌在口，同志如并此而疑及中正，夫復何辯！最近江浙間正與奉督軍生死相搏，戰士之血，豈容抹煞！若必欲以通奉之讒言，橫加攻奉之司令，則軍心一動，革命

立敗。如前方無法指揮之日，自有後方負責之人，務望同志爲國稍加審察！

張靜江同志之代理中央執政委員會常務會議主席，爲第二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所決定，不得謂爲竊據黨權。此在張同志一人之事小，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權威之事大，張同志卽不代主席，亦爲中央監察委員，有何法據，有何理由，而可以一片「打倒」之呼聲，取消其行使職權之資格！逗遛黨內一語，中正不能不認爲長沙同志之失辭。

至於王正廷既絕未相謀，實無煩置答。對於黃郛之關係，已詳於告黃埔同志書中，故不贅述。

以上所陳，不特答長沙同志，甚願中央考察中正平生，與以公平裁答，并懇轉知長沙市黨部諸同志，恕不另覆。蔣中正叩。

與友人論物理世界及不可思議書

吳稚暉

因至善之點，無時可達，則苦樂常生差別。僕鈍根粗魯之人，論理止滯於業相，以爲居此環境，止有物資，並無物質以外之精神，精神不過從物質湊合而生也。用清水一百一十一磅，膠質六十磅，蛋白質四磅三兩，纖維質四磅五兩，油質十二兩，會逢其適，湊合而成一百四十七磅

之我。卽以我之名義，盲從此物理世界之規則，隨便混鬧一陣。鬧到如何地步，卽以我之清水油膠等質，各自分離而後止。究竟苦樂是何一物？至善是何一點？真相是何一相？我可不管。因用清水油膠等質團合之一物，從團合後之精神，發生思慮，必不能出於物理之外。勉強假定，竭力幻想，亦惟不脫於物理之業相，以成一時之歧謬而已。故佛氏皆以爲至高明，彼云「四大皆空」；既「四大皆空」，何來此「四大皆空」之名言，豈非自相歧謬乎？僕於佛學，一竅不通，惟依物理世界之進化學理，深信古人斷不及今人。二千年以前之印度野蠻人，決發不出什麼名理。（合觀我國所謂周秦諸子，歐洲希臘諸賢，以及紅海邊之諸教主，今彼所存遺說，皆雜有不值一笑之談。佛亦不過古人中略智者之一，斷無獨在例外也。）不過周章幻妄，消閑之詞頭既多，一若玄深奧妙而已。曾記彼說，亦有不可思議之一言；然此言乃物理世界中人，人人所能見到。蓋思議乃物理世界中之名物，物理世界中人之能力，有所限制，則「不可」生焉。（此不可，與不能略同。）故不可思議之一言，隨便脫口可出。此言是否在佛氏爲糟粕，僕不能知；若引入物理世界之學說中，實爲緊要名詞。由物理世界中人，爲正當之判斷，止有兩言，可括一切：

一物理世界，一不可思議。

物理世界，如何而有不可思議；物理世界，何所底止不可思議。其爲狀如下圖：

變留且止物理世界不可思議

故如膚淺之俗說，倘有人謂必有造物者，以彼物理世界之思議，假定不可思議界之情形，直可語之曰：『說謊。』故宗教之徒，自然不值一錢也。倘又有人謂必無造物者，其爲『說謊』亦同。因『能名言』之名言，至於不可思議而止，如何能於不可思議之中，直舉『無』字以斷之乎？故即若較深之哲理，有如佛氏以寂滅爲宗旨，亦正犯『無』字之毛病。一則以爲無於前，一則欲其無於後。不知即或能如佛氏意中玄悟之滅寂，及至覺其滅寂，苟有一覺存在，仍爲物理；此外尙有不可思議。

附 案

普通心理，常好爲隨便對待之判斷。故如無政府黨反對祖國主義，卽有人誤會，以爲可以賣國；而未嘗先計兼愛。此如孟軻氏號稱大賢，墨翟氏明明以兼愛爲標題，遂詬之曰：『無父。』若以兼愛之義，使孟氏先作一前題曰：『愛父愛他，名曰兼愛，是無

父也。」上言愛父，下言無父，其爲不通，立時可顯；此皆隨便待對判斷之過也。於是言反對軍國主義，遂以爲可任他人斬殺；反對婚嫁主義，遂以爲可以任意奸騙。至若此類，不一而足。故僕今云，斷定造物爲無，亦是說誑，必有人誤會其說，以爲如此，則足見宗教之言造物，亦已得半，卽不信之，姑可任之。且爲此調停之說者，向來有人，是則全與僕意違反。宗教妄言造物，說誑無疑。誑造之說，豈可讓之存立。或有人謂，然則攻宗教者，每言宗教之上帝爲無，豈非卽言造物爲無。曰：此乃否定宗教家之所有而已。無之云者，卽言彼之所有，實爲誑也。與斷言不可思議中，若何「有」「無」之「無」自別。曰：如此，明知不可思議之中，不能斷言爲「無」。卽無異認之爲「有」。曰：不然！止認之爲不可思議。認之爲「有」，「認之爲「無」，皆屬說誑。惟遇宗教家妄造爲有，可隨卽斥之爲無。此等「無」字，因「有」而起，乃爲妄造之「有」之取消物耳。

某公嘗告於僕，彼謂：「彼近來時覺有他世界之影，閃爍於眼前。又以此世界之究竟，無緣可把握；而世界中一切事業，亦竟不能以壽命極短之人類，猝定其價值。所持以爲一時取舍之標準者，惟良心爲一線之光明而已。而吾人既在此物理世界中，又有無數不能自由之原

因，則吾人所能循此一線光明以進步者，亦止能限於力所能達之一點。吾鄉有諺云：「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弟頗信以爲至言。苟非叛逆良心，以爲倒行逆施之事，則一切費吾精力者，無論爲言，爲行，或何等之言行，殆皆爲世界進化總賬簿中不可少，而吾已可告無罪。正如從前所言理髮之業，不必責於修脚者也。」僕於此書，久告某公，略有所懷疑，今當并質我公。

此書自「又以此世界之究竟」以下，闕一無所疑。彼所謂無以把握其究竟，不能猝定其價值，正即上文所指後於物理世界之不可思議也。所謂「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僕即竊取其意云：「湊合成我，混鬧一陣，鬧到如何地步，即待各物恆分離而止。」僕所謂混鬧一陣，亦即竊取其良心爲標準之言，故曰盲從此物理世界之規則。物理世界之規則，卽爲良心，良心卽善。雖至善爲不可思議，然有比較，斯有物理。指其可思議者，名曰物理世界，卽從比較不可思議而得。比較永在不可思議之間，故比較之起訖，卽不可思議。由較善而更善，直至於不可思議，斯之爲進化。循物理世界之規則，混鬧一陣，切於人事而言，吾人應爲進化，不可退化。其所下斷語，似乎盲而悍矣。此其故，實由於雖欲不言不悍，無如不可思議。故有人曰：善無定

點，我之所爲，我以為較善於人；如有物理上之理由者，縱舉世非之，混鬧可也。倘有人曰：善無定點，我之所爲，安知非善；如無物理上之理由，謬造不可思議之妄證者，縱其詞甚玄，斥之爲不規則可也。故若更有人曰：善惡本無定點，我即爲惡，亦歸於不可思議。其人明知有惡，是其人信有物理世界之則，不過甘心退化而已。是早經被斥於自己也。物理世界中，爲善爲惡，簡單如此；所以常覺其複雜者，或者強欲於不可思議界求出把握，定出價值，欲以清水油膠等質料所混合之物，發出非清水油膠等質料之效力而已。是猶欲以不發電之質料，求其發電也。

雖然，物理世界既居於不可思議之中，由比較而進化，時時兩頭膨脹；故後日物理世界之區域，必廣於今日，今日必廣於昔日。往往向日不可思議者，久久漸可思議。因此之故，所以人或誤認爲不可思議之界，亦且有時而窮。然未知此不過物理世界進化膨脹，所思議而新得其可者，皆循物理而擴充之耳，曾何足思議於始終之不可思議哉。

僕鈍根人，所懷疑於某公之說者，即他世界之影一語，所謂他世界之影，在僕淺陋之觀念，大約不過仍用物理世界中清水油膠等質所湊發之思力，竭力違反其秩序，強搆一至善之

世界而已。或則爲極樂世界，或則爲滅絕世界，約而言之，則必擬議於苦樂之有無。無論或有或無，有無之所屬，既原於苦樂，有無之效果，又有其世界。世界必可思議，則不可思議，仍在其界外，即可斷言其世界之決非爲至善。倘構造他世界之影，仍不過爲較善之問題，一涉於比較，即苦樂之乘除，無須臾之停息。無論超入於何種世界，終落於方苦方樂，方樂方苦之業境。苦樂之境不滅，即利害緣之而起。既有利害，自當利己利人，無有偏缺，乃爲大利。若僅虛構物理，違反之世界，使吾一人獨得較樂，衆生皆不能擺脫物理，以相追從，斯已偏於利己。如云他世界之影既立，言下成果，即已超度衆生。衆生不度，非我所知。然所超之境，不過較善，循乎物理，較善益善，所得之較，曾無少異。隨衆同樂，隨衆同苦，質聚則作，質散即休，其道較簡，其進彌坦。出世法之所希，在除煩惱，勞其神慮，虛構一境。苦樂相隨，仍無停休，煩惱之外，更益思慮，所以言有他世界之影，幾無異言有較煩惱之門。僕之性，過於凡鈍，繭絲自縛，必難超度，然終願公等有以點化此頑石也！

致戴季陶君論做兵官

吳稚暉

……我告訴溥泉先生，我要做兵官，不是憤言，亦不是戲言；先生說我心裏決不想做，何以

見得呢？這反正無關學理，亦不是時事，我就將我的意思告訴先生。

我想做的兵官，決不至於退化到那種程度。妬忌軍閥的萬能，亦要擁着幾萬叫化子，吐一口氣。亦何至像時人想像中之護法偉人，簡單止是佔起地盤，叫人知道你有舊勢力，我亦有新勢力，有你亦有我。却更不是說，世上止是一個強權的變相，沒有公理。亦萬不是要武力解決，如普通革命家之口頭禪，要驅除魔鬼淨盡。又不是這麼這麼，那樣那樣，種種想候兵官的老觀念。我所想做的兵官，是想做晚間街坊上更夫，寺院山門口的韋陀。平淡無奇，正是幾千年來，但聽說，不照做，叫做衛國衛民的兵官。拿新名詞來說，亦可說保衛公理的兵官。我一面想做，並不與公理有甚衝突。況且同反對軍國主義，是並行不悖。不是想插着白翎毛，掛起指揮刀，像煞有價事借服從，壓着幾萬叫化子的奴隸，做他威武的器具，叫至好朋友，見了我的莊嚴，亦不寒而慄。我止想約着幾萬心願相同的朋友，組織一個堂堂正正的更夫團。韋陀隊來。兵器是用最精良的，兵法是講最新式的，士卒是不消說得同甘苦的。我的兵官，就是這麼一回事。

這就是法國反對軍國主義倡始家愛爾衛前年從軍的意思。把世界上的變相威爾第二，

必要抵抗得，請他失敗的。甚麼五大國，甚麼戰敗國和約，是不願與聞的，因為愛爾衛默認五大國，默認戰敗國和約，所以我要做兵官，繼續愛爾衛的責任。這是我一向想做的兵官。

我心裏想做，什麼到底做不成呢？就是要想做這種兵官我願意同他做的朋友，都只有一把裁紙刀，簡直不中用。要合那有機關槍的人去做，先要運動，欺詐，拉攏，迎合，委曲，用盡種種工夫，把我自己製造。恐怕我沒有成功我理想上的兵官，早已成了一個像煞有價事的兵官。不但少了一個冬烘先生，反添了一個喫肉朋友。

先生，那麼有我理想上的兵官，我心裏會不想做的麼？那裏會沒有這種兵官。公理有保障的麼？那威廉第二變相的五大國，能把紙片兒請他敘威的麼？紙片兒，亦不過招募這種兵官，契約這種兵官，有了這種兵官，纔把五大國的公理，又進一層，變成世界公理。

先生，你吩咐我們這麼辦罷！

敬答胡曄先生

吳稚暉

頃承時事新報轉到胡曄先生一函，渠因讀了我的箴洋八股一文，生出八個疑點，要我致答。雖問題中很多我所回報不來的，但借着瞎說幾句，引起別人的高論也好。先將胡先生原

文錄前，後逐一答之。

問：一曰今日視爲奇技淫巧者，在進化之將來不足奇矣。然則人類將來一切器用，是否歸於劃一，永絕奇巧？

答：剝木爲舟，取於封象。稱此剝木者曰聖人，獎其技之奇也。乃從而有帆船，又從而有輪船，極巧之淫矣。桔槔引水，惡之曰有機心，憎其技之奇也。乃從而有水車，有風車，更從有打水機，極巧之淫矣。若欲歸於劃一，永絕奇巧，將劃一於遠古之「舟車無所乘之」機心不可長之乎？抑劃一於剝木桔槔乎？或竟不嫌奢泰，劃一於帆船風車乎？或竟忍痛劃一於輪船及打水機乎？胡先生下文又知有超大學教育之發現，則輪船打水機之後，又必另有「不足奇」之奇技淫巧，迫使放寬劃一之範圍矣。永絕之手段，果將在何時下之爲最宜，此我當先反問者也。

如不永絕奇巧，是否人類人人平均享受。毀製造輪船及打水機之機器，則所操斧斤刀鋸，造帆船風車之艱苦，與造輪船及打水機等。毀製造帆船風車之斧斤刀鋸，則所操粗鑿鈍斧，造剝木桔槔之艱苦，與造帆船風車等。剝木坐兩人，輪船能坐數千人。桔槔止溉五畝，打水機

能說數萬畝。欲平均享受，剝木桔槔時易乎？輪船打水機時易乎？吾意奇巧愈增，平均之機會亦多。十八世紀有蒸汽機，因而十九世紀有無政府主義之名詞。十九世紀末有摩託，因而二十世紀初年有共產國之實現。（俄國僞共產國也。真共產國將湧現於將來馬格斯之故鄉。）如不能平均享受，是否適合人類需要。奇巧之適合需要，便是促進平均享受。美國之狗，遠比中國農夫得人格之保障。如胡先生願受文士詩人之美詞誦人，以為中國農夫之樂，遠過美國工人。則二十年前設無奇技淫巧之洋鬼子來教我們掛起偽共和招牌，敵省蘇州玄妙觀裏每年十二月僱租委員所演之兩部肉鼓吹，每日一二百人血肉橫飛，才得中國農夫之真相矣。就是掛了偽共和招牌，因少了一點奇技淫巧，所以尊處西單牌樓前才膠皮車夫滿街，丘八先生孝敬他們的拳頭，恐怕美國工人未知其味。

問：二曰歐洲今次大戰，殺人還不算厲害。若進化之將來，必千百倍於今之歐戰，以至殺至無政府之成立，世界便太平，我不知此時世界還有動物否？

答：此次歐戰之所以稱大，世人心理，止因一是戰具中的奇技淫巧較多，「湯克」綠氣砲，都好像封神傳西遊記裏所用。又因二是打壞的奇技淫巧，如名城，大建築等，毀了不少。又因

三是能做奇技淫巧的「闊人」死得不少。因此大其所謂大，居然大了。然一共止死了七百萬，傷了二千多萬，比到我們洪秀全會國藩時代，七省一百四十兆死了十分之四，（少說點）也過了五千萬人了！再比到李闖張獻忠時代，湖北四川供張大爺一人夷戮者便是三千萬！所以黃巢殺人八百萬，項羽一夕坑二十萬，白起一夕坑四十萬，皆渺乎其小矣。這因為所用的藤牌描子並無奇技淫巧可稱，所死的人俱沒有洋大人身分，所以小其所謂小，居然小了。我是崇拜奇技淫巧的一人，止知他們仗着奇技淫巧，把戰是吹得大了，把人是死得少了。所以我堅言這次歐戰滅着利害，並言奇技淫巧增加。後面還有三十六次得更大之戰，七十二次得並大之戰，方到無政府。但每次「大字」的名號愈吹得響，而死傷人數必愈滅。石子互擲時代，死數多於弓箭時代。弓箭時代之死數，多於鳥槍之時代。毛瑟槍時代死數減少，機關槍時代愈少，湯克時代更少。這是有歷史可思。所以有位朋友說：「你看螺螄徒足相搏，頃刻伏尸滿衢。」所以未必奇技淫巧，適與殺人為正比例；說不定恰為反比例。但我是進事實，決非我之主張如此。主張與不主張，全與事實不相干。主張永絕奇技淫事，奇技淫巧之日進，惟混沌才能止之。歐戰之利害，否認之者，僅有寥寥數人。試問一切軍閥，皆相駭以為至利

害者也，簡直我之以爲不利害。胡先生尙不過疑之，在吳佩孚等竟可執而囚之，然歐戰之前之內亂，人猶有所憚；歐戰以後，各省相斫，日甚一日，可見未嘗因人人說利害，而阻止其分毫。如謂人而劣敗者，應就天演淘汰，則他等動物，并不見優勝於人類，即當先人類之劣敗者而滅絕。自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至於今日，蛇龍虎豹之數，已滅至無可滅。牛羊犬馬，止因有所利害，始保殘喘。劣敗之難逃淘汰，事實昭然，不用細說。

問：三曰進化之將來，必人人是大學畢業生，受大學教育。我以爲今日文明，才以大學教育爲止說，又安知異日人類智識慾之擴大，不有超大學教育之發現乎？

答：這是胡先生目光如炬，所以一語便破的。大學畢業生，不必遠至將來，在今日卽有識者所譏笑。中國的奇技淫巧，尙在虛無縹渺間，便是什麼一二外洋人歸來的博士碩士，正是銀樣蠟槍頭，所受區區大學教育，全不濟事。各國的學問家，早已有許多超了大學。進化之將來，必有許多超了今日的已超大學者。我所謂強迫大學教育，便可無政府，乃言有如今日未受教育之苦人，異日可無一人。人人所受最賤之教育，已能如今日大學教育。今設一喻，東探先生受過大學教育者也，胡先生定然或者有超過大學之智識，我則勉強算受過普通教育。然

我們張胡吳立一個三合會，其會章所約，想不過勿嫖勿賭勿妒忌等等而已。倘加入老洋人與孫美瑤，必加不可殺人，不可放火之條文矣。何以我等張胡吳三合會章內，可以不加殺人放火者？無非我等自吹，以為受過相當之教育。若有言及殺人放火，未免大失自己之體面。故我認以為將來世界，倘人人受有今日之大學教育，則異日人類之組織，必不容我們今日替他們代擬。

問：四曰惟有進化到不可思議，人類才能無戰爭。我不知到無戰爭之地，是進化或是退化？

答：奇技淫巧愈增進，備戰的損失既太大，而且交通便利，語言文字之隔閡亦滅，便將地球縮成中國吳越秦楚。今暫時雖猶有南北界限，然有如前數年之宇內一家，非盡無望。加以文明自熹之體面愈寶愛，我們理想的不動干戈，定可做到。其時或另有不滿人意之條件，直認人類為退化，亦何嘗不可。特指無戰爭之一端為退化，則斷不能言也。

問：五曰世人既利用物質文明，同時又要反對物質文明，自相矛盾。我以為此種矛盾心理，是否迫於利用物質文明者，來掠奪無力享受物質文明者之麵包所發生？

答：凡反對物質文明者，惟一理由，正就是因為利用物質文明者，來掠奪無力享受物質文明者之麵包。所以古代的老子，便是一個古代的代表；現代的託爾斯泰，便是現代的一個代表。這種人的確有他的悲天憫人的大慈悲。所以反對物質文明，到了至偉大的佛。連恨極了弱肉強食，把世界都要叫他涅槃，叫他停停當當，沒有一切，也就沒有苦業。這種大志願，若果然做得到，我也就一百二十分贊成。若止是同是殺人的一種理想，徒然製造了無數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占着佳山水的和尙，表面反對掠奪麵包，實際隱隱偷竊人的麵包，那我也就付諸一笑了。我最悲傷古今中外的黨人，無論革命黨罷，社會黨罷，無政府黨罷，終是先挂了反對物質文明的招牌。因為他的反對的目的物，大都便是享用物質文明者。看見米從席包裏出來，便以為米從席包所生。惡米，并惡席包。恨享用物質文明者，並反對物質文明，所謂遷怒是也。但此種人雖口頭恨物質文明，亦果有惡衣惡食者；然大都全不解家人生產，狂嫖濫賭，自稱解悶；其實即暗中享用物質文明，掠奪人的麵包。尤其可笑，彼之慷慨激昂，倚以自豪者，自以為能用手槍炸彈；所持者無非物質文明之利器。自相矛盾，不以為怪。迨一日得志，彼之毫不懂製造物質文明，而醉心物質文明，過於向之所謂閹人。所以昔日革命乞丐，今日皆變

爲豪華政客，連中國都要除掉，這是這班反對物質文明的東西。并且他竊取幾句社會主義等等，享着物質文明，還是反對物質文明。僞張爲幻，不可究詰。其上焉者，如老子託爾斯泰等，雖反對壯烈物質文明，其實他還是享受許多相當的物質文明，並不是吃麵包的人止有麵包。於是一班高人，詩翁，小康之士，窗明几淨，竹屋紙窗，自以爲高尚，全不知因他的小舒服，致世界大多數更無跳出麵包的機會。實際又無異有製麵包的才具，不肯替人製麵包，所以不能把世界涅槃；物質文明他自己飛也似的跑進去。反對者徒然後於時，害了多少人麵包不周全。等世人共用帆船風車了，才起而用剝木桔槔；等世人共用輪船打水機了，才起而用帆船風車；這叫做什麼一種謬誤觀念呢？桔槔是老子決不肯用者也，託爾斯泰居然肯用風車矣。老子是則託爾斯泰爲非，託爾斯泰是，則老子爲非。說穿了，豈不大可笑。故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個人之生活，減少些物質文明，陪人吃麵包一下，乃是情理所當。若要叫世界陪着我們麵包，不把物質的文明飛進，乃是渾張。試觀蒼蠅之一翼，其花紋之細，上面縷毛之整齊，決非今日奇技輪巧者所能製造。足見一蒼蠅之天然製造，已製造到如彼之精。我等人類什麼機器，都粗到不堪言狀。我們若不與日俱進，也有何面目，自己算做人類。故物質文明之增進不

已，方合人類原則。至於享用物質文明掠奪他人之麵包，自古而然，享舊物質文明者之掠奪人隱而不顯，故掠奪雖較甚，人却忘之。享新物質文明者之掠奪，容易看出，對面的工人，亦比舊日對面的農人，智慧較深，容易解察。於是資本家與而社會主義亦起。我今用不着好像爲資本家辨護，今日工人之生活，實較農奴爲優勝，亦事實之不可諱者。即使承認資本家之掠奪更大，然因爲資本家出而修張，居然促進了平等主義之要求，其聲愈高而益高。止要物質文明更進，處置分配更易，教育愈能提高及普及，資本家終不能成立。如此，物質文明之進步，與人類平等爲正比例事實昭然。努力反對資本主義，可矣！豈可因墮廢食，并促進人類平等之物質文明而反對之？（因墮廢食，乃老生常談，然便是今日因資資本家掠奪人麵包，并物質文明而反對的正解。農亦工也，農乃間接供給物質文明原料之工，工則直接增進物質文明實現之人，商則將物質文明交易分配，爲中間媒介者也。資本家，商也非工也。故蔣夢齡先生渴想中國變成工業社會，其入手使商發達，自然大企業次第實現；此資本主義世界之進路如此也。吾雖不必反對，因果其大資本家次第實現，中國的物質文明，決然增進，工人亦不必定較農奴爲苦。然分配已有社會主義，大資本家亦止作一過渡。曇花一現，終將爲工人推倒。

但依我的鄙見，終是科學工藝的教育爲要。若理想的大多數工人皆有高等技術，則大工廠可用合作辦成，不必費大資本家之心。即使嫌這種高等教育之普及，恐在數百年後，最救急的辦法，乃以社會主義之分配，打倒資本商人之媒介。然無論如何，也要科學工藝的教育，稍爲發達，才能安然通過。此俄國僞共產政府，蔑視工藝教育，已受有阻力者也。列甯把共產政府建設，首先革除，自然是商。我是不主張今日中國便可無商。然商爲社會主義直接惟一仇敵，則彰明較著。做大同之世，即是另有正當分配，用不着商，一句話使完了。商者，本因分配沒有辦法，生此一種中間媒介物之寄生虫也。故俄政府之斷絕商人，便是共產主義之實行。可惜那班共產黨，平日做乞丐時，乃恨極享有物質文明者，故反對物質文明，是彼做黨人時的習慣。因此自建政府，即有許多可笑的物質文明劃一，永絕奇技的幻想，從而遷怒工業教育家，亦與智識階級，同等定罪，皆看作工人之敵。豈知俄羅斯的物質文明，本較之歐西各國，還在水平線之下。而養生送死，給求養欲，儘管作理想的劃一，自己造製，毫無力量可供給自己。於是減低其主義，遂要求與各國通商，列寧乃大坍其台，便是根本的謬誤。不明白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即至於江亢虎先生的平安社會主義，惟一反對者，無非是資本家之商，決不可

并增進人類幸福之工而反對之也。然徒有反對商之主義，而無增進工之預備，主義亦安能達到。所以增進物質文明，注重科學工藝教育，人類的能力愈擴大愈普及。什麼主義，都能達到。彼今日享有物質文明，掠奪無力量受物質文明的麵包，乃事實也。然早有正當抵抗，何必因噎廢食乎？（何必因噎廢食乎？）

從而言及今日又有一不可不辨的謬論，即章行嚴先生的農村立國是也。中國今日之農，亦與凡百庶政相同，停頓極矣，不可不積極改良，此吾十二分贊同者也。我們貧弱已極之國，資本難籌，先從農村改良入手，使人人能多收十斛麥，民間窘狀，一時改變，近產之收入，又效易而額巨，此吾又十二分相信者也。吾民國九年從歐洲歸，途中購伊大利及印度緬甸等之指南觀之，甚駭西人闢地，首重水利農田。所以十一年又歸國，在香港讀新聞報，章先生倡相率歸田，共治農村之論，余大聽之。嗣從在北京相遇，却未暇談及。乃知屢在報上看見近論，章先生乃是反對物質文明，要用農村立國。張君勸先生是撞着玄學鬼，章先生簡直是撞着一個社會主義的討飯鬼。章先生的理由，因為中國向來以農立國，然請問世界何國不以農立國？什麼叫做農？無論五穀罷，森林罷，畜牧罷，園藝罷，凡寸土尺地，無不修治者，試問算得農

算不得農呢？如此，美以大農聞，不必論；法以小農著，又不必論；德之農事神乎其神的進步，又不必論；日之農國匪夷所思的改良，又不必論。章先生必曰：英則工商國也，其農將不足與中國抗；此章先生所謂白晝見鬼者也。章先生居英國有年，入其閭，行其野，曾有寸土地不治，如中國之到處棄地乎？彼特不其植穀，因植亦不足供食用，而且因牛羊匹馬之多，非草地不能供也。收獵蔬果之奉，非森林園藝之多，不能備也。若其盡地方，固千百倍於中國。於是攘奪屬地，有如中國之大。請問坎乃大濠洲之農，何如美國與日本？則章先生將瞠目不能對矣。然則世界何處覺得非農國，能讓中國獨以農國著名乎？中國的貨惡其棄於地，觸目皆傷心之境，有何面目，能自詭爲農國，特農工商自爲比較，工商乃醜至無可言，農則較可解嘲而已。所以章先生有修治農村之議，乃中國之福音。然果其農村真欲發達，亦必由工商左右其起。至於立國，如無物賈文明之工，請問何處桃源，但有狹口能通人。凡碧眼的漁郎便來問津，章先生知之甚詳者也。今日中國尙能孤立於世界之外乎？耕田而食，鑿井而食，鼓腹而游，章先生乃欲爲人類立社會主義標準，其夢洵美矣，惜乎輪船火車，挾槍砲以俱來，能揭竿而禦乎？抑咒作馬足，撒米成兵耶？章先生乃大政論家，其言忽童孺如此，煞是可怪！章先生爲吾摯友，吾

甚敬畏之。年來受世界惡潮之反動，想亦氣悶中卽詭言之耳。然近又有郭秉文先生亦爲同樣之論調。郭先生個人獨嗜農學，吾敬之重之；其推行農學教育不遺餘力，吾更敬之重之；彼亦云中國之首先應整頓者爲農業，吾亦一百廿分聽之。但彼謂中國永久安於農園已可，不必作工商之好夢。也敬奉他一個反抗曰：「郭先生！你老人家忘了時代了。」

問：六曰世界的戰禍，由於弱民族爲導火線。是世界弱民族消滅淨盡，祇餘幾個強民族，就能互相維持和平。此據爲公理，我民族是否應在消滅之列？

答：戰禍由弱民族爲導火線，乃是我反駁物質文明促起大戰爭的一論據。並非戰禍發生的惟一原因；止爲促起戰禍衆因中的一因。胡先生若問據爲公理，我民族是否應在消滅之列，則有世間俗情，可作比例。常聞老母罵不肖之子，若曰：「你早點死了罷，不要害什麼人。」照老母之意，我們這種無恥的民族，應在消滅之列。然爲不肖子着想，似乎振作起來，就物質文明，先求衣食足，從而知榮辱，也插入彼此不戰爭的強國中尤好。

問：七曰人家以機關鎗打來，我不能不以機關鎗還打。要把中國站住，現在國故是不濟事的東西。我以爲抵敵的傢伙，機關鎗亦未必濟事，縱不要機關鎗，未必就無別

的東西可以抵敵。

答：物質文明增進，則人類交通愈接近，一切高等教育的設備愈周到，人人受有所謂大學教育。世界自然至於大同，無所謂敵，自亦無所謂機關槍。若既有敵矣，敵既用機關槍擊射矣，還有什麼可以抵敵。若說另有機關砲，自然更好，若執孝經以臨陣，國故之效用，不言而喻其大小。然則胡先生所謂未必就無別的東西可以抵敵，不知究竟是什麼東西。若說是機關槍的變相，不過尤猛於機關槍，則亦物質文明所發生之一物而已。機關槍本一代名詞耳，儘管可換胡先生的東西。倘若別的東西，並非物質文明，止是精神文明，如公理之類；公理固大同惟一的聖物，然敵既當前，公理恐是廢物。胡先生承認中央公園的牌坊，所謂公理戰勝，有這麼一回事麼？協約之勝德，仍勝以美國之機關槍耳。公理並不會戰勝也。否則請問誰是有公理者，英耶法耶，吾人將掩鼻而聽之矣。

問：八曰革命精神，究竟是什麼精神？是否人類萬能，有創造宇宙的精神？

答：革命精神，是一種弱者也，也張羅了機關槍，打倒強者機關槍的精神，沒有法想的時候，使用長槍短刀，也去與機關槍強者拚命的精神。宇宙是人類與他物之總和，人類不是創造，

便宇宙也不算完成。宇宙無止境，人類的創造，亦無止境。但僅據兩手兩腳的人類說，人類止宇宙現象，三百兆年以後，且無地球，安有人類。然人類的物質，仍在宇宙中爲創造新宇宙之一，乃永遠不息。

瞎說瞎說，罪過罪過！

致華林書

吳稚暉

華林先生鑒：你在時事新報給溥泉先生的信，說到了我，我就不能不自己來明白的答復幾句。先將你的信錄在下面：

溥泉兄鑒：林與兄多年知交，感情不惡；對於主義上將來有對敵之時代，但私人方面絕無壞意。故溥盼兄努力爲貴黨謀進步，以發展貴黨之主張。惟胡漢民在民國日報特刊上有云：李石曾吳稚暉是無政府黨。至今天還承認和我們是同志。無政府主義，離我們比較共產黨更遠些，幾位先生和無政府發生關係，尙且不必怕之云。但就余看來，此種滑稽論調，將置李吳人格於何地。要知道李吳兩先生與貴黨發生關係之時，卽不啻與無政府黨宣布脫離關係。各人信仰自由，未能相強。然必欲作此論調，

將兩不相容之主義而強和之，豈非宣布李與人格破產乎。望兄轉告胡君，無論是時對於主義或對於私誼，應慎重發言也。特此並頌自由！弟華林鞠躬。五月十三日。

看了這信，我先簡單的來答復一句，這次是先生誤會了。漢民先生說的話完全沒有錯，我信他說得非常謹慎，溥泉先生將來的主義，也永遠不會同先生有什麼對敵。石曾先生讓他自己回答，但我信他答出來會還同我差不多。吳稚暉是黨見甚重的一個人，從民國元年，到今年十三年，公開的發表總有十多次，說道：『把我吳稚暉燒成了灰，也是一個國民黨黨員，我同時又是一個相信無政府主義者。』若我同無政府主義發生關係，我就不同國民黨發生關係，我才是人格破產，這是簡單的請先生不可誤會。

我們常常見面，終沒有機會談到黨事，所以見解稍有不同，便不能不趁這機會一講了。什麼是國民黨？我始終承認他是一個革命黨，又是一個急進黨。無論那一民族，那一社會，終有天造地設的三派。一是舊黨，反革命的。二是中和派，求調和的。三是急進派，變革命的。這三個派，儘管諱言黨，惡言黨，諺云「是個垃圾成個堆」，不約而同走到一塊去，儘管愛結黨，善結黨，結來結去，還是如此。黨見皆受生性與環境的支配，沒有什麼賢否美惡可分。譬如舊

黨裏，儘有聖賢，也有棍痞，他們在人格上雖互相拒斥，然在主義上則水乳交融。又如中和黨裏儘有烈士，也有曲學，在行動上似乎不一致，然維持他們那紳士的場面，便有同好。而急進派裏，自然亦「大無畏者」。以致流氓青皮，終究滾在一堆。先生乎！舊黨裏拚得出政府黨共產黨，應有之亦不過偵探託名而已。中和派裏研究社會之學理者多矣，有掛無政府黨共產黨的招牌的麼？有之亦虛同委蛇，如時事新報上常常來登吳稚暉及華林先生抱朴先生的言論，乃個人互修社交而已。所以「是個垃圾成個堆」，無政府黨罷，共產黨罷，革命黨罷，不約而同的終混在一起。人家也那里高興來代分青紅皂白。我們在舊黨眼光裏，同是該死，在中和黨眼光裏，止認搗亂。你想信你信上所舉的五個姓名，華林張繼胡漢民李石曾吳稚暉，時事新報的記者，他們的實在主義，會生分別麼？完全沒有那麼一回事。因此在歷史上說起來，所有無政府黨，沒有一個不是革命黨轉變而成。沒有一個無政府黨，不樂意幫忙革命黨。華林先生你難道算不得一個舊國民黨麼？（同盟會等，便是國民黨的別名。）不過我們自己加上一個無政府黨名目，我們自己戒殺了自己，止幫他革命，不幫他們升官發財罷了。現在的國民黨，還成個升官發財黨麼？正是一個被捉被拿的革命黨而已；我們不「路見不平

拔刀相助，」我們還成一個無政府黨麼？他們共產黨也盡量的加入，正也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意思。

所以漢民先生警告了他們純粹的國民黨，不要歧視，正是認清了革命的題目做文章呀。說到這裏，先生必有兩好；一個便是打死你，你決不想信凡進什麼黨的沒有升官發財思想；這非但您不相信，我也逼住了我要不想信。又有一個是，既要革命，爲什麼不直接的不幹無政府革命；這個是容易接在口頭的一句話。但是兩個問題，我皆要加着討論。說起來便當，我先答覆一個。無政府主義是拿信仰道義爲基礎，他雖不恤破壞，但要合無數的破壞及教育而成。不是列寧式的用獨裁強權，掛起招牌便算。倘先生說強掛招牌，亦進化歷程所不可小，那就到了我的問題了。所以共產黨是不免反對了無政府黨，而無政府黨却可以寬恕共產黨之所爲，是比較進化的，就是我們歷程上掛招牌之爲。爲環境所支配，縮小範圍，又有共產黨所不能不相對贊成，便是國民黨；既是他們歷程上掛個小招牌之所爲，又何嘗不是我們掛個又小招牌之所爲。所以克魯伯金先生熱心的加入同輩俄皇之命，即無異國民黨之所爲，止是無政府主義未成熟，就作成了較低主義的共產黨去生存活剝。然他們到底也還

是未成熟，逼住之改成什麼新經濟。於是此次國民黨慎重於先，又降低了招牌以就歷程。乃是革命的適應環境，無所謂億萬年有道之長，到底是一個國民黨。如果革命精神存在，我信什麼國民黨，共產黨將來終要共上無政府的途程的呀。至於我個人，身受黃毛綠眼人機關槍的壓迫，止要有人能把機關槍打得他們來稱兄道弟，不要把我爲兒爲姪爲奴爲隸，我就停止了我的革命，讓別人去革命也好。我不必諱言，當胡適之先生們希望吳佩孚能有爲，連我也想勸孫中山先生讓吳秀才去試試。那裏知道倒看千里鏡，越看越遠，秀才還住在十六世紀。（這也是上海那家報上說過的話，不是我用偏見來批評他的。）他口中是天天敢作大言，要將機關槍打洋鬼子。然除了舊派的混滄家不算，拿中和急進兩派人來說，機關槍者乃「政府修製造完具」的總名詞，並非真指着私借洋債，買來幾枝舊機關槍，便可打倒洋鬼子。有一個人，能相信他會修明二十世紀的政教，完具二十世紀的改造麼？所以儘管我來求國民黨作壁上觀，讓這古董去掛軍國主義招牌，也無不可。無奈決決絕絕，斷定是沒有希望，我於是冠冕堂皇來依賴朋友了。我本了尊重友黨的道理，我相信政權握在中和派手裏，在過渡時代，乃比較相宜。無如中和派從不樂同意進派合作，終喜歡迎舊黨的鼻息，是他們

自殺的根源。（自然急進派也臭味差池，不好相交。）最近數年，他們發明了一個以毒攻毒，以夷制夷的老法子，叫人「窠裏翻」，其法居然大效。無論舊黨，急進黨一例的自家妬忌相殺，弄得一塌糊塗。但這個損失，非但在國事上成了不可救藥的死症。就拿他們自身的小問題而論，他們並不能逃於例外，他們的黨，也毀得乾乾淨淨。他們並且越弄越癡愚，自己固然手無寸鐵，反置修明政教，完具製造於不談。偏去詠詩作賦，談玄復古，所以贖了一班遺老，形式上好像是他們的黨員，苟有稍露頭角的，即頓時叛了。他們雖似乎尚有些組織，無非爲個人吃飯，「以待來年」，止是託詞。他們所應該嚴正主張的，乃純粹的共和富強政治，也從良心上講，中國用得着這一過程。乃是他們的關珊，莫名其妙，忽爾舊到井田式，忽爾新到共產式。他們已經失了魂魄！他們完全考終，這是他們受了歐游心影錄等的催眠，他們看不起現實政治，心愛如此，所謂「求仁得仁」。我們也就無所望於我們的朋友，那就國民黨不能不承其乏。不但一班少年看不過中國到底去復到戊戌以前狀態；或姑且做了一陣印度朝鮮再說，卽我亦看不過，先生也看不過。所以逼來逼去，就到了「垃圾聚成大堆」合諸急進派，共立於革命適時的國民黨革命旗下，逼出國民黨改組，此真中國得一新生命。先生！你既是無

政府黨，應該來生出這個國民黨關係。我們若現在被北洋派關在牢裏，真是滑稽！我們異日或是被共產黨關在牢裏，或在國民黨成功後的牢裏坐坐，才不枉了我們。如何在他們要死要活時代，我們能同他們脫離關係呢。先生，快來合作呀！

我再來回答「目的在升官發財，所以入黨」的問題。我們太拿人當人，固也不可；但太不拿人當人，似乎尤其不可。近年來中國人的卑污苟賤，忘國無恥，自然是可算奇觀。青缸裏勿出白布，豈能我們急進派獨在例外。閉籠了眼睛想想，十有八九，不甚自己回首。不過終是守舊黨如此，中和派也差不多如此，拿自己恕罷了。然而這種恕法，實在是太拿人不當人。所以很盼望我們自以為尤新的人物，不要如此自恕，然而何從表顯呢？似乎這番的改組新黨，有了這麼一些傾向。到底保得定麼，這有誰敢在這種一個瘟疫流行時代，保得定呢？終是中國到底不能請外國人來代辦，所以也不能不有最後一種希望而已。我今敢在最近之現在，上及極微薄的分量上，下一斷語，比較的改組了勝似不改組，先生你取旁觀態度，也不能抹煞罷。因此我很盼望先生不要還據一句不分皂白的流行語，叫做「無一黨不是爭私利」，便對新國民黨也一筆抹煞。你何妨換點新空氣來猜度猜度，與人為善呢？這個意思，除却守

舊黨不必去要求他們外，不但須得要求本是同派的先生們要了解，而且還要求中和派友黨的先生們也要了解。中國是大家的中國，倘人家有一線改進的氣象，既然自己本不願幹，應該讓別人去試試才好。我上回說中和黨完全考終，那是指他們的黨，至於他們的個人，却很有些變得十分優雅，雖守舊黨的根底，還對他們防賊防強盜，恐他們出來占飯盆，而守舊黨的聖賢遺老，却識貨了。但變了一個一個的散沙，就無異在遺老添了點聖賢罷了。遺老的聖賢若能了得了中國事，何至二十五年前，要煩他們中和將軍出來抵死鼓吹，弄得唐諸烈士流血呢？

終之羅素對帝國主義頂點的祖國，下個廢戰警告，他折轉身來請蘇俄注意製造機關槍，是有分寸的講話。所以近來有人恐怕太戈爾被日本捲了去，言下不勝悲嘆。我說這全不了解太戈爾所鼓吹的是「世界主義」，他們如此說，若對病發藥，他本有科學相當位置的主張，應該到中國鼓吹機關槍，到日本鼓吹詩。難道日本華做了詩，我們自信最愛和平的民族，還會製機關槍麼？所以他這種拿寒病的人，給涼藥他吃，他是用錯了方子了。就是他沒有盤川去日本，我們也應該料理他老人家早去日本，那麼帶些剩下来的石膏，大黃，把武士道的

大漢去瀉瀉正好。若留在我們米湯也不能沾唇的病家，讓他來瀉得慳慳一息，成何道理呢？我借這個比喻來說羅素廢戰，確是一義。歐戰一開，克魯伯金先生却無疑無惑的助協約主戰，真正天公地道的又是一義。果然打發了兩隻母大蟲，（威廉，尼古拉）這種犧牲的戰爭，在世界大同史上不能不算一點進步罷。克先生對他小朋友羅世兄，取了一點異同，毅然宣戰，他在今日的中國，也一定加入國民黨。况且先生相信了自己華林，何必慎防朋友的李石曾吳稚暉呢？吳稚暉是銀樣蠟槍頭，不足齒數，但跟了先生們，也不會趕升官發財的事，所以今天還敢回你的信。至於李石曾劉師復，光復前盡方國民黨，是數一數二的。到了民元之時，國民黨升官發財了，劉先生便出反對態度，李先生也勸阻若干人做官，不過一激烈一溫和罷了。劉先生在民三的印物，又怒革命黨了。到現在還在，也止有加入罷了。到將來憐天之幸，吳佩孚遞走荷蘭，國民黨又升官發財了，我們再做青年的劉師復李石曾，有什麼遲呢？為什麼今日要去替他斷絕關係？其知者亦止以爲我們日來空口說白話，其不知者直以爲半途拔梯了呀。

我們這種幾千年私黨充斥的民族，若不導之以立黨，曉得有黨的意味，真正自殺。所以章

行嚴先生的道德學問，到我斷氣的一日，我還崇拜他，他是我敬禮的朋友。他的政論，真是自己故意毀了自己，願意形成一個癡愚的書生。他反對立黨，他確不會掛名任何黨籍。但一舉一動，終被一黨束縛住了，他以爲同黨即是朋友，（他決沒有如此淺，但事實則有無。）與流俗的見解一般無二。我說但講朋友的壞，即是私黨，這便是要不得的黨，也就是國人相驚以伯有的黨。真正的黨，可說七八年來，才改數月的國民黨，才可充數。似乎已有一隙之明，完全以主義結合，不是殉什麼私人交情。我近更有謬見，做了同黨，第一不可強算什麼朋友；反之，儘管仇敵，也不害其爲同黨。做黨的事，一致對外。倘私人意見不合，永不交接私談可也，甚而至於約期決鬥亦可也。決不可有「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的憤慨，反把自己看成黨中的妾婦。我們入黨是爲要我們自己目的，不是替什麼主人做事。我們立個黨頭黨腳，也不過彼此適宜，便充着數好行重罷了。我們私人的好尚，自有我們真正朋友在。我們真正朋友，不必盡是同黨。我直告訴先生，我自己心許他是朋友的，皆是六十歲左右的老學究，或二三十年來的道義交。或恨他們的無黨，恨如切骨，他們恨我的入黨，也恨如切骨。所以說到政見，我們都避而不講。而家常瑣屑，賞奇析疑，我們都彼此看做寶貝，或天天一起，或相思無窮。至於

同黨而已，我止佩服他們盡力從公，不勝欽敬。那種銀樣蠟槍頭，吃喝嫖賭，無所不幹，亦止祝他揭下假面，早些叛黨，省得黨義受無窮污點。終之朋友二字，彼此不必提起。我之爲此言，非對先生說也。我特稍有繁感，慨從前黨人的無恥反復，一場糊塗，無非上了「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的大當，從好的方面說，他把朋友看做朋友，黨首看做主人，是最大誤點。也便是什麼舊派，中和派，急進派都鬧得烏烟瘴氣，都是誤認同黨即朋友，所以一有私人意見參差，馬上「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止要報復私仇，即取銷一生的神聖主義而不恤。（若本圖芻豢不遂而變臉者，自是各派內的敗類。）故此次改組的國民黨，他的一線生機，即在此處覺悟。舉凡懷抱急進主義，意見誤造參差者，亦望一齊團結。我鄭重申明曰：團結，非做朋友也，做同黨而已。

以上數言，與先生無涉，我借此機會一貢獻。至有欲爲先生言者：先生無端憤慨，無一非是我們朋友，曾在海外，受同學主義不同的逼迫，被鋼被逐。今又彼此攜手，未免離奇。不知這也誤以「不朋友」爲不可同黨。克魯伯金曾引列甯爲朋友，以爲歷程上的主義，無不同也。列甯要強掛他的招牌，遂對克先生欠了些友誼，故先生逝去，列甯也不勝遺憾，所以吾們若

要替人認同學黨朋友，正要把孔二先生的「施己不願，勿施於人」先盡了友誼。別人難道「欲善」竟不知我，不會回想前情，不勝遺憾，而廉爾釋嫌，交誼轉深，願先生寄語諸朋友，快進國民黨！

弟吳敬恆，一三五，一五。

致廉南湖書

吳稚暉

南湖先生：先生梁孟星世外人，塵事已百無動念，惟根其悲智，對失敗者常加憫右，故從秋墳良祠以來，又澤及「共犯」。今日曹錕下令通緝吳敬恆，向曹錕說項，倘異日吳敬恆又下令通緝曹錕，同吳敬恆說項，在先生毫無成見，止知滑稽的通緝，借顯赫的文字逞威風，大家可以不必自暴劣點罷了。惟是先生們說話時事節，勢不能不造出一點理由，便一再把吳敬恆會做鴻鸞禧裏的老團頭，戴起紅纓帽，穿起玄大褂，裝着得意，像煞有價事，連最熟的朋友都大吃一驚，尋不出我的原形，容得口也合不攏，所以不但曹錕必定要莫明其妙，尤其是吳敬恆本人實在有點不好意思。（好像去年我自己發了計聞，今年朋友又替我擬成哀啓。）我現在自由也夠了，我想不必太自由了，叩頭流血敬謝先生們，這件事擱下了罷！我自從見報上載着，賞了我某犯的頭銜，我所以會做過一紙說明。一是親友來問，犯的什麼反對共和

之非，（名曰污辱政府）我告訴他們如此如此。二是當時我微聞那二十五元雇了頂空名的發行人許騰霄先生，彼等要私利拷打照李七爺在胡同裏打陳老先生的故事，所以我將真相宣告大眾，事情與許某不涉，他若挨打，真是冤打。三是一樣直聲是個週報，一樣軍警封報拿人，理由毫不充分，（無論轉載與自稿，應該先由被載人請求更正，於是起訴。若愛封便封，愛拿便拿，止有皇帝做得到。我們報界肯認人今日尙應享皇帝威權麼？）我對報界有報告的義務，報界願爭不願爭，是他們的權利。四便是看得起替他轉行文書的清流省長等，肯爲朝廷盡力麼？我也有貢獻愚見的必要，不料因此曉曉，反搗動了許多朋友，實在不安之至！感銘之至！爲了造作理由，裝出許多假榮銜，又慚汗之至！惶恐敬叩道安！

弟吳敬恆，一三，六，一二，

致李石曾書

吳稚暉

石曾先生：讀報，載一滑稽新聞，說馮煥章君要你做教育總長；你自然付之一笑。但申報專電，說有朋友建言：「爲教育之故，可以勉強。」那朋友就大錯特錯了。現在國中那種洋八股的大學教育，就停止三十年，亦算得什麼呢？不識字，可以做工經商，讀了洋八股，非做政客官

僚不可。教育部是製造高流氓的策源地，比海陸軍部還要要不得。我們所希望的科學工藝教育，能到教育部去講麼？這種枝贅機關，請一穩健分子，如范靜生君等，暫且坐鎮了便算了。此後教育，應當如何進行，話頭太長，另外再講罷。

國事是我們應該過問的國事，一路先生都在暗地無役不盡力，大約現在還是那種狀態。此次馮君出而發難，雖不見得有八方滿意的改革，但我相信在他们範圍以內，必能有小小改良。先生就近日夜去做匡正工夫，匡正得一點，是一點很緊要得。官是一定不必做的，國事是一定不可不問的。

不問國事，那是吾民的大劣點；一問國事，便同做官連起來，又是吾民的大謬點。必要倡出一種做官是萬不得已，祇去吃苦的風氣出來，才好。還用先生向來的薄官主義，勸醒一個是一個。因為儘有許多人不做官，要做官的總嫌太多。人家每說好人不作官，做官的都是惡人，這也是一種普通謬誤。若是好人不肯做官，官人者却存心要官好人，強而後官，必多好官。若官人者祇需惡人，偶用一二好人攪雜其間，無非去做他們的廣告品而已。受連帶吐罵則有之，決不能做好事出來。那種以官爲生，口頭好人，無非就是政客。政客的禍人家國，實比丘八

還要厲害。我今不必舉劣的，且舉一個較高明者爲例。如我們江蘇的張季直君，他注重在實業，不肯做官。偶做亦必強而後可，似乎已答了我們的條件。然他夫丈愛憐少子，恐一旦山陵崩，長安君無以自託於甬通，就急火煮米飯的又使其子弟爲鄉，鑽營競進，令人駭嘆。他老以大名流資格，直做了一本鑽狗洞的鹽官教科書，教訓國人。敗壞官方之罪，他還不居首麼？他老一生清名的矯矯，也夠掃地於身後了罷。此次江浙戰爭，有人在報上攻他：「祇是爲了他的大少爺，交換省長的條件，就促成了大慘劇。嘉定二百里之內的片瓦不存，死者被姦者以巨萬計，都爲張先生兄弟，及身見佳子弟開府建節罷了。」話雖過火，也何嘗有人能替他辨護得十分乾淨呢。其實那位觀音菩薩賜下的雷聲兒，若導之於正，候科學家工藝家很夠做草頭實業家也夠；到下相當時節，有了父親的資望，即強而後可。就出任回把總長督辦，也很夠很夠。無必擾苗助長，用李彥青的手段，做出昏聩糊塗的舉動，病國害民，使老牛必不齒於真清流呢。這便是存心借官自肥，不會有一點爲國做官的意味罷了。大家摸摸良心，若是爲國做官，官還惟恐沒有好人，要急急自己去做官麼？先生素來教訓我們不要做官，我們是很感謝的。我發這許多議論，那是留不住筆，多說了幾句野話罷了。正主是因爲那條滑稽新

聞知道先生正在暗中盡方國事，我也有幾個急要貢獻，請先生裁擇。

(一) 勸馮煥章君放胆的本了他心上要做的做，他並沒有什麼系的深刻色彩，不必管什麼本系不本系。我自然不勸他多更張的亂殺人，然「打蛇不死一定是個害」。曹錕君必要請他到天津去，與黎徐兩君同度安閑歲月。(吳佩孚未出洋，且把三爺軟禁在居仁堂，惟總統不總統的名號趕廢除。)吳巡帥必要請他到英國去，與徐又錚君同看看，同談同古文觀止，古文辭類纂，尙可做二十世紀的政典麼？

(二) 頗有人追論馮君的驅黎，那是應有的責善。但我以為「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逆取順守，當然可換新希望，不必責人無已。(所以中山先生亦電慰他。)而且我個人感覺，去年我親在北京看見，並以馮君之驅黎爲是。張紹曾君的内閣，夾了我們許多朋友在内，也未免鬧得太糟，黎黃陂也無法對付，馮君用辣手替他解決。在這第一步，比起今年來，可以一樣叫好。惟第二步接了賄選，太不成話，所以第一步也連帶受罵。但是馮君並不會替他買票，或者他也料不到曹錕太不做人。去年又無法倒吳，祇好隱忍，噓忍同担惡名。君子可欺以其方，我們到今天，應有此相當諒解。

假使定要依責善無已者之言，謂馮君去年舉曹，今年倒曹，未免出爾反爾。若馮君從而欲有所委蛇，仍戴曹而進行，豈不大謬！其實即使去年真會舉曹，今年看了不對，亦何妨倒曹？何況去年並不會幫出行賄助他丟人，今日何嫌何疑，必要有所委蛇呢？請先生告馮君，照今天這樣變化，乃進化的變動，無妨再多幾個百尺竿頭，到底能再進一步，至魯者將終有至道的。一天不要像袁世凱吳佩孚一樣，最後想給人家當上，便不免目上自當了。

（三）又有人言吳佩孚等免官令，何必再假手於曹錕。我却以為這種烏煙瘴氣之令，不假手於曹錕，將假手於誰？我們國民的劣根性，總要「有書為證」，下了什麼令，他們便算數了。所以我今還有一個提議，請曹錕明日走，今夜索性請他下令解散了那混帳國會，所有垃圾，一齊請他包羅萬象走罷。

（四）就馮君地位而論，倒了渠魁，自然脅從罔治。那些小軍閥，慕馮君之義而贊成者，想也極多，反正什麼廢督裁兵等的大問題，終需在會議中解決，不久自能和平了斷。但是我們江蘇那位齊巡帥，不但他有發難的志願，竟無打仗的能力。打仗打得那種蹙脚，人所公認，而且兵雖甚無用，騷亂却為最。崑山真茹他所親見，那種瘡痍滿目，盧何能飄然遠引，他豈不覺

辭職以謝吾民耶？我們紳士知爭不設護軍使矣，難道廢督說了五年，無督者已有數省，獨不知要求試在江蘇，跟着廢督麼？所以我們一面自能請齊君作一模範，翩然下野，以表其真秀才；一面請馮君協勸，且斷不可再派不三不四之人來做督軍。無督軍者已有數省，江蘇更增其一，甚盛事也！若如近日上海局面，五鼠鬧東京，一官皆派數人，真是對不起中國，也對不起那種做官的人。某某月月某某乘上海天下荒荒之際，會如是富貴，寫得上家譜麼。

(五) 普勸政客，稍停止獵官的活動。我在民國元年已經參透，孟夫子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大家以為最難擺脫，其實很多擺脫者。惟有「所識窮乏者得吾」，沒有一個人不迷信。爲了多薦所識窮乏，那根濕木梢，就說到張內閣何以太不成事，什麼閣議並不會提出，突然一個做馬弁的叔公，放之西北關監督了。高凌霨雖是舊官僚，却料不到新人物如此丟醜。農商部的人譏誚我，說你們的政黨總長把臧獲賈敗充滿了部屋，是你們黨綱上有的麼，我爲之赧然。

因此這一回的改革，雖然大希望，然得小休，也要許多人放點良心出來。自家固要緩進一點，及引所識窮乏尤要爲中國革此大弊。所以沿路拾施乞丐裏了一班同志燒大鍋吃飯，很

有些不贊成，我讀了斯賓塞赫胥黎的議論，也很以為然。

其餘什麼大政策，自有人主張，用不着吾來瞎說。惟爭了半天空名，什麼政策，什麼法制，紙上好，並不實行，那犯不着曠日持久，這也可以算一個忠告。

弟吳敬恆。一三，一〇，二七，

致沈玄廬書

吳稚暉

玄廬先生：先生今天在報上指我昨天代馮玉祥原諒，說馮在去年「他也料不到曹錕太不做人」，無異去年英國太晤士報的洋大人認曹錕為大總統，「他也料不到曹錕太不做人。」先生譬喻得對了！但我再來加幾句說明，使人格外了然。去年太晤士報對曹錕，就無昨天我的對馮玉祥。太晤士為什麼希望曹能做人，站穩那總統的位置呢？就是曹錕做總統，比較能使英國佔利益。吳稚暉為什麼希望馮能做人，代用吳佩孚呢？就是馮玉祥代了吳佩孚，如先生昨天講的「革命工作範圍擴大了。」英國多佔利益，是太晤士所希望。革命工作範圍擴大了，是先生與兄弟所希望。太晤士與我們，雖造因的是非不同，能得比較「有利」的結果則同。所以兄弟也就用君子成人之美的態度，盡一點筆頭上不費的「枕育」，助得代

得成吳佩孚再說。好像時事新報一流，失了頭腦，（或者他們利害不同。）竟開了門，直接幫吳佩孚，間接幫齊燮元，不知是何肺肝？馮吳黑白，本來差得不多者，自然尤其是混亂湊成一個馮若的不利，代不成功，吳佩孚轉強於先，照先生的論斷，反證之，「革命工作範圍縮小了。」豈不糟麼？所以這回的滑稽改變，事情固然是鄰貓生子，却甚不同於隔岸觀火。要責備於馮者，望「革命工作範圍擴大了」的，在這兩天，應該口頭筆頭，助馮倒吳，沒有閑工夫作馮的批評。凡恐怕「革命工作範圍擴大了」不利於己的，由他們去鷄鳴狗吠，助吳擁曹。吳強，帝國主義諸國的利益益多些；馮代，革命工作擴大了些。些細得失，本也算不了什麼。但「河海不擇細流」，字林大陸，羣起而求一貫於太晤士，他們真也小氣。不管也好，在我個人則感於陳仲甫先生願停止廣州軍事行動，其理由則「平和」（我的想當然）宣傳，為效較大。若說到宣傳，革命工作範圍，自然愈大愈好。赤俄要宣傳共產主義於世界，故委曲同什麼烏龜忘八蛋的國度，都去訂約。難道我們國民黨，要宣傳先生前天揭登的三民主義黨綱，不好贊成十八世紀的教士去代用十六世紀的秀才一下麼？所以我替馮君原諒，就是望他成功。

至於我們應持的態度，及應有的希望，我一百二十分贊同先生，祇希望「革命工作範圍

擴大。什麼合作呀，分贓呀，自然一切說不到。然時勢現在也進步了，不但我們黨中無人顧提什麼合作與分贓，就是進步黨等也不屑說。不過少數不良分子，以個人湊去傳熱，乃是再過一千年，任何一黨，都不免有此敗類的。或者經先生明白限定了，尤令人頭腦靜定，個人亦少去幾個，是先生一言之益。敬叩道安！不盡！

弟吳敬恆。一三，一〇，二九。

爲東大校長問題致京報飄萍先生書

吳稚暉

飄萍先生：

什麼東大校長問題，北京報紙也有人說話了。我是江蘇人，忍不住要說幾句話。貴報能如別個報紙一樣，看做這個問題，也算教育界大問題，沒有人議及，頗爲北京文化中心地詫異嗎？倘然也有這麼一個感想，那我寫這數行，求貴報不吝紙幅，斧削了採登一下。

看郭秉文一派朋友通電，都稱此次免郭校長的命令爲「亂命」。我從根本上說起，這番戰爭，雖有什麼鴉片戰爭，飯碗戰爭等字樣，用外國人眼光來斷定，儘可以說是呀。倘然帶了中國人的色采，下起判斷來，就不能不用「君子可欺以其方」的態度；換句話說，叫做段階之戰。那末贊成段有一二分人格的，便相對要判斷段是而曹非。或贊成曹者有一二分

要得的，也竟不妨判定曹正而段亂。今天在段發命令的方面說話，若以段與段搗亂，自然叫做「亂命」，倘以段糾曹叛亂，怎麼好叫「亂命」呢？所以稱此番教育部爲「亂命」，無非立在曹錕方面說話了。因爲郭秉文先生並不專心做校長，他是齊燮元先生的要人，燮元先生又是錕先生要人的緣故。曹錕倒了，齊燮元倒了，郭秉文依然做東南大學苦心維持的校長，便彼仍與後來軍閥出力，恐無以服曹錕吧！

這兩天還講什麼廢話呢？齊燮元也快來南京了。聯省政府一建設，郭先生便可以自設教育部，更廢治命，去做他萬年不拔的校長了。教育部已經發了「亂命」，正要段執政自認爲是與曹錕是一邱之貉，也就儘可以讓齊燮元得到了南京與到不了南京再說，這還有理會的必要嗎？若說政令出不了北京，是很毋台的，難道止是這一個校長是「亂命」出不了北京嗎？恐怕只還有自反而縮，隱隱自惡爲與人實處一邱，所以到這步田地罷！

現在南北任何校長，因經費支絀，低頭眼小，與軍閥往來，這還有什麼辯護呢？自然不止郭秉文一人。然請問我們在上海耳聞目擊的，當盧永祥出走，要徐樹錚支持，郭先生竭力的在外人方面運動制止，即此一端，還在爲學校籌款以內嗎？果然北京有這麼一個校長，當馮玉

辦還京，他到東交民巷去竭力替曹錕想法制止，恐怕這個校長早已不待「亂命」自己走了罷！郭先生所處的地點，是天高皇帝遠的地點，所以不必如此克己，自然儘有說話的餘地了。齊燮元還痛責執政府的大發「亂命」，又何怪郭秉文又小責執政府的小發「亂命」呢？若說郭秉文與東南大學頗有功勞，我不但認他有功，並可以承認沒有郭秉文，便沒有東南大學。設一個比例，決不能說沒有蔡元培或蔣夢麟，便沒有北京大學，沒有范源濂，便沒有師範大學；定止可以說沒有江亢虎，便沒有南方大學，沒有張嘉森，便沒有自治學院，沒有趙正平，便沒有暨南學校。這是清清楚楚的，郭秉文建設了東南大學，還是東南大學建設郭秉文呢？讓一千步想，實是郭秉文建設了東南大學，然而郭先生待齊燮元太熱心，連帶下台，是落落大丈夫的行徑。況且我們承認與其叫政客式的郭秉文做東南大學校長，不如叫學者式的胡敦復去做，在東南人民心理中更滿意。倘然說郭先生善操英語，我是承認郭先生聲音笑貌，實與第一流外交家的顧維鈞先生維妙維肖。外交部總長的重要，尙可以把英語略次的唐紹儀代用顧維鈞，難道一個校長之細，不可略把英語略次的胡敦復代用郭秉文麼？郭秉文可以制胡敦復的死命，胡敦復決不願入漩渦，沒有別的，便是經費問題。所以請教

胡先生如何籌款，保舉胡先生獨通銀行，此種文電雪片而飛，我們旁觀的反對，不恤自污了人格。說到東南大學建設了郭秉文，也正是經費問題。政府固欠了二十餘萬了，郭先生的帳多年不算，也是一場糊塗。日暉橋邊地五百畝，也是韓省長同今日一樣，用通電維持他校長精神，維持他官圈的呀。是郭秉文理財，還是理財郭秉文呢？

還有什麼董事會手續一層，哈哈，更不成問題了。倘然董事皆如蔡子民蔣夢麟易國諸先生少數，自然尊重董事會，也是當然的手續。大家說郭秉文是教育界的吳佩孚，但說到董事界，郭先生還只是齊燮元，吳佩孚自應另有要人。對郭先生亂發命令，難道對董事會尙要恭候台命嗎？說到此地，平日絕好朋友鬧起如此惡感，捲入政治漩渦，實在必須整備了相當的失敗。現在可說不到了，齊燮元早晚還要對段祺瑞下「亂命」，段祺瑞的教育部還敢陪一字嗎？惟我個人說這話，校長能不要黨人做，還作成了胡敦復一流的豆腐黨，乃大吉大利。以上云云，可云匪塊（換一換新鮮）昏迷，語無倫次，伏維

垂鑒！

弟吳敬恆。一四，一一，

爲東大校長問題答王希真書

吳稚暉

王先生自說在「三度空間」就是說於意無所屬。那麼若切實討論，一定驢頭不對馬嘴，還不是說說笑笑罷。我既然因「上下古今」同「漆黑一團」兩遊王先生特達之知，賞給榮譽，那我也有點小資格，且來咬文嚼字。

王先生說「亂命」二字，應屬於「禍延顯考」的「顯考」，這自是正解。然而這就是蔑視了郭先生的人格，狠不妥當。這無異說：「執政大人呀！我雖罵你亂命，還當你老子看待，您別生氣呀！」用這樣的苦衷，校長的保障，那太糟啦。我用別解來說「亂命」，正是替郭先生留着架子。若說我存心要吹到段執政耳朶邊，陷害郭先生。我那封信上，明舉郭先生連同溫世珍，向上海外交團替齊變元運動，這種大事實，已害得他狼狽。果然溫世珍已被段執政稱為「逆」了。我稱郭先生為「亂」，有何不切當呢？既然明把黨逆於溫世珍害了他，又何必暗中再曲解亂命，用郭秉文不認段祺瑞為老子的小罪名加上去呢？醒獅報稱郭秉文為教育界的吳佩孚，吳佩孚失敗，抱了古文觀止慷慨竟上西山，郭秉文失敗，我們却用「亂命」的正解，尊段先生為老子，俾做校長的保障，恐怕掉起文來，還要說「君子愛人以德」，決然不相宜罷。郭秉文專心做校長，固然甚好，他現願意投入政治漩渦，改做黨人尤好。失敗是

黨人的常事，我們要管他爲老子的段芝泉先生，不是三個月前，還在天津租界上念佛，當時吳佩孚一定不請教他去做洛陽大學的校長的呀。

王先生又要拿野塊屬於「不孝孤哀子」的「孤哀子」，所以要問我是否有風樹之悲。其實我已聲明，我的昏迷乃另換新鮮的。我並非昏迷在毛刺刺的苦上，同硬冰冰的塊上，我是昏迷在一塊軟篤篤的蹠上，因此先生贊我妙，我實在是妙。

王先生有大作登報上勸青年不要罵人，我甚敬仰，惜我沒有讀到。至於如何叫做罵人，感覺就不能相同。例如我說：「郭秉文可當萬年不拔的校長了。」回護我的，也可認爲止是「幽默」之一種，並非罵人。王先生則認爲「有潑婦罵街的醜態」也形容得很像，就的確是罵人了。但是人家不會拜讀你的大作，也是常事，何以王先生要「漸愧漸愧」說是謙虛罷，便有學究反省德薄，以大杖自錮的癡態，也「幽默」極了。若是反刺，直暗譏老青年無恥，也逃不了罵人了。所以存心不罵人很容易，要敲文嚼字，敲嚼得剛剛恰好，就不容易了。

王先生問我，我讓郭秉文一千步，讓的是什麼？我說照文字上咬嚼得認真，我承當說，東南大學建設了郭秉文，我乃也認郭秉文建設了東南大學，就是所讓的一千步。因爲有人說，郭

先生謀去江易園，如何聰明。一路不算帳，如何通脫。忽然郭秉文的大名，與東南大學相輝映。所以我前番信上說，江亢虎建設南方大學，這是南方大學建設江亢虎呢？張嘉森建設自治學院，還是自治學院建設張嘉森呢？趙正平建設暨南大學，還是暨南大學建設趙正平呢？子倒換一倒換，出入是很大的呀。況且我還願讓那一千步，承認郭秉文建設東南大學，可是孫文黎元洪建設了中華民國，也不會做終身總統。校長自校長，決不是賞有功的器具呀！

此番說到董事會，更使人大大不好過，我要不嫌得的問一句，區區郭秉文還失了校長，難道堂堂堂堂的，反仍做董事？堂堂堂堂的都不成其為董事，董事十分去八，還成什麼董事會？拿此番東南大學的董事會來保障校長，無異說齊燮元不會得吳佩孚同意，不能免職抄辦，其滑稽將何如？

故結束我也願意極慎重，極誠懇的向王先生說：此番發見了校長干與政治，教育還不請比郭秉文好過十倍的胡敦復去管，政治還不將附和惡魔齊燮元黨錕盡，教育將無甯日，政治界亦無是非。戕賊青年，糜爛地方之禍，不啻王先生於無意中包庇着了。日頭不但灰色，還要漆黑哩。免去郭秉文為校長，為東南大學稱慶，無異我們常州人懸二萬元賞格，捉拿省議長。

徐果人，同一不得已。王先生既是東南大學的學生，當愛護母校，不當殉師生的私情。求你節取硯之誠意，略其詞句可也。總之，我將郭先生攻擊，正是重視郭先生人格，因他爲最高學府的校長，決不是在報上說些陷害話，給官中做暗示的。我會送江蘇許多人揭布郭秉文的罪狀的說帖到教育部，並且亦請問教育部何以不早罷斥他。不是向什麼姓馬姓牛的關說的。郭先生他要尋我說話，請他嚴重的詰問我罷了。至於報上瞎說，我又與聞罷免教育廳長蔣先生，那些真官僚的進退，我生平從不會過問，我也不必辦了。這江蘇的事，我會請他暫且下台的共三人：一齊燮元，爲他是元惡。一張謬，爲他是老悖。一郭秉文，爲愛東南大學。

復郭秉文函

吳稚暉

鴻聲先生：

賜書敬悉，先生免去校長，乃教育部之事。惟盼望免先生之職者，弟亦一人。弟曾親送十許人之請斥書前去，無所謂主張也。聞先生之免職，代以胡敦復先生，其爲吾蘇教育界賀純潔者，汪精衛先生亦其一。至李石曾先生，則未嘗聞彼過問此事。意者有人誣枉「北大不懌於東大」，則東大同學將起不平，爲先生張目，故牽入李先生，以顯其迹，想係如此。（殊不知

此事純然爲吾蘇政治上問題，曾未有南北學者一人插入。惟浙江省教育會除外！一日吾因蔣夢麟先生亦東大校董，曾丐彼轉告黃任之先生：「若曰黃先生曾薄教育總長而不爲，何有於不規則之東大董事委員會員，速請永遠脫離！」先生深謝曰：「吾不能過問，自東大事起，吾始終未置一詞，恐彼此不相諒也。」吾亦爲之動容首肯。北大中人之遠嫌如此，何能忽牽入風馬牛之季石曾先生？至於弟等望免先生校長，純然爲先生曾替齊巡閱使在政治方面致力。先生雖力辯其莫須有，然先生回憶南京演詞，載登民國日報者，言：「齊督用兵之時，親聞齊督言，三日可打到杭州，三日或太少，以我所見，至遲半月，必告成功矣。」其意味何如？先生於齊巡閱在黃渡不支時，擬同孟祿出洋，至廬何東逃，忽又取消，見當日各報。其意味又如何？此後數日內，先生同溫世珍偕同形迹，見者曾非一人。先生雖夢想不到，他人實未「別有用意，作違心之舉」也。至言校董會曾爲辨明，最可莞爾。諺之曰：「以曹錕吳佩孚作校董，代校長齊燮元之辨明，其滑稽程度如何？」所以一言及東大問題，凡有人遠齒及董事會三字，乃使人作嘔三日，至少亦忍俊不禁。終之，此次望免先生之職，得敦復先生代之，乃請黨人離教育界，使教育事業，歸於純粹清潔之學者，以免學校「黨化」。於先生個人能

力與人格，皆未絲毫蔑視。先生於東大，弟代信有功。先生作黨人，亦士各有抱。東大定當爲先生留紀念，先生亦可從此於政界得其主張，求最後之勝利。無所謂校長貴而黨人非，斤斤於一時之屈伸。鄙意並見於致任叔永先生書，如賜參覽，益知吾之敬禮先生，曾不以望免先生區區校長之職，有前後之異同也。率復，謹請道安！

吳敬恆頓首。一四，二三。

致邵飄萍書

吳稚暉

飄萍先生：

中山先生的遺著，最近二十年來所存的，自然大家都看見，都知道。惟有他早年的言論，並有他的自傳裏講了一點，也還是他到了晚年回憶的，並沒有長篇大章，確然是當時寫出的。供我們一讀。現在幸虧有顧頡剛先生，得了陳援菴先生的指告，才在甲午年九月和十月的萬國公報上，錄了一篇上給李鴻章的信，介紹到十九期的語絲雜誌。這真是一個古畫。在當時或者也同盛世危言、庸菴文編等，一例看過。現在細細研究他的價值，顧先生已在語絲裏下了許多的定評。今天戴季陶先生亦說，這篇文章裏說話，自然有些時間性的幼稚話在內，然於孫先生平生的主義，還是一貫的。那篇裏所說的話，不過具體而微，是思想的胚胎罷了。

前年孫先生還親口告訴他，盛世危言裏也采用了他的兩篇稿子。戴先生自恨粗疏，竟把題目忘了。現在各種閒話不表，語絲是先生見過的了。大報流布尤廣，何不也把他轉載一下，以供大家的快覽呢？我順便來把孫先生的年歲，來訂正一下。孫先生實生於前清同治五年丙寅十月初六日寅時，當西曆一八六六年，俗說所謂屬虎生也。他那篇文章，做在甲午年。說「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若用華法算，是二十九歲。若用西法算，恰是二十八歲。孫先生是西學堂的學生，當然用西法算。故不必有顧先生那種解釋，疑他不是那年做。就是近日中央公團發給的像片，上題中華民國紀元前四十七年生，四十七乃是四十六之誤寫。他們已知道孫先生中國年齡是六十歲，非如外間傳說，說是六十一歲也。這固然是一件毛細的事，但仗貴報更正一下也是很好的機會。敬候

撰安！

弟吳敬恆一四，三，二七。

致國民軍將領論馮玉祥出山問題

吳稚暉

警衛司令部李督辦鑒：並請飭轉張督辦、鹿總司令、宋都統、劉都統、劉京兆、尹均驤、拜讀賜電，感觸萬端。馮煥章先生這回的高蹈，本來很自然的。從前馬伏波將軍所謂：「凡人當使

可貧賤也。他自始就不樂享用富貴的生活；什麼位置，他還希罕占有麼？況且他又是一個最徹底了解的人物，他看了民國以來，所謂魏巍然，爭富貴，不愛國的朋友，好比袁世凱呀，馮國璋呀，徐世昌呀，曹錕呀，就是徒鋪饈的黎元洪呀，還不夠麼？爭得了銘旗上的最高頭銜，又積些爲子孫做牛馬的金錢，他們將來千秋萬歲後的騰臭何如！目前他們的子孫墮落何如！馮先生已經上將督辦，不得已而屈就了，難道真想更進一步，要嘗一嘗那最高最低的風味麼？當然做夢也不做的。那麼所謂上將督辦，亦不過辦事上名目的便利，呼牛呼馬，漫應之而已。所以鳳凰已翔於九天之表，人猶求之於籬離之下，以爲馮煥章將要魏巍然，我們也趕快來魏巍然。於是馮先生淡然微笑，在百忙中辭去一切職務，而且願意出國去清淨一下，好讓張作霖不要太忙，吳佩孚還小隱小隱，所有一切敵人與朋友，頭腦都冷靜一點。他本把那上將督辦，看做胡同口化子所上的太太老爺尊號一樣，趕快掩耳的丟了更好，所以我說的高蹈是狠自然的。但是做官不做官，是一件事；救國不救國，又是一件事；把做官問題諷示張作霖一類人物是對了。因爲若要從張作霖一類人物的頭髮數到脚跟，尋出絲毫救國觀念，真同雄雞卵一樣。可是吳佩孚並不一致，他却教其所謂救國，他所謂國，他也盡可並不爲魏巍

然，還是搗亂到底。所以在做官不做官上，他可以一點也沒有感覺，惟救國不救國，他有他的，馮先生有馮先生的。若讓吳佩孚救國，一定亡國，因為不是他有意，他的智識手段限制了他，他是得了亡國大夫的傳統法寶，經這法寶的手，國是非亡不可的。如滿清餘孽之亡滿清，北洋人物之亡袁世凱，安福系之亡段祺瑞，皆是他們的小試。所以馮先生若忘不了救國，是不能不出來與吳佩孚拚個你死我活的，用不着爲了幾個爭做官的蛆蟲，拿個人的人格來矯正他們；這種是我們書生的勾當，不是大將的風範。馮先生是國家的柱石，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

據我個人的觀察，不敢瞎恭維，目下還沒有那種三頭六臂的人物，馬上可以把中國完全得救。我個人崇拜馮先生與諸公的，便是勤於民事，不肯瞎求統一。倘得你門來看守好了這個爲福不足爲禍有餘的中央，不讓任何野心家來利用了，肆其促進滅亡的大惡；一面經你們將北方人民休養生息，教育是教育，實業是實業，安居是安居，行有一些年月，庶幾乎方有回復的氣力，可以進行。所以這個局面，是不可不爭持的，馮先生是不能高蹈的。現在一般官僚臭味的士夫，帝國主義的走狗，憑空造了赤化問題，一面爲張吳爭勝，一面爲英日道地，想

中傷你們愛國的勢力，你們本可以退讓到一隅去的。可是張吳勝利，馬上帝國主義的外人，又必定助張倒吳，吳還足夠虛橋亡國，張乃能恭順賣國。所以連遺作赤化，替張吳奮鬥的人，若還有一線天良，將來也懊悔不及的。故爾此番，張吳果勝利，吳必隨即倒敗，張乃愈兇悍周密，中華民國就此斷送在他手裏，亦未可定！你們要局促於一隅，也恐局促不來的，所以復活的張作霖，決不像當日的張作霖，吳佩孚不過飲鴆止渴，開了眼睛上當，求逞其野心而已。馮先生似乎出來幫了諸公，就在此時戢止了他們的兇鋒爲好！

還有一層，我們年來的愛國運動，欲廢止不平等條約，乃是自救的一種可憐哀求！各國明白正義的，不像從前以爲該當忍受，因此他們那種傳統思想的侵略家，沒有法子好直接去拒絕，就打到橫裏去，暗示一個赤化問題，鬧得落花流水，皂白不分。凡認抵抗帝國主義，便算赤化，於是激成大亂，幾個變化，必定變成了國際戰爭。將來幾個帝國主義的國家，受了大戰後的惡影響，必定也要懊悔的。若讓張作霖吳佩孚得志，必釀此大戰而有餘，不如馮先生出來，同諸公叫這種外國野心家受些不便利，使他們看了你們，不是劈風暮雨要暗爭的，也不是孝子順孫能出賣的，他們自然有相當緩和了。你看何以堂堂洪憲皇帝，反訂二十一條區

區五卅學生，便紛紛的開國會法權會呢？這種當仁不讓，馮先生也不忍高蹈的罷！

便是馮先生現在不干政，是應該的。可是隨便太放任了，儘可以害了段先生一個剛愎自任過的老人。現在的中央，完全祇是爲了有外國人在東交民巷，敷衍來賓的，決沒有什麼改組的必要。惟那種爲福不足，爲禍有餘的人，都應該請他們遠嫌一點，不要叫段先生爲他們受過，這是不必客氣的。這也非馮先生出來親自勸勸不可。馮先生愛護段先生，「君子愛人以德」，當始終叫他安全，勸他到了這個地步，惟一心反對張吳，乃爲正當。同患難，同進退，也不枉他肯留這過去的兩三個月。否則一心還想張作霖來亦許好點，吳佩孚來亦許更好點，則回想當年親自割刃的吳張，豈不自己要失笑麼？所以馮先生不干政，是要始終一貫的，若不出來明明白白懇告段先生幫忙，段先生必要說他是不知我們葫蘆裏賣甚麼，反自訴走頭無路了。以上是在救國方面，不能高蹈的小理由。至於他的出國，我是本來狠替他不安的，他要從庫倫去木司科，在他不過好奇心勝，去看看到底人家的赤化如何；然而如章炳麟之徒，造謠有餘了。他們必定說馮先生是押在木司科，然後俄國放手來輔諸公打仗。即不然，亦說如胡漢民一般，因馮煥章更靠不住，所以暗暗驅到俄國去軟監的。所以馮先生出國是止

謗，乃竟可以反供造謠。至於過俄去德，恐另有謠言，言經俄人介紹，去購大批軍火。倘然去西歐美洲，乃是身體上的危險更大，那種帝國主義的侵設，他誤會了馮先生必要劇烈愛國，他們要暗算起來，也說不定有那卑鄙的行爲。至於不出國，能夠免得掉絡繹請教的麻煩嗎？做和尙因爲怕煩鬧，豈知做了和尙，更煩鬧，這乃多是從來不可逃的事實呀！

這是不恭敬得很，我所貢獻區區的微意，明知不足當諸公一噓，更不堪爲馮先生見也。棟折榱崩，僑將歷爲，一本此古語，聊候芻采。敬叩

崇安！

弟吳敬恆頓首。三。

爲東大事復穆藕初書

吳稚暉

藕初先生大鑒：蒙賜書，獎借萬端，悚感莫名。東大前校長郭先生，弟雖不甚深知，未知彼能爲學界規範，然別有相當之佩服，與先生同也。故弟等不善其所爲，乃在政見，無所褒貶於其個性。先生乃謂吾蘇學界一致祖郭，弟正懼吾蘇學界之阿私所好，所謂江蘇省教育會系把持江蘇教育，學界盡植其私黨，得先生之言而粗信。否則時事新報者，時人亦所謂祖郭之報，然該報記者張聖心先生（又號東蓀）評東大是非曰：「總之郭秉文辦學不善，大家公認

其人格不足爲師表，也是公認的。這是如何意？張先生且並不如先生與弟之相常佩服也。但辦學善不善，足爲師表與不足爲師表，此無與弟等黨人之事，已別有該校教員學生如柳湖蕭諸君子者起而糾正。弟等黨人止知郭先生追隨者，教育部諸公所謂東大實際少數校董也者，年來依附吳佩孚、齊燮元之徒，別有其蘇社派之政見，盡量黨化東大，盡量與今政府，在野日所謂反直系爲難。吾黨與反直系，敵視吳、齊，曾一致也。故託君子愛人以德之意，勸郭先生等既願顯身政渦，失敗乃是常事，不可寡廉鮮恥，取消其政見，惟勢力之是趨。黨德敗壞，國事必愈不可爲。長樂老者，卽不倒翁之別名，所以汪精衛先生曾以極誠摯之友誼，勸郭先生失敗也。異日吳、齊得志，郭先生東山再起，將如何之光明？乃必嗾其私人，如牛皮糖之糾纏，求老壽星之不倒，將使東大數千青年，受此等無恥教職員之支配，同蒙污點，豈不可惜？弟願先生協同勸誘，勿爲此把持，乃真所謂造福於青年，無有涯涘矣。蓋予人以廢恥，與予人以利益，所予孰多，賢者自知。先生久居商界，不知學界之齷齪，故弟亦早知先生爲東大搦名校董之一，真同蔡子民、蔣夢廬、江易園諸先生皆爲少數實際校董以情面假借而已。此次反對直系之罪惡，該少數實際校董，遠出於郭先生之上。東大校董會本不合法，早有例證。國立大

學，齊變元韓國鈞以一省長之資格，可下命令，解散工科。乃職責所在之教育部，任免其所謂大學之校長，反生問題；真天外奇談。以少數把持之校董會，此少數者，自身負咎，且遠過於所罷之人，尙有何面目及資格，能過問管校之長官，所以如黃任之先生等者，皆素所謂賢者也。此次因彼等盤据之流氓公館，（所謂省教育會，居其間者，即報紙會誣彼等爲陽性十姊妹也。）無公家直接之職責，遂姑置而不問。乃彼等尙自以爲可以保障郭公，一再將校董會之名詞，騰臆於報章。弟曾以爲可作嘔三日者，即東大校董會是也。史良材先生曾聲明別無關係矣，弟願先生亦勿後人。並勸我們向所崇拜之黃先生者等，迷復不遠，予人以不可疑。令東大者永遠超然於政黨之外，得胡敦復先生之專心講學，庶不負郭先生等一番創造之心。我等黨人，皆離開教育界而活動。黃郭諸先生一貫其蘇社之政見，弟輩仍守吾黨徑徑之愚執，得就失，讓國民自責。此則弟等攻訐郭先生等離開東大之徵誠也。至於郭先生於校費之混合，於學科之粉飾，報紙皆已登載。別有蕭叔綱先生等已經詰問，將來並讓該管人起能徹查。雖經諸方面以此等問題，就告不平，弟等黨務紛繁，深愧援助不力。故先生附示他人親筆函件，該題之曰：蕭錦純致胡剛復柳翼謀之親筆函，勿引汪精衛吳稚暉馬叙倫破壞東南最高。

之學府口供。真正寫真銅板倒楣，白紙倒楣，爲人傳鈔私函，廣布於朋友。因蕭先生等之函件，本可用明信片露佈供同志傳抄者。凡人所居晦明不同，居暗室者，以此爲破壞之口供，向明之人，方以此爲改良之福音也。先生囑弟察閱後一笑置之。弟在半月前早在報上看見，已如此泡製。且想寫真銅板，遭人如此濫用，銅板亦必哭不得而笑。倘彼等手段高明，更能縱執政府竊取馬敘倫提案之稿，用珂羅板印布，題曰馬敘倫勾引段祺瑞破壞東南學府之口供，當愈可以作開胃健脾之印料矣。又一笑。一切面承大誨，卽頌近祉！

爲東大校長事致張仲仁書

吳稚暉

弟吳敬恒謹復。一四，三，二九。

仲仁先生執事：省教育會從前利用張季老，以其久不適用棄之。今又有利用先生之必要，因復以東大校長挽先生。孟子云：「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故術不可不慎也。」故黃慎之沈信卿、袁觀瀾諸先生皆賢者也。年來因欲維持其特殊紳士地位，遂朋串把持，反復諂附，所謂患得患失，竟流爲鄙夫者耳。弟輩激忿暴徒，自安其爲詬病世俗之素。先生北洋舊雨，亦守其穩健士大夫之常，曾予人以共見之底裏。惟彼所謂「陽性十姊妹」也者，營狡兔之三

窟圖三元之不敗，敗風俗，患鄉里，彼等亦不自知耳。東南大學者，彼等出官之花，省教育會其大本營也。郭秉文鄒秉文之徒，爲其出張之傀儡而已。先生久受齊燮元之不悅，故立於旁觀最清地位。彼等此次之失敗，乃千年老狐狸，偶不自檢，致有此挫折。彼等忽信吳齊將萬年不報，安福已成溝中瘠，故出其大捧場之手段，遂深刻而成難洗之逆迹。惟失敗，在黨人視之爲極平常，從蝙蝠着想，則大失計。所以汪精衛先生勸彼等不恤失敗，彼等充耳不願問也。現惟着手事齊不成，更圖事楚，雖廉恥道喪，亦不暇深究。彼等昔日隱排先生，今又尊奉先生，皆此類耳。郭秉文鍛羽而去矣，久久著名之文理平常，手段高明之兩秉文，尙有鄒秉文也者，亦素爲東南大學之害蟲，現已襪被入都，爲先生在北京報紙鼓吹。此次忽欲提議舉先生爲校長，先生聞之，當亦莞爾而笑。先生自有先生之真，文苑，儒林，名聞，置之所謂正史中，皆可無愧。惟大學校長，未免唐突。此無異再有子路能御聖人之車，又令作汽車夫，豈不笑話？彼等辦學成績，卽近日兩端，已可概見。一則號稱師範教授，能指揮流氓，毆辱彼等口頭所佩服之人。（陸志韋先生自述，胡敦復之道德文學，彼亦佩服。）一則隨便拉一名流，戴之以爲傀儡。卽此觀之，彼等辦學之成績何在？其辦學之誠意又何在乎？今欲在東南尋校長，止有胡敦復張君勳

差強人意，張先生尙爲黨人，欲東南大學成爲真正講學之地，超然於黨化及紳士機關外，胡敦復復有何人？彼等亦逼覓不可得，故利用先生爲齊學名流，以隨彼等頑把戲之作用。所以教育部爲大學任學者，彼等則易以名流，彼等不啻自供其蹈空搭架子之行爲。自郭秉文以出戲法之手段，裝成一東南大學之空中樓閣，羊皮虎皮之大學，遂紛然以起，此通國共見共聞之事，那麼魔之鄒秉文亦到處隨冷熱之龍斷。此次彼重踏都門，又在黑暗中搗鬼矣。尤憶前年爲農大校長，今日所謂司法總長章行嚴先生者，在黎元洪時代招之而來。至曹錕時代，章先生失勢，鄒先生即謀取而代之，此又先生之所知也。故所謂江蘇省教育會之十姊妹也者，鄒皆其附庸。彼今日之尊奉先生，猶前年有一時期之趨承章先生耳。今次舉先生，不曰省教育會，而曰校董會。我則仰天大笑，覺其臭氣四溢，作嘔而罷。校董會，本大學章程之所許，即如北京一隅，雖北京大學無之，而師範大學則不能無。然何以師範大學無問題，一聞東南大學之校董會，竟作嘔隨之呢？一則因師範大學之校董會，無政治紳士把持地方之作用，二產生合法。若東南大學之校董會，自知即爲省教育會之附屬物，三數人把持之，操縱政治及地方重要機關而已。先生亦掛名校董之一也，與我所知之蔡子民、蔣夢麟、江易園、王儒堂

諸先生，皆掛名湊數，礙於情面而隱者何異？此次郭秉文附逆逐去，彼三數真正校董，逆迹更彰。如此郭之不存，尙何有於校董？更退一千步一萬步而論，就算抽象而爲空洞之校董會，東南大學之校董會，亦無推舉校長之可能性，因彼第一次校董會，得教育部批准者，並無推舉校長之職權。曾以第二次之修改，然教育部批令再請該部指派之一人加入，方能成立。竊始終未請指派，是第二次之校董會，欠缺重要分子，並未成立。故彼等於去年擅裁工科，亦未敢早請教部批准，僅借當時炙手可熱之督軍省長命令，用官勢以駭人。彼等亦知東大校董會之不正當也。所以彼等近頃在報紙上出把戲，以法律問題圖斯騙教部生手長官，亦心勞而日拙耳。此次倘爲前馬次長爲國民黨，不恤舉執政席上之命令，受鄒秉文等搖尾乞憐之影響。正如今日京報社論之金言，請勿問馬叙倫骨子裏如何。『中央爲自身威信生命計，凡疲之來也，不問其患者爲仇爲恩，總不可不竭力以撲滅之。』卽我亦因一切政治問題，曾獻言於章行嚴先生曰：『最要請段執政堅持者，是非黑白問題。』倘段執政自信自身爲白，早讓賢路，不可自愚曰：『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彼雖吾仇，到底老北洋派；彼雖吾友，到底新人物。終身爲輪迴之喜怒，則是非既無標準，結局亦左右均予之以不可，將何以治國？』今以京報之

言評之，將終爲疫虫所竊笑耳。此種云云，爲先生拉雜陳之者，小弟狂噪，始終不諱言流氓，先生亦爲一舊式之端人，慨嘆夫憤之先生者等，曠世賢豪，竟以患得患失，墮落至此。彼等做弄先生，欲以先生爲爐火中取栗之貓腳爪，真不值先生一笑耳。謹問
無恙！

弟吳敬恆頓首。一四，四，一二。

致國語週刊記者書

吳稚暉

記者先生：

我聽說你們在這一回的週刊上，要有許多文章同死文鼓煽的甲寅做個忠告。我亦氣得腹大如牛，想附着你們的驢尾瞎說一陣，洩洩寡氣。無奈我這兩天還沒有那種空閑來彈這對牛之琴，祇好候下幾回出板，再來寫出，求你們采登罷。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璋先生近來的反動，拿腐敗的理論來批評他，必是年來半夜裏「散局」回家，路上撞着徐桐剛毅的鬼魂附在他身上，所以不由他作主，好似同善社悟善社的人們，天天在乩盤裏說話了。不然，他也是一個自負經天緯地的朋友，到了這種亡國破家的時候，什麼軍國大事，尸了什麼國務員位子，應該破工夫去襄贊籌畫；他竟吃飽了飯，來把幾

個同意的冷僻死字，去替代了一看便懂的活字，瘋頭獸腦，自命是釐正文體，恐怕便是村學究對着他，也嫌他不合時宜罷。祇有那班亡國大夫，瘟國官僚，借着他那種提倡「上聖德頌」的精神，暗暗歡喜，可以鞏固他們的老局面，所以他一口咬定，要保固「學士大夫」的地位，那就正中他們的下懷了。「好小子！你從前坐在上海巡捕房丟了臉，今天才算自拔，做了體面人兒呀！」呀呀！章先生還是又驚呢，還是又喜呀？

就是老頑固，也說過「一爲文人，便無足觀。」章先生連到止在幾個字眼上吹毛求疵，於奇作意，這真叫做「民斯爲下矣！」（說不定，他雖然自命爲「能文章」抱「鐵飯碗」的人物，究其實在那種金鋼鑽鑲在馬口鐵戒指上，琉璃瓦蓋在草屋上的佳作，也未見高明罷。宜乎他那自小即工「執政考」的世兄，聽說自命跨灶，很不以「先太史公」爲登臺造極呢。）因爲便是「藏諸名山，傳之其人」的司馬遷，專上宰相書的韓愈，他除了給人「俳優蓄之」之外，傳記上寫得什麼事業與品格，至於那善挑琴心的司馬相如，工做「劇秦美新」的楊雄，歷數至於鈐山堂集的嚴嵩，有正學集的錢謙益，最近而至天橋蠶豔，周媽侍寢之「老同鄉」皆「能文章」抱「鐵飯碗」之結果而已。所以「文人」也者，卽與嫖賭吃着

金丹老士同其興衰，文人如濕熱污水，一時暴盛。即蚊虫臭虱，充塞牆屋。近年「洋八股」之鴟張，不夠亡國，更費章先生之神，改吹土八股，正似猛獸之後，再繼以洪水罷了。令兄太炎，一生烏煙瘴氣，便吃虧在「能文章」。（其人不足道，其文實有可觀。若章先生自稱能文章，真爲之莞爾，亦爲之肉麻。）兄取證不必在遠，章先生一以「能文章」自命，卽人格爲之頓生問題。以甲寅續刊論，其中倔強不屈之處，尙保存章先生少年面目，至于那種「時評」，那種「陳威之父教子以諂」之「執政考」等，其妻子若不羞而相泣于中庭，吾不信人間真有其事也；然而無非豔慕俳優文人的結果罷了。（章先生罵梅蘭芳時亦曾引鑑「自鑑乎？」）所以我在上海文明書局買到新出版的甲寅續刊一讀，我爲那隻封面上的大蟲歎息。我便擬定一個報喪告白，就做這封信的結論罷。

友喪

「不友吳敬恆等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敵友學士大夫府君。府君生於前甲寅，痛於後甲寅，無疾而終。不友等親視含斂，違古心喪，既（非苦）塊昏迷，不便多說。哀此卹聞。」

所謂罪孽深重者，乃事實。因一班朋友不長進，於國事不能積極前行，弄得章先生憤怍無聊，走頭無路，從而反去走進牛角裏，灣到十八層幽谷也。

吳敬恆八月二十一日。

致孫伏園書

吳稚暉

伏園先生：黃廬紀念，已舉行了四次。忿恨的訴說，悲哀的述說，已費了全國報紙的紙幅不少。一月十七日，真成了一個最悲慘的日子了。自四年前一月十七日，湖南出了一個黃廬的慘事，到第四年前一月十七日，江蘇又出了同樣的慘事。問問同胞，紀念黃廬的，也值得再曉得江蘇江陰縣，有一位上海大學的教員周剛直先生，於現在的一月十七日，又在江陰城心市橋頭，三刀割下了他的腦袋，掛在江陰縣的照壁上麼？若是值得曉得，那就又要苦先生的副刊，登載幾句報告與小評。好比近來丁曉先君等，為劉華先生，要求先生登他們的「人權保障宣言」一樣，想先生必定義形於色的應允的。如是，讓我先來醜態的報告：

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接到柳亞子君於十二月八日發的快信，言：「有上海大學教員江陰周剛直先生，因在鄉間結會，被紳士誣做「赤化」，拘押在江陰縣內，王知事待他還好，你

能向當道說說，放了他出來麼？因爲他已定元旦結婚。」我接了這個信，心想快信過了二十天始來，今天去元旦，止有四天，那裏找得到這麼一個闊人，會急電叫江蘇的當道，馬上放他出來做親呢？好在他乃新人物，看做親還算什麼事呢？竟就把這件事閱過了。到一月初五六，乃有周先生的本家，來問起這件事。我說：「我請于右任先生向陳陶遺說着罷。」陳老先生知道我是最磨落的黨人，我去說，或者反使令兄不便。但是那兩天于先生老不閒。」到十五那天，鈕惕生先生剛在北京。我想，我同鈕先生兩個人，寫封信給陳老先生，口氣是說：「你在前清，也是過來人。天天鬧革命黨，殺人拿人，真就逼成了革命。若現在庸人自擾的，動輒誣陷不悅於己的，坐以囹圄吞棗的赤化名詞，算做罪狀，興起大獄，實是不祥得狠。恐怕好肉上，天天咒他生瘡，真會生起瘡來。不是江蘇那種文弱地方的福氣呀。」鈕先生一笑，簽了一個名。候周先生的本家看了才發。所以到一月十七上午，方才掛號寄去。那知掛號的時候，江陰正在那裏掛頭了。十九日周先生的本家還來說：「現在周先生已移居優待室，想不久可以放罷。」孰知二十四那一天，見申報專電，言周剛直被殺，我還不信。明日又見申報無錫新聞內，詳述其事。接連無錫寄來的錫報，言之更詳。今據以報告如左：

周侃號剛直，住在江陰常熟無錫三縣交界的顧山鎮，算是江陰人。父周仲甫，本鄉小學教員。家貧，十三歲的周剛直，便習裁衣。因他父親想，比教員容易吃飯。他十五歲時，在族長第二高小教員周景風家做衣服，感觸讀書「可以頭殺」，（是我滑稽代想的）明天便不做工，讀書去了。景風嘉其志，令附高小讀書，且代担學費。三年畢業，成績極佳。保送於無錫第三師範，發憤勤學，孜孜不倦，試輒第一。畢業後，在宜興周鐵橋高等小學當教員。當了一陣，又赴日本留學。返國後，在徐州甲種師範爲主任教員。又到川沙師範當教員。去年于右任招他爲上海大學教員。今春忽想「到民間去」。（地方自治者聽之，「到民間去」，「便是到冥間去」）整理故鄉，好以新思想傳佈鄰里，此其獲禍之大原因。在江陰辦有星光雜誌，狠攻擊當地省議員紳士，（不得罪於巨室，能讀古書者，占了便宜。）紳士們恨之刺骨。周先生忽把他做裁縫時的苦處想出來，表同情於一般苦人。那顧山有的苦人，便是佃戶。於是發起了一個佃戶自救會。據周先生的宣言：「要謀農民生活上之保障，教育之普及。」然而紳士們却好題目到了，報復的機會來了。佃戶是農，可以拉到「勞農」，所以說他「赤化」，是不冤枉罷。佃戶怎麼能自救呢，誣他抗租。那就像兩個男女在街上走，說他們要行淫，理由很充足的。因

爲既有淫具，如何不想行淫呢？把抗租的題目說起來，却打了大帥的一記按心拳頭。大帥若不辦抗租，老實做紳就不納錢糧了。所以三縣的紳士合而密控，說有一百三十幾起之多。那筆墨現成，公民某某一百七十六人叩，公民某某三百四十八人叩，一百三十張呈子，在一張烟場上，可以辦得好的。於是周先生於十一月十八日，便捉到官裏去。審訊數次，直認組織佃戶自救會。王知事却曉得，這不過是文字獄，上面又無嚴厲命令，且晉省時，面奉陳省長叮囑，對周好生看待，俟其悔悟，然後釋放；所以年底便把他移禁悔過室。惟周父請當地紳董保釋，猶不答應。而常熟江陰兩縣紳士，尤其是某某兩個省議員，却必欲死之。一再向孫傳芳說，若鬧抗租風潮，有闖蕪收。於是亂世人民，何來一人權保障。藉口「軍法」，什麼小小腦袋，值幾個小制錢兒呢？（錫報說，「常熟風聲尤大。」蘇州常熟的鄉紳，在前清不完慣錢糧，專靠處治佃戶，賣男鬻女的錢，一個不饒。到了臘月向盞，終是每天血肉橫飛，幾十個肩着木枷鎖在玄妙觀城隍廟前，以便大少爺能好像林妹妹式的姑娘一般，袖了白銅小手爐，享他大肉湯纏綿紗餛飩的幸福。想來民國時代，抗糧既不能，佃戶又不能像從前處治，正用得着立一個紳士自救團。倒是倒行逆施，立起佃戶自救會來，真是什麼該死該死的舉動。有會樸剛做

政務廳長，有李通剛做省議員，倘在識者，應早知周先生的頭上，死神一定降臨了。於是一月十六日，孫大帥的「依照軍法，從嚴梟首示衆」的命令，到了江陰縣署了。

命令是一月十六日夜間九時到的，王知事深夜十二時許，即傳通班法警及偵緝隊整備。十七晨六時許，法警至梅過室提人，周尚在睡夢中，對他說：「縣長叫你出去問話。」周言：「爲何如此之早？」曰：「有省委在此，提你到南京去。」出至警所門前，周見羣警環立，自知不妙。到縣，王知事升坐公位，命將周如法綁細，標明斬條，由刑事書記邢錫培宣讀罪狀。（想四年前長沙縣裏對黃龐，有此排場。又想二十年前紹興縣裏對秋瑾，也有此排場。）押赴城心市橋，王知事亦乘橋赴刑場監斬。劊子手黃錦標乘馬前行，警隊荷槍擁周步行在後。到了橋下南街，強使跪下。當就刑時，因套頭老虎結脫去，重新再結。周毫無懼色，向左右法警問曰：「用何刑刀殺乎？槍斃乎？」警假言用絞。周曰：「可否槍斃？」又大聲謂衆曰：「我非爲個人打算，爲平民打算罷了。我的死，爲平民而死，我有什麼怕呢？」方說完，黃劊子手的鋼刀已下。第一刀斬在算盤珠上，頭顱落其半。再一刀，頸皮還連着未脫。第三刀，頭方落下，血如潮湧。頸頂斷絕時，有血線三條，直標而上。劊子手的臂上，都鮮血淋漓。（赤化了）於是將赤色的一

顆頭，拋入小木籠，挂向縣公署的照壁上。一具無頭的赤色屍首，丟在橋塊上。自早至暮，看者人山人海，晚間還沒有收，說候家屬來。他的兄弟周暢（他的名字便謹慎小心，想可以一世「白活」了。）方在蘇州工專讀書，要請張桐大律師出庭辯護。及聞劊子手已經赤化的消息，就痛哭至江陰收屍。（想暫時先收半個）

無錫第三師範同學會，開周剛直被殺，即開會議決辦法三條：（一）將剛直罪狀及辨駁經過，請官廳詳細宣布，以昭衆信，而維公法。（我今將江陰縣宣布的代答曰：『奉浙閩蘇皖贛聯軍總司令開，當此軍事粗定之際，該周剛直一名，竟敢託詞鼓吹，意圖擾亂治安，潛謀不軌，（意圖……潛謀……有十個字，宣布得比「莫須有」詳細多了罷）應依照軍法，從嚴梟首示衆。（即所謂以昭衆信）以昭炯戒。（炯戒就是公法的代名詞）』（二）開會追悼，布剛直詳傳。（三）籌集剛直父母養老金，及乃弟周暢就學費，至本國大學畢業爲度。（也算同學各拿自己小小的產，與周家共一下。）

以上報告畢，應該批評幾句麼？大帥爲財政起見，若縱容抗租，鬧一個抗糧，自然關係太大。大帥殺個把人，還值得批評麼？但我想大帥也不一定要殺人。即關了教員起來，佃戶早已駭

昏何至於有礙收入呢？然而紳士却落得殺雞懼猴，可以一勞永逸。難道大帥梟一顆人頭，如摘蒼蠅小腦袋一般，不趁便請他頑一下洩洩寡氣麼？所以紳士的心理，也用不着批評。至於人權呀，公法呀，我更不敢說。一說出來，紳士們定要笑之以鼻，舉出幾條反證來，問我，你們的人權何在，公法何在，現在若是這麼一套。五鼠鬧東京，鬧到發昏，都大家諄諄有詞。何必把那種高翰林的教養門話頭，一唱三嘆呢？我要批評的，爲什麼我們江蘇紳士，殺雞都怕看的，竟也會把一個三十多歲「雪白滾肝」的教書先生，叫他在市街上，頸項裏三條血線標出來，算做好看呢？因爲他們是忿極了。一是切身的利害，二是被他罵得太豈有此理。所以我醇良的紳士們，便不恤「惡化」。那末，請你們反過來想。還有人替他開追悼會，就沒有表同情於他的了麼？一是佃戶實在比起紳士來，那個該死？二是被你們實在殺得太豈有此理。他罵，你便殺，你殺，他便怎麼樣？紳士不怕「惡化」，佃戶到怕「赤化」麼？這種濫殺人，固然不必直接激起赤化來。然醞釀深了，你們相信現在的世界，還會殺成一個陸水標，洗心革面，不會變成赤化麼？蘇俄爲什麼如此刻酷，便是俄羅斯革命的時間最長，（亘百年未成）待革命黨最酷，故反動便利害。所以赤化本是三百年以後之事，但血是染得成，也會快的呀。紳士是應

該 (C. C. Tsai) 的罷，似乎少狼巴巴為妙呀。我願以後替黃廳二先生開一月十七日的年會者，添一個周先生在内，叫人看得血痕愈分明點，大家好小心些。

致嚮導社記者書

吳稚暉

記者先生執事：貴報第一百八十九期，載「李寶章以軍隊託張繼，張恐北伐軍通不過，商之吳稚暉，吳拍案罵張。」此乃輾轉傳述，失其真相。李以軍隊託張，曾有此謠傳；余聞此謠傳，曾加非議，亦有其事。至於張會商我，我曾拍案，乃絕無其事。

事過兩三日，適晤張先生，彼言彼素惡北兵南駐，如滿洲之駐防。故與李寶章不願往來，託以軍隊，尤屬笑談。彼年來感時傷逝，久不樂預聞國事，江南晚報請祝詞，乃應酬筆墨，與該報亦無關係。

至貴報又聞張獻計李寶章，囑李將罷工工人屠殺，更係謠傳無疑。因上言恐北伐軍通不過，此又言我們可以替你向何應欽談判，兩相矛盾，亦可證明其不確。况張先生平日最恨屠殺，敬恆亦深知之。貴報大公無我，乞采鄙函更正為禱。吳敬恆謹白。

上中央監察委員會呈

吳稚暉

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吳敬恆謹呈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公鑒：竊總理於前年改組國民黨，容納共產黨分子，當時加入國民黨之共產黨員李大釗，亦曾聲明，此等黨員，止以各個人之資格，服從國民黨主義，並非國民黨與整個共產黨合作。今者共產黨有謀逆之整備，遂喧騰其聯共之口號，誣罔總理，挾制輿論，以圖大逞。按總理容納共產黨分子，有兩層用意：一、總理於學說向主自由研究，共產黨若無背叛中國與國民黨行為，僅研究學說者，可與研究任何並無背叛行為之學說，一同聽其研究。二、因總理知共產必不適宜於中國，尤其是階級鬥爭之共產主義，故自創三民主義，以適合中國，且允許共產黨分子之有覺悟者，服從國民黨主義，使之隱銷其逆謀。不料自共產黨分子加入國民黨以後，共產黨積漸謀逆，迨總理逝世，尤逐步日肆陰謀，本黨乃忍痛疊予以最大之庇護，且瘖口以致其多方之忠告，終望得遂總理銷其逆謀之願，而不知終究適予以得步進步之披猖，遂使帝國主義之國，及國內軍閥，謀傾本黨者，借赤化為口實，淆亂世界之衆聽。北伐軍興以來之所到之地，皆有黨軍可愛黨人可殺之怨聲。去年國慶後，本委員接得漢口寄來共產黨湖北區執行委員會，及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湖北區執行委員會雙十節敬告同志宣言，請本委員以監察

員資格，有可注意，或加以彈劾，以止叛亂。本委員因語如此類之叛逆印物，近年以來，時有發見，非密加訪察，得其真相，不欲輕爲口舌之爭。蓋彼輩兇狡無賴，若不到澈底解決之時期，彼輩必騰爲老朽昏庸，思想落後，反動分子，反革命派等之標語，極其悖悖迷離，一犬吠影，衆犬吠聲，函電紛綸，言罵交闐，使成獸鬥泥中之形，以丐其虎踞要津之助，（如俄人鮑羅庭之類，一擊不中，更張其欲。近半年中，本委員以中央所派江蘇特務委員會委員，隨鈕委員、永建之後，同在上海，注意時局。乃爲若輩包圍，離奇逆迹，隨在呈露，鈕委員、焦頭爛額，痛苦逾常，窮於應付，迫而謝病。本委員於本年三月六日晚間八時，偕同鈕委員，及上海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楊委員、晤見中國共產黨首領 陳、秀，中國共產黨上海首領 羅亦農，於上海環龍路二十六號鈕委員辦公處，談話甚多。其要點，本委員告陳首領：「研究共產學說，自爲共產黨之責，若實行共產，五、六年前，蘇俄代表越飛在廣州語孫總理，當在二百年之後，以我理想，二百年尙嫌不足。」陳首領笑我太迂，我言：「急切輕掛招牌，止是磨鼎。」陳說：「你更瘋癲！請問中國現在的共和，不是偽的麼？但你以爲康有爲之復辟，與偽共和孰優？」本委員遂知中國共產黨欲實行偽共產，意在言外，因突然根問，問陳首領：「你定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

義是若干年？」彼不遲疑而答曰：「二十年。」余作駭極之情狀，隨即將陳首領所定二十年，中國可實行列甯式共產主義一語，請楊委員於隔座特別注意。時羅首領似怪陳首領直率，合座默然。本委員卽亂以閒話曰：「如此，國民黨生命止贖十九年了。前時總理答越飛，國民黨革命完成，應需三十年，若你們共產黨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國民黨的生命太快了一點，應當通盤商量才好。」因共強笑而罷。本委員自親在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口中，聽到二十年中國實行列甯式共產主義一語，乃核以去年雙十節湖北共產黨敬告同志宣言，其扼要之言曰：「雙十節，本當慶賀，而無慶賀之價值……因爲內部奸賊，仍未澈底剷除，那裏趕得上蘇俄革命紀念日，值得我們真誠的慶賀啊！」「同志們！無產階級人們……我們最近決議案，是有辦法的，是有步驟的，祇須放大膽量，秘密進行，圖我們的新生命，自有剷除奸賊真正成功之一日，那真值得熱烈的慶賀！」「我們的步驟，就是（一）第一步，我們老實不客氣說的，我們現在勢力未充，應該利用別人想做新軍閥的心理機會，貌合神離的幫助他，以打倒原來一般的舊軍閥。」本委員案如此，蔣中正，馮玉祥，唐生智，暨各軍界同志，都是共產黨的貓腳爪，被他們拿住了，向火裏去取煨栗子。不過他們把打倒舊軍閥，便算是想做

新軍閥，乃非常可怪的奇談。因此從前共產黨反對北伐，又增了一個用意的旁證。所以近來借抑制新軍閥的外面，在漢口挾着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行他們搗亂北伐的內面，都是他們預定的計劃。『（二）第二步，我們根據最近決議的精神，以黨團監督政治，以政治監督軍事方案，切實督責想做新軍閥的人。倘若還要難為我們，那就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痛痛快快的來解決他，以求最後的澈底吧。』本委員案：亂麻指國民黨，快刀必是指無產階級人們的血肉，這種無產階級人們，又是他們的貓腳爪，請大家注意！開首喚起語，所請同志們，無產階級人們，同志與非同志，多未分得清楚啊。他們必定還有祕密文件，也得云：『我們老實不客氣的說，我們現在勢力未充，應該利用別人想做無產階級的心理機關，貌合神離的幫助他，以打倒想做新軍閥的國民黨。』他們借乙打甲，借丙打乙，借丁打丙，抽繭剝蕉的方法，已施於國民黨者，以可完全證實。他們不認無產階級人們為同志，足見工呀，農呀，都是他們的貓腳的爪，最後打盡了中國大部分人，止贖他們的同志。就實現清一色的共產世界。所以現在擁汪倒蔣，過些時，又必擁鮑倒汪，再過些時，又必擁列寧倒孫文，罵孫文思想不澈底，送他照相對歷史博物館；規矩矩是二十年，痛痛快快快起來，二年二個月，止看機會。但他們這

種喪失信用的利用別人，他們終有給人覺悟的機會。蘇俄的陰謀，施諸土耳其而不效，還要拿同樣失敗的方法，再來中國試驗，難道因為張邦昌吳三桂是中國的特產品，中國遼東病夫，尚夠不上土耳其近東病夫麼？總理在民族主義第一講，贊美蘇俄抑強扶弱，幫土耳其革命，但是土耳其反了蘇俄，爲什麼呢？總理不說，暗示我們留意罷了。「現在我們的口號，是糾正辛亥革命之不徹底，製造新國慶紀念節，打倒新舊一切軍閥及資本家，剷除內部的奸賊，勞動罷工絕對自由。馬克斯主義萬歲！階級鬥爭萬歲！無產階級人們萬歲！」本委員案：無產階級人們受他這句萬歲，正同普通開會，我們國民黨，也還正在那裏受他「國民黨萬歲」的榮寵，這算是被他利用時節的獎品。據上面共產黨敬告同志之步驟，參合共產黨首領二十年之定期，二十年內中國國民黨滅亡，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或止是掛出招牌）似已爲難逃之巨禍。加以彼輩敬告同志，明言雙十節無價值，值得他們熱烈慶賀的，乃係蘇俄革命紀念日。又最近湖南省黨部，已有擁護鮑羅庭之口號，查有歐人李德爾致陳同志友仁書，曾言鮑羅庭從前化名犯罪，屢更其國籍，鮑羅庭之名，本非彼之真名，彼在蘇俄共產黨內，爲煽動委員會之委員，故挑撥離間，手段惡劣萬狀。對人情厚貌深，乃是中俄共產黨普遍

訓練而成之同一面孔。他們閑談交際是溫溫和和，說起關係話來，是結結硬硬，做出來是惡惡辣辣，說謊話是載在他們聖經第一章。（此想當然，他們有無聖經，則吾不知。）鮑在廣州時，有廣東皇帝之號，我們鄙夷他，以為不配。今觀其把持漢口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之情形，老成痛心者不敢異同，歸化希旨者甘為傀儡，鮑羅庭已支配國民政府下之中國。會無疑義。則到共產黨勢力統一在中國實現共產黨之時，中國全歸蘇俄支配，又無疑義。（共產黨用一個指頭遮羞，說中俄同在第三國際，不相統屬，更是變戲法的說話。其實那種帶領引見的情形，蒙古是憤做屬國的，我生蒙古，容許也說本是屬於中國，何妨又屬蘇俄。中國是止被人一再盜國，却還不會做過屬國。這正好共產黨去新試驗，我們國民黨不願意，要進第三國際，我們將來自己用國民黨去進，不要用列寧式的共產黨做贊見去進。）於此而得兩結論，乃本委員所不能不舉發，而本會所不能不過問者：一，共產黨決定剷除國民黨之步驟，有以黨團監督政治等之言，則明明為已受容納於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同預逆謀，此本黨不願亡黨，在內部即應當制止者也。二，現在中國國民政府，已為俄煽動員鮑羅庭個人支配而有餘，則將來中國果為共產黨所盜竊，豈能逃蘇俄直接之支配。乃在變相帝國主義下，為變相之屬

國，按之總理遺囑聯合世界上之平等待我之民族，大相刺謬。此又應當防止不平等，而早揭破一切賣國之陰謀者也。（有人說俄國已廢除不平等條約，然此止平等之一端。如德如奧，皆已廢除不平等條約，依照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止能認為最惠國，聯合則平等未完全，顯生問題。所以德奧可認為最惠國，尤未聯合也。）因此，本委員認為情事非常重大，現在漢口中央執行委員會，為共產黨及附和共產黨之各員，奉俄國共產黨煽動員鮑羅庭而盤據。最近諸多怪謬之改變，乘北伐軍攻堅肉薄之時，而肆其各兵抑將之議，無非有意擾亂後防。蓋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本有反對北伐之文，俄國共產黨鮑羅庭在廣州，亦建議取江浙之議，即因他們老實不客氣，勢力未充，不欲國民黨羽毛驟豐，使共產黨難下摧毀之手段。似此逆謀昭著，舉凡中央執行委員會內叛逆有據之共產黨委員，及附逆委員，應予查辦，未便尙聽其行使職權，恣為顛倒。應再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或產生全國代表大會處分。但變故非常，一時不及等待，故本委員會不能不集會摘發。是以本委員特將亡黨賣國之逆謀，十萬急迫，提呈本會，伏祈迅予公決，得咨交中央執行委員會非共產黨委員，及未附逆委員臨時討論，可否出以非常之處置，謹救非常之巨禍。則國民黨幸甚！中國幸甚！謹呈。中

華民國十六年月日。共產黨雙十節敬告同志宣言一分，合併附呈備查。（已存汪主席處）

用真憑實據再與汪先生商榷（一）

吳稚暉

革命方法

共產黨賣空買空之手段

精衛先生執事：自先生發銑電，弟已略有所貢，其中所言應行商榷之諸題，今當續續進言之。先生之於共產黨，在總理提議聯俄之初，先生因向不滿於馬格斯之學說，故廖蔣胡等皆積極贊同，而先生獨致冷談，此其一也。先生譬蘇俄如孫悟空，國民黨如豬精，孫悟空遁入豬精之腹中，盡量的翻筋斗，舞他的金箍棒，豬精毫無辦法，這個比喻，曾經告訴過廖仲愷胡展堂伍梯雲李石曾諸先生，及廣東許多同志，此其二也。先生於今年四月一號晚上，在孔庸之先生宅中，對了宋子文蔣介石李石曾三位先生，回答我所聽見陳仲甫要在二十年間實行列寧式的共產主義於中國，先生堅決斷定，不需二十年，止需兩年，此其三也。四月二日早又在孔宅樓上對着李石曾蔡子民兩先生，告訴我們，先於此番經過木司科，才知道蘇俄的政策是預定的，斷不能爲了我國民黨有什麼變更的，此其四也。同日又說蘇俄不但把我們國

民黨當做工具他把什麼東西都當做工具，就是他們最重要的人物，用不着了，也便丟了，此其五也。所以如果拿共產黨要消滅國民黨，來對先生誇張，先生必付諸一笑，因為共產黨一定消滅國民黨，看得極分明的。還祇過於先生的嗎？然而我知先生，是決不肯背叛總理，賣黨與蘇俄的。既然如此，何以看清楚了共產黨一定消滅國民黨，先生還是虛與委蛇，沒有蝮蛇相螫，壯士斷腕的勇氣，想出死裏逃生的方法，作個自己的結束呢？因為那隻共產黨的狐狸精，他約略有三樣最要緊的法寶，引人入迷魂陣，幾乎無賢不肖，盡在其彀中，因為一經成了術語，經千百人之傳述，無有不暫成爲法寶，把持於人心，有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臣罪當誅，天王聖明」，「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當這種法寶的西洋景不會拆穿，那種殺身成仁，斷脛截足，前仆後繼，對着法寶的犧牲，還有一句情理好講嗎？其他如唐煥章的八月十五天翻地覆，轟動了全個中國，同善社、悟善社的入門禮，要磕若干頭，好好體面人，都恭恭敬敬磕去，無非都有法寶，足以擺他的迷魂陣罷了。共產黨最重要的三種法寶：

一是根據名理的，叫做「思想不可落後」。

拿一笑話做引子，便容易明白，這個笑話。有一報上，云出福州，其實乃在漢口。有一男女雜沓的大會，忽有少年好奇，對大眾拍一女郎之肩曰：「我們交嬲去罷？」女郎面發紅，少年乃揶揄曰：「你思想落後了，女郎頓即怡然，起身隨之而去。本此原理，共產黨遂用左派右派，操縱其傀儡，所以引得汪先生此番到漢口，初則忿然以告新聞記者曰：『革命的往左邊來，不革命的快走開去。』繼又特函李石曾先生曰：『左派左派，何處有左派，寤寐以求之。』這便是孫悟空在豬精肚子裏作怪，什麼是思想向前？那邊是左？猶子乎？君為臣綱，何以是綱？天王聖明，如何叫做聖明？都不必講，一味的妄自菲薄，隨着金箍棒方向亂叫，這不是本文的範圍，另有真憑實據，下次再貢獻。

二是本乎道德的，叫做「什麼東西都是革命的工具。」

借國民黨的嘴，自己對這法寶叩頭，最是孫哲生先生旁邊兩個共產黨書記，替他發表許多高貴的名言，如我上次所述，彼在交通部紀念週說：『我們要知道革命是民衆的事，民衆爲需要解放，所以才有革命，要革命，所以才有黨。』又在第四軍特別黨部成立日演說詞內云：『一部分的同志，因爲認不清革命的理論，以爲像現在這種樣子幹

下去，即使將來國民革命成功，也不是國民黨成功，止是共產黨成功；那麼，我們爲什麼要去努力？要去革命呢？這更是大錯而特錯，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爲國民黨這個黨的嗎？如果是爲一個黨去革命，那就無異承認以黨來做一部分人爭權奪利的工具，這樣的黨，我們要他來做什麼？這種非湯武薄堯舜的正論，在道德經南華經上，也不曾有如此精義。所以何物國民黨，汪先生孫先生皆有視同敝屣，應作工具之概念。再拿一件小事來證明，愈見工具之說，正是共產黨之家常便飯，古今宗教之高尙情緒，均不是過，方廖案發生，共產黨主要人物，恐怖異常，譚平山避不敢出，陳獨秀之子延年往責之曰：「此時正是宣傳之好機會，汝何故匿避？苟汝出而亦遭毒手，我等更增宣傳之材料矣。」人而願爲宣傳材料，固應崇拜，乃責其友而材料之，君子之愛人以德，亦可謂咄咄逼人矣。然而相形之下，其意若曰：止有共產黨真爲民衆之黨也，即便殺盡民衆，亦爲民衆也，國民黨本非爲民衆者，姑息若干民衆，即非真爲民衆矣，小英雄妄自菲薄，看不起他爸爸，情見乎詞矣。而孫哲生何以見得國民黨其始即非爲民衆而產生，汪先生既然自始即不滿馬格斯之學說，曾否思量應做什麼革命的工具？這不是本文的範圍，也須另用

真憑實據，待再下一次討論。

三、是贊賞能力的，叫做「革命方法」。

這個法寶，就是本文要引了真憑實據，先問汪先生商量的。汪先生不恤飲鴆止渴，贊賞共產黨的革命方法，他所恐怖的是，便是恐怕停止這種方法，可以把國民黨回復到民國十三年以前狀態，然而李石曾先生則相信共產黨的革命方法，乃是開倒車的方法。我有了是近三四個月的經驗，加以彼等在湖南的大試驗，又堅決相信張溥泉先生的話，他說共產黨的革命方法，乃是梁山泊強盜的老方法。我現在更替他說得顯明一點，可以說共產黨的革命方法，是加些訓練，加些組織，是「科學的」李自成張獻忠方法。簡言之，亦可說是我們家鄉強橫乞丐，用蕪頭刀揀破額角的方法。（我不會肯蔑視他們的口頭主義，什麼取法於馬格斯牛格斯，都是劉邦朱元璋等尊敬聖賢經傳的老把戲，他們說得好聽，他們的無產階級專政成功了，可以施給慈惠與閩人，無論這種烏託邦的理想，正與皇帝主義所謂子愛元元，帝國主義所謂自由平等博愛，都是一張不兌現之支票。況且無產階級既專了政，還有什麼閩人留在世間，候他們施給慈惠呢？他們

在木司科，無產階級專政成功了十年了，爲全麼無產中的尤無產者，所謂乞丐，還是滿街是的呢？爲什麼男女社交已經公開，四千女子僅僅占有她們非產的天然性具，還要受經濟的壓迫而出賣呢？這稱革命成功的羞恥，用殺人的方法，殺得光鮮的嗎？自開天闢地，到世界末日什麼專政家的口惠，都是空頭支票。什麼革命，能少殺幾個人，終算一個指頭遮羞，可吹做方法的進步。否則白起坑降卒四十萬，黃巢殺人八百萬，終是開倒車的野獸罷了。所以用共產黨的方法來革命，是把國民黨直縮到太平天國以前，被義和團都要齒冷的呀！我在民國十一年，從法國回華，忿極了，情願自己來做張獻忠，把中國人殺掉三分之二，於是床鋪也多餘出來了，米價也低落下去了，天下自然太平了，二十四史內的承平時代，不都是共產黨那種方法造成的嗎？所以共產黨的開倒車，還有什麼抵賴呢？現在先寫我的經驗，再舉他們的秘密證據，可以窺見他們方法的一斑。

（甲）我的經驗 去年九月由廣州遷小學校於上海，本爲避廣州之器，初無力佐助黨事。政治會議派余及鈕侯諸君爲特務委員，其實主其事者止鈕君，侯紹裘爲共產黨健者，自亦盡力奔走，彼黨之重要人物，侯君外，若羅亦農，張曙時，汪壽華，林鈞，朱義權諸君，亦常往還。

於鈕寓，國民黨人來與周旋最頻者，湯濟滄楊杏佛二君而已。十月以後，漸覺汪君等時圖於國民黨外，要在上海另植一種革命勢力，以爲共產黨之地，我則並未知其革命方法之兇辣，止認共產又爲進一步之人類希望。故常勸彼等曰：『勿急躁，如國民革命完成，貫徹中山先生之遺囑，將來進一步，中山先生亦非不能共產者。』今知列甯共產黨，並無共產之意，特欲表顯其兇惡能力耳。何必圖挂招牌，仍賣假藥，學上海書商輒買預約券，作朝生暮死之事乎？其時並有一二俄領事館之人晤面，余友告之曰：『中國人是有俠義的，你們如誠心助其革命，彼決不相負，苟伸縮操縱以待之，中國人亦甚機警者，土耳其之結果，必且再演矣。』彼等輒曰：此已過去，可勿復論，我輒搖頭不信。深囑其注意。迨今年正月，圖立工人市政府之意，日益顯明，且時言黨軍可以不必來。二月十九大罷工，至二十一晚，因局勢愈急，遂議將特務委員會，江蘇省黨部，上海特別市黨部，合爲一聯席會議，其實人數仍止朝夕見面，如上所述之諸人。是夜議及市政府，余遷就彼等之意，即議工會學生會皆應出委員，或且過半，彼等似亦歡洽。乃明日二月二十二早上，汪壽華忽集原有之諸人，加來王曉籟劉榮簡數君，議更設一市革命委員會。其大綱則有反對孫傳芳，反對英國出兵之類七八條。余知有異，乃

告之曰：「罷工已四日，毫無結果，如欲開重要會議，昨夜已成聯席會，即商界學界，亦議加入，可以今日合了換湯不換藥之謬人，又欲別立一名目，難道國民黨還不夠革命嗎？倘共產黨必欲自立名目者，乃無意與國民黨合作，吾立國民黨地位，敢提出抗議。」汪曰：「你是長輩，有話好說，不必生氣。」張曙時曰：「此為非常之時，故必另立非常之會，以處非常。」吾曰：「正為非常之故，吾有異於今之所為，彼反對孫傳芳之類之條件，國民黨之吃奶小兒亦能知之，當此非常之時，何以用此尋常條件欲別立名目？」羅亦農乃覺之曰：「欲立此非常之會議者，正欲討論軍事等耳。」余曰：「如此，則尚有可說。」即共問鈕君曰：「接洽之軍隊果如何？」鈕對曰：「今日必無着落，明晚或有一二處得回音，說不定遲至後日。」又問羅君海軍如何？羅言今日亦來不及，於是遂決議早則明晚，至遲則後日下午，應有舉動，屆時再集議。乃二十二晚六時半，方食晚餐，聞砲聲隆隆然十數發，正疑怪間，楊杏佛君來告曰：「共產黨極可怪，早間明明決議軍事動作，應明後日再議，乃今日午後五時半，忽走告鈕君曰：海軍今晚必欲動，請發命令。」鈕君甚怒，詰其何以午前不言，然卒徇其哀請，下一命令，囑王允恭攜去，然此時砲已放，命令似未達到也。」余即隨楊同至鈕所，鈕正對侯紹裘汪壽華發氣曰：「如此相

欺，何能合作！」侯汪皆面有喜色，漫謝過，余止鈕君之怒曰：「事已如此矣，亦可勿復有言，革命黨之急躁，常如此也。於是八時有人來告曰：『高昌廟響應矣。』九時又言曰：『西門龍華，各有動作。』至十時半，杳無影響，彼等皆氣沮。我曰：『後當慎之又慎，如此無謂之犧牲，應當切戒，急色見之狀態，禪子不會扭開，自己早已脫陽，豈不可笑？』皆唯唯而散。至明日羅亦農特對我慰藉曰：『此皆人民忿無可洩，故輕舉妄動。』陳仲甫且特致我一書云：

稚暉先生：前幾天本想和先生一談，以不大大方便中止，至為悶悶。此時謠言甚多，尤其是右派，望先生萬勿輕信！在中國革命中，國民黨與西披，萬萬不可分離，西披決無與國民黨分離之意，誰願分離，便是誰不忠於革命。（即溥泉等如他們願意打孫傳芳李寶章，我們尙可與之合作，何況革命的國民黨。）我為此言，誓以人格為担保，望先生勿為右派浮言所動，以至大家鬧無謂意見，而為敵人所喜。并請先生將此轉達鈕惕生先生，西披為上海事件，有宣言，諒先生早已看見，右派造謠，說西披要在上海成立工人專政政府，此種無稽之言，實不值識者一笑，西披分子多出力，這是革命者應盡之義務，不得以此遂謂其有成立工人專政之意，軍閥肆意屠殺，羣衆忍耐不住，自由行動，至甚於影

響海軍，革命行動中自不免無窮錯誤，而不能事事皆歸怨於西披之有野心，先生試看西披對上海的宣言，有什麼野心沒有？或者先生還以此宣言太平了一點，也未可知。然而西披主張止能如此。事稍定，尙欲與先生詳談一切，先生或不能信他人，當不至疑我亦欺騙先生也。二十三日十時仲白。（按此信所謂「上海成立工人專政政府，乃無稽之言。」後來三月底四月初的總工會及市政府，有稽無稽，今且不談，因其產黨他們自有革命的大人格，至於說幾句誑話的小人格，本來不算什麼一回事。我載此信之意，止着重在「軍閥肆意屠殺，羣衆忍耐不住，自由行動，甚至於影響海軍，革命行動中自不免無窮錯誤，而不能事事皆歸怨於西披之有野心。」執此數語，與他自己的秘密證據，載在下面者互相對照，便可見忍耐不住者，到底是否羣衆海軍，是否是羣衆所影響。所謂無窮錯誤，西披是否認作錯誤？還是認作「這次我們終算又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做了一個很重大的運動」呢？西披的野心，還是人家歸怨他們的呢？還是他們在革命史上自己做成功的呢？哈哈！陳仲甫把左派領袖的高帽子，合在汪精衛頭上，叫他自已遊街，汪先生珍重那頂高帽子，還正言厲色替他罵朋友。正似吾鄉有一少年，忽然爲

一雞皮鶴髮的牙婆所惑，親戚家人日日勸之不肯聽，一日其美麗賢淑之妻婉言以勸之，少年大怒，批其頰而足踢之且正告之曰，我儘可以沒有你，我決不能沒有他，與汪先生今日之情景相同。

這件海軍放砲的事，我初以為他們犯了幼稚病。（共產黨犯了幼稚病，是李守常先生常常太息的，其實就是蘇俄，也是犯了幼稚病，此意再在別一文字裏暢說。或曰，幼稚病者，列寧不諱言，正是他們長於伸縮。借幼稚病以文其奸險，觀於本文，亦有此一義，也應該自己略知錯誤，豈知當總工會市政府猖獗時，在報上狂吹，把去年十月暴動，這件事更可笑，且絕不干西坡之事。）二月海軍放砲，三月閩北春戰兩晝夜，算做上海共產黨領導下革命民衆的三大成績，我本憤慨閩北之事，當時黨軍已到，北火車站上止有二百餘白俄，又有少數奉魯軍，「民衆」無可如何，必待薛岳去打下。所謂民衆巷戰兩晝夜者，無非去奪取警察槍枝，因此一千餘幢房子，六七百條性命，遂算他們的犧牲品，然而大家敢怒而不敢言，軍事當局尙承認民衆的幫助，逼住了獎贊他們，就是我深知就裏者，也以爲古今所謂勝利，本來終是這麼一回事，只索他們去吹成績，由他們吹着罷了。豈知得到他們秘密證據，把他們自認無窮錯

誤者，竟算是無上革命方法，我才知道賣空買空的卑劣行為，原來如此！

(乙) 他們的秘密證據 他們有所謂「區秘通信」的，有所謂「樞字通告」的，皆印以鋼筆板的紅墨或藍墨，未皆署名「朱紳秘書處」。朱紳是否人名或術語，我們外人所不能悉，原稿當另用石印印發，今照錄三月四日第十二號區秘通信六頁如左，則與本文革命方法最有關係者，並加以按語，以指其方法所在。(原稿橫寫右行，今改直寫。)

區秘通信第十二號

上海總同盟罷工與其前途(亦農同志三月二日在活動分子大會中的報告摘要)

(一) 總同盟政治罷工，及二十二晚暴動之歷史意義：這一次我們終算又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做了一個很重大的運動，二月十九至二十四日的全上海工人總同盟罷工，二月二十二晚民衆的武裝暴動，與海軍開砲，結果雖未成功，目下此運動正在開始繼續，談不到成功與失敗，但已激動了全中國革命的高潮，引起全世界被壓迫民衆之注意，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者，更見駭怕到萬分，各國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領事團聯名發表宣言，都是證明他們是如何的重視這次運動！

去年十月我們曾因孫傳芳在江西戰事失利，夏超在浙江宣布獨立，而舉行一次民衆的武裝暴動，希望推倒孫傳芳在上海殘餘勢力，而建立市民的自治政府，結果是失敗了。這次的運動，是上次運動的繼續，是上海工人階級領導民衆革命的一種更堅決不投機的有力表現，與五卅運動工人階級領導民衆反抗帝國主義，有目標重要意義。

（按）放了幾砲，吹得震天響，似乎革命黨也大都如此，何足十分責備。可異的，他們當時告訴「聯共」的朋友們，卻謙虛與慚，說是無窮錯誤，既然錯誤，何以又能有重要意義？既有重要意義，何以又認錯誤？而且無窮。這個就叫做「此地無銀三十兩」。一隔壁小二勿曾偷，露出賣空買空的馬脚來罷了。天下事，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誠與僞，就判了高明與卑鄙了。譬如一樣的無謂犧牲，七十二個人打進廣東制台衙門，明知也是自送性命的，然而與這無窮錯誤又有重要意義的海軍開砲比較起來，大家的感覺如何？又如汪壽華君曾有提議，當於某夜擇敢死隊陷李寶章之壁，同時於幾十處令人伏暗處施放邊砲，以爲疑兵，此同一詐僞，然無論何人，讀過演義三國志，誰不贊汪君是一小諸葛，獨清駭得洋鬼子戰戰兢兢的海軍放砲，連深通革命方法的共產黨領

袖陳獨秀先生，却謙虛出來，認爲無窮錯誤，這豈非咄咄大怪事呢？不要性急，我來代他們告訴諸君，在共產黨自己，原一毫沒有錯誤，放了幾個便宜砲，居然嚇得洋鬼子戰戰兢兢，認明共產黨的價值，自然有重要意義，自然又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做他一個很重大的運動，但這件事，何以必要「如八股文章，好像差人的帽子，見得官，見不得朋友」？對了聯共的國民黨朋友，必定要謙言無窮錯誤呢？因爲共產黨朋友，就對我們頂天立地的汪精衛先生，還居老師的地位，是儼然「革命方法」的專門大師，倘教我們學生來放放邊砲，也還說得過去，乃至老師自己的重要意義，不過放幾個撒爛污的空頭砲造出來的，未免落小樣，便有惹吳稚暉嘲笑實空買空的危險了。所以謙虛無窮錯誤，便叫做諱莫如深，諱莫如深，恐怕別名就叫做卑鄙。

(二) 我們力量之表現：在這次行動中，我們力量之表現，終算十分薄弱，僅僅數小時之宣傳與動員，罷工人數達三十萬，所有新式產業工人，城市交通工人，以及店員手工業工人，都聽從了上海總工會的罷工命令，而罷下工來，使帝國主義的機關報泰晤士報，不能不公開稱許布爾扎維克的力量之偉大，與手腕之靈敏，而有上海爲布爾扎維克所有，抑爲工部

局所有之題語。同時海軍之開砲，爲數年來至不易得的行動，國民黨鈕惕生他們曾經化了許多錢運動不到，這次竟有七個軍艦，一齊開砲，鈕惕生說海軍的開砲是西披發了命令，不錯，是西披發了命令。

（按）僅僅數小時之宣傳與動員，得到泰晤士報稱許其力量之偉大，手腕之靈敏，如此價廉物美，正即列甯在「共產主義之幼稚」裏所發明之以少數操縱多數之策略，但沒有什麼神秘。我住永安公司後身一小醫院中至久，習見英華街邊小廬三，羣衆而稱三道頭無可如何，則力量偉大；姨太太手提包不翼而飛，則手腕靈敏；操業自不同而情景之相似，實有不可諱者。且余非忽然蔑視共產黨朋友之人格，至於如此，則因連帶感想，實使我無從不賈蔑，蓋彼羅亦農先生所稱「海軍之開砲，爲數年來至不易得的行動，國民黨鈕惕生曾經化了許多錢，運動不到，這次竟有七個軍艦一齊開砲，」這是陳獨秀做新青年時代所謂「什麼話？」鈕惕生運動海軍，就是給羅君經手的，約有九千元，二月二十二夜間的開砲，便是羅君在九千元裏化了四千元，那麼鈕惕生運動不到，羅亦農運動得到，是這麼講的呢？所謂「竟有七個軍艦一齊開砲。」更要笑倒了。

全上海人不知道那共產黨活動分子大會的會員，是從什麼西北鄉裏來的，竟大家張開了嘴。聽羅同志向天瞎吹。那天開砲的，一隻叫做建威，是馬尾造的跑艦，大小是九百噸。一隻叫做建康，是德國造的，三百噸的驅逐艦。建康的旗先拉，然後建威響應的，共開十餘砲，是上海人耳朵裏都聽見的，只兩條船名。而且當夜在兩艦內捕住水兵二十八名，是各報載明的，何以會鬧到七個軍艦的把戲來呢？這就所謂說謊話是載在共產黨的聖經第一章罷了。可憐汪先生一生清白，爲了革命要新鮮方法，因此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把無行盜妻，吸鴉片，吞沒工人撫恤金，口談新思想的人物，與他並做領袖，共發宣言了！把至醜無行勤工儉學生的李龍枝，所謂至偉大的工會首領李立三一類人物，也尊做上客了！然而汪先生頭上套了法寶的時候，還可以反唇相稽曰：「我看見你們便討厭，終不及他們的嫉妬。」我等也正好權且慙沮而退。

總之在十九至二十二晚暴動爲止，除掉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的李寶章的屠殺淫威外，差不多全上海全爲西披勢力所籠罩。西披說要罷市，商總聯會已通過決議，印好通告，快要散發。西披說要組織上海革命委員會，就馬上正式成立，所有國民黨左派鈕惕生吳稚暉楊

杏佛等，資產階級領袖虞洽卿、王曉籟等，都爲革命委員，西披且以公開名義，占得委員一席，爲全國從來未有之創舉。

（按）什裏籠罩創舉等等，他們吹他們的，大家也聽慣了，可以不管。只查最重要的一語，卽所謂「除掉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的李寶章的屠殺淫威外，」因爲罷工時節，最可慘痛的，便是「李寶章的屠殺淫威。」然而在其產黨的心目中，不見什麼慘痛，只見「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罷了。這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便是那回罷工的大成績，這配叫做「歷史上很重大的運動，」是有「有目標的重要意義，」故於歷述次要之成績，如國民黨左派，資產階級領袖，都加入上海革命委員會之先，先把思重大成績，以淫屠威殺，激起民衆感情，是瞎子吃餛飩，肚裏有數目，共產黨活動分子人人皆知的，姑且「除外」了，按下不表，這是何等輕描淡寫呢？我們所最可異而要向汪先生刺刺厭的，便是感情這兩個字。汪先生有名言：「對反革命者言仁恕，卽對革命者爲殘忍。」這就是共產黨所謂感情是最要不得，然而第一先問，所謂革命，爲的是什麼？汪先生可說爲的是表同情於民衆，共產黨可說爲的是表同情於無產階級。那麼明明都有了感

情才革命，就算仁有婦人之仁，是要不得。何以怨字又要不得？所以第二便要問，何以共產黨要行革命方法，對了淫威屠殺，絕無感情，以冷血爲可貴。反之，又責備民衆，必要挾有熱血的「感情」，供諸公「激起」，這真是汪先生讀熟了共產經，連理性也暫時消失了！

(三) 我們的缺點，及同志之表現，可見在這次行動中，也得到了不少的可寶貴的教訓與經驗，應得舉出來。

(甲) 我們黨一向缺乏武裝暴動的思想準備。列甯說：西披要隨時隨地準備武裝暴動，以奪取政權。又說：罷工開始，應立即繼以武裝暴動，因爲這時候的民衆，情緒非常高漲，舉行一個武裝暴動，就可以民衆熱情，壓倒敵人的氣餒，而取得最後的勝利。我們平時既沒有武裝暴動的思想，事前又沒有好好的準備，在二十二晚上，上海海軍有七艦開砲，而我們的羣衆，始終不能集中動作，尤其是浦東方面的二百人，是約好開小輪拖近軍艦，取得槍械，上岸攻打兵工廠者。結果一個都沒有，以致海軍單獨開砲，毫無效果，這都是證明我們事前準備之不週到，此爲第一錯誤點。

(按)共產黨犯幼稚病，雖共有兩解。一則變相的，乃貌似幼稚，而實則奸險。但一則原是正面的，幼稚便是幼稚，如汪壽華曾言有一千工人武裝，便可以逐去李寶章軍隊。現在羅先生又望二百人可以持械上岸，攻打兵工廠，都幼稚得可笑。或有人說，所謂二百人，乃並不是同廣州七十二人一樣，前去革命，止是請他們去送死，待天亮了，做一個血肉狼籍的廣告，利用民衆非常高漲的情緒，激起他們的熱情，整備有所壓倒罷了。那麼，名爲幼稚，實則還是奸險。所謂「這時候的民衆情緒，非常高漲。」列甯真是精研科學，乃發明革命的藝術，安得不令汪先生拜倒！

(乙)缺乏羣衆政治宣傳工作：這次運動，羣衆與下層同志，多未明瞭運動的意義，後來革命委員會之成立，大家更是莫明其妙，這都是因爲我們同志做事，祇是英雄態度，獨來獨往，沒有好好做羣衆政治宣傳的工作，此爲第二錯誤點。

(按)共產黨在暗中既要做法治宣傳工作，而表面上又要抵賴共產黨沒有奪取政權之意，因此革命委員會之成立，連他們的黨員，還來不及宣傳，弄到莫明其妙。宜乎如汪先生一類的忠厚長者，更要忠告吳稚暉，共產黨想奪取政權，乃莫須有之事。吳稚

「汪當時却告訴他，共產黨在上海要立革命政府，汪先生更忍俊不禁的說我錯誤，革命政府原是爲國民黨，現在他們自供出來，汪先生還莫明其妙呢？還稍有領略麼？汪先生跳向台上，高叫革命的向左邊來的時節，不自覺態度有些英雄麼？」

（丙）時機不適合，這次運動與去年十月暴動，同犯時機上的錯誤，去年失之太遲，今年失之太早，要在北伐軍到上海的前一二天舉行，最爲適宜，此爲第三錯誤點。

（按）共產黨也犯正面的幼稚病，至此已不能自諱，當罷工之先，再三勸他們候到北伐軍將到時舉行，他們不肯聽，當時還以爲在他們革命方法上，想來有重大意義，那裏曉得他們也自認爲錯誤點，足見他們的方法，也不見得全是高明。

此外我們同志。在這次行動中，有不少不好的表現：第一是各級黨部組織之紊亂，部委沒有組織的行動。第二同志太胆小，在暴動以前，南北市大慘殺開始時，羣衆都已跑到市街上，而我們的部委負責同志，甚至反有躲避起來者。暴動後，負責同志多住在客棧，人都找不到，尤其是工會組織員，一大部分是不出來活動，願自藏匿去了，這實在是賣黨賣階級的行動，是亡黨的現象！

（按）這一節是拆穿西洋景，有目共賞的大文章，但我要奉勸讀者諸公，爲我們中國共產黨的朋友原諒，雖則號稱共產黨，應該具有三頭六臂，然而知道內容的，也還不過時世造成了新學說，幾個變相的斗方名士，做一種新鮮的鼓吹，於是一般煩悶的青年，換些空氣來發揚發揚，就是北冰洋邊的碧眼先生，也不過這麼一回事。何況倒是扁鼻頭的黃皮兒郎，所以「賣黨賣階級」，「亡黨現象」，把重大棘刺的正義，羅先生扳起了面孔教訓。羅先生是夜到底還坐在電燈如白晝的小洋房裏發號施令，所以沒跟了民衆站在市街上去，說話也沒有多大效力，嗚呼！古今來革命方法的藝術，雖有新鮮與陳舊之分。說穿了，誰也不過爾爾，陳舊的方法，用錢來買窮苦的民衆去當兵，其結果，多費錢，而拔兵自家的叫做軍閥，軍閥的大成功，便是太祖高皇帝。共產黨的新鮮方法，用高漲的熱情，來買無產階級去當民衆，其結果，用錢過少，而拔民衆自家的，叫做民衆領袖，其大成功，便是第三國際的委員長。公私度狹，當然有些兒不同，却難說有多大的差別。所謂「羣衆都已跑到市街上，而我們的部委……」羣衆自羣衆，部委自部委，何等分明。又所謂「尤其是工會組織員」，工會自工會，組織員自組織員，又何等分明。

所以爲羣衆而革命，爲無產階級而革命。戴上的面具，原同子惠元元，平等自由博愛，一樣的好聽。可惜汪先生付託陳獨秀李立三一類的大人物做起來，難道不是用羣衆來做工具，用無產階級來做工具，還有第二句話麼？所以買羣衆來當兵，還給他一些步伐，一些訓練，并勉力些，給他一些精良器械，然後叫他去當軍閥及帝國主義者的機關槍，或者有些。乃驅不費一錢的民衆，叫他站到街上去，把熱情來抵當機關槍，除了部委躲起來，組織員藏匿起來，讓民衆去血肉橫飛的大慘，有什麼第二方法呢？若說借此血肉橫飛，就可以做大登廣告的方法，這方法，就是我們家鄉強丐硬討，開膛破肚的方法，這未免太陳舊了罷？

汪先生呀！注意方法的選擇罷！（這第十二號的區秘通信，還有兩段，因無關革命方法，當再於別處選引了。）

用真憑實據再與汪先生商榷（二）

吳稚暉

左派左派何處有左派

踏破鐵鞋無覓處

却在人家頭笑中

左右派之分，爲各國議會中極尋常之名稱，大都在野而與政府黨爲敵者，卽爲左派，又據理論過高，曲高而和者寡，常處於在野黨之左，卽所謂極端左派，所以左派亦含有進步的，急激的，及革命的，或不妥洽的之意味。所謂右派，便有穩健的，妥洽的之意味，意味皆從比較而感生。到底左派真是前進，或是橫決；右派真是落後，或是適當，不能一言而定。况一涉氣矜用事，專以感情分左右，設有兩人于此，一則醉舞婆娑，一則凝思獨坐，卽無人不能定前者爲左派，後者爲右派，而左右尙何價值之有？今共產黨之分人左右，而國民黨之左右自命。大都如此膚泛。否則列甯史達林等右派也。何以執大權？脫落斯基等左派也。何以屏不用？則可見革命之進行，不必一味向左，而左亦止是更急於右，（或者犯了幼稚病）而不必竟勝於右。

雖然，汪先生國民黨也，國民黨本是急先鋒，本是暴徒，果其偏左，自亦同輩所贊同。但是可憐極矣，如我上文所舉左右之理論，尙爲我等癡人說夢，若共產黨心中目中之左右派，不過一種開頑笑之分化作用。所謂第三國際者，嗚其無賴鮑羅廷陳獨秀輩，造作左右名目，鑽入豬精腹內，舞其金箍棒，所謂左派者，便同誰給什勇巴圖魯，誰賞三眼花翎。所謂右派者，便是

誰爲名教罪人，誰爲斯文敗類，與滿奴侮辱我輩祖宗，同一可惡。我輩仍在外國鬼子之圈套中，陳獨秀等仍實做其張邦昌吳三桂而已。所以左右派之名詞，已爲不正當之名詞，若加以爲人所侮辱，誠有受之而不怒於言怒於色者，必非丈夫矣！遙憶汪先生對客揮筆，奮筆而書曰：「革命者向左邊來！」態度則英雄矣，情形實癡愚也。如其不信，請以他們的真憑實據見貢：

他們所謂區秘通信第十四號者，題目則爲「最近全國政治局面及革命運動的趨勢」。不知究有幾頁，所搜得者，止存前四頁。故亦不悉其月日，惟以詞意度之，當在三月上旬，黨軍正入浙境時也。其首三頁皆述當時南北情形，與本題無關，今止錄其後一頁之詞如左：

「因此，現時國民黨內部的鬥爭，已成爲革命中最嚴重的問題。國民政府之遷南昌，改訂省黨部選舉法，摧殘工農運動，種種問題，都是這個右派潮流中最顯明的事實。我們處在這個右傾局面之下，必須拿出向右進攻的決心，無論任何方面，都不能讓步，因爲讓步就是斷送革命，而且必須在國民黨中的鬥爭勝利後，才能剷除社會右派之內應，才能戰勝社會的右派。我們在這個鬥爭中，須注意下列二點：

(一)不可使這個鬥爭，簡單成爲西披與國民黨的鬥爭，無論在任何鬥爭中，都要拉出左派與左派聯合進行。

(按)說到理論，終是堂皇正大，一涉方法，便手段來了。若「簡單成爲西披與國民黨的鬥爭」，西洋景馬上拆穿，所以要請左派出來緩衝，天生左派，是他們掩護了進行的工具。左派左派，何處有左派。西披先生們自寤寐以求之矣，倒是汪先生替他們寤寐以求之，得無報其「聯合」之雅誼乎，誠待朋友如此其忠且謹矣！

(二)所謂與左派合作，是要以我們作主體，使左派來幫助我們，不是要左派爲主體，我們去助他們；因爲左派的力量，現在還是渙散與軟弱，所以必須要我們去領導他們鬥爭，作他們的先鋒，以前在國民黨中的鬥爭，只是要左派出頭去幹，我們只在後面出主張，左派力弱，所以往往失敗，這不但使革命工作受了影響，而且是左派抱怨我們，今後務必改正這個錯誤，在鬥爭中，形式上是左派與右派的衝突，而不是簡單西披與國民黨的鬥爭，在實際上要我們去衝鋒，領導着左派前進。

(按)看了上牢截，因爲現在左派還是渙散與軟弱，所以替他衝鋒，真是一片好意。

直看到形式上不是簡單如何如何？則骨子裏止是簡單的如何如何？左派左派，止待你團結起來，便供人家在後面出主張，形式上替人出頭去幹，而左派真上好工具，嗚呼左派！

「我們要領導左派向右進攻，必須要有具體的行動政綱，向左派領袖提出，向左派羣衆宣傳，這個行動政綱，已規定下列七條：一，統一國民政府，遷都武漢；二，繼續北伐革命戰爭，殲滅直軍閥，召集國（以下缺）」

（按）規定七條，可惜只剩兩條，否到必又大有可觀。

在區秘通信第十二第五節，題目爲「我們的工作」，共分十款，今錄其二九兩款如左：

「（二）準備第二次武裝暴動，要對羣衆解釋，武裝暴動，是以擴大的民衆的熱情，跑到街市，隨時隨地以奪取武裝，以打倒敵人的勢力，建立自己的政府等意義。」

（按）建立自己的政府，請讀者記好！

「（九）加緊國民黨工作，甲，培養左派領袖；乙，發展國民黨員，以取得小資產階級的羣衆，做工人運動的，應同時注意到他的同盟者。」

(按)小資產階級，乃是工人的同盟者；左派領袖，乃是西披衝鋒時的同盟者；國民黨，乃是共產黨不能簡單出頭時之同盟者。同盟者！同盟者！都是進行中之工具，圖窮而匕首見，止是供他們做工人運動，建立自己政府，可憐國民黨，止配作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不自慚形穢，真是汪先生常罵別人的所謂「無恥」！又有人說，共產黨遮斷工會，不與令國民黨作緣，亦在夾縫中躍然見告。培養左派領袖，培養得妙，想來用的方法，便是南京便宜坊的填鴨法，一笑。爲徐季龍鄧演達則得之，真難乎其爲汪精衛矣。

又有中央政治局致湘鄂贛等區委同志書，共五頁，第四頁上有一段，錄之如左：

『並且我們已有七千黨員，二三百萬革命羣衆，至少比右派的勢力大得多。毫無疑義的，可以站起來爭取革命領導權。我們若不肯當衝，而讓左派當衝，便是讓小資產階級領導革命，小資產階級永遠不能領導革命！』

(按)好了，左派就算破產，不能領導革命，而且永遠，汪先生用九牛二虎之力，尙寤寐以求之，真所謂寤則立直了做夢，寐則睡倒了做夢，自覺氣順言宜，豈知貽笑大方！

以上零星摘引，左派之醜態畢露，讀之而不爲左派作三日嚔者，必非人情。更有朋友，於本

年一月時，見西披朋友讀一報告訖，即隨手扯碎，置於字籠，此友俟客散，乃就字籠中取出，黏貼而讀之，則為開會傳單一紙，區秘通信第七號兩紙，僅破裂十許字，今先錄傳單如左：

望兄

茲定於本星期六「元旦」上午八時在楊樹浦榆林路東首路北錦福里第二弄第三家「由外白渡橋乘公共租界八路或九路電車至老怡和紗廠下車，往北直下步行，直到會場約經二十分鐘。」開活動分子會，望兄準時出席，并嚴守下列諸條件：

- 一、不准遲到或缺席。
- 二、不准穿西裝。
- 三、不准在路上訪問。（老怡和紗廠下車後有樞密交通等候指示。）
- 四、路上遇見同學，不准招呼。
- 五、老怡和紗廠下車後，不准乘坐黃包車。

朱紳 十二月三十日

更把區秘通信兩大紙，一氣載完在下面，後再加按語。（原本橫寫右行，今改直寫下行。）

「區秘通信七號」

最近中■特別會議，關於國民黨左派問題議決案。

我們黨內對於國民黨左派，有三種意見：一，中央以爲國民黨中實有左右派的區別，有許多仍然代表地主劣紳土豪等封建勢力的利益與思想的分子，固然是右派，其代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理想者，仍然徘徊於買辦地主與工農羣衆的利益之間，有時還偏向前者，他們對於民族運動，固然調子唱得還高，他們始終公開的，或不公開的，主張軍事獨裁，而不贊成民衆政權，在民主革命的意義上，這般人也只能屬之右派；其站在民主主義上，代表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這些最大多數民衆的利益與思想，而反對封建勢力者，才是左派。中央以爲國民黨中這兩派不同的分子存在，乃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二，在廣東的同志，多否認國民黨有什麼左派，他們的意思是說：「只有一般被壓迫的工農商學各界民衆，是真正左派。只有在爲民衆本身利益日常生活奮鬥，可以做成真正的左派勢力。現在只種上層某人某人爲左派，是滑稽不可靠的。」他們又說：「只贊成有解決土地問題的人，將來或形成左派，現在沒有左派。」他們以爲現在既然沒有真正左派，我們若因爲幫助一些滑稽不可靠的

左派，去得罪右派，便是一件上當的事。三、十月中央聯席會議，黨團的意見，似乎是立在中央和粵區同志的中間，他們否認現在的國民黨有真正的左派，和粵區同志的意見一樣。可是同時他們却承認有所謂「準左派」。他們說：「過於忽視眼前上層的左派作用，於實際工作上，有許多難行之處。」「這種準左派的軟弱搖動不一致，是不必過分悲觀的，在沒有羣衆的時候，在上層自然只能有這種左派，而他們剛一組織的時候，便只能有這樣的東西。但這種準左派，對於國民革命，是有相當作用的，民校改組後，左右派之分化，促進國民革命之發展不少，因為準左派的右派鬥爭，事實上不能不接近我們，而且不能在主張上與右派一致，而且有時爲着要得羣衆的力量，以抗拒右派，不能不比較的站在民衆方面。」他們這些見解，確有點與粵區同志不同。但他們所說「真正能夠負擔國民革命者，只有真正的左派，即是說一般被壓迫的學生商人農民市民手工業工人。」這一類的話，又完全和粵區同志意見一樣，而却未曾拿解決土地問題，做真正左派的標準，他們這些錯誤觀念，是很容易看出的。現在不能拿贊成解決土地問題，做真正左派的標準，因爲土地還未有問題，目前的農民問題，是減租減息，組織自由，武裝自衛，反抗土豪劣紳，反抗苛稅雜捐，這些迫切的要求，若

引導農民從這些要求的實際爭鬥，到研究室礙的土地問題，便是停止爭鬥。若希望馬上就有一個贊成解決土地問題的左派出現，比希望現在的左派，能夠實際助農民目前爭鬥，更爲幻想。我們對於國民黨左派的概念，只是其現在分子中，那些比較左傾些，而不是一個固定標準，高懸空中的未來派，若說只有一般被壓迫的工農商學各界民衆是真正左派，是混淆了社會的左派，和國民黨左派的區別，更爲可笑。

我們要記得，從與中會到現在的國民黨，他們的進化，是有時間性的。所謂左右，乃比較之詞，並沒有固定的界說。社會的左右派，和一個政黨內的左右派既然不能混同，贊成解決土地問題的國民黨左派，現在又還未成胎，所以只好承認一些贊成繼續孫中山廖仲愷的聯俄聯共和輔助工農這三個政策的分子是左派，反對者便是右派。不必像王麻子張小泉陸稿薦一樣，嚴格的去分別什麼算真正左派與準左派。

爲什麼說他們不算真正左派呢？因爲他們沒有具體的政綱麼？十月聯席會議後，已經有了。因爲他們還未形成有確定政策的一派嗎？那麼根本批評起來，整個的國民黨，還未形成一個有確定政策的政黨。因爲他們時常搖動不一致麼？小資產階級的根性，永遠是搖動不

一致的。因為他們沒有中心領袖嗎？汪精衛還未死。因為他們沒有武力嗎？（據毛潤之同志報告在粵同志，有人說右派有兵，左派沒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這更是笑話，而且實際情形，並不像表面那樣簡單。因為他們沒有羣衆嗎？不是他們沒有羣衆，只是羣衆和領袖離着。因為他們只是一個傾向而不是一個團體嗎？他們也和右派一樣，有領袖有羣衆，而且比右派更有領袖，汪精衛一回，便會形成比右派更大的團體。因為左派現有的政綱，已不能滿足農工要求麼？這顯然不是事實，農會組織，減租減息，武裝反抗土豪劣紳等，左派的政綱，是農民羣衆迫切的要求。因為他們只是口頭上的左傾，在行動上不能站起來貫徹主張麼？這固然是現有左派的弱點，然而也不能說他們始終沒有左傾的行動，即令僅言論上的思想上的左傾，已經在革命運動的影響上，在我們與國民黨合作的關係上，都有重大的意義。

我們為什麼要承認有左派呢？不但左派存在是事實，並且我們和國民黨合作的重要關鍵，我們當然不可不信現在已經有一個強固負責任的左派。可是只有一些和右派不同，不能和右派合作的左派，做我們和右派間的緩衝，也有很大的作用。否認左派的結果，我們只

有兩條出路：一是與右派合作，隨着右派壓迫工農羣衆。一是由我們領導羣衆，直接和右派衝突，既然沒有左右派的分別，我們和右派衝突時，便表現出來是西披和整個國民黨衝突，帝國主義者及國內一切反動派，都願意我們走這兩條路，粵區同志現時所走的就是這兩條路，他們否認左派之存在，恐怕因為特別幫助他們得罪右派而上當，自然不必特別和他們親密合作，他們感覺得我們未開了，也恐怕上了我們的當而孤立，自然只得站在右邊去，來對付我們，這是客觀上必然的結果。這種否認左派的謬誤理論，已在廣東收了惡結果，粵區同志若不即早改正，別的地方黨部若不即早防閒，會釀成莫可挽救的極大損失！

因此，中央會議堅決的反對同志中否認國民黨現在左派之謬見，堅決的主張國民黨中確有左派存在，雖然他們動搖軟弱不一致，堅決的主張要努力鞏固和發展國民黨左派的勢力，幫助他們獲得黨的和政府的領導地位（不是獨佔）并且幫助他們獲得他們的羣衆（革命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農民）。

至於怎樣幫助他們，應有上中下三層的幫助方法。第一，對於他們幫助他們的上層領袖，是斷斷不可忽視的，我們要幫助左派的領袖，在中央，在地方，都有結合，有理論，有羣衆，有力

量，有政權，有黨權，若只有左派羣衆，而無領袖，則仍然是C P的羣衆，而不是國民黨的羣衆，和右派衝突的時候，將仍然形成西披和國民黨的衝突，而不能明白表現出來是左派和右派們衝突。我們幫助左派領袖，和我們合作的條件，他們固然要繼續孫中山廖仲愷的二個革命政策，我們也須要顧及他們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對他們有所讓步，尤其是農工運動的實際爭鬥中，不可幻想他們能夠和我們取同樣的態度，我們對他們的讓步，畢竟比對右派可以少些，所以他們有力量，我們和國民黨合作時代的衝突，才可以少些。第二，我們要在社會下層中，即手工業工人店員及農民羣衆中，他們自身才有力量，站得起來和右派對抗，才能夠減輕他們覺得西披馬上就會奪他們的江山的忌妬與疑懼。並且有了左派羣衆，尤其是黨內的左派羣衆，才能夠推動左派領袖左傾，減少其軟弱與搖動。第三，我們要幫助左派「造成中層勢力，做上層左派領袖和下層左派羣衆間的鏈鎖」，即是幫助左派設立黨校，宣傳員講習所，工人運動講習所，農民運動講習所等，以養成他們接近羣衆的人才，以打通左派領袖與羣衆間的隔離，我們對於左派，這上中下三層幫助，如果都能充分做到，將來的左派，必然比現在更有力量，和我們聯合抵抗右派。

至於怎樣幫助左派結合，我們應取下列方針：一，我們贊成左派的結合，有獨立的政綱與章程。二，在左右派未甚分化，須有顯然衝突的地方，或右派沒有力量的地方，只宜有少數比較可靠的左派領袖之結合，我們幫助這些領袖，抓住整個的黨部，在中央左派領袖領導之下，執行左派政策，不必進行左右派黨員羣衆的結合。三，在左右派衝突的地方，則宜用學校講習所新聞社學術研究會軍樂部等形式，結合左派羣衆的許多小團體，於左派領袖領導之下，不宜有整個的結合形式，更不宜有集中的組織，惟可由左派領袖時常召集這些小團體的代表，開聯席會議，西披亦可正式派代表參加此聯席會議，西披分子不必公開的加入這些小團體。

現在左派的結合，已經有了幾種組織。一種是甘乃光等在十月聯席會議後結合的，加入的多半是出席聯席會議的各省代表，散會後回到各地，担任通信員，他們有了聯共聯俄，反對西山會議派，擁護孫中山廖仲愷的工農政策，擁護汪精衛爲領袖，這四條政綱，而尙沒爲組織的名稱和章程。又有一種是黃埔學生發起的「左社」，他們有獨立的章程，對於社員以外的人，須守秘密，有沒有獨立的政綱，十月聯席會議所決定的最近政綱，這個「左社」

已在湖南湖北開始發展，加入了許多不得志的政客，帶了濃厚的地方性，在湖南「左社」分子，更因反唐（生智）而反共，我們不能承認這個「左社」完全是左派分子的結合，我們對於□□尚未反共的「左社」分子，應警告他們，不便有獨立的章程，不宜急于成立整個的組織，不必亂□□左派份子及失意的政客加入。對於各地方已反共的「左社」應聯合未加入「左社」的分□□以打擊朱紳秘書處一月三號。」

（按）這一篇大文章，要知共產黨待國民黨之真相者，不可輕易讀過，雖此處彼處，披露其零星秘密之記載，其終究欲消滅國民黨之計畫，無不可以概見，然終不如此篇之詳盡，且他處儘管有言外之意，尙爲左派諸公慶幸，國民黨亡黨而後，諸公必可如蛤爲蠅所負，豈知此篇所告，左派則爲小資產階級之代表，必不足當高明最後之一顧也。

共產黨之所最注意者則爲廠工，廠工彼之革命主力軍隊也。而彼所最痛心者則爲農，因農亦小資產階級，逼住列寧主義失敗，忍恥而以新經濟政策騰笑於世界者，即農爲之梗，故以被壓迫的學生商人市民手工業工人，皆歸納于革命的城市小資產階級

知識份子連同農民，都算左派的羣衆，即所謂「并且幫助他們（左派）獲得他們的羣衆」是也。更立表以明之如左：

國民黨左派的羣衆（皆被壓迫的或革命的）

城市小資產階級——商人（店員）市民

手工業工人

智識分子——學生

農民

此國民黨左派的羣衆，亦即區秘通信第十二號所稱「做工人運動的，應同時注意到他的同盟者」之同盟者，同盟者而已。共產黨並不認商人，市民，手工業工人，學生，農民，爲他們本系之人物，同盟者之意，亦即如國民黨左派一樣，暫充緩衝工具而已。

共產的羣衆

廠工

共產黨之苦處，未到時候，要拿出共產黨的旗子來號召，必遭羣起反對之危險，故必

隱於國民黨之背後來進行，然要行彼之革命，必要把也有革命性，異乎彼之革命分子滅絕，才可以毫無抵抗。所謂也有革命性的分子，又即國民黨，於是不得不將國民黨分化，就把國民黨的一部分來，打倒又一部分，屢次分化，屢次打倒，愈打愈少，迨時機已熟，便一齊打倒，把自己出頭。因而利用人之虛榮心，愛好心，立起左右派之名目，形成左派則如何高明，左派之界說，則取愈近於共產黨，或有利於共產黨者定之。於是凡使左派打右派，無異乎共產黨打國民黨，然而絕不可使人感覺真是共產黨打國民黨，故必要養成左派領袖，領導左派羣衆，以與所謂右派者對壘，尤深忌共產黨自去領導左派羣衆，以與右派對壘，表現出還是共產黨打國民黨，則時機不熟而行此，他們曾致意粵區同志，「會釀成莫可挽救的極大損失。」即此次他們在上海犯了幼稚病，果然鬧出莫大的損失，幸而汪精衛還有左派迷，仍領導了武漢殘餘羣衆，替他們暫保餘喘。汪先生若果然看見了這篇區秘通信第七號的大文章，汪先生定然止好自殺，即學生們戴了小資產階級的左派高帽子，得意洋洋，亦必羞死。他們文章裏最露骨的一語，便是「我們和國民黨合作時代的衝突，才可以少些。」說明合作止是時代，便顯出必有時代，終

須不合作，到了他們要合作，於是他們自問云：『因為他們沒有中心領袖嗎？』又自答云：『汪精衛還未死？』到了彼時，不許你有中心領袖，汪精衛果還未死者，亦只好自殺了！

所謂左派的把戲，竟惡作劇如是！真用得我向來作文之秘訣，借着批評之曰：『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汪先生還在漢口替他附會什麼總理協理的三大政策，並肉麻其分類之子曰：『（一）革命之目的，更加確定而顯明。（二）革命之聯合戰線，更加擴大而鞏固。』不知做什麼夢？汪先生果然已進了共產黨，我當翹一拇指以贊之曰：『學舌還學得像，夠列陳獨秀之門牆矣。若猶止自稱為國民黨左派，定當為孫中山先生伸手一擱，跌出三丈外也。（並非懲罰，乃令跌醒頭腦耳。）』

致汪精衛對黨務建議書

張靜江

精衛四兄璧君七姊同鑒：弟本病廢海市，聊盡餘年，徒以與總理三十年之厚交，回憶前年病危在床，執手隕涕，弟亦泣不可仰，惻愴之懷，如何可諉！家國之痛，義忘生命，是以去春三月，聞廣州內部糾紛，不辭道死，刻日南行，冀稍盡其獻替。豈知弟於三月廿二日在長堤登岸，先

二日介兄已向共產黨行斷然之手段，而季兄亦飄然引去矣。弟乃憂懼不知所出，聞道路傳言，季兄之行則，因介兄未以非常之舉前告。長者爲行，不使人疑，若有不得不行之勢。聞諸介兄，彼正有深痛之隱，獨示意于弟，以爲共產黨之陰險，或有擊而不中之虞，不先告季，將失敗時，介自負之，季仍可自收其殘局。各有其分義，弟亦何言！弟到之時，介兄仍欲澈底解決，斷此亡黨之毒腕，以慰總理之靈。但弟當時與今日尙受催眠之諸公，同其見解，以爲共產黨徒病幼稚，無拳無勇，終何能爲！但當正詞以告之，誠意以結之，止其包辦之運動而約束之，必可就緒。兄姊歷來之委曲求全，卽最能待若輩以此種之血誠。乃介兄忍無可忍，既出以非常，倉卒短時之內，兄姊必有剛柔兩彊，難下斷語之痛。故弟謬願承乏短時，一爲介兄之緩衝，一待兄姊之徐歸。又一方面，弟欲以坦率疏瀹之態度，與若輩爲真誠之結合。且恃我本廢人，暫時問政，原極滑稽，毫無嫌疑之可避。因卽用整理案選舉法等明與周旋，而且時時疵議其失，盡我友道之直諫，皆示以適可而止，不應包辦。乃至今思之，弟亦愚妄可笑，欲就條文組織方面，與彼輩爲疎闊之制裁，真所謂弄斧班門，太不自量。共產黨實空買空，別無長技。彼等所設之天羅地網，使人有其誠，無可折其僞者，卽其言僞而辨，潤非而澤，工爲條文組織是也。入其條文

組織之阱，挑撥誣弄，一變再變，遂陷我于老朽昏庸，獨裁怪物之林矣。我不能不為狼狽周章，我思亦自噴飯。今乃幸其萬惡到頭，逆謀顯著，條文組織，盡失其武器，抱最後亡黨賣國之悲者，一時蜂起。而弟亦居喪銜哀，權罷日增，更人欲以老朽面目，同彼輩亦天壤視息。因此隨介兄於前數日共哀民誼，兄飛渡海西，泣求兄弟早歸。弟則不及兄弟之至，已即日拔出政潮，完我殘息，冀張目病床，以待黨之不亡，國之不賣，然後死去，乃得笑語在天之總理也。言盡于此，敬祝長途曼福！弟張人傑啓。三月十日。

與楊亦曾論夫妻制度

胡漢民

楊先生鑒

就你來書問夫妻制度一節，先說我向來的主張。我少時祇受儒教倫理學說的感化，認定一個人要有克己自制的工夫，不可為情欲的奴隸。貞操兩個字，是男女所應該共守的。所以同著幾個朋友，都謹守一夫一妻的制度。平常也沒有什麼「放誕風流」的朋友，不會遇著什麼情欲的誘惑。我們從習慣上已養成一種性子，以後稍少得些新知識，信仰人道主義和平等主義，以為無論什麼人，是不能拿人來做玩物的，想要尊重自己的人格，同時要尊重他

人的人格。人格化的戀愛，比色慾的戀愛，高深真摯得多，有這種見解，更覺得以前的操行沒有錯繆，所以一夫一妻的制度，對於我自己，不成問題。有人笑我迂腐的，我固然沒得閒去計較。就有人說我還是一種迷信的，我也樂受。

至於社會上一般制度，應該怎麼樣，現在還是研究未決的問題。就我所知，近來最有名反對夫妻制度的瑞典耶倫伽女士說：『愛與結婚，時常要求個一致。如果愛情消滅，或新愛情發生，那結婚就當然失其權利，新關係在這裏不能不起。好像私有財產制度，不過表經濟生活或時代的秩序，這種時代過去，應有別的制度和它替代。一夫一妻制，也不過表戀愛生活的過去一個款式，也得因別的道德和習慣來解除。』這些話在理論上，都是極充分的。世界原本沒有一種制度可永久不變的，存在與否，只看他和時代社會適合與否；就是革故鼎新，也不離這個法則。照現在中國人的程度，遽然說到可以打破結婚制度的話，恐怕近於武斷。故此講女子解放問題的，總以著手教育為第一義。其實不止女子片面，就是男子的解放，於教育上也要費許多工夫。那耶倫伽女士所謂「因別的道德和習慣來解除」，如有這種道德和習慣，連萌芽種子都沒有，憑空說解放，那能有成功的希望！耶倫伽女士又說：『我們不想拿一

時的情念，做離婚的理由。要有偉大的真愛，纔是正當。這裏就很難下界說。普通人的戀愛，每因他的官能來決定。性慾的關係上，最易使人變易無常。一時的情念多，偉大的真愛少。只讓人隨便藉口，就不是提倡理想主義的本意。

蔡民友先生說：「取予之間一介不苟者，乃可言其產；男女之間一事不苟者，乃可言自由戀愛。」固然爲提倡主義人的說法，要他自治謹嚴。然而一般社會的知識道德，要有相當的程度，也就可見。社會主義是勞働神聖，有人却看做可以游手坐食。社會主義是戀愛神聖，有人却看做可以縱慾荒淫。這種不是社會主義的罪過，還是借着自由行惡的人的罪過。我前十幾年在星加坡做過一篇文章，說社會問題不外飲食男女兩件事。却是男女的問題，比較複雜。打破婚姻制度，總得在解決其他問題之後。當時說這種話，可惜沒有事實上的證明。

最近看到日本武者小路的新村生活，已經實行共產；而一夫一妻的關係，還是保存。那俄國最新的憲法，也沒有完全打破婚姻的制度。他們難道就以此爲理想的究竟；不過看得社會現實的過程，不能蔑視，就不能不取相當的手段辦法。

以上大略說明我的主張，還請將建設第一號執信兄答心社友人的信，參合一看。至於政

客游民，冒稱勞勳，確是眼前的怪現象，來書罵得痛快。但是這種假招牌，是挂不得許久的；社會明白了，馬上不容他瞎說八道。我們祇看滿清的偽立憲，到頭祇是把他自家推倒，那裏讓他流毒社會！

答林琴南討論倫理文學

蔡子民

琴南先生左右：

於本月十八日公言報中，得讀惠書，索劉應秋先生事略；憶第一次奉函時，曾抄奉趙君原函，恐未達覽，特再抄一通奉上，如荷題詞，幸甚！

公書語長心重，深以外間謠諑紛集爲北京大學惜，甚感！惟謠諑必非實錄，公愛大學，爲之辨正可也；今據此紛集之謠諑而加以責備，將使耳食之徒，益信謠諑爲實錄，豈公愛大學之本意乎？原公之所責備者，不外兩點：一曰，「覆孔孟，剷倫常。」二曰，「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字。」請分別論之：

對於第一點，當先爲兩種考察：（甲）北京大學教員，曾有以「覆孔孟剷倫常」教授學生者乎？（乙）北京大學教授曾有於學校以外，發表其「覆孔孟剷倫常」之言論者乎？

請先察「覆孔孟」之說：大學講義，涉及孔孟者，惟哲學門中之中國哲學史，已出版者，爲胡適之之中國上古哲學史大綱，請詳閱一過，果有「覆孔孟」之說乎？特別講演之出版者，有崔懷瑾君之論語足徵記，春秋復始，哲學研究會中，有梁漱溟君提出「孔子與孟子異同」問題，與胡獻青君提出「孔子倫理學之研究」問題，尊孔者多矣，寧曰覆孔？

若大學教員，於學校以外，自由發表意見，與學校無涉，本可置之不論；當姑進一步而考察之，則惟新青年雜誌中，偶有對於孔子學說之批評，然亦對於孔教會……等託孔子學說以攻擊新學說者而發，初非直接與孔子爲敵也。公不云乎？「時乎井田封建，則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無流弊；時乎潛艇飛機，則孔子必能使潛艇飛機，不妄殺人；衛靈問陳，孔子行，陳恆弑君，孔子討；用兵與不用兵，亦正決之以時耳。」使在今日，在拘泥孔子之說，必復地方制度爲封建，必以兵車易潛艇飛機，聞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曰必討之，豈非昧於「時」之義，爲孔子之罪人，而吾輩所當排斥之者耶？

次察「亂倫常」之說：常有五仁，義禮智信，公既言之矣；倫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其中君臣一倫，不適於民國，可不論；其他父子有親，兄弟相友（或曰長幼有序），夫婦有

別，朋友有信，在中學以下修身教科書中，詳哉言之；大學之倫理學，涉此者不多；然從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鬪，夫婦無別，朋友不信，教授學生者。大學尙無女學生，則所注意者，自偏於男子之節操；近年於教科以外，組織一進德會，其中基本戒約：有不嫺，不娶妾，兩條，不嫺之戒，決不背於古代之倫理；不娶妾一條，則且視孔孟之說爲尤嚴矣。至於五常，則倫理學中之言仁愛，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詐，而一切科學，皆爲增進知識之需；甯有剗之之理歟？

若謂大學教員，既於學校以外，發表其「副倫常」之主義乎？則試問有誰何教員，曾於何書，何雜誌，爲父子相夷，兄弟相鬪，夫婦無別，朋友不信之主張者？曾於何書，何雜誌，爲不仁，不義，不智，不信，及無禮之主張者？公所舉「斥父母爲自感愆，於己無恩」，謂隨園文中有之。弟則憶後漢書孔融傳路粹枉狀表融有曰：「前與白衣禰衡佚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孔融禰衡並不是損其聲價，而路粹則何如者？且公能指出誰何教員，曾於何書，何雜誌，述路粹或隨園之語，而表其極端贊成之意者？且弟亦從不聞有誰何教員，崇拜李贄其人而願捨其唾餘者？所謂「武嬰爲聖生，卓文君爲賢媛」，何人曾述斯語，以號於衆，公能證明之歟？

對於第二點，當先爲三種考察：（甲）北京大學是否已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乙）白話果是否能達古書之義？（丙）大學少數教員所提倡之白話的文字，是否與引車賣漿者所操之語相等？

請考察「北京大學是否已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大學預科中有國文一課，所據爲課本文，曰模範文，曰學術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練習之文，皆文言文也。本科中有中國文學史，西洋文學史，中國古代文學，中古文學，近世文學，又本科預科皆有文字學，其編成講義而付印者，皆文言文也。於北京大學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爲白話體者，惟胡適之君之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而其中所引古書，多屬原文，非皆白話也。

次考察「白話是否能達古書之義？」大學教員所編之講義，固皆文言文矣；而上講壇後，決不能以背誦講義塞責，必有賴於白話之講演，豈講演之語，必皆編爲文言而後可敷？吾輩少時，讀四書集注，十三經注疏，使塾師不以白話講演之，而編爲類似集注類似注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輩其能解乎？若謂白話不足以講說文，講古籀，講鐘鼎之文，則豈於講壇上，當背誦徐氏說文解字繫傳，郭氏汗簡，薛氏鐘鼎款識之文，或編爲類此之文言而後可，必不容以白話

講演之歟？

又次考察「大學少數教員所提倡之白話的文字，是否與引車賣漿者所操之語相等」白話與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內容一也；天演論，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話也，而嚴幼陵君譯爲文言；少仲馬迭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說，皆白話也，而公譯爲文言；公能謂公及嚴君之所譯，高出於原本乎？若內容淺薄，則學校報考時之試卷，普通日刊之論說，儘有不值一讀者，能勝於白話乎？且不終引車賣漿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識丁之宗室，其能說漂亮之京話，與紅樓夢中寶玉，黛玉，玉相瑤，其言果有價值歟？熟讀水滸，紅樓夢之小說家，能於續水滸，傳紅樓，復夢等書以外，爲科學哲學之講演歟？公謂：「水滸，紅樓，作者，均博極羣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爲古文，亦並不能爲白話。」誠然！誠然！北京大學教員中，善作白話文者，爲胡適之錢玄同，周啓孟諸君；公何以證知爲非博極羣書，非能作古文，而僅以白話文藏拙者？胡君家世從學，其舊作古文，雖不多見，然即其所作中國哲學史大綱言之，其了解古書之眼光，不讓於清代乾嘉學者；錢君所作之文字學講義，學術文通論，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譯之「域外小說」，則文筆之古奧，非淺學者所能解；然則公何寬於水滸，紅樓之作者，而苛於同時之胡

錢周諸君耶？

至於弟在大學，則有兩種主張如下：（一）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與公所提出之「圓通廣大」四字，頗不相背也；無論有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尙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此義已於月刊之發刊詞言之，抄奉一覽。（二）對於教員，以學詣爲主；在校講授，以無背於第一種之主張爲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例如復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辯而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爲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籌安會之發起人，清議所指爲罪人者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爲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聽之詩詞，以納妾挾妓爲韻事，以賭爲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並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爲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會譯有茶花女，迦茵小傳，紅礁畫，凝錄……等小說，而亦曾在各學校講授古文及倫理學，使有人詆公爲此等小說體裁講文學，以挾妓姦通爭有夫之婦講倫理者，甯值一笑歟！然則革新一派，即

偶有過激之論，苟於校課無涉，亦何必強以其責任歸之於學校耶？此復，並候著祺！

致北大學生函

蔡子民

諸君自五月四日以來，爲喚醒全國國民愛國心起見，不惜犧牲犧牲神聖之學術，以從事於救國之運動。全國國民，既動於諸君之熱忱，而不敢自外，奮起直追，各盡其一分子之責任。即當局亦瞭然於愛國心之可以救國，而容納國民之要求。在諸君喚醒國民之任務，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社會上感諸君喚醒之力，不能爲筌蹄之忘。於是開會發電，無在不願與諸君爲聯帶之關係，此人情之常，無可非難。然諸君自身，豈亦願永羈於此等聯帶關係之中，而忘其所犧牲之重任乎？

世界進化，實由分功，凡事之成，必資預備。即以提倡國貨而言，販賣固其要務，然必有製造貨品之工廠，與培植原料之農場，以開其源。若驅工廠農場之人材，而悉從事於販賣，其破產也可立而待。諸君自思！在培植製造時代乎？抑在販賣時代乎？吾國輸入歐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繼而練軍，繼而變法，最後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其言教育也，始而專門技術，繼而普通學校，最後乃始知純粹科學之必要。吾國人口，號四萬萬，當此教育萬能科學萬能時代，得受普

通教育者，百分之幾？得受純粹科學教育者，萬分之幾？諸君以環境之適宜，而有受教育之機會，上有研究純粹科學之機會，所以樹吾國新文化之基礎，而參加於世界學術之林者，皆將有賴於諸君。諸君之責任，何等重！大今乃為參加大多數國民政治運動之故，而絕對犧牲之乎？抑諸君或以喚醒同胞之任務，尙未可認為完成，不能再為若干日之經營；此亦非無理由，然以僕所觀察，一時之喚醒，按止此矣，無可復加。若令為永久之覺醒，則非有以擴充其知識，高尙其志趣，純潔其品性，必難倖致。

自大學之平民講演，夜班教授，以至於小學之童子軍，及其他學生界種種對於社會之服務，固當為一般國民之知識。若志趣，若品性，各有盡力矣，苟能應機擴充，持久不怠，影響所及，未可限量。而其要點，尤在注意於自己之知識。若志趣，若品性，便有左右逢源之學力，而養成模範人物之資格，則推本尋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學問為第一責任也。且治政問題，因緣複雜，今日見一問題以為至重要矣，進而求之，猶有重要於此者。自甲而乙，又自乙而丙丁，以至癸子等等，互相關聯，故政客生涯，死而後已。今諸君有見於甲乙之相聯，以為畢甲不足，畢乙而後可；豈知乙以下之相聯而起者，會無已時！若與之上下馳逐，則夸父逐日，愚公移山，永無躊躇。

蹉滿志之一日，可以斷言。

此次世界大戰，德法諸國，均有存亡關係，罄全國勝兵之人，為最後之奮鬥。平日男子職業，已由婦女補充，而自小學以至大學，維持如故。學生已及兵役年限者，間或提前數月畢業，而未聞全國學生均告奮勇，舍其學業，而從事於軍隊，若職業之補充。豈彼等愛國心不及諸君耶？願諸君思之！

僕自出京，預備杜門譯書，重以臥病，遂屏外緣。乃近有恢復五四以前教育原狀之呼聲，各方面遂紛加責備，迫以復出，僕遂不能不加以考慮。夫所謂教育原狀者，豈有外諸君專研學術之狀況乎？故諸君果已抱有恢復原狀之決心，則往者不諫，來者可追。儻為教育前途起見，雖力疾從公，亦義不容辭。讀諸君十日三電，均以力學報國為言，懇懇懇懇，實獲我心。自今以後，願與諸君共同盡瘁學術，使大學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國之文明前途，百年大計，諸君與僕等當共負其責焉。

覆章太炎書

蔡子民

惠電均悉。年來國內鼎沸，由於養兵之太多，駐防式之軍隊，弟之痛恨，豈減諸公裁兵計畫，

將汰留少數節制之師，以固國防；土著且去，而况駐防。惟南北對峙，擁兵者有所藉口，增招不遑，何從言裁？

溯西南舉兵，昌言護法，一由於國會被非法解散，二由於北方總統由非法議會舉出。二因不去，則雖有圓滿之分贖條件，南方當局，無法承認。今徐世昌已告退，而前被解散之議會，亦已恢復，則前此舉兵之二因，均已消滅。不乘此時停止兵事，謝去非常國會權宜選舉之總統，使南北兩方留滯之議員，共同集會，免不足法定人數之缺點，以完成憲法；而必戀此權宜之局，以延長戰禍，是以護法始，而以爭總統終，全國其謂之何！弟等一電，不過平素仰中山先生及非常國會諸議員之誠意，而爲愛人以法之勸告，明白彰著。所謂爲人傀儡者何指？若置身燬火不及之地，而鼓吹戰爭，或不免有爲軍閥傀儡之嫌疑；而且實以無知識之兵丁爲傀儡，正弟所不忍爲者耳。

弟前與諸同人，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曾表示一種公開的可以代表南北民意的南北和會。又曾與熊秉三、汪伯棠諸君合發一電，主張於恢復國會外，並由各省代表組織會議，以解決一切善後問題。若此種會議果能實現，則或取各省所主張之聯省自治，或取李石曾君所

主之南北分治，皆可於此會議中協商而決之。卽贛人治贛，浙人治浙之主張，亦儘可從容商定，初無武力解決之必要也。且卽使南北有分治之必要，南人北人，同爲中華民國國民，決非與韓日相等，李完用之喻，何所指耶？

弟所服務之北京大學，是國立的，非何等私人所專有，弟盡相當之義務，得相當之報酬。視政客之無事而食，較爲無垢，較爲無辱。二公來電，且謂身食其祿，所謂身事僞廷，皆君主時代之陳言，不意於民國十一年，猶出諸二公之口，誠非弟所能解矣！

疾痛破壞司法憤辭北大校長呈

蔡子民

竊元培承乏國立北京大學校長，雖職有專司，然國家大政所關，人格所在，亦不敢放棄國民天職，漠然坐視。

數日以來，報章所紀，耳目所及，舉凡政治，所有最卑鄙之罪惡，最無恥之行爲，無一不呈現於國中。國人十年以來，所最希望之司法獨立，乃行政中樞，竟以威權干涉而推測之。最可異者，鈞座尊重司法獨立之明令朝下，而身爲教育行政長官之彭允彝，卽於同日，乃干涉司法獨立，與踐躪人權之提議，且已正式通過國務會議。似此行爲，士林痛恨，僉謂彭允彝此次自

告奮勇，逾越權限，無非爲欲見好於一般政客，以爲交換同意票之條件耳！

元培目擊時艱，痛心於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爲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在此種教育當局之下，支持教育殘局！以招國人與天良之譴責！惟有奉身而退，以謝教育界及國人。謹此呈請辭職，迅予派員接替，立卸仔肩。

致程潛請勸阻鄂軍東下函

白崇禧

頤公總指揮賜鑒：令姪博儀業已安全離滬，承其馳赴贛處，意欲言謝，行至中途，因病而止。又復令其介弟俊清前來面達一切，彬彬有禮，令人起敬。尤足以徵我公平家教之深，甚爲佩仰！博儀兄病愈後，如肯屈在敝部幫忙，極表歡迎，不願則不敢相強，乞公及令姪裁奪之！

我攻魯各路，遠叨德威，尙屬順利。滕縣費縣沂水莒縣日照以南地區，先後佔領。沂州敵人方永昌軍，亦被禱部包圍，不日當可解決。馮公頤章派遺鄭總指揮大章，統率步兵兩萬，騎兵三旅，已由曹州進攻濟甯。周蔭人部將，陳以綏陸殿臣兩軍，近在膠濟路東段樹我黨旗。孫傳芳部將，自鄒城敗後，亦多遣使輸誠。魯張以殘敗之餘，當四面楚歌，何能久持。倘我全黨兵力一致北進，直搗幽燕，統一全國，指顧間事。乃前聞在豫友軍，中道回師，深爲惋惜，近更聞武漢

友軍，已經東下，進逼皖西。如所傳非虛，則是大敵未除，蕭牆禍起，戈操同室，予敵可乘。我公於此，能不痛心！鄂中武裝同志，愛黨愛國，豈忍出此！我公黨國柱石，敬乞方勸諸同志，以黨國爲前提，勿爲共黨所利用，並請漢口一致清黨，蓋共黨之足以致國家民族於危亡，及陰謀挑撥蜚語中傷之技倆，已爲國人所公認，在我公尤能察其既往，無俟贅陳。數月以來，該黨之摧殘本黨，擅用黨權，屠殺湘中鄂贛各處真正民衆，聞者無不寒心。公爲湘人，想尤痛切。此次黨內糾紛之來，全係共派作俑，共黨不去，黨國難安；共派朝去，糾紛夕解。願與德公及諸同志之所求者，惟在清黨一事，其他一切問題，絕無成見。且力求避免內爭，化除私意，以期早日恢復本黨合作之舊觀，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區區愚忱，諒蒙洞鑒！

此間因鄂移軍東下，前方將士深滋疑竇，迫不獲已，亦由前線抽調一部回甯，蓋爲自衛計，不得不不出此也。願對此種醞釀內鬨消息傳來，不勝痛心疾首，寢食俱忘。深望公設法令鄂中東下之兵，返旆北進，願與德公等亦可負責挽回甯之師，繼續攻魯。黨事黨決，避免兵爭，一瞬息間，轉禍爲福，大業立就，凡我袍澤，誰不拜公之賜！我公愛黨愛國，百戰功高，謀國之忠，勝勝百倍，斡旋之義，豈忍辭勞！披瀝兩陳，佇候明教，言不盡意，諸維心照！未盡之處，擬請令姪俊清

面爲轉達。專此敬頌黨祺！白崇禧敬叩。

致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條陳取締工潮函

周鳳歧

敬肅者：本月十二日本軍因調停工潮，搜繳鎗械，不幸一部分工友受人愚弄煽惑，竟有十日衝擊本軍部，並本軍政治部，及第二師司令部之變。本軍以時在戒嚴期間，未便任令橫行，危及革命軍隊，使淞滬治安更形搖動，遂不能不正當制止，致雙方各有若干人罹於非命。事後追思，彼鼓煽肇亂之主謀，固罪不容恕，而一部盲從附和之工友，實情有可憫。本軍爲服從三民主義之軍隊，擁護農工利益，解除人民痛苦，責無旁貸。而抵滬以來，善政未加，慘變猝起，懲前毖後，急宜於政治上速圖補救，以示革命軍絕不爲擁護資產階級，蔑視農工福利之舉。鳳歧職司軍旅，未便妄干政治，然以工潮而波及軍隊，實不忍自安緘默，用特條陳數事，敬請貴會討論，倘荷公議良法，採擇施行，尤所感幸！

(一) 工人對於政治運動之盲從，由於智識幼稚，今後如何開導工人，俾知趨向，似宜迅籌職工教育之普及。臨時對於指揮工人之工會職員，尤宜注意考核訓練。

(二) 工人生活困難，爲容易滋生事變之根本原因，今後如何謀工人生活向善，似宜召

集廠主之負責者，命籌自動的改善待遇之方，並組織仲裁機關，擬訂暫行勞資規約，迅速解決一切懸案及調處未來爭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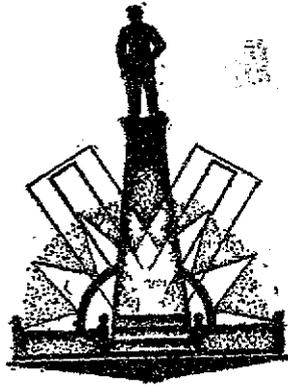
(一) 工人於工作時間以外，應令多得人生樂趣，庶可陶冶良善性靈。似宜特闢財源，儘先舉辦上海市政中關於社會設施事項。以上三端，鳳岐以為治標治本，均在其中。貴會為建設新上海之最先政治機關，凡百設施，均有提議施行之權，謹陳思慮所及者如此。至是否可行，以及如何實施，貴會必有詳細計劃，鳳岐可無喋喋也！





名人書牘菁華

當代黨國偉人作品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革命偉人書牘菁華

亞公編

〔電文〕

通告辭職舉袁電

孫中



急武昌黎副總統各省都督鑒：清帝退位，民國統一，文以革命之目的已達，當受職之始，曾有誓言，幸可以踐。此後建設之事，當讓富有政治經驗之人。袁公慰廷，委曲求全，終達吾人和平之目的，其功莫大！清帝既退，袁公宣布政見，絕對贊成共和。文是以推荐於參議院，參議院既承認文辭職，今日二時，行正式選舉，舉袁公為臨時大總統。臨時政府地點，今定南京。以袁公到南京接事日，為文解職之期。現已派專使迎袁南來，以為我國民服務。特此電聞。孫文。

辭大勳位電

孫中山

奉真電，特授文大勳位，無任慚惶！去歲民軍起義，東南十餘省，已次第光復，文甫歸自海外，其時因國內同胞，感情尚有隔閡，須急謀統一，組織臨時政府，勉從衆議，承乏南都。後賴我公以救國決心，力全大局，幾經艱苦，乃有今日。文始終因依其間，實無功可述。今承大勳，特授殊



3 0475 2754 8

45375

榮，中夜捫心，適以滋愧。且文十餘年來，持三民主義，不欲於社會上獨占特別階級。若濫膺勳位，殊與素心相違，務乞鑒茲微悃，收回成命，實深感荷！

致袁總統電

孫中山

北京袁大總統鑒：文於去年北上，與公握手言歡，聞公諄諄以國家與人民爲念，以一日在職爲苦。文謂國民屬望於公，不僅在臨時政府而已，十年以內，大總統非公莫屬。此言非第對公言之，且對國民言之。自是以來，雖激昂之士，於公時有責言，文之初衷，未嘗少易。何圖宋案發生，證據宣布，愕然出諸意外。不料公言與行違，至於如此，既憤且懣，而公更違法借款，以作戰費，無故調兵，以速戰禍。異已既去，兵燹仍挑，以致東南軍民荷戈而起，衆口一詞，集於公之一身。意公此時，必以平亂爲言。姑無論東南軍民，未叛國家，未擾秩序，不得云亂；即使云亂，而釀亂者誰？公於天下後世，亦無以自解。公之左右陷公於不義，致有今日。此時必且勸公乘機一逞，樹威雪憤。此但自爲計，固未爲國民計，爲公計也。清帝辭位，公舉其謀，清帝不忍，人民之塗炭，公嘗忍之。公果欲一戰成事，宜用於劾忠清帝之時，不宜用於此時也。說者謂公雖欲引退，而部下牽掣，終不能決。然人各有所難，文當日辭職，推薦公於國民，固有人責言謂文知徇

北軍之意，而不知顧十七省人民之付托。文於此時，迄不爲動。人之進退，綽有餘裕。若謂爲人牽掣，不能自由，苟非托辭，卽爲自表無能，公必不爾也。爲公僕者，受國民反對，猶當引退，况於國民以死相拚，殺一不辜，以得天下，猶不可爲，况流天下之血，以從一己之欲。公今日舍辭職外，決無他策。昔日爲任天下之重而來，今日爲息天下之禍而去，出處光明，於公何憾。公能行此，文必力勸東南軍民，易惡感爲善意，不使公懷騎虎之慮。若公必欲殘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東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此反對君主專制之決心，反對公之一人。義無反顧，謹爲最後之忠告，惟裁鑒之！孫文叩。

討袁通電

孫中山

北京參議院衆議院國務院各省都督民政長各軍師旅長鑒：江西事起，南京各處，以次響應，一致以討袁爲標幟。非對於國家而脫離關係，亦非對於北方而睽異感情，僅欲袁氏一人辭大總統之職，並不惜犧牲其生命以求達之。大勢至此，全國流血之禍，繫於袁氏之一身。聞袁決以兵力對待，是無論勝敗，而生民塗炭，必不可免。

夫使袁氏而未達法東南此舉，誰爲左袒。今袁氏種種違法，天下所知。東南人民，迫不得已，

以武力濟法律之窮。非唯其情可哀，其義亦至正。且即使袁氏於所謂違法，有以自解，亦決不至人民反對。徧六七省，人民心理之表見，既已如是，爲公僕者，即使自問無愧，亦當謝職以平衆怒。徵論共和政體，卽君憲國之大臣，亦不得不以人民好惡爲進退。有如去年日本桂太郎公爵，以國家柱石，軍人領袖之重，出而組織內閣，祇以民黨有所不滿，卽愴然引去，以明心迹。大臣風度，固宜如是，何況於共和國之人民公僕，爲人民荷戈以逐，而願欲流天下之血，以一己之位置哉！使袁而果出此，非惟貽民國之禍，亦且騰各國之笑。

回憶辛亥光復，清帝舉二百餘年之君位，爲民國而犧牲，當時袁氏實主其謀，亦以顧念大局，不忍生靈久罹兵革，安有知爲人謀而不知自謀者！更憶當時，文受十七省人民之付托，承乏臨時大總統，聞北軍於贊成共和之際，欲舉袁氏以謀自安，文卽辭職，向參議院推薦袁氏。當時固有責文徇國民之意，而不顧十七省人民付托之重者，然文之用心，不欲於全國共和之時，尙有南北對峙之象，是以推讓袁氏，俾民國早得統一。由是以觀，袁不宜藉口於部下之擁戴，而拒東南人民之要求，可斷言矣。

諸公維持民國，爲人民所攸賴，當此存亡絕續之際，望以民命爲重，以國危爲急，同向袁氏

勸以早日辭職，以息戰禍。使袁氏執拗不聽，必欲犧牲國家人民，以成一己之業。想諸公亦必不容此禍魁！文於此時，亦惟有從國民之後，義不返顧！臨電無任迫切之至！孫文叩。

反對北京重組參議院通電

孫中山

民國存亡，繫於約法，約法無效，民國卽亡。查約法政府，既無解散國會之權，更無國會成立後再發生參議院之理。乃北京政府於九月二十九日，忽有另組新國會，重開參議院之令，背叛約法，退化却步，爲天下笑。前者叛軍，迫散國會，係以暴力摧殘。及暴力既消，約法猶在，國會當然恢復。北京政府，果有尊崇約法，擁護共和之誠意，自應以恢復中斷之國會爲先務。其功罪若何，尙可待諸國民公決。今竟繼續叛軍之暴力，遏抑國會之再開，儼然以一己之大權，自造立法機關，修改國會組織法，及兩院議員選舉法，與袁世凱之以另召國會，欺瞞全國，而自造袁氏之參政院，修改約法，如出一轍。試問執授之權，而敢於恣睢妄行如此！約法之根本，已遭破壞無餘，而猶復曰依約法某條，其將誰欺？國會本尙存在，何事另行召集？參議院已經消滅，何得重行發生？此等行爲，諒爲有目所共見。本軍政府以恢復約法國會爲職志，除已以通令明正厥罪外，惟恐謗言亂政，淆惑聽聞，尙希諸公一致通電反對，伸正義而詘邪說！民國前

途，庶幾有孫文印江。

致外交團請否認曹錕爲總統電

孫中山

關於北京最近舉行之所謂總統選舉，余不能不特別請各友邦，注意於中國全國人民，一致反對曹錕爲中華民國總統。曹錕未受教育，目不識丁，彼之被反對及否認，不但因一九二二年二月間之北京兵變，係彼之所爲，即最近臨城劫車案，彼爲山東等省最高軍事長官，亦負主要責任。但最大原因，則爲彼之被選，係以違法及賄賂之情形致成之。此等情形，乃凡屬思想舉動文明之國家，所認爲奇恥大辱者也。

夫歷史上未嘗無卑污授受之事，但賄賂公行，強授政權，恬不知恥，未有如此次曹錕被選之甚者。如人民對於此種行爲，尚恬然默認，而不反對，則實無權再事生活，而爲一自尊之國家。是故中國人民，認曹錕之當選爲總統，爲一種竊竊叛逆之行爲，在理在勢，皆須反對而討伐之。吾國人民，此項決心，將立見一具體之表現。此具體表現維何？即全國代表人民之諸領袖，正在組織一國民的政府是也。

余今請各友邦，及彼等駐北京之代表，勿爲任何舉動，即能使北京新竊竊者，認爲國際承

認及贊助之表示者，列強如承認曹錕，將促進中國之內爭及擾亂，中國人民，將認列強爲反對中國人民，有意破壞彼等，反抗一種污辱國民人格之舉動之明顯意志。孫逸仙。

致唐繼堯電

孫中山

雲南唐省長鑒：民國卅三年，大盜恣橫，亂國竊位，西南頻起義師，皆以勸止參差，大功不立。近者奉浙與師討賊，戰端既開，吾輩揭櫫大義，倡率天下，已非一朝，尤宜及時奮興，以定大難。但軍長怒剛等來粵，具述偉略，同心戮力，實慰夙懷。爰於本日招集政務軍事聯合大會，僉謂執事勤勞國家，功勛丕著，宜有崇號，以重戎行，是用推公爲副元帥，一惟提挈之旨，以成康濟之助。文聿求友聲，欣茲多助，知樂推之有在，信吾道之不孤。羣情喁喁，未可謙讓，爰即宣布就職，以慰企仰之誠。獎率三軍，北伐中原，願共驅馳，以建大業。專電奉達，伉望新猷！孫文真。

辭軍職通電

蔣介石

中正奉命督師，一年於茲，自愧駕駑下材，不足以負重致遠，徒以黨恥未雪，國難方殷，故不恤犧牲一切，勉任鉅艱。討逆以來，幸賴政府信任之專，并獲同志奮鬥之力，上下一心，免致曠

越。然而職務叢勝，罪戾滋深，則精疲力竭，於此可見一斑。今幸東江肅清，逆賊殲滅，而南路北江，亦藉各友軍信義之篤，團結之固，復得次第救平，不越三月，全粵奠定。三民主義，雖尚未普及於全國，而我總理在天之靈，或可告慰於萬一乎？

竊自中正從戎以來，深知軍中環境之惡劣，習慣之卑污，寢假時移境遷，必養成軍閥專橫貪婪之惡習。復於此一年間經驗之所得，更知軍閥之起，皆非其本人天性生成，實其環境迫之使然也。若非大智至仁如總理者，決不能自拔於惡劣之環境，以樹立革命之規範。中正至今竟步塵於軍閥之後而不自知，既知之，如復自不振拔，則革命難成，覆餗堪虞。中正個人固不足惜，其如黨國之前途，且將何以慰總理以下已死諸同志在天之靈耶？敢於本日呈請軍事委員會，開除一切軍職，惟軍校為總理所手創，且專責中正以完成者，政治委員會，又為本黨政治設施之總樞，凡此要務，豈敢放棄不顧，使汪主席與會內委員諸公之獨任其難？况軍校改組在即，百廢待舉，如中道而畫，不惟無以副總理生前之厚望，且何以慰遠方青年殷勤求學之熱忱，故軍職雖辭，而革命之工作，乃必益力奮勉，非待軍校改組略有端緒，尚不敢忽然捨置，以期成區區之初志也。至對於革命軍人之紀律及其精神，仍願以黨員資格，負責

監督，一息尚存，此志不懈，必使政治與軍事同上正軌而後已。此中正自去年克復惠州以來，自誓此生不願復任軍職，始終自期為誠實之黨員，且以總理之信徒自勉也。如我政府諸公仍加慰留，不准辭卸，必且養成將來尾大不掉之惡習，而革命政府恐將成爲軍人之機械，則中國軍隊之積習，終難革除，而主義實行，更何望乎？如有同志友愛，以好意勸慰，強我復職，是同於朋比阿諛勢利小人之行徑，非君子愛人以德之大道。至於舊部僚屬，如有攀附個人之言行，是直自居爲爪牙爲傀儡，豈復有人格可言！且不惟自失人格，直違反總理革命之遺教，無異叛逆之所爲。

總之，中正欲打破軍閥之專橫而求革命，故必先自打破軍閥之環境，方得實行革命之宗旨。中正爲完成革命之責任而興學，故先自拔於被革命地位，而後興學乃能有效。否則信義不立，人格掃地，其將何以振革命之精神，而維本黨之綱紀耶？中外同志，知我罪我，在所不計，惟冀不致中正喪失此生不復受軍職之信誓，使我無忝所生，則幸矣！蔣中正叩虞。

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通電

蔣介石

六月五日，奉國民政府命令，特任蔣中正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竊中正自奉命興學以來，

惟以養成革命幹部爲職志，治軍振旅，既非素長，尤乖夙願。第革命指揮，必求統一，黨員義務，首在服從。國民革命之成敗，匹夫有責，中正敢不竭其驍駘，盡忠革命，以從國民之後。而中國今日何以有國民革命之需要，革命戰爭之目的究爲何如？中正尤不能不於就職之始，爲我全國同胞宣告也。

概自辛亥革命，迄今十有五年，禍亂相仍，擾攘不止，人民陷溺於水火之中，日益深熱。追求致亂之源，悉由國際帝國主義者爲之厲階。彼既挾砲艦政策，以保持脅迫而取得之不平等條約，攘奪我國稅自主，妨害我司法獨立，壟斷我全國金融與交通，使我新興工業，受其扼制，固有農產，被其把持。因而商業蕭條，民生凋敝，遍地皆匪，百廢莫舉，而彼復利用萬惡之軍閥爲其工具，摧殘愛國運動，剝奪人民自由。更驅使全國軍人，同室操戈，自相殘殺，必使我國內亂不絕，而彼乃得操縱我政治與經濟之全權。環境險惡，如此其甚，猶謂於國民革命以外，別有救國途徑，實非欺人之談！

革命戰爭之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三民主義，擁護國家及人民之利益。故必集中革命之勢力於三民主義之下，推倒軍閥與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曩昔革命之失

敗，皆由我軍人不知革命之需要，不明戰爭之目的，不求犧牲之代價，尤不知主義爲救亡惟一之生路，迷信武力爲統一中國之張本。受軍閥至微薄之餉，而甘爲帝國主義者間接效死命。卽號稱革命軍人者，亦絕無徹底革命之決心。甚至爲反革命勢力吸引，與之同腐而不自覺；而全國人民對於革命之成敗，亦漠不關懷，不能與革命軍同仇敵愾，起而自救。長此以往，豈徒革命難成，必至國亡無日。彼帝國主義者施於各殖民地之政策，乃在遏抑其國民革命運動，分散革命勢力，使其民族自相屠戮殘殺，絕無抵禦外侮之能力。彼之所以能亡人國滅人種者，亦惟此而已。我全國軍人及同胞，一念及此，必皆翻然大悟，與我革命同志共同奮鬥也。

中正今茲就職，謹以三事爲國人告：第一，必與帝國主義者及其工具，爲不斷之決戰，絕無妥協調和之餘地。第二，求與全國軍人一致對外，共同革命，以期三民主義早日實現。第三，必使我全軍與國民深相結合，以爲人民之軍隊，進而要求全國人民共負革命之責任。如我全國軍人，有能以救國愛民爲職責，不爲帝國主義之傀儡者，中正必視爲革命之友軍。如能向義輸誠，實行三民主義，共同爲國民革命奮鬥者，中正尤引爲吾黨之同志，決無南北之畛域。

之見，更無恩仇新舊之分。若有倚恃武力，甘冒不韙，謀危我革命根據地，抗拒我各省國民革命軍，樂爲帝國主義者效忠，不惜陷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地，則必認爲全國人民之公敵，誓當摧陷而廓清之。

總之，國民革命以主義爲依歸，絕不同於軍閥武力統一之夢想。中正惟以主義之成敗，決個人之生死，亦即以主義之從違，定順逆之標準。其他一切，皆非所計。邦人君子，救國之誠，豈後於我。當念中國存亡，在此一舉，一致興起，共同奮鬥。祝今日國民革命之需要，爲吾全民之生死關頭，一改往日袖手旁觀之故態，各竭其能，各盡其責，督促全國軍人，使皆爲我國家與人民之利益而戰爭。參加革命戰線，掃除帝國主義，改造我中華成爲獨立自由之民國。中正誓必竭盡愚忠，爲國犧牲，繼承吾黨總理與諸先烈未竟之志也。謹電陳詞，伏維鑒察。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叩印。

專心軍旅之通電

蔣介石

（街略）均鑒，我軍勢力進展，業已全定東南，江北戰事，迭傳捷音，豫境敵勢，已難復振。在此功虧一簣之際，果能統一黨權，得有全黨信仰之人，指揮領導，俾糾紛悉泯，障礙胥蠲，則國

民革命，指顧即可完成。

〔汪主席病假期年，不獨全國羣衆，渴慕甚殷，而黨國要政，亦受重大影響。中正迭電請求，今幸翩然再出，大旱雲霓，莫喻欣慰。汪主席在黨爲最忠貞之同志，亦爲中正生平最敬愛之師友。此次回國，對於黨國大計，業已懇切晤談。中正深信汪主席既出，必能貫徹其意旨，鞏固黨基，集中黨權，以底國民革命之全功，而竟總理未完之遺志。〕

此後黨務政治既已負責有人，後顧無慮，中正唯當專心軍旅，戮力北伐，掃除殘餘之軍閥，完我革命之天職。爲此電告我軍將士，自汪主席歸來以後，所有軍政、民政、財政、外交諸端，皆須在汪主席指揮之下，完全統一於中央。中正唯有統率各軍，一致服從。至軍政軍令，各有專屬；軍政大計，應歸統一，而中正獨司軍令，俾專責成。同心一德，完成革命。務仰各軍官長遵照此意，對於汪主席完全服從，竭誠擁護，俾汪主席得完全自由行使職權，黨權得以真正集中，以完成本黨國民革命之使命，而促三民主義之早日實現。特此電達，希各遵照。總司令蔣中正印。

爲封禁總政治部致各軍師團電

蔣介石

(銜略)頃發封禁總政治部佈告文云：「總司令部之設置政治部，目的在整個的國民革命軍中，統一政治訓練，團結戰士精神，使全軍將士，皆成總理之護徒，爲三民主義而作戰。乃自出發以來，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等，援引私人，充塞部曲，其宣傳訓練等工作，顯圖破壞國民革命之戰線，分散國民革命之力量。以故軍事之進步愈速，內部之糾紛愈多，若不嚴加制止，整個的國民革命軍，將內受蠱惑而分離，因分離而崩潰，中正受總理付託，膺黨國重寄，斷不忍聽其如此不特此也。政治部之職責，原爲軍隊中政治的訓練，而若輩利用與將士有密接往來，竟破壞軍令之統系，對三民主義之忠實同志，盡量排斥，對阿附煽激之私交，則盡量延致。國民革命之總政治部，幾爲少數跨黨分子，及投機少年所獨占。因此之故，犧牲生命以求三民主義實現之戰士，遂成爲別有肺腑者之前驅。自克復武漢以後，上下數千里革命血染之山河，均呈社會不安之現象。國民革命軍爲解放人民而來，又何敢聽其如此！更不特此也，在此整個的國民革命進行中，殘餘之軍閥與帝國主義者方互相勾結，對革命勢力作最後之決鬥，在此情況之下，苟爲忠實黨員，急應團結一致，而把持總政治部者，竟喪心病狂，假借名義，潛植反動勢力，妨礙北伐進行。甚至嗾令黨羽，引起暴亂，喪失本軍之信用，阻礙北伐

之大計；此種行爲，無異內奸，中正又何敢聽其如此！根據以上事實之指示，中正爲完成國民革命計，實現三民主義計，乃不得不將潛惑軍心，背叛主義，違反軍紀，分散國民革命勢力，破壞國民革命戰線之總政治部，下令封禁，並按治其首從。惟在此少數敗類操縱之下，未必無忠實同志，此種同志，平日焦頭爛額，憂議畏議之苦心，爲中正所知，尙望當此革新之日，各上正大之途，中正無不信任引爲同袍也。特此佈告。嗣後望各軍師團營部，各政治部，嚴密注意此種搗亂分子之隱入。如發見有此種情事，或該政治部仍假名義，派人到部，應即嚴行拒絕，或嚴行懲辦。此爲副本黨軍政統一，防止分散革命勢力之要着，急盼嚴厲執行！

國民政府正式成立後通電各軍

蔣介石

上海白總司令轉各軍均鑒：國民政府在完成總理遺志，接受民衆請求，執行中央政治會議決議決議案，三個重大意義之下，已於本日開始在南京辦公。中正爲主義而作戰，欣願中樞，端賴擁護。頃上國民政府電云：『南京國民政府鈞鑒：中正上承中樞之指揮，下賴將士之忠勇，轉戰七省，幸定東南。乃因黨內糾紛擴大，牽及國民革命之前途，憂慮旁皇，莫知所適！念此効命疆場之部伍，無異瞻依後母之孤兒，若再無人顧惜，與以正確統一之指導，必致坐墜革命

命之大業，永負總理遺言。今幸全體監察委員會舉發叛徒陰謀，清源正本。中央政治會議繼述總理遺志，奠定南京，國民政府開始辦公之日，即國民革命重建中樞之時。中正欣喜之極，不禁涕零。嗣後當竭吾誠意，恭聽命令，率此部曲，擁護中央，掃除一切反革命之叛徒，共竟實現三民主義之初志。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叩等語。一并希同袍同志，一德一心，確立統一指揮之機關，完成國民革命之遺戒。革命存亡，決於俄頃，披肝瀝膽，毋負平生！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巧印。

致國民政府電

馮玉祥

國急！國民政府鈞鑒。濟密！前奉陽電，當以指揮北伐軍事，不克躬赴鈞府，曾經電陳，并請李鳴鐘同志代表玉祥出席軍事委員會，當蒙俯察。玉祥迭膺重寄，深愧榦材。黨國多事，謹當奮勉，期補萬一。務請指導，庶有遵循，實為榮幸。肅電陳謝，敬祈察核。馮玉祥叩有印。

致武漢諸要人電

馮玉祥

前在鄭州與諸兄分途晤談，總合意見，以近日武漢情形，店員脅迫店主，新工脅迫廠主，佃戶脅迫地主，甚至利用打倒土豪劣紳之標語，壓迫出征軍人之家庭，前方苦戰奮鬥之將士，

不足以保證其在鄉之父兄。彼等陽冒國民革命之名，陰佈全國恐怖之毒。他如別有用心之不良分子，攙入地方黨部，擅行威權，殺人越貨，高級黨部屢加制止，竟敢充耳不聞，以致社會根本搖動，四民無一安甯。補救之力，鮑顧問已經解職，亟宜設法使鮑歸國。在武漢之國民政府委員，除願出洋暫資休息者外，餘均可合而為一等語。

玉祥迭聆之下，以為必須如此一致，如此主張，方足以紓黨國前途之禍。抵徐後已盡情與甯來諸同志，一一披陳，而甯方同志聞之，無不悲喜交集，一與歡迎。現在雙方處境之苦，業已完全了解，值此風雨飄搖之際，千鈞一髮之秋，既異地而同心，應通力而合作。敢請汪譚孫宋何諸同志，速決大計，早日實行。所有雙方對於個人有何意見，悉請完全化除，俾國民革命於最短期內得竣全功，救吾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完吾黨三民五權之業，國家安危，在此一決。

況值革命勢力根基未固之候，內憂外患相逼而來，諸同志苟一念及先總理在天之靈，武裝同志歷來作戰，死者未埋，殘者傷者未愈，以及北方民衆，日呻吟宛轉於奉魯軍閥鐵蹄之下，必須集合吾黨全力，一致對外，庶我黨國不致淪胥以亡。孟瀛同志努力革命，祈即調集所部於鄭州，以與玉祥所部將士協力北伐，先定幽燕，實為至幸。迫切陳詞，罔忌願亟，明知盼教，

不勝跽!弟馮玉祥叩馬印。

致南京財務委員會陳述改造財政意見電

何應欽

江蘇爲全國富庶之區，交通便利，物產豐饒，歲入所獲，數頗不貲。惜向處於軍閥壓迫之下，財產機關，等於聚斂之所，庸庸之具，貪官污吏，充斥要津，苞苴納賄，恬不爲怪。額外苛求，致商旅爲之裹足，中飽舞弊，使國家大受損失。聞前滬寧道附近某縣稅局營私之數，年逾十萬。似此黑幕重重，國家焉得不窮。我軍既奉總理三民主義，爲救國救民而來，克復江蘇，應請我委員等本革命之方式，對於財政事宜，作澈底之改造。所有財政人員，應宜嚴加抉擇，以才能勝任。廉潔奉公者爲當。嚴訂懲罰貪官污吏條例，除每月應得薪餉外，不得妄取絲毫。若有玩公怠職，及不負責任者，無論何人介紹，立行撤換，勿稍瞻徇。至於漏規公禮，額外苛求，中飽納賄，賣官鬻缺，及種種營私舞弊行爲，均應懸爲厲禁，不得稍有違犯。果能如是，財政之收入增加，國家之建設有望，較另設新稅，似屬得計。且條例嚴明，商民對於課稅，不在希冀取巧之心。官吏對於稅收，亦不妄存中飽之念。商業前途，必可發達。國家財政基礎，今日臻鞏固焉。何應欽叩江。

歡迎汪精衛主席復職通電

何應欽

各報館均鑒：接讀蔣總司令江電，欣悉汪主席精衛翩然再出，已於江日到滬，不禁距離三百。從此黨國要政主持有人，蔣總司令得以專心軍旅，可免兼顧之勞，而反革命派之挑撥離間，至此亦無所施其技矣。嗣後黨務、政治、軍事三者之發展，必能同時並進，實現民衆利益，不復徒托空言。應欽謹代表第一軍全體同志，竭誠歡迎汪主席即日就職，力謀鞏固黨的自主能力，使黨權高於一切。革命成敗，端賴於斯，臨電不勝迫切熱望之至！何應欽叩魚。

致福州軍政當局電

楊樹莊

（銜略）均鑒：閩省苦於軍閥之暴虐久矣，十餘年來，軍政民政，凌亂已極，閩人慘遭壓迫，憔悴呻吟，呼籲無地。我國民革命軍義師所指，如朝日沃雪，軍閥奔逃，使閩人出水火而登衽席。

樹莊近奉中央委任，並令成立正式福建省政府。自維德薄能鮮，難勝負荷之重；而各委員中，或同爲袍澤，或素屬知交，嚴疆州邑，畛域無分；本屬連茹彙拔之心，或未盡忠信香草之雅。比者閩邦人士，對於兼任廳長各委員，不無指摘之詞，未昭信任之意。業經樹莊特向中央

表示衆意，敬謹退避賢路；乃辭書甫上，而評論謗頌，懷以時局之艱危，責以黨國之重寄，仔肩擔荷，頽卸末由。

查省政府委員已任十三人，滄海遺珠，似猶有憾。樹莊抵閩後，并當於黨國先進，當地名材，隨時羅致，請命中央，同參政治。至外間不察，或以此次省政府組織，實有偏於海軍包攬之嫌；不知福建將來政局，當趨於黨治之規模，斷非海軍一部分所能把持操縱。樹莊雖愚，亦知現在革命尙未成功，欲躋福建於真正黨治之域，須賴羣策羣力，以斬於三民主義之實現，非可如從前之惡軍閥專恃地盤主義，以一省土地爲其囊中壟斷之私物也。

且閩省各邑人民，歷年羅受兵禍，比戶逃亡，轉徙溝壑，室嗟杆柚之空，野有饑寒之痛。丁茲生死存亡間不容髮之秋，誓當戮力同心，拯救邦家，匡扶急難，萬不容橫參私見，貽害大局，致遭衆棄之嚴。樹莊耿耿寸心，天日可鑒！征途待發，謹掬丹忱，敬祈察鑒！無任主臣！楊樹莊箇。

就蘇民政廳長職通電

鈕永建

蘇省父老昆季公鑒：永建性不習政，才不勝繁，奉命承乏民政，自揣非分，辭不獲已，義務所在，詎敢告勞！第蘇省久處軍閥勢力之下，吏治民生，隕弛已極，值茲軍事將終，訓政開始，剝極

求復，百廢待興。以首都之區，爲觀瞻所繫，修明內政，豈甘後人惟有恪遵總理遺訓，實施三民主義，許身黨國，匪勉以圖。特慮填海心長，積雲力薄，方寸之木，寧挂岑樾。所冀吾父老昆季匡勅扶翼，示我周行。荷辱箴規，善言必拜。敬掬誠悃，辛賜垂察。鈕永建叩東印。

致國府委員陳述黨務意見電

周鳳岐

南京國民政府委員諸公鈞鑒：頃悉政府遷甯，神京聿奠，諸公就職，新政載敷。將使我莊嚴燦爛之中華，揚溢天聲，挽回世運，其爲欣幸，曷可言宣！願百廢待興，仔肩重大，提綱挈領，是賴諸公。鳳岐猥以輟庸，佐防涖瀝，關懷時局，薄有微衷，謹伸芹曝之誠，藉作芻蕘之獻。

自人心浮動，共產突興，如火如荼，莫可遏抑。而究其實際，於三民主義，固漠不相關，卽共產精神，亦難以符合。剷除障礙，人同此心，繼往開來，亦當計及。是宜就先總理學說之精華，如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建國方略等，採納精言，著爲憲典，通令全黨，一體遵行。則既固黨綱，更堅黨志，黨員凝定，事乃有成。此對於昌明黨義，亟宜進行者一也。

肘腋之患，防範甚難；物腐蟲生，理數如是。此次肅清黨部，深合羣情，護黨之誠，端賴同志。披荆斬棘，以啓山林，曲突徙薪，具微智慮，然懲前毖後，何以杜絕僞黨員之混入，何以促進良分

子之增添，凡此圖謀，實關全局。近來懲辦土豪劣紳之事，黨部於此，每每籍端攻擊，徒快私仇，法理人情，毫不置問，昭昭往蹟，致愷良多。揆厥由來，要亦分子欠純，搆成禍患，欲圖補救，當圖根本進行。以鳳岐與諸同志討論之結果，以爲際此刷新時期，宜先由中央黨部推派資深深重者，分赴各省及特別市指導黨務，組織分子健全之臨時省黨部及臨時特別市黨部，然後再由各省黨部遴選忠實練達之黨員，分赴各縣市指導黨務，組織分子健全之縣市各臨時黨部，區黨部亦依此組成。似此順序推行，則黨員既有統系，而黨組自易嚴明；正本清源，計無過此。但爲製就人才計，更須廣設政治訓練所，以培植新進之青年。庶幾冶新舊於一爐，匯江河於大海，將來成績，必可煥然。此刷新黨務亟宜進行者二也。

民國肇造，十有餘年，甲仆乙興，莫能相尙。所以然者，要由全國軍權未能統一，尾大不掉，古今同悲。現在革命事功，尙在中道，斷不容毀冠裂裳，自肇分崩。蔣總司令勞苦功高，萬流仰鏡，乃少數叛黨挑撥中傷，行同鬼域，道高麗至，言之痛心，似宜各本天良，竭誠擁護，俾得早平大亂，載竟膚功，黨國前途，定多利賴。此統一軍權亟宜實行者三也。

以上所述各點，均本黨目前切要之圖，次第推行，追難容緩，是否有當，敬候公裁！至於政制

之如何確定，財政之如何清理，生產之如何獎進，吏治之如何刷新，外交之如何運用，想諸公明達，籌之熟矣。黨國新猷，佇看露布，馨香禱祝，定拜元勛。迫切陳詞，伏維垂照。第二十六軍軍長兼淞滬戒嚴副司令周鳳岐叩。漆印。

致蔣總司令宣布籌撥軍費電

宋子文

南京蔣總司令介石兄勳鑒：本日見各報登載徐樵養日通電，致各路總指揮，各軍長，師長，團營長，各黨代表，各政治主任，各經理處長，暨全體武裝同志，公表總部軍需情形，對於弟籌撥軍費，多方指摘，事實全非。

查弟二月分認籌軍費一千三百萬元，當時原議就粵鄂贛湘閩浙各省所撥之數，合併計算。鄂省原定支配每月三百萬元，詎料湘贛等省，均撥不及額；但在鄂方確已超過。

茲閱原電，竟指鄂粵兩省所發之數，為全部所領之數，而置贛湘閩浙各省應解者於不計。粵方年來供應北伐軍費，空虛已極，難掘俱窮，人所共喻。鄂方則從前月收原僅百餘萬元，近月政費除外，已擔負軍費越五百萬元。以粵鄂兩省財力，擔負全部軍費，實際上固難辦到，而革命軍所收復省分，如湘如贛如閩如浙，當然各應分任，方為合理。今原電竟將湘贛閩浙解

款，一筆抹煞。

又如鄂西軍隊，提撥地方之款，均屬軍事範圍，自當從總數內割扣。又如西北馮部，河南靳部，所撥協款，亦屬軍費之一，豈能劈開不計！

抑弟尤有不能已於言者，國民革命軍所收復湘贛閩浙省分，其財政迄未統於財部，歷來所撥軍費，并且從未報告；此種現象，是否由於財部辦理不善，以致未能澈底，抑別有他種原因，致使財政統一未能實現。在各界或不明瞭，我兄必能洞悉。今以權力不屬，強使負其責任，豈謂事理之平！

再原電又謂弟到滬將復一月，迄未籌得分文。查弟接收江浙財政，不及一星期，仍以江浙財權交於江浙財政委員會，徐君密邇，豈無聞知！至財部關於軍費支出，誠如徐電所云，單據具在，一目了然，無庸贅述。

總之，弟對於軍費，應付容有未周，問心實無愧怍。是非功罪，自有社會公評也！弟宋子文叩。

就上海特別市長職通電

黃膺白

(銜略)均鑒：五月十八日奉國民政府令，任命黃郛爲上海特別市市長。膺茲重任，再辭不獲。茲於七月七日在上海新西區上海特別市市政府宣誓就職，并即日啓用印信。謹當勉循黨義，博采輿情，本誠摯廉潔之精神，達努力革新之目的，務求實際，勿尙近功，兢兢之私，隕越。是懼。除呈報外，特此電達，尙希共錫南針！匡其不逮，臨電無任禱幸！黃郛叩陽印。

致何軍長雲樵電

蔣作賓

國急！由霍山線轉武穴黃州，譚家磁探投三十五軍，何軍長雲樵勳鑒：奉讀六月二十九日宣言，暴露共產黨徒之罪狀，昭然若揭。憫人悲世，語重心長。展誦迴環，良深佩感。楚北湘南，水深火熱，豺狼嘯集於市衢，民衆轉徙於溝壑。天理淪亡，人道毀滅。我兄抱已溺已飢之熱忱，具大慈大悲之宏願，燭奸鑄魅，多仰宏圖；旋乾轉坤，全仗大力。剷除屠殺良民的暴徒，剷除欺騙農工的暴徒，剷除擾亂後方的暴徒，以上所示口號，凡有血氣者，莫不歡表同情。而共產黨徒，尙盤據武漢，藉偽政府以相號召，假國民黨以爲工具，尙望吾兄具絕大毅力，盡行剷除。並將其首領及黨徒一律逮捕，盡法懲治，以絕根株而快人心。餘由派人賚函面陳，先此電達，卽祈鑒察！弟蔣作賓叩。

復國民政府電

鄧錫侯

國急！南京國民政府鈞鑒：頃奉通電及宣言，敬謹誦悉。其產份子緣附本黨，曲解主義，謀篡黨國，危及根本，違反先總理之遺訓，破壞國民革命之大業，播惡於衆，人皆棄之。鈞府擔任艱鉅，建署南都，指導全民，外以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內則肅清一切軍閥反革命派，詞嚴義正，如揚日月而行中天；令聞宣昭，光被中外。錫侯誓以至誠，擁護中央，遵照宣言及方略，切實奉行，不使共黨爲害，墮已就之大勳，妨前途之進展；內清外攘，唯力是視！天日在上，矢志不渝！敬布腹心，仰祈昭察！鄧錫侯叩冬印。

復蔣總司令電

鄧錫侯

國急！南京總司令蔣鈞鑒：頃奉巧值兩電，敬悉中樞重建南京。麗日行天，國人皆仰鈞座扶危撥亂，再奠國基，俾已就者無廢棄之虞，未竟者有成全之望，義聲令聞，黨國同欽。錫侯服膺三民主義，謹隨我公，內鋤反革命派，外摧帝國主義，期完革命大業。已嚴飭部曲，敬聽指揮。尺行朝頌，星駕登路。肅佈微悃，仰祈垂察！鄧錫侯叩冬印。

致楊海軍總司令白總指揮等電

鄧錫侯

四月號日，公等在寧海陸軍事會議決議六條，發爲宣言，頃始由敵代表寄到，一一誦悉。諸公聲討黨奸，列舉確證，燃犀鑄鼎，叛迹宜昭；筆伐口誅，嚴於斧鉞；迴環雜誦，喜佩交深。年來共產黨徒，猖獗蓉渝，道路以目，不可嚮邇，鴟張豕突，何異！東南同志，忍無可忍，遂自三月以還，自勳清黨，護黨救國，萬口同聲。遠託威靈，彼豷狼狼頭仆，鏃羽棄甲，蓋已不能爲禍崇於獨境。計同志之努力者，殆與諸公之倡導，若合符節。謂非該黨惡極禍盈，胡爲異地同情，相應如此。伏維諸公堅持斯義，樹之風聲，俾全國民衆有整齊之步調。於以植黨國不拔之基，不勝企祝！錫侯無似，亦當竭其鶻鈍，猥隨鞭弭之後，以肅清黨賣國之奸徒。並希鑒察！鄧錫侯叩文印。

致馮煥章電

熊克武

洛陽馮總司令勳鑒：曩昔幽居，遠蒙疏解，感謝莫名！頃奉當軸賜環，由粵赴甯，適因病待醫，暫滯滬上，知注謹以奉聞。我公治軍救國，夙所欽崇，自北歸再領節塵，循誦宣言，更爲黨國慶幸。金陵本總理所定首都，現在肅清黨務，移建樞府，繼續北伐，行見我公率有統系的忠實武裝黨衆，相與並進，由集中革命勢力，以統一全國，實現總理遺教，爲期應不在遠。武餘生無以爲報，惟熱烈祈禱黨治早成，容當以個人勉効驅策於萬一，仍黨不棄教誨爲幸！熊克武叩養

印。

致孫禹行電

熊克武

馮總司令轉孫禹行兄鑒：曩以幽居，猥承致電疏解，無任感謝！昨由趙鐵橋兄囑蔣總司令命護赴南都，現因病不支，暫行就醫滬上。年來吾兄為黨國努力，備歷辛勞，極所佩念。茲幸黨內紛擾已解，於總理所定首都，奠立根本，繼續北伐。前此南北牽阻之革命勢力，將由此集中，以統一全國，實現總理遺教。武神智日錮，惟不敢因此諉棄，容當竭盡個人心力，以供黨國任使於萬一。素荷推愛，謹先奉聞，仍冀不棄教誨為幸！熊克武叩養印。

致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電

徐 桴

(銜略)公鑒：我軍與師北伐，未及一載，長江流域，即告肅清，戰績之宏，振古無二。我武裝同志之盡職，夫何間然！惟是各軍餉項，未能充分接濟，坐視士卒痛苦，無法解除；桴職軍需，未免愧對同胞耳。雖然，桴有不能已於言者，前此桴兼後方軍需，欲為同志效一臂之助，故日躡財部之門，僕僕往來，夜以繼晷，同為黨國，詎敢告勞！無奈當局好整以暇，唇焦舌敝，漠然無動於中，一似前敵軍事無關得失者。據前處長朱芾報告，截至上年十一月止，軍餉已積欠六百七

十餘萬；雖曰財政困難，負責者豈宜若此！榨骨髓在喉，久欲一吐，恐大局發生裂罅，不敢輕冒攻訐之嫌，合忍至今，而精神上實感無限之苦痛！此其一。

宋部長前往南昌，對總座認籌每月現款一千三百萬，稔以宋部長有此負責之言，乃敢拜總部軍需之命。詎接事以來，二月份僅領過財部五百三十萬，三月份僅領過五百三十五萬，統廣州每月劃領現款三百二十萬計算，不過認籌數三分之二。從前鄂省軍隊提用地方之款，財部復從本處劃扣，愈覺有名無實。所謂一千三百萬者，特畫餅耳。本處既無籌款之權，各軍餉項，祇得就實數支配。計二月份發給武漢各部隊軍費三百四十餘萬，三月份三百五十餘萬，其餘解交南昌行營軍需處轉發江左右及東路各軍。宋部長輒以財部未嘗欠款，揚言於外，各軍不察，致疑本處有畸輕畸重之弊，紛起責難，無故謾過於人，梓何能受！此其二。

上年冬季被服費二百七十餘萬，議決有案，財部祇發過六十萬。嗟我士卒，何以禦冬！清夜捫心，甯無內疚！轉瞬時交首夏，單袷軍衣之需要，復相逼而來，本處有被服之司，職責所關，豈能一味延宕？宋部長卽不以此爲意，士卒其謂梓何！此其三。

宋部長曩在武漢，聲言上海一下，彼能於十日之內，籌足二千萬。乃來滬將近一月，迄未籌

撥分文。總司令尊重政府主權，一切財政，不加干涉；宋部長亦登告白，不准任何軍隊團體征收籌借，財政統一，誰曰不然？然權之所寄，責之所歸也。宋部長集權於一身，而獨置責任於腦後可乎？此時大軍雲集，每月需款數百萬，試問仰給何人！就宋部長現在態度而論，設日前無財委會籌集三百餘萬接濟各軍，江浙戰事，又當作何趨勢？言念前途，不寒而慄。宋部長身肩重任，迺壁壘清野，困革命軍於絕地，其意何居！本處與財長，息息相關，似此經濟封鎖，儼同敵國，將置大局於何地！此其四。

有此種種事實，樛私心過計，深慮危及革命前途，特將情形宣布，藉圖補救。至樛於宋部長，初無私隙，言詞率直，純屬爲公。事關黨國，不敢引嫌，如疑樛攻擊個人，本處單據具在，隨時可以核算。敢布區區，諸維省察！徐樛叩養。

勸勉武裝同志一致奮發對外電

劉 湘

各軍長各師長各級政治部均鑒：頃上蔣總司令一電，文曰：「梗電奉悉。本黨與師北伐，實行國民革命，深合於全國要求。民衆之擁護既殷，軍事之進展極速。吳孫兩軍，相繼崩潰，帝國主義遂根本發生動搖。是曹陽託變更對華策略，緩和我軍之進攻，暗則勾結殘餘軍閥，全國

乘機之再起。野心莫戰，兇焰復張，冀以逞其高壓政策，以阻遏我民族運動。而殘餘軍閥，日暮途窮，亦不惜倒行逆施，假外兵以延殘喘。以致滬甯一帶，遷延未決，是軍閥最後爭戰之際，革命澈底解決之時。今我公洞見先知，特加申做，反覆激厲，固已深切著明。凡吾武裝同志，固應發憤，共矢前驅；各階級民衆，亦當相率而爲後盾，同仇敵愾，共聽指揮，意志集中，自不難爭得最後勝利也。謹布惻忱，敬希鑒照。等語。查外兵在滬登陸，與殘餘軍閥勾結，情節顯明，形勢嚴重，所望武裝同志，努力奮鬥，一致前驅，集中革命勢力，以突破日後難關，革命成功，即可一戰而決。故特電奉達，諸希鑒照！劉湘叩。

盡忠黨國之通電

李景林

各報館均鑒：自甲子戰後，段張與中山先生合作，景林爲國前驅，義無反顧。京津寔安，先生北上，合肥急遽入京，奉張遙執政權，先生遂賚志以終，軍閥更無所顧忌。從此國家多事，深知共事非人，時思脫除範圍，自圖救國事業。惟職任封圻，情深鄉井，目覩人民疾苦，理應盡力經營，是以刷新政治，除暴安良，夙夜未遑，謗議弗恤，人欲橫流，私心竊憂。深惟將來大患實在赤俄共產，通電宣告羣衆，痛陳赤化之害，促國民之注意，期弭患於未然。

及至郭松齡起義深州，不幸津沽間遽起戰禍，陸懷往事，不勝遺憾。及由濟返津，解甲而去，對私人交誼，既已仁至義盡；對謀國貞忠，自應分道揚鑣，魯仲連誓不帝秦，關壯繆志在歸漢，沈機觀變，待時而發。

不意吳佩孚以討奉聯奉，令羣盜無不弄兵，遂使張作霖假安國禍國，致胡馬又亂中原。就職則宣誓告天，入京則黃土鋪地，羣兒相責，竊號自娛。趙高既指鹿爲馬，乳子更以羊引狼，將綠林豪客，標榜登庸，借白黨俄人，殺戮同胞。視共和國家等一人之私產，依帝國主義，稱兒皇爲志願；而且假討赤爲片而出師之名，實則對民黨爲一網打盡之舉；違其帝王野心，危及共和國本。匪閥與赤禍同流，率獸而食人是懼；聞雞起舞，拊髀與嗟，惟青天白日下，魍魎現形，中興更始，赤眉稱漢，新莽亦命王朗討賊，劉豫且依人潛號，徘徊歧路，未敢圖南。

所幸國民政府移建南京，實行清黨運動，發揚三民主義，蔣總司令率全體將士，以剷除共產赤黨，消滅殘民軍閥，爲共同目標。景林分屬軍人，理應效命，奉委直魯招撫使，業已通電就職。本匹夫有責之心，際英雄匡時之會，見夷吾於江左，知天下夫復何憂。破黃巢於山東，俾新邑無遺劣種。合四方豪傑，共靖國難，躋民族平等，同享昇平。先生甲子北上之素志克償，中華

民國統一之時間已至。張角當滅，漢業重光。景林盡忠黨國，惟力是視！掬誠宣示，敬告國人！李景林叩敬印。

出師加入北征之通電

胡若愚

各報館均鑒：我革命軍自發動以來，肅清江漢，底定東南，既遵先總理遺志建都南京，方期移師北指，直搗幽燕，不意共產黨徒，設種種狡謀破壞，欲以擾亂我後方，搖撼我根本。幸蔣總司令威信夙著，各省同志大義深明，一致擁戴政府，申討叛徒。然若輩死黨徧佈，根蒂甚深，猶復橫肆於岳湘，盤踞於武漢，若不為澈底之剷除，終必為前途之障礙。加以北方軍閥，負固遼遼，鴟張齊魯，彼其勢力下之民衆，猶是吾親愛之同胞，而忍令其久被壓迫，不得歸命吾黨麻之下乎？此吾黨軍渡江，所以作三路之進取，而隕省亦積極準備，為各同志之助援也。隕中健兒，愛國情殷，好義性成，自前護國護法各役，歷著忠勤，海內共見。况既矢志効忠，奉行三民主義，努力革命，當仁取義，豈敢後人！用特簡蒐勁旅，得萬餘人，整飭武裝，指日出發，加入北征。誓潛反革命之共產黨徒，掃滅十數年之封建軍閥，促成統一，建立黨國。軍行所至，奉蔣總司令節制而行，與同志諸友軍，開誠共濟，期於澄清江漢，蕩滌湖漢，躋國家於世界平等之途，納吾

民於青天白日之下；載戰干戈，咸登衽席，上以慰先總理在天之靈，下以貽民衆無疆之福，斯則區區之志願；敢爲各同志掬誠相告者也。荷戈宣言，敬候垂教！雲南省胡若愚叩庚。

聲討共產黨電

夏斗寅

各報鑒：三民主義，爲救世之康莊；共產黨徒，乃千古之奇禍。溯自武漢會師，孫吳敗績，長江流域，一舉廓清，奏功之速，爲古所無。雖由我武裝同志之奮鬥犧牲，實原於三民主義之與國情吻合，直搗幽燕，本在指顧，詎意共產黨徒，因緣容共，而奪主賸賓，跨籍冒名，使吾黨蒙垢，專橫肆恣，奪去政權，忘分左右，排除異己，謂反共產，卽反革命，腹誣受誑，偶語棄市，遂使我先總理手創之國民黨，瀕於危亡。我兩湖人士，受禍尤酷。土豪劣紳，固應剷除，而共產黨徒，乃藉以報怨，循至無紳不劣，有土皆豪；四境騷然，哭聲載道。我武裝同志，躬蹈白刃，未敢居功，而若輩則謂僅鼓吹之方，軍人爲寄生之蟲，教唆農工，慘殺兵弁，驟突叫囂，父母在打倒之列，傷天害理，裸體游農市之中，私歛金錢，而曰共產，誘姦婦女，竟謂同居，綱常毀棄，名教淪夷，天地悠悠，與禽獸奚擇。有微言，則曰封建腦筋，持正論，則曰反動份子，被私擅逮捕，任意誅戮者，何止累萬，推其所極，寧有子遺。新鬼煩冤，舊鬼野哭，人間地獄，此正其時！民怨沸騰，時日曷喪，帝國走

狗軍閥餘孽，得有藉口而起反共，民衆之不明內幕，因多懷疑於吾黨，遂致北伐大計，一篲功虧。此斗寅等所爲泣血椎心，不忍坐視者也。用特整飭樓船，蔽江東下，陳兵咸浦，聲罪致討。所冀海內賢豪，共起殺賊，隨即揮兵北向，直搗幽燕，竟國民革命之全功，現三民主義於大陸。風鳴鼙鼓，將士之義憤激昂，日隨旌旗，總理之靈爽憑式。邦人君子，曷興乎來！國民革命軍第十四獨立師師長夏斗寅叩元印。

對於時局之通電

焦易堂

頃讀蔣馮兩總司令暨馮總司令致汪譚諸君馬電，一言一血，一字一珠，忠憤殷拳，智愚感泣。慨自吾黨遇變，青蠅構亂，匪夷所思，謠詠繁興，疑雲四布。去歲易堂奉命赴陝，迭承馮總司令鄭重言及，誓與蔣總司令一致奮鬥到底，完成國民革命工作。至滬工繳械一層，乃關國際之危機，尤佩預防之周到，足證蔣總司令洞觀大局，謀國以忠，易堂南旋，乃本馮總司令之言趣，盡情轉致。今幸兩總司令握手徐州，掬誠相見，磊落光明，允資矜式，彌天霧瘴，彈指澄清，黨國前途，重開坦道。惟我先總理致力革命，垂四十年，盤根錯節，建造不基，我同志出死入生，恢弘遺業，詎意北伐倥偬之會，竟授共黨襲擊之機，始則分化吾黨，破裂吾黨，繼則篡竊吾黨，滅

亡吾黨。曲解主義，誣譏總理；盤據中央，把持政局。挫北伐之進行，停精吝械；忌總軍之勝利，罷職除名。念彼居心，曷勝惶駭！現惟我軍之領袖，既尊唯一之黨綱，旗幟鮮明，昭然其見。各方將士，甯復徘徊歧路，致失皈依。南京爲中央首都，卽黨統所在地，凡我同志，應共擁護。矧帝國主義者環伺吾旁，日圖侵略，在在勾結賣國之奸人，逞達野心之目的。吾國民革命，要求國際之平等自由，進而謀世界弱小民族之平等自由，吾國民革命之成功，卽世界革命成功之先導；企圖吾國之幸福在此，企圖世界之幸福亦在此。論其事業，責任綦重。尤冀吾同志從此竭忠黨國，救吾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申討仇讎；完吾黨三民五權之業。同心戮力，共濟時艱；急起直追，力圖建設。祛奸邪之穢慝，正氣昭蘇；策民衆之安甯，邦基永固。易堂心長方短，望洽情殷，洒血敷陳，伏維察鑒！焦易堂寢印。

致國民政府電

李濟琛

南京國民政府鈞鑒：維誦來電，歡慰欲狂。本黨自共產分子違背約言，在內搗亂以來，糾紛迭起，紀律蕩然。本黨同志本合作誠意，一再寬容，而彼則視爲可欺，凌迫日甚，遏阻本黨之農工政策而壟斷之，隔絕本黨之民衆聯絡而剝奪之，離間本黨之幹部而操縱之。甚至以操券

故智，竊據中央，黨權政權，蹂躪殆盡。今幸由監察委員會之舉發，政治會議之決定，俾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建制新都，恢復自由。此實本黨起死復生之紀念，凡為忠實黨員，就不獻欣奮厲，濟琛撰甲南服，道遠心長，願隨蔣同志後，矢忠矢誠，服從政府，率領部曲，恭候指揮，共竟黨救國之全功，完成國民革命之大業。李濟琛叩。

組織臨時軍政委員會電

江映樞

（銜略）吾滇自唐氏親奸遠賢，貪財贖貨，內外皆敵，民不聊生。幸今春胡龍張李諸公，推倒唐氏，改組政府，琴情歡舞，嗚呼望治。乃改革以來，所謂新政府者，無有正當設施，日趨紊亂。只願各讓權利，盤踞要津，各專私人，支配權位，較之唐氏時代，更為囂張。亂象已成，民心如搗。映樞等奉國民政府之命，受地方父老重託，特就迤南組織臨時軍政委員會，實行三民主義，務達全民望治之心。以迤南之人，治迤南之事，打破封建制度，取消軍隊駐防，伸張民權，保衛地方。胡龍張李諸公當表贊同。至於全省政治問題，只要本諸公全民政治心理，奉行三民主義，切實施行。映樞等對於此種政府，自當竭誠擁護。若再冥頑不悟，侵我民權，仍欲施行封建政策，一味壓制，則映樞等惟有率我數萬健兒，執戈待命，犧牲不惜。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三軍

長兼越南軍政委員會臨時主席江映樞及十三路司令蒙印

許身黨國之通電

王琢芝

各報館鑒：天禍中國，變亂頻仍，外受帝國主義之侵略，內遭軍閥走狗之摧殘。貪官污吏，盤踞要津；劣紳土豪，把持團體。爭城奪地，伐異黨同；黷武窮兵，迄無甯歲。神州作屠戮之場，百姓供俎上之肉；民不聊生，國將淪滅。幸我蔣總司令承總理之遺志，本愛國之精神，實行三民主義，為救國救民之政策，故師行所至，萬衆歡迎；不及一載，而東南底定，孫吳滅跡，奉魯寒心。正在陳師鞠旅，會取濟南，方謂直搗幽燕，掃除鬻匪，乃指顧間事耳；不圖共產黨徒佔據湘鄂，乘機竊發，擾亂後方，以致北伐全功，進展需時，凡屬同志，莫不痛心。琢芝許身黨國，奉命討賊，矢志救民，此志不達，死而後已。凡屬反動叛徒，誓必掃除淨盡。所有本部軍隊，業已集合泰安濟甯一帶，直向魯南進取，順逆既見於人心，成敗毋待乎蒼昊。所望現尙陷溺水深火熱中之北方民衆，農工商學兵，迅速一致團結起來，加入革命戰線，努力奮鬥，驅除暴賊，肅清內訌，完成國民革命工作，實現三民主義，躋國家於平等之地，登人民於自由之域。是則琢芝願與所部將士，荷鎗挾彈，效命疆場，死當含笑。臨電不勝屏營。直魯招撫使招撫司令第一路司令王琢

芝叩。

申辯冒竊名義通電

熊式輝

(銜略)均鑒：四月廿四日，江西報載江西僑省政府，致漢口僑政府馬電，竟冒署式輝名於僑委員之魁，閱畢不勝駭異。竊式輝前奉國民政府命令，為江西省務委員之一，因荷戈前敵，迄未實行職務。其後共產黨搗亂，自李主席以下，各委員悉已星散，繼起之僑省政府，內由共產黨盤踞把持，蹂躪地方，摧殘民衆，罪惡昭彰，擢髮難數。江西乃式輝桑梓廬墓所在，撫念父老，恨痛極深，彼輩尙以陰謀險詐之心，發為挑撥離間之計，至於冒竊名義，顯犯刑章，而有所不顧，詢為滑稽突梯，徒見心勞日拙。式輝信仰總理遺教，擁護蔣總司令，完成國民革命之素志，早為政府長官及各界同志所深悉，絕非彼輩拙劣之陰謀所能中傷。惟是鬼域伎倆，屢出不窮，遠道傳聞，最易生疑，用敢一言辯奸，謹電奉布，伏惟鑒察！國民革命軍第十四軍第一師師長熊式輝叩魚印。



革命偉人書牘菁華

亞公編次

〔文告〕

告同胞書

孫中山

往年本總統以民族主義提倡我中華全部，遂至捐棄家人，沉淪異域，投艱蹈險，雖屢瀕於死，而大聲疾呼之氣不少衰。然當時之應而和者，只會黨一部分，餘則猶酣睡沈醉而未醒。曾不幾時，民族主義之進步，日速一日，今則統中國皆國民矣，我鄂軍代表竟首舉義旗矣，我各省同胞竟同聲響應，殆無不認革命爲現今必要之舉動矣。同胞同胞！何幸而文明若此也；此必我黃帝列聖在天之靈，佑助我同胞，故能成此興漢之奇功，蓋可以決滿虜之必無贖類矣。雖然，本總統竊有不能已於言者，夫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事不圖終，曷克有濟？倘行事或虎頭鼠尾，而存心復狼顧狐疑，或生猜忌之私，自相魚肉；或萌退縮之志，坐失事機；則後禍之來，何堪設想！所以曩者欲圖大事，而往往功敗於垂成者，其遺誤大都如是也。今特布告我大漢同胞，共鑒前車，牢持來軫，再接再厲，全始全終。勿畏葸，勿偷安，勿事徘徊，勿相推諉，縱使百戰

百勝而勿驕，即令小敗小傷而勿餒。凡我各省義軍代表，同心協力，率衆前驅，效諸葛一生惟謹慎之行，守呂端大事不糊塗之旨，運籌宜決而密，用兵貴速而神，自能唾手燕雲，復仇報國，直抵黃龍府，與同胞痛飲策勳，建立共和國，使異族帖耳俯首，此固本總統中心之所切切，而羣策羣力，實所望於同胞者也！

告海陸軍將士文

孫中山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文，敬告我全國海陸軍將士：蓋聞捍族衛民者，軍人之天職；朝乾夕惕者，君子之用心。自逆胡滑、夏盜據神州，奴使吾民，驅天下俊傑勇健之士而入卒伍，以固其專制自恣之謀，我軍人之俯首戟耳，以聽其鞭策者，亦既二百六十餘年。豈誠甘心爲異族效命哉？勢劫於積威，則本心之良能，無由發見也。

乃者義師起於武漢，旬月之間，天下響應，雖北寇倔強，困獸有猶鬪之念，遺孽負固，瘦犬存反噬之心，賴諸將士之靈，力征經營，卒復舊都，保護天塹，民國新基，於是始奠。此不獨歷風霜冒彈雨，致命疆場之士，其毅魄爲可矜，即凡以一成旅脫離滿清之羈縻，以趨光復之旗下者，其有造於漢族，皆吾國四萬萬人所不能忘也。

曠觀世界歷史，其能成改革大業者，皆必有甲冑之士，反戈內向，若士若衛，其前例矣。吾國軍人，伏處異族專制之下最久，慷慨激烈之氣，蓄之也深，則其發之也速。同一軍也，爲漢戰則奮，爲滿戰則潰；同一艦也，爲漢用則勇，爲滿用則怯；凡此攻城克敵之豐功，皆吾將士有勇知方之表證。內外覘國者，徒致嘆於吾國成功之迅速，爲從來所未有，文獨有以知吾海陸軍將士，皆深明乎民族民種之大義，故能一致進行，知死不避，以成此烈也。

〔文〕奔走海外，垂二十年，心懷萬端，百未償一，賴國人之力，得返故土，重睹漢儀。諸君子以北虜未滅，志切同仇，不以文爲無似，責以臨時大總統之任，〔文〕內顧菲材，懼無以當，願觀於吾海陸軍將士之同心戮力，功成不居，而有以知共和民國之必將有成也，用敢勉策駑鈍，以從吾人之後。願吾海陸將士，上下軍人，共勵初心，守之勿失，弗嬰心小忿，而釀閔臆之譏；弗藉口共和，而昧服從之義；弗怠弛以遺遠寇，弗矜矜以誤事機；擁樹民國，立於泰山磐石之安，則不獨克盡軍人之天職，而吾黃漢民族之精神，且發揚流行於無極，此文之望也！敢布腹心，惟共鑒之！

告北軍將士文

孫中山

民國光復十有七省，義旗雖舉，政體未立，凡對內對外諸問題，舉非有統一之機關，無以達革新之目的，此臨時政府所以不得不亟爲組織者也。文以薄德，謬承公選，効忠服務，義不容辭。用是不揣綿薄，暫就臨時之任，藉以維秩序而圖進行。一俟國民會議舉行之後，政體解決，大局略定，敬當遜位，以待賢明。區區此心，天日共鑒；凡我同胞，備聞此言，惟是和平雖有可望，戰局尙未終結，凡我籍隸北軍諸同胞，同爲漢族，同是軍人，舉足重輕，動關大局，竊以爲有不可不注意者數事，敢就鄙見，爲我諸同胞正告之。

此次戰事遷延，亦既數月，塗炭之慘，延互各地。以滿人竊位之私心，開漢族仇殺之慘禍，操戈同室，貽笑外人，我諸同胞不可不注意者此其一。古語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知民心之所趨，卽國體之所由定也。今禹域三分，光復逾二，雖有孫吳之智，賁育之勇，亦詎能爲滿清挽此既倒之狂瀾乎？我諸同胞不可不注意者此其二。民國新成，時方多事，執干戈以衛社稷，正有志者建功樹業之時。我諸同胞如不明燭幾先，卽時反正，他日者大功既定，効用無門，豈不可惜！我諸同胞不可不注意者此其三。

要之義師之起，應天順人，掃專制之餘威，登國民於衽席，此功此責，乃文與諸同胞共之者。

也。如其洞觀大勢，消釋嫌疑，同舉義旗，言歸於好，行見南北無衝突之憂，國民蒙共和之福。國基一定，選賢任能，一秉至公，南北軍人，同爲民國干城，決無歧視。我諸同胞當審斯義，早定方針，無再觀望，以貽後日之悔。敢布腹心，唯圖利之！

告同胞文

孫中山

慨白國會非法解散，中更復辟之變，民國已無依法成立政府。使馮段兩氏，有悔禍之心，雖爭個人權利，苟能撤消非法解散國會之命令，使國會繼續開會，則與一言興邦何異？夫誰得而議其後者？乃必思以北洋兵力，征服全國，遂致聲啓川湘，而全國之統一，以此破裂。滇桂之師，皆由地方問題而起，而所謂宣告自主者，其態度猶屬曖昧，似尙置根本大法于不問。浪浪莽莽，莫知底止！文不忍坐視正義之弗伸，爰于滬上與民國諸老創議護法，海軍將士，亦有宣言，督率南來。粵省議會，乃有請國會議員來粵開會之決議，由是發生國會非常議會于廣州。于中華民國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公佈軍政府組織大綱，文不才，被舉爲大元帥。雖自知弗能勝此重任，然國家多難，匹夫有責，文忝在手造民國之列，不能視大法之淪亡而不救，用是不避險艱，不辭勞瘁，以爲護法討逆倡。使吾國及友邦之人，咸曉然于軍政府之職志。至于成敗

利鈍，匪所逆觀，凡以存民國人民之正氣于天壤間而已。

自是厥後，粵桂滇黔湘川，莫不一致宣言護法，始以恢復非法解散之國會，為共和之目的。于是地方之爭，一變而為國會之爭，軍政府無尺地之憑藉，而此志已範圍乎六省。而其他表同情而思附義者，尙復所在多有，均在醞釀發難之中，不得不謂護法功矣。願吾國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雖號稱護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法律及民意之下；故軍政府雖成立，而被舉之人，多不就職，即對於非常會議，猶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內既不能謀各省統一，外何以得友邦之承認，文于斯瘡口屢言，以期各省之覺悟，蓋已力竭聲嘶而莫由取信。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心求，斯之謂矣。然個人之去就其義小，國家之存亡其義大，文之所以忍辱負重，以迄于今者，良以責任無人，非得已也。凡文之所以謀使各省尊重非常會議，為護法之中心者，無所不至。

今自岳長累敗以來，各省始悟分則俱傷，合則兩美，然後知有組織統一機關之必要，且知以有非常會議，為護法中心之必要，及今圖之，猶為未晚。而文之力，固已盡于是矣。計自提取鹽稅存款，以充國會正式會議經費，預定六月十二日為開會之期，文之效忠于國會，任務本

已將盡。今者，非常會議決議改組軍政府，以應各省之要求，今而後庶可資羣策羣力，以光昭護法之大業，而告厥成功，豈非民國之幸！文本匹夫，無拳無勇，所以用其全力，以擁護國會非常會議者，其效果亦既如是，庶乎可告無辜于國人。茲仍願以匹夫有責之身，立于個人地位，以盡其扶助民國之天職，謹略述顛末，向國會非常會議，辭大元帥之職，幸唯公鑒！孫文支印。

對於西山會議告國民黨同志書

蔣介石

本黨不幸，值茲廣東統一將告完竣，北方民衆共起奮鬥，賣國軍閥自行崩潰，總理主義可即實現之時，忽有一部分同志異動，自赴北京，開其所謂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自布議案，快其驅除異己，發舒私憤之褊心，而不惜阻撓國民革命之大業。迹其言動，無一不悖於本黨之紀律與總理之意旨，此已有中央黨部及各地黨部辭而闢之矣。究其開會情形若何，誰爲主席，誰爲提議者，誰爲附議者，是否經過議事程序所必須之討論與表決，求之京滬報紙，皆無紀載，若輩亦未能自行公布，曾是總理信徒，而并民權初步一書亦未之讀耶！京滬報告若輩并未成會，會且未成，何來議決？此即其召集爲合法，其所宣布之議決案，亦必不能有效也。惟上海民國日報，亦爲若輩所利用，怪異之論，層出不已。最可痛苦，張靜江同志苦

口勸告，猶不能促若輩之覺悟。若輩自承謂後甚受感動，而飾詞強辯，曾未稍改，實際破壞之技已窮，乃乞靈於文字。中正承總理訓誨甚久，他無所求，惟願與諸同志迅速完成國民革命，國民政府，消除反革命之設施，無役不從。觀此現狀，竊爲之懼，輒敢本其所見，以黨員之資格，爲負責之駁正。非僅正羣衆之觀聽，亦冀此一部分異動之同志翻然思返，知我罪我，不暇計也！

關於共產黨之問題，若輩所以主張排除，不外兩種理由：第一，謂共產黨之共產主義，與本黨之三民主義，根本衝突，故共產黨在本黨之內，亦根本不能相容。不知共產黨之加入本黨，爲總理所特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議決，果使兩種主義根本不能相容，以總理之明，與第一次全國代表之忠於本黨，寧肯貿然決定，以貽本黨之危險。且總理已明言民生主義即是共產主義矣，故第一說決非總理之意。此在若輩亦未始不知。於是有第二說，謂總理之特許共產黨加入，乃欲共產黨完全化合於本黨，而非本黨爲共產黨所同化。今則共產主義，已有蠶食三民主義之危險。然總理果若是褊小耶？三民主義又果如是之易於撼耶？主此說之誣總理，誣本黨，蓋視第一說尤甚。總理今固已逝，然當其在時，此種懼疑即已起於一部份同

志之間，同志中已有爲反共產之運動者。試問總理親自出席之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其結果究若何？總理蓋嚴詞警告「反共產」之同志，而又決定仍容許共產同志之在黨也。總理之所以如是，乃總理之偉大。總理手創之三民主義，誠不同於共產主義，而其爲革命的主義則同。總理深知必能包括共產主義，始爲真正之三民主義；同時亦必能容納共產黨，始爲真正之國民黨也。今日中國革命已爲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中國革命成，則世界革命爲之促進，亦世界革命成，中國革命始真正成功。總理自信三民主義能兼容共產主義，而決不懼共產主義將蠶食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可垂之百世，推之世界，豈在中國國民革命尙未完成之時，而已懼何種主義之蠶食？總理有如許偉大之自信力，遊世未一年，而後起之同志，惴惴焉惟被共產主義蠶食之是懼；其師大勇，其徒薄志弱行至此，亦可謂不肖之甚者矣！人患不自強自立耳，惟國與黨亦然，本黨同志能自振奮，能努力於國民革命，能知中國革命爲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中正敢信全國國民均將奔集於三民主義旗幟之下，決無被他種主義蠶食之危險。若不求自強自立，且無自悔，卽嚴拒一切主義者於千里之外，亦終於自行崩潰，魚爛而亡耳！此次所謂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宣布共產黨籍之執行委員應除名者共

四人。夫以二十四名之中央執行委員，跨共產黨籍者四，蓋僅僅六分之一，此而懼人之黨食，非自暴自棄不自振作者，不能作此奇想也。此種怯懦薄弱之心理，其果愛黨者之所爲乎？凡我同志，均宜深戒。關於汪精衛同志，上海民國日報加之罪者凡三，蓋無一而非任意捏造。共產黨爲欲先求中國國民革命之實現，而來加入本黨，謂其惟以消滅本黨爲策略，又何異謂共產黨惟求自殺；此語既誣，則謂精衛同志對於共產黨挑撥離間，排除本黨同志之言動，一實行，自無一而非誣矣。精衛同志在痛悼廖先生之時，謂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向左去，不革命的不反帝國主義的向右去，此爲極沉痛極明澈之詞，所以警勉同志共同努力於革命，乃以此爲「叛了總理」，真不知民國日報記者「是何居心」也！是真自不知其早已向右立於反革命地位，而徒怨他人分別左右，豈不可怪！如精衛同志向左向右之說爲不當，乃不如反直言之曰革命與反革命二者之分爲當乎？吾同志蓋不自反而徒責人也！鮑羅庭同志之爲政治顧問，爲總理所特請，總理會詔中正：「鮑羅庭同志之主張，即余之主張，凡政治問題均須容納其意見。」總理逝世以後，蘇俄同志對於本黨，以親愛之精神，同志之資格，遇事互相討論，求得真理，絕無所謂「包攬」「專斷」之事實；此不獨鮑顧問爲然，而鮑顧問固亦

如是。廖案未發生以前，國民政府與政治委員會等，均依法定期開會；廖案發生以後，重要事件，由特別委員會辦理，中正即為特別委員之一，凡事應與精衛同志共負其責，何得獨責精衛同志一人！更何得謂「聽聽一人專斷」！至謂精衛同志先不主張討伐劉揚，而其後乃攘人之功，中正躬與是役，敢為切實之聲明：精衛同志本年五月自北京歸粵，先抵汕頭，與於討伐楊劉之議，決策之際，實先得精衛同志之贊同。惟今日反對精衛同志最力之人，乃真有於討伐楊劉時避居香港者。革命本非求功，而謂其攘人之功，尤不知何指也！

嗚呼！赤化也，共產也，俄人掌握政權也，帝國主義與軍閥之所以誣陷我者，今豈將一出一於同志之口耶？容納共產黨，此總理於本黨改組以前，幾經鄭重考慮，而後毅然決定者；自改組迄今兩年，成績具在。「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尤總理於遺囑中，認為與「喚起民衆」同為完成國民革命所「必須」者也。蘇俄同志助成中國獨立之國民革命，其誠意亦彰彰明甚，中正曾言之矣。中國革命不成，列強敢於侮我，皆因國民勇於私鬪，黨員徒爭意氣，團體慣於破裂；明知之而故蹈之，欲不謂之反革命，不可得也！不為革命，便為叛逆，中正益自信此言之非誣，當永以自勉，並願我同志共勉焉！蔣中正叩。

告軍校同學書

蔣介石

中正由汕回省，至今已三閱月矣。處境之拂逆，精神之痛苦，其間之悲慘情狀，實有不忍言，且不能言也。當回省之初，黨事糾紛，學會風潮正盛之時，中正目擊心傷，怒焉憂之。一方嚴右派之搗亂，以分裂吾內部之團結；一方慮處置之不平，造成本黨根基之錯誤。至對於軍紀風紀，日漸廢弛，尤使吾心焦灼難安。然猶深信吾同學將士，必能以孫總理之心為心，知其必能詳明總理之意旨，當不至以區區意見之相左，而自相傾軋也。

竊自去年組織政府以來，凡黨務政治，均推汪主席主持一切，中正但有惟命是從而已。即軍政財政，亦以中央集權為首唱，故自請解除軍長總指揮之職權，還諸政府。凡東江民政財政各人員，概由中央派遣，決不敢妄薦一人，干涉絲毫。軍區分配，部隊駐防，任由中央之指定。惠州為我無數將士犧牲而得者，中正且提議劃歸第六軍區，以免除末流割據之惡弊。至今軍餉總由財部支配，所部軍無宿糧，士盡餓殍，日聞呼苦之聲，亦惟以嚴法繩之，無稍姑息寬縱，當為世人所共見也。惟北伐未成，為總理畢生之遺憾，且以此重託於中正者，故回省以來，竭力提倡。中正以為無論心事，皆可捐棄成見，惟此北伐問題，非貫徹主張，則昔日同志之犧

牲，皆成爲無意義之舉動，故不憚正色力爭，期達目的。無如力不從心，所有北伐計劃竟至根本打消。事至於此，中正認爲軍事與政治，已失自動之能力，乃不得不出於辭職之一途。然中正不忍自訴冤屈，以寒同學與將士之心，仍以團結內部，服從黨義自勉，以勉我將士，故嘗一再告誡，以期吾同學將士化除意見，共策進行，勉爲模範軍人，以期完成革命之責任而已。

且自本校創辦以來，於今二載，當創辦之始，學生與教職員，不過五百餘人，然而上下同心，精神一貫，無或間言。惟共產與非共產之分，已有一部分同學之成見，存於其間矣。當時總理以容納共產分子，爲革命原素之一種；中正亦以爲本黨非容納共產分子，不成其爲國民黨。且革命戰線，非聯合共產分子，實爲國民革命之缺點。故自開校以來，惟恐同學歧視共產分子，或因懷疑而起決裂，是以時時以總理之意爲意，對於共產分子，扶特提攜，不遺餘力。務使本校革命之基礎，免除此共產與非共產之分，但期其精神之團結，完成國民革命之責任，以慰我總理之心。此中正二年以來，對於團結全部之苦心，至今未之或變者也。故同學間有以中正爲偏袒共產，或抑制同學爲言者，皆一概置之，但求無愧於神明而已。各期同學，凡能知中正之苦衷者，亦無不爲之體察諒鑒，故其對於中正之言論行動，無論何時，未有起一毫懷

疑之心；而且聽從之惟恐其不至。此固中正二年來，對於本校同學親愛之情繫繞胸臆，朝夕所不容忘者也。亦惟有此精神之團結，乃能一出而平東江，回師而滅劉楊，再出而破惠州，盡蕩叛逆之餘孽；此無他，蓋同學精誠之所至，故能無堅不摧，無攻不克耳。

總理嘗爲中正告曰：「團體不患其小，惟患其不能純。今本校同志，雖止五百人，如能乃愛精誠，歷久不變，則精神未有不團結強固者。革命基礎，全在於此，望勿有始鮮終，期告厥成。」甚矣，本校之責任如此其重，而總理屬望於本校之心，又若斯之殷也。吾同學宜如何淬勵奮勉，團結精神，始終如一，以鞏固此革命之基礎，不負吾總理之期望。又宜如何實行主義，消除成見，以圖戰線之堅固，而達成革命之目的。不意吾總理與廖黨代表，及先烈各同學將士之骨血未寒，而本黨本校即爲之精神渙散，團體破裂。回憶去年，梅縣學會紛爭以來，即起有心者無窮之隱憂，言念及此，痛心曷極。一年以來，不啻腸斷淚涸，舌敝唇焦，而乃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忠言逆耳，無濟時艱，卒至兩方各處於極端，竟不顧其根本之傾頹。此皆中正誠不足以動衆，信不足以孚人，有以致之，雖萬死而不能辭其咎也。

竊中正自追隨總理革命以來，無時不以犧牲個人自矢。對於革命之希望，惟有樂觀與前

進。然如今日內部之情形，長此以往，雖欲不抱悲觀而不得矣！蓋北伐主張，既不能貫徹，辭職又未蒙批准，既不能使之專心辦學，以圖後進；又不許其奮勇前進，以完成革命之責任，卒致進退維谷，挽救缺術。同時軍中黨中，訂爭益烈，青年軍人聯合會也，孫文主義學會也，誹謗主義也，懷疑共產也，傾軋之聲浪，日高一日，中正目擊心傷，不忍坐視危亡，乃與汪主席約期開兩會聯歡會於本校，以謀精神之團結。不期聯合會員，屆時又爽約不至，卒使各項問題，懸而不決，妥洽未能，糾紛益甚，遂致演成三月二十日之事變，竟至破裂，而無挽救之方策。二年苦心，諸烈赤血，竟成泡影，本校之光榮，黨軍之成績，乃爲次（內部破裂）四字，而貽革命歷史上無窮之瑕點，能不悲乎！總之，此次事變，雖尙未審明其真相，然不得以個人問題，而牽動全局。尤其是中正以校長之地位言之，更不忍擴天破裂，至於不可收拾也。

今共產分子，爲免除本軍內部之糾紛，均願以一律自動的退出，並期於他種工作上共同奮鬥，其態度之光明磊落，實足爲同學將士所欽佩。蓋以其少數幼稚分子之謬妄，而歸咎於其全部，心已有所不忍，而况其願自動的退出，且無一句異辭，是其愛本軍與本校之心，於此可見；而其坦白爲懷，毫無自私之見，存於其間，亦豁然明矣。

吾今願軍中同學將士，試一平心反思！聯會與學會之出發點，究在何處？其立足點，又在何處？是豈憑空而能產生乎？抑有所本，今日所知學會與聯會之幹部，其產與革命之分子，非皆出自吾總理所首創本校之同學乎？如無總理，安有今日之本校？更安有今日之學會與聯合會乎？如此，當知聯合會與學會皆產自本校，而其出發點，自在本校，而其立足點，亦皆在本黨與本校之上，無論學會或聯合會之損失，而其為本校與本黨根本上之損失則一也。今日退出本軍之同學，大部皆為聯合會之會員，而學會之會員對之，不知其如何感想也！以此為樂乎？抑以此為悲乎？以此為榮乎？抑以此為恥乎？嗚呼！「同室操戈」、「自相殘殺」之名詞，不幸加諸吾本校諸同學將士之銜上。蒙此惡名者，是我諸同學，而使諸同學蒙此惡名者，實中正失德不道之所致也；中正誠無顏以見吾總理與已死諸同志於地下矣！

吾今特告本校各期同學曰：今日日本軍分裂之現象，不惟革命前途上受一莫大之損失，即我諸同學，凡為革命分子者之個人，無形中亦皆受極大之損失；而我團體之損失，固不待言矣。各同學其知之乎？嗚呼！中正既不能防止分於未然，然不能補救設法於事後，不惟無以慰退出之同學，亦且無以見軍中之將士。同學乎！吾輩非皆昔日相親相愛，如手如足，同生同死

之同志乎？而今則如何？若學會與聯合，易地而處，則學會同學，又將何以爲懷耶？如各同學立於校長地位，則又將何以爲懷也？

吾言至此，吾淚潸潸而不能復止，吾之革命觀念，本不許有感情容於其間，然而平心以思，此退出本軍全部之同學，其果人人誣譏總理人格者乎？其果人人違反三民主義者乎？其果可以敵人相待者乎？其果可以仇視相終者乎？其果無傷於已死之總理與諸同學之心乎？事至於此，吾實不能復抑吾之情感，而知吾同學將士之難堪，吾不能不自悟吾處置之失當，以致吾親愛同學之分離。吾復不能不自認吾罪之重大，以失革命戰線之聯絡。

吾敢直告於諸同學之前曰：吾不願使吾退出本軍同學之難堪，吾不忍本校之同學，終久分裂。如在隊同學，仍予離隊同學以難堪，或爲外人利用不自知其環境之險惡，則中正惟有與粵人作長別，不忍坐視本軍之解體，使我數萬將士，皆入於自殺之途，而致我手創革命之基礎，仍復亡於我之手也。吾惟望吾離隊之同學，不再輕譏總理之人格，實行三民主義之工作，一本親愛精誠之校訓，不宿怨，不懷恨，不尋仇，不灰心，以光明之態度，親愛之精神，捐棄前嫌，續歡同學，則人非木石，誰能無感！吾知軍中同學，必能坦懷釋疑，恢復舊誼，終有共同努力。

於革命戰線之一日也。如從此以後，勢成其騎虎，兩不相下，一方以報復爲事，一方且防其報復，水火冰炭，終不相容，必至同歸於盡而已。

吾今復敢以一言進告於同學曰：吾對今日之內部，吾不能問其是學會與非學會，是聯會與非聯會之別，吾只能問其是同志與非同志，是同學與非同學之分也；吾只能問其是與非，情與理，橫暴與親愛而已。如昔日爲聯會，驕橫暴戾，不可一世而忘其本者，吾必以校長之資格懲之戒之。凡爲本校之同志與同學，其能團結聯合，始終如一者，吾必親之愛之。革命黨員，以革命爲前題，報仇挾嫌者，固非革命之男兒；而防人之報復，怕人之挾嫌，亦非革命黨員之所爲。革命黨員，固無懷恨挾仇之事，亦不畏人之懷恨挾仇也。而况同生共死，其患難之同志與同學，有何不可解釋之仇乎？情理不能埋沒，是非自有定論。中正惟有以總理之志爲志，總理之心爲心，不偏不倚，公平正直，惟期團結內部精神，實行三民主義，共同努力於國民革命而已！吾同學其思之！其重思之！

出師北伐時告將士書

蔣介石

六月五日，奉國民政府命令，特任蔣中正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中正才能淺薄，受茲重任，

自愧勿逮。惟革命指揮，必須統一，黨員行動，未許自由。當此帝國主義與北方軍閥聯合進逼之時，捍難禦侮，猶恐不及。况中正身許黨國，何敢規避求全。既奉明令，惟竭駑鈍，勉効馳驅。且自去歲以來，兩次東征討逆，一度旋師靖難，皆賴諸同志一德一心，同仇敵愾，得以迅奏膚功。迨南路蕩平，廣東遂以統一。今欲完成革命，統一中國，事之難鉅，十倍曩昔。而諸同志之忠勇奮發，尤必視前百倍。中正敢不從諸同志之後，以盡革命一分子之責乎？國民革命之成敗，全繫於我將士諸同志之身。中正誓與我諸將士同生死，共成吾先大元帥未竟之志。謹於就職之始，列舉四事，為諸將士告：

一、當認定帝國主義為吾人真正之目的敵。先大元帥致力國民革命四十年，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孰使中國不自由，不平等？曰惟帝國主義。故抵抗帝國主義，實為之國民革命最大之使命。諸將士願國民革命軍之名，而深思其義，必如吾人今日一切努力，皆當集中於此。帝國主義一日不推倒，中國人民一日不得寧息；不平等條約之桎梏，使我政治上，經濟上，咸失自由，庶政無由整理，民生日益憔悴。土匪與軍閥，乃皆為帝國主義之工具，內亂永無已時。吾人與土匪戰，與軍閥戰，實皆間接與帝國主義戰。最近吳佩孚之蹶而復起，謀害我革命根據

地，尤顯然得帝國主義者之助。帝國主義與爲其工具之軍閥，所視爲不共戴天之仇者，惟力爭中國自由平等之革命軍人。我革命軍人亦即誓與彼等不兩立，當此之時，宜以最大之決心，爲最後之努力。帝國主義者，擁有強大之武力與雄厚之財力，我國民革命軍，如以物質言，無論軍械餉項，皆不能與之頡頏。惟今日國民革命軍之物質，與各國革命時代之情狀相比較，則已不可謂不豐。將士當以大無畏之精神，預備以吾人寶貴之血肉，抵禦帝國主義者犀利之槍砲；尤勿忘先大元帥革命軍人以一當百之教訓。就今日軍隊之人員言，固當以一敵百，即以餉彈之數量言，亦惟有以一比百，乃能使後方接濟不絕，用之無窮也。至於個人成見，尤當爲革命而犧牲，一致以帝國主義爲公敵，殲除帝國主義工具之軍閥與土匪，乃爲抵抗帝國主義所必採之手段。革命無難事，惟在始終不變其目的，必有完成其最後責任之一日。

二、當確信國民革命軍爲中國國民黨之軍隊。革命軍人與軍閥之差別：一則決心與帝國主義搏戰，一則甘爲帝國主義之工具。然其所以致此差別者，尤別有在。革命軍人不以軍隊爲私有，惟持主義，以奮鬥；軍閥則視軍隊爲私產，防區爲地盤，軍民政財政一手把持而囊括之，且不惜倒行逆施，依附帝國主義以求生存也。社會環境至爲險惡，在在足以促軍閥之造

成，曾在革命旗幟下之軍人，亦有中途變叛，與軍閥同一禍國者，主義之信仰不深，環境之誘惑自易。中正嘗謂軍閥非盡其本人所願爲，乃環境迫之使然者，此言非爲軍閥恕，乃願我同志深自惕勵，勿爲環境所轉移也。惟三民主義，能防止軍閥之發生。三民主義之真精神，爲救國，爲犧牲個人自由，爲解放全人類之壓迫；此皆與軍閥根本不相容者。國民革命軍應受黨之指導及監督，成爲黨之軍隊，而竭力避免軍閥之行徑。上級官長當立志不佔領地盤，不把持民政財政，不包庇烟賭。無論勦匪或作戰，所得軍械及一切戰利品，必悉數呈報上官，聽候處置，切勿隱匿不報，據爲私有，希圖擴充私人之軍隊。今日軍閥咸爲擴張自己實力之一念所誤，人各求擴張其實力，而漫無限制，必至罄所入之財，不足包所需之餉。政治因之紊亂，軍紀因之廢弛，卒之兵日多而無一兵可用。且部屬效尤，同僚猜忌，師欲擴而爲軍，團亦欲擴而爲師。孟子所謂：「先利後義，不奪不蹙」者，其流弊直無異於自殺。中國革命數十年所以不能成功者，亦惟此而已。中正深信其將士之必不爲此，惟爲防微杜漸計，爲完成革命計，祇有努力遵守黨之紀律，實現黨之主義，服從黨之指揮。國民革命乃黨之所有，任何人不得而私也。黨代表與政治工作人員，尤應有精神上之輔助團結，政治工作爲革命精神之所寄，其職

責之所在，必相與努力，促其完成，不得輕視。此爲革命軍真正命脈之一，慎勿等閒視之！

三、當盡力注意士兵之教育及生活。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政綱，在對內政策第七項中，即規定注意改善下級軍官及兵士之經濟狀況，并增進其法律地位，施行軍隊中農業及職業教育。自國民革命軍成立，兵士之經濟狀況，較前之絕不發餉者，自稍改善。然以吾人之理想實尚甚遠，本年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正即與諸同志提出改善士兵生活案，但仍限於環境，未能實行。農業職業各教育計畫，猶爲事實所限制，不遑計及。今日欲稍提高士兵之生活及教育，惟賴諸將士切實注意，各在其可能範圍內力求改良而已。革命目的，在於解除一般人民之痛苦，士兵即受痛苦最甚之人民，投身軍隊以求解放，若仍使其飽嘗痛苦，則一切主義皆屬空談。中正深信今日士兵皆爲真正革命者，因其來自田間，備受壓迫，如能明告以戰爭之目的，革命之意義，乃爲其自身求解放，爲我國家求獨立，彼等必皆與帝國主義及軍閥作殊死戰；而我輩統兵者之是否真正革命，則須視其能否注意士兵生活而定。自古名將，無不與士卒同甘苦，視士卒如子弟。今日物質設備，即有未周，但官長能於士兵之食品服裝衛生經濟以及教育事項，多一分注意，則士兵必減少一分痛苦，官長當力求減低自

己之生活，而提高士兵之生活，尤必須注意士兵精神上之慰安，對於軍事政治，以及人生必需之各項智識，當隨時隨地，使士兵能有接受領悟之機會。革命事業之成敗繫此，諸將士個人之成敗亦繫此，中正不能不為嚴格之要求也。

四、當努力使國民革命軍為人民之軍隊：先大元帥於民國十三年十一月離粵北上時，曾發布宣言，謂：「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者無不敗，與國民結合以速國民革命之進行者無不勝。今日以後，當劃一國民革命之新時代，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為國民之武力，國民革命必于此時乃能告厥成功。」此吾人一日不能或忘之寶訓也。北方國民軍，以能實行「不擾民真愛民」之標語，雖遇強敵，終不挫敗，彼蓋亦接受先大元帥之教訓者。我國民革命軍之有今日，尤全以與國民相結合之故。東江之戰，廣州近郊之戰，南路之戰，皆奉民意為指歸，得人民之贊助。惟吾人欲求國民革命之完全成功，猶不能以此為滿足，當使全國人民能起而自謀其利益。蓋以帝國主義與軍閥頑強，我國民革命軍即能將其擊破，逆料彼等摧敗之餘，反動必且更烈，取精用宏，死猶為厲。欲使帝國主義與軍閥不作死灰復燃之計，必全國人民皆能起而共同奮鬥，與反動勢力作不斷之決戰也。國民革命之責任，不

徒爲人民除一時之禍害，并當爲人民謀永久之幸福；不徒爲人民執捍禦之勞，並當扶助人民使有自衛之能力。諸將士自民間來，必思到民間去，宜隨時隨地，力與民衆相接近，與民衆同甘苦，滿足民衆對於革命軍人之要求。凡本黨政綱所定，與人民團體之發展及一般之福利有關者，諸將士咸當切實奉行，勿視爲紙上空談。尤必依據大元帥所著之建國大綱，實行軍政時期訓政時期培養人民自治能力之必要政策，蓋必如是而後可使武力爲國民之武力也。

凡此四事，皆言其舉舉大者，中正深信此四者能實行，則國民革命軍必得完全之勝利，而中國之自由平等，亦即可依諸將士之奮鬥而達到目的。若夫嚴申軍紀，則有革命軍特定之連坐法，與革命軍刑事條例在。而漸兵精神教育問答，戰鬥秘訣，日課問答，革命軍口號，諸條項，黨軍用之而著效者，惟期諸將士朝夕諷誦，勿視爲具文。抑中正尤有言者，自來革命之成功，戰事之勝利，其惟一原則，在指揮統一，勢力集中。集中則團結堅強，行動一致，乃能發生效力。統一則統計便利，整理有方，平時有系統之準備，戰時爲全盤之規畫，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兵多固操必勝之權，兵少亦立不敗之地。否則人自爲戰，各自爲政，命令失效，訓練困難，有利

則相爭攘，遇難則相推諉，不幸小有挫折，輒至全部崩壞。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可爲殷鑒。中國革命，歷次失敗，其原因亦多在此。今日爲吾黨生死關頭，再不於此注意，非僅革命無成，我儕咸將不知死所矣。惟所謂集中統一者，必以黨與政府之命令爲歸，而非如軍閥之以個人爲重。中正自立志革命，以至興學教戰，率師東征，未嘗敢稍蹈割據抗命之習，尤不敢營私舞弊，斂財納賄。如中正有一毫自私自利類於軍閥之行徑，則凡我將士咸得起而舉發其事實，中正甘受黨與政府極嚴厲之制裁。吾人所任職務，就軍隊系統言，階級不容稍紊；然在黨義上，則皆爲同志。革命軍之基礎，全在下層，甚願諸將士以同志與黨員之資格，監督上官，勿以階級區分，而致實際睽隔，失却革命之精神，惟實施命令，恪守軍紀，必須嚴厲施行，澈底要求，此爲責任與職權所在，亦不容有絲毫假借也。中正與諸將士情同手足，誼託腹心，言雖繁冗，尙不百一。惟冀鑒其愚誠，共同奮鬥，以促國民革命之完成，則幸甚矣！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印。

出師北伐時告士兵書

蔣介石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在就職的第一天，用極誠懇的意思，對於最親愛的士兵同志

們，講幾句最重要的話：

第一，革命的意義：我們的軍隊，叫做國民革命軍，是要完成革命的。大家都是革命軍人，先要明白革命的意義。我們爲什麼要革命？是要救國家，救人民，救自己，救子孫。現在中國危險極了，人民困苦極了，大家都逼得沒有飯吃，將來子孫更難活命。這全是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與軍閥勾結作惡，斷絕了中國和一般人民的生路。我們要打倒這些敵人，所以我們要來革命。先大元帥革命四十年，完全爲求中國的自由平等。我們現在要繼續先大元帥的事業，使得革命澈底成功。一個革命軍人，要有打盡世界上不平的勇氣，要有爲全人類謀解放的仁心，何況現在已到了自己的生死關頭呢！

第二，戰爭的目的：戰爭是一件最危險最殘酷的事，我們要救中國，如果能用和平統一的方法，自然最好。但是北方軍閥，做了帝國主義的走狗，破壞先大元帥開國民會議的主張，爭權奪利，自相殘殺，弄得中國一天不得安寧。尤其把我們革命軍人看作眼中釘，恨不得由他們來斬盡殺絕。我們要救國，要救自己，除了和他們拚死作戰，還有什麼法子？有些人總說，軍人天職在對外作戰，國內戰爭太無道理，這是不懂得革命的原理的話。革命的戰爭，完全是

爲求國家的獨立自由，求人類的解放，求主義的實現，絕不是爲個人爭權利，爭地盤，並且軍閥既是帝國主義的工具，我們和軍閥作戰，也就是和帝國主義作戰。所以我們戰爭的目的，完全是爲救國救民。

第三、犧牲的代價：革命和戰爭，都不免要犧牲的。我們革命軍最要緊的口號，就是不怕死。人生都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北方的弟兄們，拿性命賣給軍閥，去替軍閥個人爭地盤，自然死得太不值得。我們爲革命而死，爲救國救民而死，爲求自由求解放而死，死的價值真比泰山還重。帝國主義和軍閥，已壓迫我們到沒有生路了，我們生而辱，不如死而榮；爲他們蹂躪而死，不如和他們決戰而死。不自由，毋寧死，是革命軍成功的一個秘訣。世界上什麼事都要有代價，犧牲就是革命的代價。不流血，不能求解放；不犧牲，不能成功。革命爲革命而犧牲，是歷史上永久的光榮！政府忘不了你們！全國同胞也忘不了你們！我不是但叫你們去死，自己安坐後方，像北方軍閥一樣。我如果偷生怕死，不努力向前，大家都可以殺我！我們大家要一樣齊殺向前去，「好漢死在陣頭上」，殺賊而死，是最快樂最光榮的事！

第四、主義的需要：一個人要有主意，沒有主意，便搖惑不定，容易受人愚弄。一個團體更要

有主義，沒有主義，便是私利的結合，也容易被人收買。我們革命軍是有主義的，每一個革命軍人，也必早打定了主意。如北軍兵士每月拿幾元錢的餉，便拿性命賣給他們的上官軍閥，這樣的愚蠢行爲，就因爲他們沒有主義。我們的主義是孫大元帥創造的三民主義，也就是救國主義，也就是打不平的主義。三民主義第一是民族，求我們民族獨立，不許列強來壓迫。第二是民權，求人民權利的平等，不許軍閥官僚來欺侮。第三是民生，求人民生活安樂，不許土豪劣紳來剝削。這些獨立平等的目的都達到，中國便真正太平了。大家就有福可享了。我們爲要實行三民主義，打破現在的種種不平，所以要革命。革命不成，主義不行，是我們莫大的恥辱。

第五、本軍的責任：去年打陳炯明的時候，各軍的名譽很大。後來改稱國民革命軍，是因爲中國國民黨要繼承先大元帥的遺志，完成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黨所屬的軍隊，便應稱做國民革命軍。實際上，國民革命軍，就是本黨的軍隊。黨員對於黨，本有責任，要服從黨的紀律，實現黨的主義。黨軍是武裝的黨員，責任更加重大，從前革命不能成功，是因爲沒有武裝的黨員。現在有了武裝的黨員，再不能打倒我們的仇敵，革命還有什麼希望？以後中國仍受帝國

主義的壓迫，人民仍受軍閥的欺侮，大家都弄到生無立足之地，死無葬身之所，全是革命軍人不盡責任的罪過。我們生何以見國民，死何以見先大元帥與各位先烈。大家應該曉得，今後革命的成敗，關係全在我們武裝黨員的身上。要振起精神，一心一德，共同來負這個責任才好！

第六、成功的要素：革命本不是難事，只要革命黨員百折不回，始終不變，總有成功的希望。但有許多打勝仗的秘訣，武裝黨員一定要牢牢記住，才可以減少犧牲，并促國民革命早日成功。

一、愛護人民：這就是實行三民主義的起點。不拉伕，不搶物，不佔屋，你愛護人民，人民也愛護你；行軍打仗，都得許多便利。

二、嚴守紀律：革命黨員要守黨紀，革命軍人更應守軍紀。犧牲個人的自由，尊重團體的紀律，才不是烏合之衆，才可以打勝仗。

三、服從命令：軍隊裏面，最要緊的是服從命令。命令向前，大家便一齊向前，這樣才可以動作一致，不至於散漫凌亂。

四、盡忠職務：革命軍人負有任務，一定要完全達到，方算盡職。無論怎樣勞苦，怎樣危險，都不能拋棄自己的職務。

五、團結精神：革命軍的同志，都要相親相愛，團結一致；對於上官，尤其要親愛尊敬。我們能同生死，共患難，萬衆一心，沒有不打勝仗的。千萬不要意見紛歧，互相猜忌，進退不一。動作不齊，反授敵人以可乘之機，弄得自己一敗塗地。

六、不貪財物：軍人貪財，必敗之道。心中記着財物，臨陣不肯向前，打了敗仗，命且不保。錢有何用？即使僥倖逃脫，又能用得幾時？祇有革命成功，大家都可享福，那時才真是我們發財的日子。

七、節省子彈：子彈是軍人的生命，打仗的時候，一定要節省子彈。見了敵人，千萬不要驚慌，一定要利用地形，照着孫大元帥所講「藏隱瞄準」的方法做去。使每顆子彈，都能打死敵人。

八、白兵衝鋒：打仗要緊的條件，是勇氣，是犧牲的精神。如果我們子彈放盡的時候，或接近敵人的時候，應以血肉與炮火搏戰，白兵衝鋒，奮不顧身，最後勝利，常常在此。

九、不怕敵人，我不怕敵，敵必怕我；我如讓敵，敵必殺我；我要自救，先要殺敵。殺敵秘訣，在向前進，在不怕死，敵被我殺，還有何人來殺我？

十、立定腳跟：這句立定腳跟的話，是從前教兵的古法，現在似乎用不着。但是打仗總要穩定，如同現在各動作，先要立正，立正之後，氣就定了，心亦定了，胆就壯了，手亦穩了。如果軍隊排列不動，穩定如山，打仗未有不勝的。只要我們大家同心一致，堅持到底，就是打仗得到最後勝利的秘訣。古人說：『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我們今日革命軍將士，大家是同志，如果同心同德，同生同死，敵人那有不消滅？革命那有不成功？我想說的話太多了，各位士兵同志，明白了上面六項，再記住「革命軍口號」：「革命軍連坐法」，「革命軍刑事條例」等等，國民革命一定可以因了你們的努力而迅速成功的。革命成功，不但是救國救民，也救了各同志自己。我敬祝各同志身體健康！為國為黨奮鬥勝利！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印。

出師北伐時告廣東全省民衆書

蔣介石

本年六月五日，國民政府命令特任蔣中正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革命軍之責任，在

以與民意結合之武力，繼承先大元帥孫總理之遺志，掃除實行三民主義之一切障礙，以完成中國之自由平等。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設置，即爲集中勢力，統一指揮，一方負責鞏固國民革命根據地之全責，一方便於國民革命之敵人決戰。

廣東爲中國革命策源地，尤爲國民革命軍根據地。廣東人士對於革命之犧牲最大，即其對於革命之責任特重。中正於就職之始，既鞠誠悃以告全國國民，尤願以最懇切最親愛之忱，對我廣東全省父老兄弟諸姊妹，致其特殊之敬意與希望。

廣東人民，於帝國主義開始壓迫中國之時，即已表顯其革命勇氣。迨孫總理致方國民革命，前後四十年，自陸皓東史堅如以致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浩氣英風，足爲後死者之模範，遂以造成民國。然十五年來，擾攘不絕，革命同志在廣東之奮鬥愈烈，反革命分子之仇視廣東亦愈甚。廣東人民應一致努力，繼續孫總理及諸先烈未竟之工作，尤必研究前此革命未成之原因而改正之。於是內部團結之如何堅固，武力與民意之如何深相結合，乃爲今日必講之道矣。龍濟光陸榮廷陳炯明楊希閔劉震寰輩，其所假借之名義各殊，而視廣東爲私產，以爲禍於人民則一。凡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者無不敗，若輩今已次第滅亡，而餘孽未盡，輒以

港澳爲遁逃藪，帝國主義者與北方軍閥猶時時利用之以圖粵，因此而廣東人民之痛苦猶未盡去。

國民政府成立以來，銳意掃除一切障礙，從事於政治軍事之整理。國民革命軍則尤以紀律爲重，不擾民，不干涉民政財政，不包庇烟賭，以求民衆之安寧，然爲四周環境所制限，凡所設施，恒不能悉照本黨所定之政綱，有蕩滌瑕穢之決心，而祇可先去最甚；有積極建設之宏願，而僅能略具端倪。禦侮需相當之軍備，則餉項之負擔未能驟減；防奸採必要之方法，則社會之自由未能盡復。

廣東爲中國之一部分，中國革命未成，廣東雖告統一，不能獨享幸福也。我廣東人民蓋早知此理矣；國民政府不妥協不姑息，掃除一切反革命分子之政策，當得多數民衆之擁護。黨軍與國民革命軍兩次東征討逆，一度回師靖難，以及肅清南路，皆得民衆熱誠之贊助。

中國國民黨領導民衆，從事於國民革命，民衆之參加國民革命運動，亦日以熱烈。省港工人與帝國主義相持逾一年之久，猶不稍懈。最近農工商大聯合，尤足表示人民與政府合作之精神。欲求革命之成，必須團結勢力；且必忍受暫時之痛苦，以求得永久之幸福。我廣東人

民蓋深明此義矣。

國民革命軍爲人民永久之幸福而奮鬥，果使國民革命完成，三民主義實現，本黨規定之一切政策得實施，則中國得躋於自由平等之地位，全國人民不復受帝國主義與軍閥之壓迫。亂源永塞，治本確立，土匪可有真正剷平之一日。以廣東人民之勤敏，物產之豐饒，其時生產事業之發達，又何可限量；此決非不能實現之空想。帝國主義與軍閥已日趨於崩潰，最後之勝利，必屬於吾人。惟吾人必須忍受暫時之痛苦，團結一致，以與之決戰耳。

中正材能淺薄，惟此身誓爲國民革命而盡瘁，決不敢效尤軍閥，視廣東爲私產，竊名號以自娛。惟中正願爲一切民衆而效死，民衆亦不可不盡自衛之責任，嚴密其組織，整齊其步調，各盡能力，以與政府合作，防止敵人造謠挑撥，離間中傷之計，使革命根據地日益鞏固，革命勢力日益發展。廣東人民不惟可得確實之安寧，卽其負擔亦必逐漸輕減。故廣東人民之禍福，全以國民革命之成敗爲比例率；此廣東全省人民所宜一致覺悟努力者也。

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明民權之意義，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國民以郊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爲團體及

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在今日軍政時期，中正當一本此旨以進行，有反對帝國主義，爲國民革命盡力者，中正愛之敬之，必以全方保障其自由；若甘爲國民革命之障礙，與帝國主義及軍閥聯絡勾結者，中正亦必與全省人民共棄之，毋使得逞。凡掃除反側，剿滅土匪，促成廉潔的政治，中正皆必惟力是視，不敢稍懈。我全省人民深念國民革命之重要，革命根據地猶爲國人托命之所，對於國民革命軍，務有以督責而維護之，是所望也！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印。

出師北伐時告海外僑胞書

蔣介石

中正奉國民政府之命，於七月九日，謹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職，統一指揮，集中實力，以打倒帝國主義者之工具賣國軍閥，實行先大元帥遺囑爲職責。經有宣言，敬告我廣東全省民衆全國各界同胞。念我僑胞，遠適異國，時時與帝國主義者相接觸，所感受壓迫之痛苦，多而且切，愛國之熱心亦真而且篤，中正尤不得不有一言以相告。

溯我國自滿洲入據以來，以愚民媚外爲政策。於是列強之帝國主義，乘機而至。武力之壓迫，經濟之侵掠，互爲困用，使中國喪失獨立，陷於次殖民地之地位。先大元帥外察大勢，內審

國情，知非推翻滿洲政府，莫由改造中國，實現三民主義。故結合僑胞同志，作革命先驅，前仆後繼，至於辛亥，然後滿洲政府始克推翻。

夫革命之目的，非僅僅在推翻滿洲政府，乃在推翻滿洲政府之後，得從事建設，致中國於自由平等之域。然而帝國主義者，竟資大借款於滿洲政府之餘孽袁世凱，使依然保有滿洲遺留之勢力，以解散國民黨。浸至馮國璋徐世昌段祺瑞曹錕吳佩孚輩，代趙遜與賴，帝國主義之羽翼，久竊京樞。繼續其賣國殘民之事業，益陷中國於萬劫不復。去一滿洲政府，而滋生多數賣國軍閥，豈我僑胞同志奮力革命之本旨哉？是故辛亥之革命，不特未曾成功，而外寇內奸之禍，且變本加厲。先帥憂之，故民二民六之役，兩次北伐之師，皆係繼續辛亥革命之工作，其目的無二，事實原一。即今誓師，猶本此志，而時機益緊張矣。我僑胞贊助辛亥革命於前，豈可中途而廢。夫革命事業，非可倖而致之，必全始全終，乃克有濟。

比年以來，我國人感受賣國軍閥之蹂躪，帝國主義者之暴虐，益多且切。羣知革命之不可稍懈，一致參加，共同奮鬥。廣東同胞，尤稱努力。因此努力，故能將軍閥陳炯明楊希閔劉震寰等，次第消滅。而英帝國主義者經濟侵掠之總兵站之香港，亦受巨創。現在廣東已為廣東人

民之廣東，一切建設事業，均在積極興舉之中。（如北伐順利，軍費可少，更當減稅裁捐。）粵人自由平等之幸福，誠非軍閥勢力範圍內之同胞，可同年而語矣。

然而帝國主義者，視我革命民衆，——尤其對於廣東民衆，則深惡痛疾，日謀去此心腹之大患。最近供給吳佩孚軍械，借予鉅款，使其勾結匪類，擾我內地，入寇湘省，窺我門戶，其志在得廣東而甘心也。吳賊勢力範圍內之各省人民，困苦情狀，甚於地獄。但言商務，則一切賣買，均須行用其所印發之紙票，現金則悉被收括，奉與帝國主義者，購買殺人利器。商民欲轉埠者，只准隨帶現銀五十元出口，外埠匯銀回省者，不論由郵局或銀行，只准以紙票交付。並設富戶捐資本捐，其數自由吳賊派定，不得短少。明搶暗索，重稅苛捐，傾家蕩產者，比比相望。至於農工之被摧殘，更難盡述。佔民之居，奪民之食，姦民之婦，拉民爲伕，視爲故常。使吳賊之勢力得至廣東，恐三千萬同胞無噍類矣。但革命軍在廣東一日，必不使吳賊得踐廣東一草一木。革命軍爲保護廣東人民，鞏固革命根據地起見，自應北出湘鄂，使吳賊永不敢作禍粵之想。故爲廣東策安全計，須北伐；爲拯救全國同胞，須北伐。且我僑胞寄生異域，因中國國際地位不平等之故，備受異族之壓迫，禁止入口，驅逐出境之辱，不絕於耳。孰令致之？曰不平等條

約誰爲此不平等條約？曰帝國主義者。帝國主義者何所恃而不恐？曰恃其龐大賣國軍閥如吳佩孚輩，衆有多數爪牙，足以脅制中國人民，使其俯首聽命，任所欲爲也。

嗟乎！中國今日一切不幸之現象，何一非帝國主義者利用賣國軍閥爲其工具乎？故爲僑胞求自由平等計，亦必須北伐之目的，第一步在打倒帝國主義者之工具，賣國軍閥，並開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然後建設人民的統一政府，實現三民主義，更當歡迎僑胞，開發地利，使同胞家給人足，中國自由富強。

現在全國民衆，已受先師主義之感化，暗中進行革命甚力，軍閥自身又呈崩裂之象，革命前途，至抱樂觀。我僑胞同志去國萬里，心系祖國，辛亥以前，革命之豪興，於今何如？務望一致團結，澈底主張，贊助北伐，參加革命，使先大元帥之志願，得以圓滿完成。國家幸甚！國民幸甚！非僅中正一人感佩已也。整軍待發，書不盡意，諸惟鑒照！敬頌毅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叩。

告全國民衆書

蔣介石

帝國主義以中國經濟落後，企圖吸其精髓，藉以延其資本主義之殘喘，乃挾其經濟侵略

之目的，以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種種手段，強割土地，關佔商埠，協定關稅，追訂不平等條約，銷售過剩之生產品，掠取廉價之原料，在經濟上，中國已變爲帝國主義之銷售場，帝國主義復利用軍閥，造成內亂，破壞中國實業之發展，維持其已得之經濟特權。軍閥本承繼專制時代之思想，復仰承帝國主義之使命，對內犧牲民衆利益，對外犧牲國家利益。十數年來，袁世凱之稱帝，張勳之復辟，馮國璋徐世昌之毀法，曹錕吳佩孚之盜位竊國，輾轉蹂躪，在政治上，中國已淪爲次殖民地之封建殘局。國民革命之目的，即在根本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及軍閥，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衆之利益；此我總理之終身主張，而本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及國民政府以及中正，皆屢次宣言之矣。帝國主義及軍閥狼狽相援，欲革命成功，必根本打倒帝國主義；欲打倒帝國主義，必先以民衆力量掃除國內軍閥及一切反革命勢力。故我總理以垂暮之年，猶率率北伐。其宣言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以繼續反革命之惡勢力。換言之，不僅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依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蓋必如是，然後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絕，中國乃能脫離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也。我總理更於北伐宣言中，明白宣言戰勝之後，以革命政府

之權力，對內掃蕩反革命之惡勢力，使人民得解放而謀自治；對外代表國家利益，取銷不平等條約，重訂雙方互尊重主權之條約，以消滅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勢力。如是中國在國際地位上，乃得平等；下列民衆所必需之具體條件，乃得實現。

一、中國躋于國際平等地位以後，國民經濟及一切生產力，得充分發展。

二、實業之發展，使農村經濟得以改良，而勞動農民之生計，有改善之可能。

三、生產力之充分發展，使工人階級之生活狀況，有因其團結力之增長而有改善之機會。

四、農工業之發達，使人民之購買力增高，商業始有繁盛之新機。

五、文化教育等問題，至此方不落於空談，以經濟之發展，使智識能力之需要日增，而國家富力之增殖，可使文化事業及教育之經費易於籌措，一切智識階級之失業問題，方有解決之端緒。

六、中國新法律更因不平等條約之廢除，而能普及於全國領土，如是治外法權之收回，租界之取消，然後陰謀破壞之反革命勢力，無所憑藉。

以上諸端，凡屬國民，不別其爲何階級，皆無不感其切要，亦即爲總理欲實行其三民主義

之初步也。不圖曹吳傾倒，段氏繼起，媚外凌民，一如疇昔，我總理喪志以歿，言之痛心。國事日非，外患頻仍，「五卅」之血跡未乾，「三月十八」之屠殺又起，滬粵各慘殺案未決，而大沽之哀的美敦書又至。被壓民衆，爲之一驚，登高一呼，全國響應。國民政府扼英帝國主義於南，國民軍扼日本帝國主義於北，省港罷工，使香港幾成荒島，郭松齡倒戈，使日本在關外失魄。乃吳賊佩孚，始則欲姦挾民意以反奉，終則摧殘民衆而結奉，盤踞中原，擅專國權，獻媚列強，摧殘民衆，強誣革命民衆曰赤化，阻遏革命力量曰討赤，近日且仰承英日帝國主義之使命，強與奉合，對南則進攻國民政府，對北則進攻國民軍，企圖根本消滅國民革命運動。不去慶父，魯難未已，中正敬遵黨命，勉膺艱鉅，謬總師干，敢不忠誠耿耿，繼承我總理未竟之志。受命之餘，未敢苟安，爰舉魏獅，驅除狗鼠，卒賴我總理在天之英靈，諸同志之襄贊，將士之用命，民衆之努力，未及二月，長驅湘鄂，渡長江之天險，拔漢上之名城。方期會師武漢，直搗幽燕，掃軍閥之巢穴，雪我總理遺恨，乃贛中羣小擾我側背，中正爲剷除後患，不得不返旆東指，一切黨務及政治措施，當由黨部及政府主持，惟念武漢爲全國中心，民衆視線之所及，且全國民衆久處帝國主義及軍閥鐵蹄之下，痛祈超救，望切雲霓，故中正不能不鄭重宣言，期有以慰我

被歷父老兄弟之望。原國民革命目的，在打倒帝國主義及軍閥；夫打倒帝國主義及軍閥，即求所以爲國家及民衆謀利益。方今民族衰弱，民權斲喪，民生凋敝，中正繼總理之志，奉黨國之命，受同志之委託，出師北伐，即求所以打倒軍閥，立於國家及民衆利益上，實行本黨三民主義之初步。非若軍閥私鬥，爭地略城，革命軍所至之處，凡有利於國家及民衆者，中正誓必全力促其實現。謹本諸總理北伐之旨，及本黨政綱，將國家及民衆所必需之件而急求其實現者，列舉於下：

關於國家者：

- 一、軍事稍定，當本承我總理主張，先召集國民會議預備會議，由此會議召集真正之國民會議，解決國是，建設全國之統一政府。
- 二、對外廢除不平等條約，重訂雙方平等互尊重主權之條約，求中國國際上之地位平等。
- 三、撤退外國駐在中國內地海陸軍。
- 四、撤消領事裁判權。
- 五、收回租界。

六、收回關稅自主權。

七、取締教會學校，收回教育權。

八、嚴定外國非得中國政府許可，不得在中國自由設置產業，創立銀行，發行紙幣。

關於民衆者：

九、建設廉潔政府，剷除貪官污吏，肅清以前政府積弊。

十、確定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

十一、統一財政，掃除釐金積弊。

十二、取消田賦附加稅，停止預徵錢糧，廢除一切苛稅雜捐，禁止向貧民攤派軍餉。

十三、蠲免災區錢糧及欠租，限制重利盤剝。

十四、禁止種殖運輸及吸食鴉片。

十五、嚴令軍隊與民衆合作，不許拉夫擾民，及強駐民房學校。

十六、整頓國有及各省公有生產，發展實業。

十七、政府設法撥款救濟水旱災荒，抑平米價，並沒收逆產賑災。

十八、扶植工農商團體之組織與其發展，用全力解除其政治上之障礙。

十九、軍事底定之省，即遵照我總理建國大綱施行訓政。促進地方自治，實行省長民選，縣長民選，鄉村自治民選。並得由人民自動召集鄉民大會，縣民大會，及省民大會，以改進各鄉各縣各省之政治。

二十、改良農村組織，整理耕地，制定最高稅租額之法律，增進農人生活。

二十一、頒布勞工法及工廠條例工會條例，制定工人最低工資，禁止中外廠主及職員虐待工人。並改良工廠衛生，特別保護童工及女工。

二十二、確定教育經費，不准因任何原因提借；並增加小學教員薪資及減少學生學費。

二十三、改良士兵生活，提高士兵教育；並沒收逆產，以一部分給老弱殘廢之兵士。

二十四、確定並增加國家行政教育各機關下級職員薪水，並承認其組織。

二十五、促進男女平等，承認婦女之選舉權，被選舉權，及一切法律上與男子同等之權利。

二十六、清查戶口。

二十七、丈量地畝。

二十八、組織各鄉警衛團，使人民得以自衛。

二十九、修築各縣馬路。

三十、修濬河道。

三十一、培殖森林。

三十二、改良幣制，禁止濫發紙幣。

三十三、由政府財力幫助平民舉行生產消費合事業。

以上諸端，其能即促其實現者，即當促其實現，此時萬難實現者，中正誓當與我父老兄弟，共相努力。抑更有爲我父老兄弟告者，國民革命即爲國家及民衆利益而革命，亦即國民自起而革命，民衆爲革命基礎，武力不過爲革命過程之一種手段。國民革命之鵠的，首在打倒帝國主義，欲根本打倒帝國主義，非民衆力量不爲功。今會師武漢，亦不過已破壞帝國主義之某一種計劃，打倒吳逆等少數軍閥，並不能謂爲革命之成功。凡我父老兄弟，其速集於青天白日之下，立於本身利益之上，遵崇本黨之指導，速起組織革命團體，造成堅固之革命力量，以爲革命軍及黨政府之後盾。即尙未入於革命軍範圍下之民衆，亦應祕密組織，進行改

革工作，萬勿坐失時機以礙完成，此革命人人應負之責任也。

總理二週紀念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同志書

蔣介石

中正自追隨總理服務革命以來，先後已二十餘年，只知道有黨，不知其他；只知道革命，不知其他。凡有以革命利益爲前提而施以箴規，無不服善改過，從未文飾因循；愚直之性，當爲一般同志所共見。最近本黨因幹部睽處於兩地，致挑撥離間之紛乘，種種詆毀，無端而集於中正。凡以墮我信用，沮我素志，使我不能努力於革命者，無所不用其極。馴至以相從有年之黃埔同學，亦復爲此種空氣所浸潤。日前讀駐鄂同學會忠告之書，一則以慰，一則以懼。所引以爲慰者，卽我同學以直諒公忠之氣概，擁護本黨，督過責善，不以師生關係而稍有瞻徇；此爲本黨最可寶貴之精神，亦無負予多年教誨之宗旨。所引以爲懼者，則書中所陳各節，頗多摭拾影響之談，輕信中傷之語。我同學服務革命，若不以明確之見解，別事實之真誠，則在諸同學爲發於愛黨愛友之真誠，結果將不免爲陰謀操縱者所利用。余爲此懼，不得不就諸同學所督責懷疑之各點，及外間中傷之輩語，指出事實真相，爲我全體同學道之：

其一、關於黨國威權，中正素所尊重。所有對於黨務之感想與希望，已具見於二月二十七

日對黨務宣傳大綱之宣言。

其二，去年二月二十日之變，爲中正所最痛心之事，曾於十五年五月十七日向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自請處分。蒙全體會議信任之篤，議決毋庸議處。是引咎之舉，早已不俟諸同學忠告而爲之。

其三，政務委員會設主席制，係迫於當時事勢上之要求，經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所通過。中正之擔任常委主席及政治會議主席，亦係出於中央各同志之公意。中正唯知革命未成，義務不容推諉，中央委員具在，不難爲我證明。

其四，張靜江陳果夫兩同志，以中央監察委員之資格，一則代理主席，一則擔任中央組織部長，皆由中正率師北伐，負責無人，經常務委員會通過，勉力擔任。彼時中央人員，留粵甚少，權宜之計，祇有加重義務，絕不能視爲權利。至張同志忠貞亮直，爲先總理所最尊敬之一人，自非別具肺腸之徒，斷不忍加以詆毀。諸同學何可漠視本黨歷史，而效挑撥者之所爲！

其五，外交財政，應絕對統一於中央，此爲中正向來之主張。王正廷在上海如何活動，及自命代表何方，均非中正所知。中正對於王氏，雖同邑里，而自巴黎和會以來，即認爲旨趣不能

合，自今絕未與之有絲毫之往來。

其六、黃膺白先生，自同盟會成立之時，迨至民國元二年間，與中正為共同革命之同志，才猷肝膽，素為同志所欽崇。即先總理在日，尙論本黨最初革命時之人才，亦謂膺白學識過人，深加器重。中間雖途徑稍異，對於政治大節，維持正義。旅大租借期滿，黃君在北京主義收回，竟敢提交期滿收回牒文於日使，故日本帝國主義者，至今尙恨之不置。決非如徐某投機取巧，爭權奪利，以公報私者所可同日而語。至此次見訪總部，純以私交關係，來相存問，中正亦以故人之禮相接，待如此而謂緊隨總部，有所圖謀，則中正非盡廢私人交際不可矣。

其七、所謂肅清左右反側分子，亦為外間攻擊中正之一種武器。唯中正用人標準，祇問其今日能革命不能革命；能革命者，即引為伍，不欲多所吹求。誠以本黨今日，宜設法感化不革命者，使皆能革命，亦宜盡量吸收能革命青年革命者，使共同參加於革命。總理改組本黨，黨員擴至百萬，即由持此光明博大之精神，故能使萬派匯歸，而同集於革命之旗下。若以詭譎之態度，拒人千里，將何以擴大隊伍，促革命之成功！

其八、汪精衛同志復職一事，中正函電敦促，何止再三。最近且電告汪同志，如其再不歸國，

共負艱難，唯有辭職以謝同志。中正認爲汪同志銷假，於黨國有絕對之必要。其唯一障礙，即在抹却事實，造謠挑撥，妄思離間吾二人感情之徒。故排除障礙，首先應認清真相。

上述各項，中正敢負責宣述，對吾同學無一字之欺罔。中正唯欲革命，故認黨國威權，高於一切，凡中央全體同志有所驅使，雖一身數役，任何勞苦，所不敢辭；而挑撥者，卽斥爲怙權。中正唯欲革命，故認革命指揮應使統一，凡中央所賦與之責任，不肯隨便放棄；而挑撥者，卽認爲獨裁。中正唯欲革命，故用人標準唯以能革命或不革命爲取舍，更無成見於其間；而挑撥者，卽謂爲任用非人。中正唯欲如駐鄂同學書中所言，「秉承總理遺教，領導國民革命」，故始終確守總理三民主義與國民革命之策略及一切遺教，且以全力擁護總理一切之遺教；彼挑撥是非之徒，意在破壞國民革命軍，而又以總理遺教昭若日星，無可移動，乃不得不對擁護總理遺教最力之人，百端誣蔑，使之蒙詬譏戾，灰心喪志，放棄革命職責，而後始快彼輩之心！

且諸同學亦知彼輩計謀之層出不窮乎？彼輩既以種種挑撥離間之手段，欲奪中正革命之志而不可得，於是乃爲更進一層之中傷，最近造作三種蜚語，用意尤毒。一謂中正軍需出

納用途不明；二謂中正變更外交疏俄親日；三謂中正對奉魯軍進行妥協，此三種謠言，實爲打倒革命領袖最兇狠之武器。蓋自來領袖信用之失墜，無不以金錢問題而起，苟廉潔之人格一喪，卽精神之生命全失，同志鄙夷，不打自倒，此爲第一種謠言之用意。次則外交問題，全國注目，實國嫌疑，可使任何偉大之人格歸於墟墓，此爲第二種謠言之用意。

至於前方將士，正在肉搏作戰，而統率全軍者，已變奮鬥之初心，影響所及，可使全軍解體，此爲第三種謠言之用意。凡此三者，中正若有一於此，豈但不配爲總理之信徒，不配爲革命之黨員，亦不配爲天地間之一人。事實所在，不得不自明白宣告於我同志之前。

一、關於軍需款項，第一期戰費，業已列具概算，造冊宣布於軍務善後會議。計自去年七月截至十一月份止，共支軍費四千二百餘萬元。未出發以前，在粵經常軍費，每月實需四百餘萬元，出發以後，轉戰五月之久，佔領五六省之廣，死傷將士有三萬餘人之多，而臨時軍費之支出，祇一千八百萬元。凡米津、行軍、兵站、病院、運輸等各種費用，皆在其中，試問此數是否浮濫，可謂全黨同志、全國民衆，下一批評。中正自獻身革命，生死早置度外，何暇爲私囊之謀。生平雖窮過未遑，而廉潔之守，差可自信，亦庶可見信於同志。每念昔日袁世凱密令徒衆，誣蔑

我總理愛袁餽贈三百萬元，至於總理逝世以後，其冤大白。中正何人，敢避疑謗，唯欲昭吾國
人者，中正。正在職一日，決不使公家有一分浪費，決不使部屬有一文之中飽，亦決不因任何艱
難而使前方將士受一日之飢餓。

二、外交方針，中正始終尊重政治會議及政府，從無與中央決定以外，單獨行動。本黨政府
對日本之方略如何，中央早有決定。中正唯知以打倒帝國主義爲目的，任何帝國主義之國
家，在未明白放棄侵略以前，無論如何，中正決不與之妥協。至於聯俄政策，爲總理所遺留，目
前雖有其代表日久驕縱，對本黨領袖多方壓迫，但中正認此爲個人之行動，與蘇俄以平等
待我之精神，不相牽涉。無論其個人態度如何，吾人對於蘇俄，決不改向日關係。且即使蘇俄
不以平等精神待我，吾人仍當向前奮鬥，對付任何之帝國主義，不倒倒之不已！

三、關於妥協奉魯軍一事，更爲可笑。中正受命治軍，雖有主持和戰之全權，但一切進止，始
終請命中央及政治會議，如此大計，決無專擅決定之理。在中央未決定妥協以前，對於任何
方面，中正絕不與之妥協。吾人爲解放民衆疾苦而革命，苟無端放棄打倒軍閥之目的，則國
民革命豈復尙有意義？中正誠不知造謠煽惑者其心何居！但敢明白宣言，無論如何後方搗

亂，決不稍改剷除軍閥之初心。

總之，中正今日他無所念，唯以革命之前途爲念。他無所希冀，唯以革命之成功爲望。他無所顧慮，唯以革命中途受人破壞或阻礙爲慮。凡我同學，應知破壞者之技，將愈出而愈奇，此後譁張爲幻，不知伊於胡底。若中正堅持革命不肯放棄一日，則中傷者之作用，亦將一日不停。但中正非至停止吾最後呼吸之日，決不中止革命之奮鬥。破壞者利用諸同學與我之關係，使諸同學懷疑於余，不滿於余，督責於余，以爲如此足證余之行爲，尙不能見信於學生，學生之責難，定必使余受最大之創痛。抑知余若偷安畏難，放棄革命之職責，諸同學雖不加責，余已失却生存之價值。反之，若校長努力於革命，而學生惑於中傷者之言，加以挫折，則中正敢言，即使諸同學悉已棄余而去，余苟尙存一鎗一卒，亦誓必爲國民革命而決戰！不能成功，即當成仁自許，身黨國之日，早已矢有死無二之心，昧昧者欲以此相阻撓，多見其不自量也！

惟念本校爲總理親手所創造，總理雖死，有諸同學戮力於革命，即總理之精神不死。今當總理逝世二週紀念之時，諸同學瞻顧遺徽，追念遺教，應知本黨環境之險惡，宵小者惟恐吾

內部不破裂。更應知我全體同學前途之困難，反側者惟怕本校學生之不墜落，本校團結之不破敗。吾全體同學應如何忱黨國之艱危，作百倍之奮鬥；以沈靜之理解辨別事實，以一致之決心擁護革命。須知革命環境，莫良於今日，而妨碍革命者之行動，亦莫烈於今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惟有以大勇克大難，方不致當垂成而失敗。故總理革命之危機，與中正之所以自處，以及吾同學天職之所在，為諸同學痛切道之！吾同學其勉之哉！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十二日蔣中正。

告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

蔣介石

我們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以來，全體將士，不怕艱難，不顧生死，冒了無限的危險，死傷了三萬多的戰友。但是我們這種犧牲，是很有價值的。因為我們有一個高尚的目的，就是抱着三民主義來實行國民革命。國民革命就是要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一切黑暗勢力，封建思想，阻礙民族全部發展，危害我中國民族全體生存的勢力。我們要的是中國全個民族的解放，中華民國的獨立自由平等。認不清這個目標的，就不配做國民革命軍人。那個要破壞國民革命，使我們不能達到這個目的，就是我們國民革命軍的敵人！我們轉戰了七八

省，如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蘇，都是我們爲主義而犧牲得來的。如陝西，甘肅，四川，貴州，雲南等省也都在我國民革命軍義旗之下，努力國民革命工作。北洋軍閥相繼崩潰，帝國主義者也都寒心。雖然我們還有最後的敵人張作霖不曾掃除，但是我們已經統一中國各行省的大半。如果是沒有共產黨在後方搗亂，給敵人以坐大的機會，那是我們軍隊早已到了北京，決不是難以肅清的。可見得國民革命的成功，已經不遠，中國的獨立自由平等，也近於實現。我們國民革命軍人的犧牲，是最有價值的，是最有意義的。不料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頭，居然有後方搗亂的事實發現，有種產生不久，却是有組織的黑暗橫暴的勢力，居然離開我們革命的將士，盜竊我們國民黨，破壞我們中華民國；不但要毀壞我們已往由犧牲所得來的成績，而且要斷絕我黨國的一線生機。這件事關係我全體將士的生命，和我們以生命去擁護的黨國，實在太危險太惡毒了。中正不能不開誠布公，嘔出肝膽來，把他真相，和我將士們一說。老實說：這些事便是中國共產黨勾結我們國民黨裏的黨賊叛徒幹的。他們爲的是貫徹自己的陰謀，增加自己的權利，當年總理容納單個的共產黨份子，加入國民黨，是想他們受三民主義的感化，來努力國民革命；這是總理親口對中正和其他同志說的。並不

是教共產黨整個的加入國民黨，到國民黨裏面來組織黨團，篡竊國民黨，破壞國民革命，「聯共」這個名詞，也是他們假借的，容納單獨的共產黨份子，不是「聯共」，更不是要和共產黨來同治中國。真正國民黨員，總理的信徒，祇認識三民主義，祇認識總理的教訓。那知四十年來爲國民革命犧牲奮鬥的總理，因積勞逝世，於是共產黨更肆無忌憚的，運用他們的陰謀，最初他們想以全力奪取廣東，所以有去年三月二十日的大陰謀，幸而及時發覺，沒有釀成大變，但是這次失敗，他們是永遠不能忘記的。中正根據本黨寬大的精神，不爲己甚，以爲他們苟能站在國民革命的戰線上，我們還可合作，那知道他們口頭贊成國民革命，而事實上反對北伐，他們的黨魁，就是反對北伐的文字，這個理由很明瞭，因爲他們知道軍閥是製造共產黨員的好工具，設國民黨北伐成功，能夠解除人民的痛苦，他們便沒有專制的希望。他們不能忘情於廣東，想集中精力，得着廣東。國民黨沒有力量以後，他們按兵不動，坐着中原水深火熱，等到民怨無歸，他們羽毛豐滿的時候，再由他們出師北伐，方纔能以唯一救主的假面具，攫取政權。一直等到我們北伐軍待命出發的時候，他們還運動工人罷工，阻撓我們的軍事行動，後來看見實在不能阻止了，及改變策略，藉我國民革命軍的擁護，假我國

民黨的名義，凡是我們所到的地方，莫不包攬黨務，把持農工運動，一面極力破壞民衆對於國民黨的信用，一面扶植自己的黨羽，我們國民革命軍在江西拚命血戰的時候，就是共產黨在湖南湖北布置的時候。等到我們打败了孫傳芳的主力軍隊以後，大家覺悟到軍閥不難掃除，他們更覺悟到敵人在此而不在彼，所以破壞我們國民革命工作的進行，也愈猛烈。在漢口設立無法律根據的聯席會議，違背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議和政治會議的一切命令，抗不改組，僅由徐謙鄧演達等少數把持，擅行發號施令，破壞中央。就是彼等以後不經常務會議通過，手續即行召集中央執委第三次全體會議，內有共產分子的自由操縱把持，外有暴徒武力的任意威迫利誘，於是一切議案措施，無不逆行逆施，公開的和半公開的共產分子，竟充滿所謂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議，政治會議，國民政府委員會之中，裏面雖有純粹的國民黨員，但是因為職守，或是因為環境的關係，多半不能到會，僅做他們的招牌。他們另設軍事委員會，內容也是如此。以我五十萬革命軍人的生命，委託在幾千里外甘苦不同，只知共產黨，只知升官發財，而不知有國民黨，不知有國民革命軍種種議案，務必使真正國民黨不能存在，忠實純潔的國民黨員，武裝同志，不能立足。假託「提高黨權」，「統一軍

權」的名義，其實黨權軍權，早已不是我們國民黨所有的。

武漢之中央黨部，實在是爲共產黨所混合把持。簡言之，就是共產黨的傀儡罷了；真是倒行逆施！說到他們破壞我們的軍事行動，實在令人傷心。當我們前敵將士在浙江蘇戰事最激烈的時候，武漢扣得一個餉都不發；一粒子彈也不給。反而四處捏造沒有常識的謠言，說我們在江西存了一千五百萬發子彈。我們血戰前進的時候，武漢第三次會議竟責備我們軍事進行過急，任意詆毀，我們布置已好，豫備調往會攻寧滬的軍隊，他們竟阻止不令前進，要我們一敗不可收拾。他們還要告訴張宗昌，教他來消滅我們！這種舉動，還有人心嗎？等到淞滬克復以後，武漢的所謂中央黨報，竟罵我們是「匪軍」。武裝同志們！你們甘心受這句話嗎？他們天天罵我們在前敵肉搏的將士是「不革命的」；他們在後方扣餉扣械，報告軍閥消息，坐享我們將士以鮮血換來的高官厚祿的人，是「革命的」；世界上還有是非嗎？世界上要有是非，我們非將這班沒有良心，沒有廉恥的共產黨員，以及甘爲共產黨的工具的人打倒不可！

說到他們離間我們革命軍內部的陰謀，更是惡毒。他對於我們整個的革命軍團體，任意

造謠離間。到甲軍方面說，乙軍將要解決甲軍。到乙軍方面說，甲軍將要解決乙軍。對於軍事領袖的信用，任意造謠破壞，總政治部由鄧演達一手把持，分布陰險黨羽，浮薄少年於各軍政治部，遂使政治部的組織，成爲共產黨偵探搗亂的機關。武漢方面對於總司令所批准發給各軍的槍械子彈，他們始則陽奉陰違，故意延誤，繼則由彼等發給，以市私惠。對於我忠實的革命軍人，莫不盡量壓迫，如第十一軍軍長陳銘樞是力攻湖南，底定武漢，擁護轉戰江西最出力的人，他在武漢，衛戍司令，擁護三民主義，不肯投降共產黨，乃竟被他們漏夜逼走。還有在武漢中央軍政治分校的學生，因爲不甘違心附和他們而被禁閉的，至於數百。他對我武裝同志，不論官長與士兵，凡不肯附和他們共產黨的，乃就要無故被他們慘殺的，日有所聞；甚至有被迫無路，投江自盡的。在這樣的黑暗勢力之下，我光明正大的革命軍人，還有立足葬身之地嗎？同志們！我們軍人同志們的頭顱和鮮血所換得來的武漢，他們共產黨假借名義，霸佔地盤還不夠，連得我們站一分鐘足，都不准站，如不奮鬥努力，掃除這個奸黨，讓他們在後方搗亂，那我們革命還有成功的希望嗎？

說到他們壓迫農工，和挑撥農工對我革命軍人的惡感，真是無所不用其極。我們是爲全

個民族謀解放，農工是其中最大部分，當然我們要為農工謀利益，但是我們要注意的就是我們當為真正的農工，謀實在的利益，不是利用土豪劣紳，假借農工招牌的，來壓迫真正的農工，使他們反而不得安身。我們更當注意的，就是我們既為全個民族謀解放，則我們在為農工謀利益的時候，亦當同時注意其他階級，使大家能夠合作，為民族打出一條共同的路。如果像現在共產黨，要實行階級鬥爭，那末比方一家裏頭，父親是讀書或經商的，而他的兒子是種田或作工的，就要使得他老子殺兒子，還要使他兒子殺兒子。這樣，我們敵人——軍閥——和帝國主義，還沒有打倒，而先要我們同室操戈，父子相殺，那還了得嗎？總理說，階級鬥爭，在中國是用不着的。現在共產黨一面排斥國民黨，使我們不能有與農工接近的機會，他們一面利用流氓的無產階級，壓迫真正的農工，把他們辛苦的工資，用去線糾察隊等等。真正農工，拿不出會費的時候，反要把他共產黨來捆縛剝削，遊街示衆，無所不為。同志們！共產黨，用那些慘無人道的糾察隊來壓制農工，無論什麼土匪流氓，祇要一着糾察隊制服，便有生殺之權。我們那個不願農工生活改良？但是我們也同時要想一個永久可靠的辦法。現在共產黨，欺騙壓迫工友，教他們要求幾倍的工資，弄到社會經濟破產，工友失業，再欺騙農友，

一面壓低米價一面教他們立刻抗租，弄得農民沒有流通的資本來耕田。我革命軍將士爲農工的利益來打仗，但是弄到我們將士家鄉的父兄子弟，親戚朋友，無工可做，無田可耕，處處無安身之地，這是湖南湖北及江西的實在現狀。生長在兩湖江西的各將士，必有所聞。你看我們在前方拚命打仗，而使得你們家鄉父老如此苦痛，我們武裝同志把自己鮮血頭顱所換來的地方，送給共產黨去實行大破壞大恐怖的政治，不要說是對不起國家，難道對得起我們祖宗和我們自己嗎？他們用盡方法，離間我們革命軍人和農工。我們國民革命軍犧牲了許多的生命，經了多少的戰爭，纔把上海打下來，他們偏說是共產黨的力量打來的，并且冤枉說我們打下上海以後，殺了三千工人。上海是中外耳目所在，那有這種無稽之談，他們後來想以總罷工方法，來搗亂我們後方。用流氓編成的糾察隊來挾制我們還不夠，還把買辦庶澄張宗昌的敗兵，編在裏面，給他們以機關槍等各種利器，來殘殺我們武裝同志。四月十三日，在閩北襲擊我二十六軍與第二師司令部時候，當場捕獲九十餘人，其中有四十幾個是身帶直魯匪軍特別遣派護章的。可見他們祇要能破壞國民革命，什麼敵人軍閥都可以勾結。在廣東方面，他們更煽惑農團來襲擊我們軍隊，我們爲農工作戰，被他們挑撥

到反成農工的仇敵。在農工不過被人愚弄，但是愚弄我農友工友的共產黨真是喪心病狂！豈不可恨嗎？

說到他們離開我們本軍全體將士，更是用心狡詐。我國民革命軍將士生活的痛苦，是中正時時刻刻所不能忘的，祇是因爲餉源有限，大家都是很刻苦的過日子。自從他武漢政府遷移之後，他就刻扣餉需，以致不能按時發放。他們故意與我們爲難，明知道我們受了這種痛苦，所以一面把持我們的餉源，一面造謠說帳目不清。至於總司令部帳目，是隨時公開，隨時可以檢查的。我在南昌報告過，從去年七月到十一月五個月之間，我們以五十萬大兵，死傷了三萬多將士，轉戰了六七省之多，除經常費外，戰費祇用了現金一千三百萬。平均每月所用的，不足二百五十萬元，請問世界上那次用兵，能像這樣的經濟？而武漢方面，吳玉章居然公開演說，說這一千幾百萬，用到什麼地方去了；這種話還是有良心人說的麼？本總司令生命尚且不顧，還顧什麼身外的金錢？我士兵生活的痛苦，中正沒有一分鐘不放在心裏。因爲餉源有限，我們打下滬甯以後，因爲武漢共產黨，沒有消滅，一般社會心理，還是不安，一切收入都不能得到，所以現在還是要借錢來過日子，來發伙食。大家不能不暫時忍痛一點。

這是做犧牲的革命事業，不能不有的過程。要改良提高士兵的生活，不是作戰最烈的時候要餉可以解決的，是要軍事趕快勝利，佔領的區域內搗亂分子趕快肅清，纔可解決我們生活問題。就是祇爲我們改良士兵生活起見，也不能不努力肅清共產黨促成國民革命。共產黨肅清以後，國民革命方能成功，財政乃有辦法，士兵的生活自然可以改良提高。那時候勞苦功高的將士們，可以有津貼，傷亡的將士和他的家屬，纔可以有撫恤。但是必須共產黨肅清，國民革命首先成功，這些應辦的事纔有保障。現在他們一面破壞國民革命，並且把持餉源；一面還要發動士兵，要求改良提高生活，這不是南轅北轍，要我們革命全部解體，實行自殺政策嗎？中正自己是一個革命軍人，將於我士兵的生活，是休戚相關，甘苦相共的；只要有可以爲我士兵提高改良生活機會，首先盡力去做的，就是我蔣中正。但是他們口是心非的策略，是要根本破壞我國民革命軍的，請將士們不要被欺騙過了！

最近他們還有一種離間我國民革命軍將士的毒計，就是四處造謠，說中正要「獨裁」是「新軍閥」。他們所謂「獨裁」，不知是指的什麼？若說是軍事指揮的統一，無論在那一國當作戰的時候是必要的。這是我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生命的所託，並不是「獨裁」。如

果不是暗通敵人，願意我們被敵人消滅，斷不能在作戰的時候，說軍事的指揮不當統一。若說是中正在中央黨部及政治會議裏面獨裁，則黨部和政治會議關於一切事情，都是大家公共議決的，中正不過是其中之一分子，也無所謂「獨裁」。至於他們誣中正爲「新軍閥」，雖是惡毒，但是拙劣可笑。請問我將士們，世界上那有爲主義拚死命打仗的軍閥？軍閥要地盤，我們國民革命軍打下的省分，都交給人民和黨去統治。軍閥要金錢，中正一身以外無長物。軍閥愛惜的是生命，中正做總司令以來，是將士們知道的，不是安居後方的總司令，是指揮陷陣的總司令。中正斷不忍祇令將士犧牲生命，而自己敢顧全生命！每達調度作戰的時候，勞心苦慮，甚至暗吞淚珠，無處可訴所受的悲慘痛苦。將士們！我並不視總司令有任何個人可享用的權利，乃是極痛苦難受的責任，不過因爲先總理的信託，黨國的倚任，我數十萬國民革命軍將士生命所繫，所以不能不勉効死力。中正是否爲軍閥，應當從事實去判斷。請問我將士們，大家是爲主義而死的，還是爲中正個人而死的？若是大家是爲三民主義而死的，那末共產黨這種謠言，不但是誣蔑中正，並且是誣蔑我全體革命軍將士，誣蔑我們三萬多死難的先烈！他們爲什麼要造這種謠言！簡單的說，本總司令是要擁護本黨的三民主義。

義，不許共產黨來搗亂，是要我們全體將士爲三民主義來拚命，不許共產黨來欺騙我們將士，滅亡我們中國。所以共產黨要滅亡中國，非先破壞國民革命不可，便非先打倒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不可。他們狐蒙虎皮，動輒就以「提高黨權」一類的話，來欺騙我們，壓迫我們。不知道「提高黨權」和「一切權力屬於黨」是中正根本主張的。但是我們要提高的，是真的國民黨權。一切權力當屬於純粹的國民黨。以前大家都說有什麼「黨內的糾紛」，不能辨別。現在國民黨裏共產黨份子和賣黨份子的叛逆行爲，已經暴露。中央監察委員會爲本黨最高監督機關，各委員多係全國屬望，本黨最忠貞亮節的先覺，現在不忍黨國任人竊背叛，同歸於盡，在上海南京開會，毅然揭發其非法行動，否認武漢自聯席會議拒抗改組以後，及第三次會地一切議案。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議繼續在南京行使職權。國民政府已於四月十八日正式建都南京。南京爲總理親自指定的都城，在歷史上亦爲中國民族求獨立自由而屢次建立的都城。邦國之基，自是永奠，是非既分，真僞立辨。中正身負黨國重託，自當率我全體國民革命軍將士，一致效死擁護我們南京建都的眞正國民政府。並且要消滅漢口共產黨所操縱的偽國民政府。茲爲護黨救國運動之奮鬥，中正謹提四事，與我國民

革命軍全體將士相約

一、認識中央，竭誠擁護中央。既建都南京，晉，蘇，浙，閩，粵，桂，川，滇，黔，皖，贛，及西北等省黨部，民衆，及革命軍人，一致擁護，已能自由行使職權。祇有南京中央，是真正國民黨的中央，就是我國民革命軍應當服從的中央！

二、團結精神，不被鼓惑。我國民革命軍一致爲國民革命奮鬥，素來是整個的，萬不能中他共產黨分化政策的毒計。他們分化我們，就是要消滅我們！軍事領袖，要互相團結；將領和士兵，也要互相團結；凡是有來離間我們的人，我們應當立時揭發拿辦；彼此開誠相見。以前明瞭順逆的人，現在更當努力奮鬥；以前受人欺騙的人，現在也當立刻明瞭。祇要大家能一致努力國民革命，中正總是開誠布公，決無絲毫之偏袒。

三、嚴守紀律，統一指揮。我們不要因爲戰勝而驕傲，更不能因爲戰勝而自大。須知我們還有敵人在前，有頑梗兇暴的軍閥，待我們打倒有黑暗橫暴的勢力！共產黨時時要搗亂我們後方！設如我們不振作精神，帶了暮氣，不等敵人來消滅我們，自己就會消滅！大敵在前，陰謀四伏的時候，設如我們的指揮不能統一，那不等作戰，我們先自殺了！這是我國民革命軍全

體將士生死存亡的關鍵！大家不能不明白這個道理！從前軍政軍令，統於一身，事權繁雜，致多錯誤。以後軍政權，屬於軍事委員會，一切經理衛生統歸於該會，而總司令獨負指揮之責。如此事權既分，辦理較易，而前日所誣為中正軍事獨裁之輩語，以及中正負責之苦衷，當可為諸將士所曲諒。

四、喚起民衆，擁護農工，我們革命軍是為全體民衆謀利益而革命的，我們便當處處顧全民衆的利益。農工是民衆中間的大部分，所以我們更當加意友愛農工。我們要打倒的，不過是共產黨利用收買的流氓土匪，農賊工賊，我們把他們打倒，要使真正的農工，有自由發展和組織的機會！我們萬不能誤會，去反對農工組織，並且要隨時幫助他們。大家要知道，反共產不是反農工！我們自來作戰，處處受民衆的歡迎，就是我們能擁護民衆的利益，那個反民衆利益的，更不配做國民革命軍的軍人。現在中央已經確定，黨務國政，都有中樞，中正及我全體將士，自當服從。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已經改組，以後各軍政治工作，也有正當的指導。目前雖然是我們國民革命遇着最困難的時期，但是什麼事情，都有困難的。我們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正當堅固的團體起來，統一我們的意志，堅定我們的信仰，以真正犧牲的精神，

去征服這個難關！從前我們國民革命軍祇在廣東廣西的時候，還要出來奠定中國大半的部分。何況現在大都會，都在我們國民黨指揮之下？這個難關，不是不能征服的。過了這個難關，就是我們的勝利，我們的光榮。這就是國民革命的勝利！國民革命的光榮！中正愛黨國中央始終的信託，敢不盡自己的死力，拚自己的性命，領導我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爲三民主義而戰，爲中華全體民族解放而戰，爲中國獨立自由平等而戰，戰到最後勝利的路上！

國民革命軍一致團結起來！愈困難的時候，愈要奮鬥，愈足表現我們革命軍人的精神！國民革命人祇認識國民革命！誰破壞國民革命的我們便革誰的命！統一指揮是國民革命軍勝利的道路！要士兵生活改良，非軍事勝利不可！我們不繼續國民革命，便對不起三萬多死傷的戰友！我們不繼續國民革命便是滅亡自己，滅亡中國！國民革命軍是爲全中國民族：解放的！國民革命軍是擁護真正農工利益的！國民革命軍是要先掃除一切黑暗橫暴的勢力！農工商學兵大聯合萬歲！告發和提防一切離開我們的反動份子！統一意志嚴密組織！打倒破壞國民革命的反動份子！打倒陰謀的共產份子！打倒跨黨份子！打倒賣黨求榮的份子！打倒賣國求榮的份子！打倒北京東交民

巷統治的偽政府！打倒武漢鮑羅廷統治的偽政府！打倒共產黨所把持的漢口偽黨部！
南京是總理指定的都城！擁護南京的國民政府！擁護在南京行使職權的中央執行
委員會！擁護在南京行使職權的中央監察委員會！祇有南京的中央才是真正的中央！
國民革命軍擁護純粹的國民黨！由真正的國民黨來提高黨權！一切權力屬於純粹的
國民黨！擴大護黨救國運動！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一切破壞中國全體民
族解放的勢力！國民革命成功萬歲！三民主義萬歲！中國全體民族解放萬歲！中國
獨立自由平等萬歲！由國民革命達到的世界革命成功萬歲！

忠告武漢工界同胞文

蔣介石

工界的同胞！中正現在站在黨的地位上，對你們有一個忠告：中國國民黨是箇代表全民
利益的黨。本黨此次命中正統率國民革命軍北伐，目的就是要解除全民在帝國主義和軍
閥下的痛苦。武漢是帝國主義與軍閥勢力的中心，也就是全民向壓迫效力奮鬥的戰場，工
友們是全民戰線中的主力，所以本黨對於武漢工友所受經濟上政治上的痛苦，尤其關切。
以前，工友們在帝國主義與軍閥之下，忍無可忍，屢次起來對壓迫階級作經濟上的奮鬥。本

黨在武漢的同志，沒有一次不出全力盡擁護指導的責任。這種過去的事實，想工友都已明白看見了。現在本黨勢力已進展到了長江流域，帝國主義的走狗吳佩孚，已經抱頭鼠竄，不能再來壓迫工友了。這是一箇工友們解放運動和參加國民革命打倒敵人的時期呵！在這時期中，工友們和本黨，關係更加密切，步驟更須整齊。本黨急須確定保障工友利益的實施方法，工友亦須受本黨的指揮。工友要增進自身的生活與地位，當然要自動的起來奮鬥；但在奮鬥的進程中，必須在本黨之下，受本黨的指揮，才不妨害國民革命的進行。工友與本黨，在這反動勢力聯合來攻的形勢之下，密合則成，隔離則敗，是一定的道理。工友若不受本黨的指揮，自由行動，結果是被敵方各個擊破，一切希望都歸失敗。工友們應該知道：知道自身除爲階級利益而奮鬥外，同時是國民革命的戰員。在國民革命戰線中，更須認識作戰的意義，受本黨的指揮。現在，在帝國主義羽翼下的一切反動勢力，正聯合着向革命民衆進攻。我們一致團結起來，確立農工商學兵聯合戰線。或因指揮不統一，減少了作戰能力，結果是同歸失敗，同受宰割。在這一箇重要意義之下，工友們非但不該仇視商人，並且須在可能範圍之內，急謀諒解。此次武漢工友因要求加資，至於罷工，是工友應有的舉動。現在的物價，較八

年以前加了三倍，工人所得的工資却還是八年以前的工資，生活困苦至此，自然有加增的必要。但在此要求工資中，必須有指揮與組織，才能整理有效。否則一方自由行動，雙方相持不下，影響小，也會延遲本身問題的解決；影響大，更會搖動到國民革命的戰線。根據以上的理由，特將十二分至誠，勸告武漢的工友們，你們要求加薪運動中，須認真國民革命陣線受本黨的指揮。至於對商人方面已經另有通告，勸他們自動增加工資，趕籌解決方法了。

忠告武漢商界同胞文

蔣介石

武漢的商界同胞們！中正站在黨的地位上，對你們有一個忠告：中國國民黨是個代表全民利益的黨。商人們的利益，本黨是當然尊重的。但商人要脫離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壓迫，要生存全安，必須與工人階級合作，參加國民革命。在國民革命戰線中，商人工人地位相等，生死相依。只就這一點論，商人已有尊重工人意屬的必要了。商人所得的贏餘，幾乎全部是工人所贈送的。若只圖自己豐衣足食，不管工人困苦顛連。在人類的同情心與中國的舊道德上，也都說不過。所以現在的商人，對於工人急迫的要求，是不該拒絕的。武漢工人所靠着生活的一切物價，比八年前已增加到三倍了。工人所得的工資，却依舊是八年前的工資。這樣

工人們如何過得活來！每月十二元工資，平均每日只四毫，已不夠養活一家了；何況還有不到十二元之半數的，三分一的。這樣，工人們自關心得切，早該不待工人要求，自動增加工資了。可惜商人沒有想到，發生了此次工人因要求加資不成而罷工的事。工人在軍閥壓迫之下，受盡饑寒，無法申訴；現在他們見軍閥已倒，本黨在武漢已得了實施政策的機會，便提出了加資要求來，這是本黨所不該漠視的。同時，本黨對於調治勞資，鞏固國民革命戰線的責任，斷斷不敢放棄。所以將此十二分至誠，勸商人，「你們在勞資問題勃發中，應該用十分善意，自動的與工人協定條件，解決糾紛，革除賤視工人的惡習，同作國民革命戰士。」對於工人，已另有勸告，希望商人們注意體察本黨的好意，早早解決工潮，大家好安心樂業，還有一句話，要對商人們說：人民生命財產，本黨與國民政府當然要全力保護的。快要破產的中國，有許多處全靠商人來挽回振作，本黨與國民政府斷乎不會蔑視商人的。希望商人們不要輕信謠言，中了敵人離間國民革命的詭計呀！

謹告全國民衆書

蔣介石

我們中國國民黨的目的，是本着三民主義，爲中國全體人民謀利益，爲中國全個民族謀

解放；且爲世界各個民族求平等的。我們國民革命的工作，是要以實力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掃除國內外一切黑暗橫暴勢力，爲中國求獨立自由平等。這也是世界革命一部份的工作。

多少年來，我中國民族無時無刻不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侵略我們的領土，破壞我們的主權，霸佔我們的關稅，操縱我們一切的經濟和政治的生命；甚如前年的五卅慘案，擅殺我們的民衆，受這種不平等條約的束縛，這種次殖民地的待遇，中國還能算是獨立自由平等的國家嗎？

帝國主義利用軍閥的暴力和愚蠢，以宰制中國，使他們的獸性，發展到不可遏止的程度。最初則爲權利，數年一戰；近來則每年一戰，一年數戰，連年不息，社會殘破，民不聊生。以一國的生命，託在無辦法，無知識，無人性者的手裏，這種民族還有生存的希望嗎？

我們國民黨孫總理手創中華民國，爲欲挽救中國的危亡，使中國全體人民都能夠滿足他個人生存的條件。於是立了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定下了國民革命的計畫。不幸他以四十年奮鬥的辛苦，爲中國民族而死，把國民革命的艱鉅，交給忠實的國民黨員，真正三民

主義的信徒，全國革命的民衆。

中正從事國民革命督師北伐以來，無時無刻不本着先總理的主張而奮鬥。我國民革命軍是爲全體民衆謀利益而爭生存的，所以我們的武力不但是民衆化，而且要使他成爲真正的民衆武力。

賴民衆的幫助，國民革命軍節節勝利，首先肅清湘鄂，打倒頑梗軍閥吳佩孚。次奠贛閩浙皖，掃除狡黠軍閥孫傳芳。繼清滬寧，大創殘暴軍閥張宗昌。如川如黔如滇如陝如甘，莫不在國民革命軍義旗之下。北洋軍閥的殘餘勢力，已經像塚中枯骨，掃蕩起來，也如摧枯拉朽。國民革命軍所行所止，處處得人民合作，人民對於軍隊是箝食壺漿，軍隊對於人民不但是秋毫無犯，而且愛同手足一樣，所以處處都有一「黨軍可愛」的話。

不意寄生在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員，蒙着國民黨的招牌，借着國民革命軍之掩護，處處擴張他們的勢力，運用他們的陰謀，實行他們的破壞的恐怖政治。他們知道國民黨在政治上依着建國大綱、建國方略，是有具體辦法的，所以利用官僚政客，流氓暴徒，浮囂少年，擅行生殺予奪之權，使我們政治上束手無策。他們知道國民黨是注重農工，對於社會經濟是定有

演進的程序，於是他們又利用那班人來挾制壓迫真正農工，一面排斥國民黨員參加農工運動，一面又以摧殘農工之名來破壞國民黨。弄到農工利益毫無增進，農工痛苦日甚一日。以同歸於盡的手段，使中國社會經濟完全破產。談到教育，則知識的提高和普及，是他們利用羣衆的最大障礙，所以湖北省黨部有「讀書就是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口號。在他們統治下的湖南湖北，教育幾乎全部破產。談到外交，則破壞我們國民黨首先單獨對付一國的策略，必要造成帝國主義者目前一個堅固的聯合戰線，使中國處處皆敵，然後可以投入一個特殊團體和特殊國家的圈套。至於我們的黨務，他們知道我們是主張「以黨治國」爲救中國唯一的出路，所以鑽進國民黨來擾亂我們的系統，離間我們的同志，利用我們的黨賊，一方面盜竊把持所謂中央機關，一方面用盡方法盤據下級黨部，壓迫我們的真正黨員，排斥他們去工作，以實行「金蟬脫壳」的毒計。至於軍事，則他們看見軍事進展很快，恐怕國民革命就會成功，立將從事建設，以後沒有他們發展的機會，所以離間我革命軍人，破壞軍事行動，扣餉扣械，無所不用其極。這些情形，都詳於中正「謹告國民黨員書」裏，大家可以公看。總之他們假借名義，無惡不作，於實行其大破壞後，由國外團體統率他們

利用的無業流氓的實行專政，所以長江一帶都有「黨人可殺」的話。

難道可殺的就是國民黨的人嗎？這要請全國國民認個清楚！中正不能說我們一百萬國民黨同志之中個個都是純粹的，但是真正國民黨員，自有確定的主張，不能任掛羊頭賣狗肉的共產黨去朦混的。若是國民黨員不根據三民主義的主張，那他不是跨黨份子，就是本黨叛徒；不但人民願意殺他，就是本黨也要嚴重制裁他。關於這次中國的大改革，國民黨的立足點，至少有三種和共產黨根本不同的地方：

(一) 我們是謀中國全民族的解放，所以要各個階級共同合作，不是要一個階級專政，使其他的階級不但不能解放，而且另添一個最殘酷的壓迫的階級。我們誠心的主張「農工商學兵大聯合」！我們深信中國不需無產階級專政！我們更深信中國如有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真正無產階級專政」，是「流氓的無產階級專政」！況且，我們為應民衆的要求而革命，他們是為革命而造無產階級，務必破壞大家無家可歸，不能生存，他們的目的方可達到。

(二) 我們認定中國民族當有處分自己之權。自己利害，祇有自己知道親切，自己能通

盤打算。〔東交民巷的太上政府，〕斷不能代以〔鮑羅廷的太上政府。〕我們於自己解放之後，當爲其他被壓迫的弱小民族謀解放。我們希望中國民族有爲人類奮鬥之光榮，當參加世界革命。但是我們國民革命，也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應當趕快完成。我們要有獨立自由平等的資格去參加世界革命，我們不當和被人「拉夫」一樣的去世界革命！

（三）我們既爲解除全國人民的痛苦來革命，所以必須於革命過程之中，力謀減少民衆所受的痛苦。我們希望軍事早日成功，從事建設事業，使社會有正當發展的道路可達。而共產黨則力謀將所有社會基礎破壞，用大破壞來造成大暴動，用大暴動來攫取政權，雖然死了三萬九千萬人，來造成一千萬共產的中國，做外國特殊團體的工具，也是他們所不惜的。

當年先總理允許容納共產黨，並不是以整個的共產黨放在國民黨裏面。就是他們所謂「聯共」也是假託名義的。先總理就允許容納共產黨份子，不外兩層意思：（一）爲預防共產黨在中國禍患起見，想以三民主義融化共產主義，與以思想上的感化；（二）對共產黨份子有願從事國民革命的，給他們一個努力的機會，并不是要他們來篡竊黨權，破壞國

民黨，推翻三民主義，而宰制中國。就是總理的聯俄政策，也祇是因為蘇俄當日爲「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方纔聯他。並不是要請鮑羅廷來破壞國民革命，做太上政府。聯俄政策永久維持與否，其關鍵不在中國，在乎蘇俄是否能以平等待我爲斷。若是蘇俄不變他的政策，我門仍舊是願意和他聯絡的。世界上祇有主張來定政策，斷沒有以政策改變主張的事。

現在共產黨破壞國民革命軍，破壞國民黨，破壞中國的陰謀毒計，一一在事實暴露。最初他們還假借渾雜他們的份子，由他們操縱把持的所謂武漢中央來欺騙恫嚇我國民黨同志，來欺騙我全國民衆。現在我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不忍國民黨危亡，毅然揭舉武漢所謂中央黨部之非法與賣黨的行爲，改正黨務；同時敦促我國民政府委員在南京就職定都。歷史上爲我中國民族爭獨立自由而前仆後繼以建設之都城，此後乃能永奠。主持黨國中樞的，又多爲老成碩德，數十年前從事革命，爲思想界前驅，而全國久已屬望的先覺。黨權既經恢復，中正謹率我全體國民革命軍人，誓死擁護我純粹國民黨，能爲全國謀利益之中央，聽其指揮，完成國民革命，解除民衆痛苦。願我全國民衆之不願將中國亡于軍閥，亡於共產黨者，一致來做有犧牲性的擁護。

現在國民黨內「護黨救國運動」真是風起雲湧，可見黨員真正的意志，不容他人壓迫，不容他人強好。我國民黨的態度，已經昭如青天白日，全國民衆還能說是不認識國民黨的真面目嗎？認識以後，有不願做亡國滅種的，還不同國民黨共同奮鬥，解除已自的痛苦嗎？

中正有一層極沉痛的意思，告訴我全國民衆。就是在現在國際的環境，和國內急轉劇變的情形，在中國的各個階級，不能不趕快覺悟，以嚴密的組織，作積極的適應。大家不是知道人家罵中國人「一盤散沙」嗎？要爭中國民族的生存，就在先解決這「一盤散沙」的問題。全國民衆積極的自主的組織起來，是救國的天經地義。我農友工友，當趕快組織起來，援助國民革命，不要受共產黨的欺騙，運用你們自己主持的組織。按着先總理民生主義所定的步驟，爲你們自己謀永久可靠的利益。商友們，趕快組織起來，以經濟的力量，來援助國民革命，不要眼光淺短，以爲現在還是和從前一樣，可以不問政治社會的環境，關門做生意，就可以完事的。不可以有更淺短的眼光，以爲工人的痛苦，可以不問，工人生活不須改良提高，便能長治久安的；趕快要自動的扶助工人，使工人得到良好的生活。就是所謂知識階級，也應當放棄你們安樂椅上的生活，積極的一面爲青年思想上作正當的指導，同時爲羣衆謀

享受到普及的知識；一面運用你們專門的知識和技能，來參加國民革命，同時做建設的工作。中國近幾十年國民心理的病根，就是那種消極麻木的態度，大家現在趕快自覺自決的組織起來罷！積極的幹罷！組織就是你們的權力，幹就是你們的生路，依着三民主義，以促成國民革命來謀中國民族的生機。

大家不要以為國民黨和共產黨分裂，是國民黨內部問題，讓國民黨自己去解決。有一個痛心時事的朋友說，我們反對共產黨恐怖政策的舉動，還嫌早了一點；不是因有共產黨罪惡沒為暴露，乃是因為神經麻木的中國民衆不受到十八層地獄的痛苦，不會覺醒的。果然如此，那中國祇有亡國，中國民族也沒有被救的價值。但是我想中國人一定不會麻木到如此，共產黨在湖南湖北，還沒有實行他的政策百分之一，大家已經覺得不能聊生。在上海杭州還沒有實行千分之一，大家是已經提心吊膽，疾首痛心。廣東福建各處工人農民告苦的函電，已經雪片飛來。大家難道真是麻木到頭殺下來纔想起叫痛嗎？況且現在國際的情形，能夠允許中國再做一個極大的試驗，不有極慘痛的局面發生嗎？他人不惜以中國全體人民的生命幸福為孤注，難道中國人民真是這樣不顧惜自己的生命幸福嗎，親愛的全國民

衆，大家可以覺醒了，設如中正任大家長受軍閥的壓迫，帝國主義者的摧殘，或是因為國民革命，而將中國贈送給共產黨的恐怖政治去處分，是中正蔑棄革命軍人的天職，為千秋萬世的罪人！若是我國民黨員與國民革命軍人，為全國民衆去犧牲奮鬥，但是你們不但是中華民族千秋萬世的罪人，而且沒有面目去對得住自己！現在擁護人民去自由的作正當發展，是我們國民革命軍的責任。領導你們去組織，去滿足各個生存條件的，有我們真正三民主義國民黨。至於澈底的覺醒和努力，還在你們自己身上！

共產黨造作種種謠言，因為中正反對共產黨，而誣為「摧殘民衆」、「為新軍閥」，這點要請大家細心考察，不可被其蒙蔽。暫行監視共產黨員的行動，是因中央的揭發，是因為他們實際破壞軍事的進行，為保障我數十萬革命軍人的生命和數萬萬民衆的痛心，不能在軍政時期的緊迫關頭，加他們一點活動上的障礙，這是革命的軍事需要。我們不過監視他們以待軍事結束，並不要危害他們的生命，與什麼所謂「黨獄」。至於改組共產黨把持的工會或農會，也根據這個意思，並且讓真正的農工，有自由發展他們組織的機會。至於上海總工會糾察隊特機關鎗迫擊砲等利器以圖攻軍閥，意圖變亂，則屬戰時軍事範圍。況且

四月十三日糾察隊圍攻第二十六軍第二師司令部，當場擒獲九十餘人，其中有四十餘人即身帶直魯匪軍派遣的符號。可見共產黨祇要能夠破壞國民革命，什麼軍閥都可勾結，什麼手段都可使用，從上海總工會搜出種種文件，我們方知道他們極危險的陰謀。說道是摧殘民衆，則我國民革命軍人祇有上起綁來先請民衆槍斃我們，何必再教我們爲民衆作戰。我們也爲心無民衆作戰。總之國民黨反共產黨，不是反農工。現在正是真正農工自己起來組織最好的機會，你們奮起罷！爲你們自己的利益起見，組織是不可少的。你們現在不堅固組織起來，將來他人一定冒你們的名義來組織，藉此挾制你們。已經參與組織的農工不要灰心，要知道以前的黑幕，和他人欺騙你們的情形。不會參加組織的農工，不當害怕，當知道共產黨把持的局面打破以後，正是你們安心組織的時機。若是在我國民政府及國民革命軍所轄範圍以內，而因防制共產黨而波及真正農工者，儘可向政府及總司令部告發，莫不盡法懲辦。

至於他們誣中正爲「新軍閥」，更是惡毒可笑。世界上那有爲主義而戰的軍閥，真是千古奇談！軍閥把持的是地盤，我國民革命軍打到什麼地方，就讓什麼地方的人民去統治，軍

閱要的是財產，中正轉戰經年，一身以外無長物。軍閥愛惜的是自己的生命，斷送的是將士的生命，中正則自北伐以來，每每身先士卒，早把生死置諸度外。軍閥取給的是帝國主義者，中正則從未得帝國主義者的一槍一彈和一文餉項。我國民革命軍轉戰幾千里，是為主義而犧牲的，不是爲中正個人而犧牲的。中正以此勉我北伐將士，我將士以此督促中正。像這類的誣蔑不祇是誣蔑中正個人，而且是誣蔑我國民革命三萬多死難的烈士。中正如有不當，願束身受純粹的國民黨與民衆之嚴重制裁。共產黨縱否認其所謂奴隸道德的人格，中正自有人格以聽後世的公論！

我國民黨是負責的政黨，所以我們不許共產黨潛雜在裏面，作不負責的大破壞。我們「以黨治國」的主張，自有苦心精義。思想可以隨時任意的發生，政治却不能隨時任意的供人試驗。因爲國家的存亡，人民的生命，經不起離開現實的試驗。政治不是羣言麗雜各衷一，是可以解決的，必須有一般艱苦卓絕的人，抱一種審慎考慮適合國家情形的主張，統一堅強的意志，作成聯合的戰線，纔可以產出一點良好的結果。代議政治已經在中國試驗得失敗了，因爲一般人民缺少政治的訓練和紀律。若是再召集一批八百羅漢來，託以國命，而不

與以公認的主張和嚴密的制裁，縱然他們不是由賄選產生，也一定是蹈以前代議式政治的覆轍，將國命作急性或慢性的斷送。在中國意志和組織，都是散漫的國家，運用尤其不能靈敏。我們以黨治國，不但以黨的主義、政綱和訓練，對於有政治覺性的人，定下了公同認定的步驟，而且於國民制裁之外，更加一層黨裏的制裁。三民主義是惟一的救國主義，是適合中國情形而產生的，是整個的，是有機體的，是應當同時實行的，斷不是舶來學說所能比擬。而且博大精深，儘可容有政治思想，眼光和能力的人，去發揮貫徹，我國民黨是中國惟一的政黨，這不是我們國民黨員自己阿諛的話。大家不見過各種政客團體的陰謀組織，并且受過他們的痛苦嗎？他們配稱政黨嗎？不是自誇，中國有那個黨能有國民黨這樣偉大堅確的主義和政策，有幾十年艱苦奮鬥與中華民國不可分離的歷史，有一百萬比較有訓練而且奮發有爲的黨員，有歷史上偉大的領袖供我們精神上的寄託。縱有人要從另外組織小黨做起，來救中國，不但事實上不能做到，而且中國焉能等到那縹緲不可知的時候！我們以黨治國，不是說，凡中國的事，就要國民黨包辦，乃是按照國民黨的主義、政策和紀律，領導大家去救中國。我們不像共產黨那樣偏狹，縱然不是國民黨的黨員，不但容忍他們，而且還要和

他們推心合作。況且國民黨是公開的政黨，隨時可以加入的。祇要不是存心投機，有意跨黨，而能實際爲黨國努力工作的份子，我們處處歡迎。以前因爲不明國民黨真實態度而游移的，現在見著真正國民黨態度鮮明至此，還有什麼可遲疑的地方？大家不是要爲中國求條出路嗎？何不努力參加國民革命工作，成一堅固不破的聯合戰線！

極明顯的，現在中國民族祇有三條路走：一條是還到軍閥治下，任他們勾結帝國主義者，無辦法無目的，爲爭個人權利而連年戰爭。一條是跟著共產黨走，受國外特殊團體的指揮，以實行赤色恐怖的專政，不接環境的情形，將中國全部破壞，人民痛苦不堪，以後還是沒有出路。一條就是國民黨三民主義的堂堂大道，以有步驟的政治，由中國民族依自己的意志，用自己的力量，謀自己的利益，求自己的解放。若是大家不願意中國亡於軍閥，亡於帝國主義，亡於共產黨的恐怖政治之下，現在正應該一致努力的參加和擁護國民黨，完成國民革命，解放中華民族，由國民革命去達到世界革命！

謹告中國國民黨同志書

蔣介石

中正自誓師北伐以來，卽置生命於度外，秉總理遺訓，解除全國民衆之痛苦，以求完成國

民革命之工作，賴我同志努力，將士奮勇，首奠湘鄂，繼克贛閩，而浙而皖，而蘇，以至滬寧，克復長江底定，國民革命之成功，已經逼近事實。無如大敵尙在前線，陰謀啓於後方。苟我確信三民主義之同志，不有真正之覺悟，堅固之聯合，不特國民革命將功敗垂成，且禍害必至亡黨亡國而後已。中正目覩身經，肺肝如鑠。謹具真相，以告我忠實之同志。

自不明內容者觀察，則此次破裂，僅係國民黨內部之糾紛，簡直言之，則苟無共產黨之陰謀操縱，本黨有何不可解之糾紛可言？國民黨是整個的，分離我輩者爲共產黨。國民黨却是比較寬大的，利用我之寬大，以組織小黨團，而在我黨內橫衝直撞者，亦爲共產黨。共產黨自有其組織之系統，自有其革命之方式。自本黨決定北伐以來，共產黨即首先反對。不自度量，初擬以全力攫取廣東，坐視中原水深火熱，然後由彼興師，彼黨方爲中國唯一之宰制者。故我軍待命出發，彼等首先運動罷工，以阻礙軍事行動。以後見大勢所趨，無法制止，乃改變策略，藉國民革命軍之掩護，用國民黨之名義，以隨地擴張其黨權，應用其黨略，爲太阿倒持之地步。今日我軍以血戰克復之名城，明日即成彼黨以陰謀襲取之營壘。鈞心鬥角，機牙肆張，務使真正國民黨員不能參與黨務，不能參與農工運動。彼等深知本黨爲全體人民謀解放，

當然首重大多數之農工，以治黨治國，當然最重要者爲黨務。二者既得，何有其他。當我軍血戰贛閩之時，彼等即盡全力以盤據湘鄂。益知武漢將爲臨時都城，必造成環境，使他日中央機關任其操縱，我黨不得不向其乞憐。中正坦白爲懷，最初即主中央遷往武漢。以後因奉魯軍侵入江滙，底定東南，瞬不容緩，軍政時期一切大計賴中央之主持指導者至亟，乃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議及政治會議議決，將中央機關暫駐南昌。初非有何作用。乃武漢方面竟遠抗南昌中央執委會及政治會議一切議決，抗拒改組政治會議武漢分會，轉繼續其法律上已失根據之聯席會議。是破壞中央之議案。實始於當時假託中央名義而號召之中央。乃美其名曰「革命的需要」，試問「革命的需要」，何限於此？況後來主張遷鄂者，即多當日力持駐贛之人。一轉移間，令人莫測。往來信使，多以南昌不遷，則大局立時破裂。武漢將另設中央。中正以大敵在前，當顧全局，遂疏通在贛同志，請其即日遷移，以完成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並辭去兩種主席，以爲開誠見心。中央委員必有公允辦法，不受他黨操縱，以保持本黨生命，完成國民革命工作。孰意中央執委會開會之前，彼等早已佈置就緒。開會之時，竟造成武力挾迫，暴徒示威之恐怖局面。第十一軍軍長陳銘樞，轉戰湘鄂，抵定武漢，

勞苦功高，竟被宵夜逼走。反散布謠言，謂中正令其捕拿中央執行委員，不願違心，遂行辭職。陳君猶在，文電可查。欺世欺心，胡為斯極？中央常務委員會書記長李仲公則被其藉口拘禁。我革命將士被殺戮者有之，被禁閉者有之，甚至被迫無路，投江自盡者有之。武昌軍事政治分校及學兵團學生之不甘盲從而被拘囚者，竟至千人之多。暗無天日，有過於此者乎？中央執委開會以後，共產黨以自己之幹部，操縱本黨之官僚政客，利用其升官發財之心理，意志薄弱之病根，於是「以國制國」之陰謀，竟成爲明白顯著之事實。對第二次執委全體會議規定黨部部長不得任用共產黨員之議案，陽奉陰違；且於交出共產黨名冊，及組織兩黨聯席會議之事，一字不提。共產黨員隨時吸收增加，又復秘密，除少數已經公開者外，誰能辨之？如築垣牆，先無礎石，則想像中之森嚴壁壘，終屬烏有子虛。況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常委務員及政治委員，國民政府部長，莫不有公開之共產黨員或準共產黨員在內。我黨真有主張之中堅分子，或因職守，或因環境關係，多不能到，等於掛名。其所設軍事委員會之內容，亦復如此。同志不察，或被蒙欺，分析內容，可爲痛哭！中央在贛，彼輩乃有應「革命的需要」而產生之聯席會議，否認中央一切議案。中央在贛，則中央復一變而爲神聖。似此狐狸狐狸，予取予求，

名爲提高黨權，而黨權墮於零點，名爲擁護黨權，中正實不知黨權之誰屬。中正固反對封建思想，然封建思想中尙倏好義，猶有可稱。若「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操莽故智，等封建思想而下之。

當大敵在前，國內鼎沸，此正總理所規定之軍政時期也。軍政之成敗，不但關係本黨，而且關係中國之生存。統一指揮，在革命軍事上爲必要。出師以來，小有成功，端藉於此。每逢調度各方，籌劃作戰，中正莫不宵夜徬徨，勞心積慮。至於身先士卒，僅其餘奉，統一指揮之責，中正早視爲莫大艱鉅，非有任何權利可言。誠以我五十萬革命軍人，生死所關，數千里人民安危所繫，不敢不勉效死力。乃彼等竟背總理建國大綱之遺訓，離間我革命軍人，妨礙我軍事行動。假軍事委員會之名，而行施其分化我黨軍隊之陰謀。以我五十萬革命軍人之生命，託之於數千里外，毫不知兵，或甘苦不同者之手。於前敵作戰最烈之會，竟扣留餉械不發，復用種種方法，把持就地餉源；於中正則造謠誣蔑，謂賬目不清。不知中正生死且置之度外，何有於身外之財產。於中正囑撥各軍餉械，竟有謂中正吝不肯發，乃由彼等另發以布私惠。共產黨員以運動工人之法，運動軍隊者，發現曾止一次。與敵人勾結妥協之謠，又何止萬千。種種陰

謀，無非欲使我奮鬥之革命軍人解體，以聽敵人消滅。於日日與敵人肉搏相持艱苦作戰之將士，則誣爲不革命的，甚至誣爲反革命的。於搗亂後方，坐擁革命將士鮮血換來之高官厚祿者，係真正革命的人心未死，公理何存！長此顛倒，何以爲軍？

以黨治國，爲本黨堅決主張。共產黨認定樞紐所在，處處把持黨務，藉彼等策略上之訓練，與有革命經驗者之指揮，以少勝多，無處不握黨中之重心地位。於新黨員之有成爲真正三民主義信徒之可能者，則加排斥，於有變成共產黨員之可能者，則盡量吸收。威脅利誘，至於欲加入國民黨者，非先表示能與共產黨同聲相應不可。而國民黨遂成爲共產黨之預備學校。甚至多年之純粹黨員，欲求一度登記而不可得。於不在彼等把握中之黨部若不號召流氓藉農工之名以事搗亂壓迫，亦必藉中央或高級黨部之力，命令解散。湖南省黨部搗毀者數次，服務之黨員被殺者十數人，不過其彰彰大者。然在武漢中央視之，幾若當然。如該處中央勒令解散江西省黨部及廣東市黨部之舉，無非欲壓迫我忠實國民黨員毀壞其組織，以造成清一色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強奸黨意。至於九江安慶上海等處問題，誠屬不幸。然不過民衆與民衆，黨部與黨部之衝突，乃深文周納，必欲嫁中正以摧殘黨務，壓迫民衆之

罪名。凡希冀攫取或保全祿位，隨聲附和者，則爲國民黨之革命份子；凡不顧祿位以治黨務者，則爲「黨賊」，爲「昏庸老朽」。擅造種種派別名稱，以求其分化。共產黨上藉自稱國民黨中央之掩護，下有精密陰險之黨團，又有國際團體在經濟上之援助，與有經驗之顧問，途無處不佔優勢。致我國民黨員有隸黨籍之名，無握黨權之實。不但內外交迫，無立足地；且處此狀況之下，誰復顧問黨務？各處同志莫不義憤填膺，涕泣而道，黨務如此，不亡何待？以總理艱難締造，藉以貫徹三民主義，挽救中國之唯一政黨，乃任後之主持者，大度包荒，明賣暗送，爲換取個人虛榮實利之資。亡黨縱非其所惜，中正實無顏以對總理不朽之遺顏。長此遷延，何以爲黨？

當此最大改革之會，我黨同志，當力謀減少中國全體人民在此改革程序中所受之痛苦。有用條理步趨之方法，以增進民衆之生存幸福。民衆之大多數爲農工，我黨自當極力協助農友工友之運動與組織，乃凡涉農工之事，幾爲共產黨所包辦。苟共產黨能爲真正農工謀利益，夫復何說。無如共產黨對於任何土豪劣紳，地痞流氓，苟能爲其利用以攫取農工操奪政權者，無不四處位置，充分利用。當年阿附軍閥慘殺工人者，今日何曾不據湘鄂政府之

要津？利用國民黨打倒土豪劣紳之名，其實不過以此派之土豪劣紳，打倒彼派之土豪劣紳，或竟爲土豪劣紳之所顧忌者。於農民運動，則除促其抗租；於工人運動，則除促其增加數倍或數十倍之工資外，別無宣傳。餘則利用以殺人越貨，作政爭工具。農工目前之痛苦，實不可言，苟有人心，孰不願其立刻改善。無如中國經濟現狀，國際商場的環境，亦當顧慮。斷不能以同歸於盡之手段，使農工目前最低限度之生活，亦不能維持。總理明示我輩以革命手段，用以解決政治問題則可，用以解決經濟問題，則有所不能。（民生主義第二講）蘇俄於犧牲千數百萬之生命而後，不得已而行新經濟政策。中國人口數倍俄國，苟任其爲共產黨之試驗品，則犧牲數目，必數倍之。數此千萬人，果何爲而死者？總理解放農民，自有步趨，詳於其親自鑒定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重利盤剝，爲本黨所禁。今規定之農民銀行等計劃，尙未實行。而武漢第三次中央執委大會中，竟有「取消全國農民債務」之議案。以爲每以近利，必能得全國農民同情。不思春耕在即，農民將何法再行借貸？名爲愛之，實以害之。此案雖幸暫擱，然彼輩舉動，顯違總理主張。與彼相共，何以謀國？他國工人向工會納資，係用以改良工人生活，或爲罷工時之準備金。在中國則工人所加工資，強半甚至全部入於工會。工會首

領以辦工會而致鉅富者，在昔日廣東湖北，習見不鮮。用工人血汗或罷工爭來之所得，以爲招練糾察隊之餉項，動輒用糾察隊挾以示威，形同押解。同時生活增高，工人所得工資之購買力，亦因此減少。廠作倒閉，店主棄產潛逃之事，各處多有。雖其中不乏有意操縱之徒，自當立法嚴禁；然因資本絕乏，無力支持者，亦居多數。工人失業數目，日增一日；工人痛苦，亦日甚一日。良好工人至於敢怒而不敢言。不特社會經濟，而且國民經濟，行將完全破產。中正偕我數十萬革命軍人，轉戰數千里，其目的在爲我大多數農工謀解放，減少我農友工友之痛苦。不意師行所至之地，處處爲共產黨把持，真正農友工友反益陷於水深火熱。環顧四周，可爲痛哭。至於共產黨利用農工以作政爭之策略，尤爲惡毒。凡地痞流氓，一着糾察隊制服，卽有生殺予奪之權，爲神農不可侵犯之民衆。稍經依法制止，卽爲摧殘農工，罪在不赦。如上海之糾察隊多係招集孫傳芳畢庶澄之散兵，與以利器。四月十三日圍攻開北第二十六軍司令部之時，當場捕獲九十餘人，其中四十餘人，皆身帶直魯匪軍遣派之證號。苟能破壞我國民革命工作，雖勾通萬惡軍閥，亦所不惜。至於各處利用農工之名，以摧殘我真正黨員之事，更不勝言。陝西省政府委員教育廳長程天放被毆垂斃，尙在獄中。在羣衆則聽人指揮，任

意暴動，實不知死者何故當殺，自身因衝突而死，亦不知致死何因。至於共產分子把持之縣黨部，竟有執行槍斃之權，更不知自何取得。使國民政府任命之官吏，亦遂巡惶怖，無可如何。政治如此，有何辦法？以言教育，則湘鄂除中央軍事政治分校及農民運動講習所等應付時局之機關而外，大學僅具虛名，中小學幾全部停頓。非能造成清一色共產黨員之學校，則甯可使其無有，不可任其存在。致「讀書即不革命，不革命即反革命」之口號，竟由湖北黨部發出。「黨化教育」意豈在此，以言外交，則國民政府外交政策，先從集中對付一國着手。帝國主義，雖皆可恨，然單獨對付一國，在外交策略上，不能不如此進行，今各處事件發生，牽涉多國，務必造成帝國主義者之聯合戰線；此中真相，深待研究考慮。政府自當擁護民衆，民衆亦當聽政府之指揮。大智不限於反唇，大勇不限於攘臂，此非與人妥洽，甘心破誣爲「帝國主義的走狗」，乃謀國者統籌全局所當然。何必立陷中國於四面楚歌之地，以投入國外特殊國家，及特殊國體之圈套，完全聽其指揮而後已。破壞統一的外交政策之責，誰實負之？中正謹鄭重告我黨同志：我黨今係掌握政權之政黨，既已「以黨治國」相號召，本黨必示國人以能治國之能力與辦法。今共產黨穴社憑城，處處搗亂，以最卑劣之陰謀，蒙國民黨之

名義，倒行逆施。一切責任，彼等可以不負，而負之者為我國民黨。長江一帶，已有「黨軍可愛，黨人可殺」之言。一般民衆，寧知黨中内幕？本黨信用，恐因此掃地以盡。國人厭恨軍閥久矣，中正可斷言其不願再返諸軍閥治下，全國唯一希望，已集於我國民黨，而共產黨則處處謀破壞我國民黨之主張與政策，使其當舉國唾棄，衆叛親離之時，彼乃能利用人民「求條出路」之渴望，託身為拯救中國之天使。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今中國所有生機，將被其斬伐殆盡。長此披猖，何以爲國？

中正默察本黨同志心理，有一部分因他黨宣傳結果，產生以下三種謬誤觀念，是不可以不加辨察。

(一) 有謂國民黨既爲民衆謀利益而革命，則革命成功以後，民衆決不會拋棄本黨。此語似是而非，僅得事理之半。民衆爲抽象名詞，其藉以具體表現者爲組織，民衆之拋棄本黨與否，在於本黨之是否有民衆組織，以領導民衆爲斷。不然，本黨即欲民衆之不我棄而不可得，民衆即欲不棄本黨，亦無法得具體之表現。三年以來真正國民黨黨員從事工農運動工作者，不爲共產黨擠排以去，則利誘威迫，使惟彼黨之命是聽。對工會農會，亦復如是。百計欺

瞞，百計挑撥，遮斷國民黨與民衆見面之機會，此爲其篡亂陰謀之大者。最近廣東、上海、福建、浙江、安徽各省，發露彼黨之陰謀，民衆乃始認識國民黨之真面目，而知所依歸。長沙、武漢則除彼等散播其所強姦之民意外，民衆如墮雲霧，如入地獄，大抵不敢言而敢怒。以怨怒共產之故，併疑國民黨爲已共產化，使其呼籲無門。而言者不悟，猶謂民衆如何如何，自非目盲，何至若是？

(二) 本黨之中有斷章取義，截取總理「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之字句，以爲彼等明顯提倡共產之護符。不知總理定名「民生主義」之時，即聲明非因襲何人之陳說，民生主義在於求全體及個人生存條件之滿足，其出發點，決非「唯物史觀」(民主主義第一講)階級戰爭與無產專制，是共產黨唯一的策略，而總理則明言：「但在中國實業尙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思的階級戰爭無產專制，使用不着；所以我們師馬克思之意則可，師馬克思之法則不可。」(民生主義第二講)「照馬克思的黨徒，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是不可能的。」(同上)所以主張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爲「思患預防的方法，」以免中國再蹈歐洲經濟發展情形之故轍。總理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

主義，乃於取喻之時，就其最後目的之一部分及其字面泛義而言。不然，何以又聯及派別繁多之社會主義？故總理在同一演講又言：「我們所主張的共產，是其將來，不是共現在。」（同上）總理為根據事實，確自辦法之偉大先覺。因此說：「世界各國因為情形各不相同，資本發達的程度也是各不相同，所以解決民生問題的辦法，各國也是不能相同。」（同上）明訓彰彰，斷難曲解。况三民主義係整個的，有機體的，當同時實行的，亦不能拋棄民族民權而曲解民生。

（三）目前我黨同志及一般國民，均有一種錯誤心理，以為當此大敵在前，苟國民黨願與共產黨妥協，共產黨必願與國民黨竭誠提攜，不然則共產黨亦是自殺。共產黨員寧見不及此，共產黨領袖早有此種策略上之論調。但共產黨對於一切黨外分子，根本否認其所謂奴隸道德之信義。黨國生存問題，豈個人片紙空言所能保障。妥協不在言論，而在事實，共產黨破壞國民黨與國民革命之事實，前已縷晰言之。一語破的，共產黨之大敵，非軍閥而係國民黨。共產黨革命方式，極為明瞭。無極大破壞不能發生極大暴動，無極大暴動共產黨不能奪取政權。軍閥愈橫暴，則共產黨愈易成功。惟國民黨真能當權則共產黨在中國之前途，幾

等絕望。故在德法國會之中，共產黨常與復辟黨相提攜。此等策略，已國際化。自中正誓師北伐，打倒萬惡軍閥吳佩孚孫傳芳張宗昌輩以來，舉國皆頓悟軍閥爲不難盪平之物，共產黨甯不知之？於是在此國民革命將告完成之時，共產黨更覺大敵在此而不在彼，故破壞國民革命工作之進行，亦愈形猛烈。設國民革命一旦完成，則他國在華之共產黨員，亦多曾在土耳其者，甯不以昔日之經驗引爲深誠，謂其欲與參雜共產黨血統，不惜以國民黨蜕化而爲共產黨之中央相提攜，則彼輩早已挾其名義以號召。至於和純粹的國民黨妥協，以完成其國民革命之工作，則請懸中正之首於國門耳。

中正瀝胆披肝，言已至此。曲直存亡之關鍵，爲有常識者所能洞明。中正謹竭至誠，舉扼要者數事，以與我真正同志互相勉策。

(一) 凡我忠實同志，務須努力促成國民革命。我黨外有帝國主義與軍閥之大敵，內有共產黨卑劣之陰謀，以離間我同志及革命軍人。故國民革命之工作，已處於自來未有之困難，在此境遇，亦最足試驗我同志之忠勇與人格。爲求全國民衆解放，則不能不與帝國主義及軍閥奮鬥到底。爲極力謀減少全國民衆在革命過程中之痛苦，而防止中國一切發展入

於歧途，故不能不與共產黨分裂與奮鬥。務須待軍閥完全推翻，不平等條約次第取消，全國民衆不受共產黨恐怖政治之痛苦而能自由發展，逐漸滿足其生存條件之時，我國民革命方能告一時之段落。我數十萬革命將士，正冒槍林彈雨與敵人相肉搏，設我同志甘受他人分化，自相殘害，而不努力於功虧一簣之偉大國民革命，更有何面目以對國民以對總理與死難諸將士，更有何心肝以生存於世間？

(二) 努力民衆工作，爲本黨黨員急切之責任。本黨爲民衆而革命，民衆之最大多數爲農工。設農工痛苦不但不能解除而且增加，則國民革命有何意義？在今日大勢之下，反農工無異促成黨國的自殺。在生活壓迫之下，農工即無人指導，亦將自動組織。如河南之紅槍會，其顯著者。目前問題，即誰助農工組織，爲其謀利益者，則農工聽其指揮，爲其友；誰反農工組織及其利益者，則反農工與之抗，爲其敵。我黨同志往往眼光短淺，重視一時政權，不知大多數民衆在他人掌握之中，政權無非傀儡式之機械。共產黨窺破此種弱點，故國民黨員之欲得高官厚祿者，莫不極力擁護，任其取求。至於農工，則視爲彼輩，禁錮，絕對不令染指。我黨設與民衆分離，則不腐化亦歸消滅。從事農工運動，自當艱苦辛勞，然爲黨國大本，正我惘惘在

把有心黨國之同志所當努力。以前本黨同志對於此種工作，實太忽視。待他人布置就緒，任意利用農工之事實暴露以後，又復太息嗟以爲事不可爲。往車既覆，來軫方過。爲今之計，只有我忠實之青年黨員，堅抱三民主義向民間去。國事如此決非我輩養尊處優，坐而論道之時，亦不當待領袖三薰三沐，繼而後發。乃須孤軍深入，自動的去爲工作。若不改弦更張，則雖有聖智亦無從救黨國之危殆。

(三) 凡真正堅信三民主義之同志，當有鐵的團結，肅清黨的內部。不因共產黨造謠離間，遂致墮其分化策略之中。本黨領袖追隨總理，與本黨有長期之歷史關係，爲各方面所屬望者，尤當眷念黨國，化除小嫌，而團結一致。不以包圍而分，亦不以被謠而退。年來共產黨分化我黨政策，無所不用其極。造作「左派」「右派」「西山會議派」「新右派」等等名詞，任意加於本黨同志之上，受之者如被符咒，立即癱瘓而退。其實所謂各種派別，從何衡評。今日之爲左派者，明日即可爲右派。今日之爲右派者，明日即可爲左派。西山會議派尤爲代表任何罪惡之名詞，可以加之任何不取悅於共產黨者之身。其實主持西山會議者，苟願被其利用，又何嘗不可據其所謂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最高之位。中正願與本黨同志約，以

後種種敵人用以分化吾輩之名詞，一概屏棄。是否真正國民黨員，是否總理信徒，當以是否遵從三民主義，是否對於本黨有真正工作，是否依照總理遺囑所舉之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建國方略，及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行事爲定。總理當年祇允容納共產黨員，單獨的參加國民黨與國民革命工作，本無所謂「聯共」。今共產黨既違反總理本意，極力破壞國民黨與國民革命，自與總理本意相背。應將跨黨份子，一律肅清，由純粹的三民主義之信徒，本總理遺訓，以完成國民革命，以建設態度鮮明之政黨，以建設總理規畫之民國。

事已至此，非有最後決心，不足以救黨國之危亡。中正立此決心，乃根據於下三種深信：

(一) 中正深信三民主義爲惟一的救國主義。總理偉大之主義，實根據中國本身之情況，切合於中國全體民族之利害，斷非隨意舶來之學說所可比擬。三民主義爲整個的，爲有機體的，爲同時並進的，爲隨時進步的，斷不容假借附會者之曲解。

(二) 中正深信中國民族，當有處分中國本身命運之權，在系統上不應受任何外國所操縱，作其實驗。三年以來之經驗，終覺國外團體縱有十分扶助中國之誠心，則人爲我謀，終屬隔靴抓癢。且他人果有此誠心，何不先扶助中國國民革命，先躋中國於自由平等之域，而

必斤斤於系統上之附屬與包辦。况中國國民革命，亦即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中正本民族自決之義，於中國民族解放以後，當爲世界上弱小或受壓迫之民族，力求解放。希望世界革命早日完成，中國有爲人類奮鬥之榮譽。但對此項奮鬥，中國當爲實力的與獨立的參加，不當爲「拉夫式的」參加。不爲他人所拉之夫，亦即不爲他人之「貓爪」。

(三)中正深信此時我黨不與共產黨分離，則國民革命斷難成功。而中國與我民族，甚至於滅亡，事實具在，何勞多舉。若任共產黨之窺竊與大破壞，則國民黨將與中國同歸於盡。國民黨爲有辦法與負責之政黨，斷不能任共產黨懸羊頭而市狗肉，作不負責任之大破壞。况當年總理之允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參與國民革命工作，不外兩種用意：(一)爲弭除共產黨危險起見，欲藉此用三民主義以融化共產主義，與以思想上之感化。(二)欲使共產黨中之青年，有機會努力國民革命工作。此意總理曾爲中正屢次道及，常侍總理之同志，亦必不之聞之者。今共產黨不特堅持其舶來之主義，毫不變更，而且以種種陰謀辣手，破壞國民革命與總理親手締造之國民黨種種事實，顯與總理原意違背。此豈總理所及料。此共產黨之有負於總理，非國民黨之有負於共產黨也。

今武漢中央執行委員會不特充滿共產黨血統，利用本黨浮蕩少年，卑劣政客，由其操縱把持，且其地點復處於武力暴徒挾迫之下。雖其中不乏忠實同志，然亦受其蒙蔽包圍；縱有言論，絕難自由發表。第三次執委會之亂命，無一不圖離間分化我革命軍人，破壞國民革命工作；無一不圖分化我忠實黨員，竊我一切黨權，破壞我一切黨務，從根本上將我國民黨推翻。中央監察委員會爲本黨最高監督機關，各委員中復多才高德望，久爲全國思想領導，隨總理革命半生，與本黨生死相共之先覺。至今不忍坐視黨國淪亡，國民革命被人破壞，中國民衆痛苦愈將不可收拾，爰在上海南京先後開會，揭發武漢聯席會議抗命改組以後，及第三次執行委員會一切賣黨賣國之非法議決，提出彈劾，停止其執行。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議繼續在南京行使職權，中央黨部已經成立，與國民政府同時建都南京。總理指定之都城，此後乃能永奠。中樞既定，務望忠實同志一致聽其指導。中正統率全軍，誓死聽其指揮與制裁，爲同志同胞先。各地黨員，已風起雲湧，自動清黨。黨之最高權威，本在全體黨員。實際上真正三民主義信徒，何止超過跨黨分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過平日被彼輩蒙蔽，或受其挾制，或因機關在其掌握，真正意思無從表現。今黨國危亡在即，我同志孰不當有最後

之決心，豈忍坐視其強奸黨意，破壞國民革命，斷絕中國民族之生存。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我同志，奮起圖之！至於武漢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中之忠實黨員，或因受一面宣傳者，請其屏除成見，考察全部事實。或有感覺言論行動不自由者，請其力謀脫離束縛，恢復自由。如有感覺騎虎難下者，當知此事關係黨國存亡，斷非個人面子問題。如能擁護純粹之國民黨，促成國民革命，遂從並真澈總理遺志者，中正毫無個人嫌怨，誓與推誠合作。皎皎天日，實證此言！

恐此書達於我同志之日，武漢渾合共產黨由其絕對統治之所謂中央，施其故技，竟任意誣中正爲「叛黨」。中正被誣久矣，身在前敵，生死本不足數，誣蔑更何足言。誣中正爲「叛黨」，中正實不知所叛者爲何黨？如云叛共產黨，則中正始終爲共產黨之敵人。如謂叛國民黨，則中正祇知真正的與純粹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之中央已定都南京行使職權，誓死服從。「提高黨權」及「一切權利屬於黨」，中正不但贊成，而且根本主張。但提高黨權，常提高純粹國民黨之權。一切權力屬於黨，當屬於純粹的國民黨，而非屬於已由共產黨把持篡竊之黨。中正堅決奮鬥者，正是擁護我國民黨之生命，以謀我真正國民黨能有自由發展，統

治一切之機會。此心此志，不但爲我忠實同志之所共鑒，亦且天日之所鑒臨！

近來共產黨四處散布謠言，謂中正思「個人獨裁專政」，謂中正希望成「新軍閥」。同志不察，或爲所惑。不知當此軍閥及帝國主義作戰時代，實總理所謂「軍政時期」，亦即他國之所謂「國家總動員」時期。國民革命之成敗，繫於軍事之成敗。舉國之努力或贊助國民革命者，當犧牲一切，以圖國民革命的軍事上之成功，不然則爲破壞國民革命，爲反國民革命！目前一切事務，當以顧全軍事爲前提。不幸中正當軍事之中樞，遂被淆亂是非，居心離間者，妄行詆毀，有意將軍政與中正混爲一談。統一軍事指揮，爲國民革命軍事成敗上絕對的需要，苟非有意破壞國民革命，幸我奮鬥的革命軍人被敵人消滅，則何至於我軍正與敵人血戰之時，分化我軍隊，搗亂我軍隊後方，扣餉扣械，無所不用其極。至於軍政與軍令，有畫分之必要，是乃由經驗而得者。克復南昌以後，中正早自提倡。今則軍政已屬於軍事委員會，而總司令獨司軍令，不知共產黨復有何說？吾知其必另有以爲軍事獨裁之解釋者也。總之中正所努力者爲國民革命，以打倒軍閥及帝國主義，與一切黑暗橫暴勢力爲職志，自誓歸北伐以來，常指揮陷陣，身先士卒，生死問題，且置度外，更何有於政權？何有於軍閥式地盤之

割據？中正秉總理遺訓，以爲中國之解放，乃全體民衆的解放，故必謀中國全體民衆單獨的或集合的，均能滿足其生存條件而後已。「農工商學兵大聯合」即係全國各階級的共同合作，若共產黨根本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就中國現狀觀之，實爲流氓政客之獨裁專政。我國民黨乃應民衆的要求而革命，共產黨乃爲革命而造成流氓的無產階級，以聽流氓政客之指揮。此種重要區別，同志務須明瞭！今中央已在南京定都，自由行施職權，指導既有所歸，務望一致聽其指導，並繼續厲行清黨運動，促成國民革命，永久保持光大純粹的國民黨。由純粹的國民黨去提高黨權，且享有一切黨力。純粹的國民黨中央既繼續信任中正，中正自當勉效死力，完成國民革命，以期軍事早日結束，建設得從速着手，全國民衆得早離痛苦。苟中正舉動有任何失當不法之處，亦當束身解甲，聽中央任何嚴重之制裁。今涕泣於總理偉大遺像之前，指此心以爲證！

時至今日，不論何時，國民黨負偉大使命以救中國。黨存則國存，中正亦存。黨亡則國亡，中正亦亡。昔總理親以本黨之陸秀夫期中正，中正謹以黨國之陸秀夫互期我全體忠誠之諸同志，設我同志，人人有作陸秀夫之決心，則黨必不亡，國必不亡，且能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

義，完成國民革命，在國際上躋中國於自由平等之地位！由國民革命可靠的路徑以達到世界革命的成功！

明者見先於時，昧者過時而悔。願我真正國民黨同志，純粹三民主義信徒，一致有決心努力，以作護黨救國運動之奮鬥口號：

- (一) 純粹國民黨黨員團結起來！
- (二) 國民黨員要到工廠農村裏去做下層工作，扶助農工組織各種團體！
- (三) 國民黨員切不要想做官發財！
- (四) 國民黨員嚴防官僚化！
- (五) 國民黨員要嚴守黨紀服從黨令！
- (六) 國民黨裏沒有左右派，只有三民主義的信徒！
- (七) 國民黨要嚴防投機分子！
- (八) 要國民黨的組織堅強，先要分子純粹，黨員努力！
- (九) 國民黨員是要為民衆謀解放，為國家求獨立，而來入黨的！不要存一毫自私自利

的心思！

(十) 國民黨員要為本黨來犧牲其幸福與生命！

(十一) 打倒帝國主義！

(十二) 打倒軍閥！

(十三) 實現三民主義！

(十四) 主義不行，黨員之羞！

(十五) 革命不成，吾黨之恥！

(十六) 完成國民革命！

(十七) 中國國民黨萬歲！

(十八) 國民政府建都南京萬歲！

敬告全國同胞及革命同志書

馮玉祥

全國同胞暨革命同志公鑒：竊玉祥此次轉戰七千里，率領革命健兒，祇知誓死救國，對於本黨實為後進，本不敢有所主張；及出潼關，始悉黨務糾紛，已成分崩之局，雙方同志皆平日

極所服膺，尊為救國師友者，今皆捲入漩渦，自成水火。而環顧長江各省，則遍地紛紜，幾已釀成大恐怖之時局。

夫大敵未除，軍閥猶作困獸之鬥，人心惶惑，更有不知所屆之危；玉祥終夜徬徨，惟恐革命之功，虧於一篑。爰在鄭州軍次，求教於武漢方面革命同志，凡所建議，希望暫息黨爭，一致北伐。更趨徐州，會見南京方面之革命同志，並與蔣總司令聯名通電，一致北伐。所以成全雙方意志，去除誤會。聯合同志，一致討賊之苦心，或當為雙方同能諒解。所有本黨內部之爭，概俟軍閥掃滅後，開全國代表大會，根據黨章，合法解決。

現在各同志均不憑臆說，武斷是非，對於共產黨同志，更願極口苦勸，如其所取革命方法，不能與國民黨三民主義之革命完全一致者，請暫時退出國民革命之聯合戰線，停止農工運動之階級鬥爭，免使天下洶洶，誤會諸同志在後方分裂國民革命之實力。否則兩敗俱傷，反使軍閥得以苟延殘喘，再謀死灰復燃。帝國主義者，從旁威懾，不平等條約，永無取消之期。蘇聯同志來中國，本為贊助我國國民革命，若被人誤會為另有陰謀，不如及早將處事不善者退去。否則以前美意，轉成叢怨之淵，民族感情，睽離一旦，良可惜也。現在農工運動之階級鬥

爭，到處已自崩潰，放火不收，燎原自焚，不速早退，殺身可虞。故現在爲保民族感情起見，不肯總理聯俄政策起見，蘇聯同志之處事不善者應急速自行退出，遠避嫌疑，此所願爲蘇聯同志告者也。

中國爲產業落後之國家，全民族皆在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之下，軍閥官僚買辦不過爲帝國主義之工具，資本家亦即是帝國主義者，此外全國並無階級可分，鬥爭何有？否則必演成民與民間之饑殺，使社會大亂而後已。故在中國祇有國民革命，斷無階級鬥爭。國民革命成功，欲求解放農工，實行平等，儘可制定文書法令，制止資本家之產生，農工階級之被掠，何爲計不出此，必欲於無階級的社會，妄造階級，自取潰崩，用此不經濟之革命手段，誠無謂也。中國革命不成，世界革命決然無望；中國革命若成，世界帝國主義者或見大勢已去，而有憬然自悟之一日，亦未可知。若必欲一蹴而幾，殉中國全民族爲犧牲，稍有仁心，不應出此，是所欲爲中國共產黨同志告者也。

總理逝世，以革命未竟之功，托付後死同志，在天之靈，無時不鑒臨我輩。况前敵將士，死傷者五六萬人，今日全國同胞，方在水深火熱之中，萬惡軍閥已成強弩之末，我革命同志斷無

可以自相殘殺，置大敵於不顧之理。玉祥對於革命領袖，一律主加愛護，數十年生死與共，道義相知，忽一旦變成寇仇，於心何忍？且人民受如此重大犧牲，數十萬革命軍隊之生命，亦決不能供少數人意見之爭，新學說試驗之用。玉祥所從之軍隊，及一般革命同志，加入之初，祇知內以掃除國賊，外以取消不平等條約，永得中國民族之自由平等，為惟一職志，初不料本黨內部之爭，尙有如此者。玉祥敢謂今日全國同志之中，抱如是觀念者，實非少數。迄今日而欲其為左袒右袒之分，使全國同胞受赤色白色之恐，兵連禍結，報復循環，使除暴頤成復讎，革命演為混戰，此玉祥之愚，所認為大不可者也。

玉祥對於雙方同志，皆不能信其有蓄心害黨國，及反革命之行動，徒以事實紛紜糾結，莫可解說，以致捲入漩渦，無從自拔，然時勢至此，惟有用快刀斬亂麻之方法，以前糾葛，一概割除，今後新猷，重為建立。爰本素志，表白本人之主張態度，而致其忠誠苦口之勸，幸全國同胞及革命同志諒察焉！

誥誠高級軍官文

馮玉祥

古者兵法云：『將者民之司令，國家安危之主，得人則兵勝而國昌，失人而軍覆而國滅；兵

之勝敗，國之存亡，皆繫於將。況今當革命時期，以民衆武力之軍隊，託之於將領，是以將領之賢否，關係革命勢力之成敗，亦即關係於被壓迫民衆之存亡。我軍自旅長以上，各高級軍官，升調過於迅速，位置既高，責任日重。其平素學有根底者固不乏人，而未嘗學問者亦屬不少，驟統數萬數千之衆，又當事變紛乘之時，往往旁皇無主，畏難苟安。良以才不足以勝器，終必貽誤黨國，余甚憂焉！茲特頒發語誠十條，以爲補濟之方。俱係切要之事，凡我軍旅長以上各高級軍官，均須手錄一通，時時過誦，研求玩索，實踐力行。賢者因此加勉，不及者應急起直追，則臨衆將事，自有正確之主張，不致再虞隕越。豈惟將領個人之幸，黨國前途，實利賴之。凡此必修之課，萬勿視爲具文。余當隨時考查，促其進步，別其勤惰，以定懲獎。務各奮發勉行，勿辜厚望！語誠十條，詳列於次：

一、革命化 我國政治腐敗，社會不良，民衆痛苦，至今極矣。其原因皆由帝國主義之侵略，加以賣國軍閥爲其工具，層層壓迫，以致種種風化，均落人後，實殖民地之不若矣。故我以為要免除此弊，自非努力國民革命不可。惟革命事業，至爲艱宏，必須聯合與我同情之民族，猛勇奮鬥。而革命理論，尤非夙夜從事研究不可。至於如何喚起民衆，如何扶助民衆團體，如何

集中革命力量，如何鞏固革命基礎，均須與所部官兵，百計努力，一致進行。無論當何時，在何地，辦何事，皆須審問是否合於革命之本旨，此爲我輩最新生命，不容一刻疏忽也。嗣後遷移默化，則全部官兵，自均能適合於革命正軌，無論生死，決不稍渝。充此精神，必能完成使命，自救救人，萬萬努力！

二、勤學問 用兵乃極危險極繁難之事，處處均須實事考求。故高級軍官，應知戰略奇正虛實之用，並至於連長排長一兵一夫之動作，皆須切實明瞭；一鎗一炮之構造用法，均須件件親自檢點，親自試放。良以長官在臨戰時爲所部之將，平素卽爲所部之師，現當兵器戰術日新月異之期，政治黨務必須努力工作之際，縱使好學不倦，刻刻留心，猶虞不及。其他人情物理社會諸端，皆須深悉，方能措施得力。如欲措施得力，苟非勤求學問，將何以增益！又何以教練士卒！又何以擔當一方面之任務！故無論何等繁忙，必須每日騰出時間，多學多問，庶足以增進智識，臨事應用，自不至空疏無具矣。

三、宏器度 爲將之道，器度爲先。器度者柔而能韌，寬而能剛，謙而能有禮之謂。必須忍人之所不能忍，然後能辦大事。必須納衆人之見而後加擇，必須休休有容而使人人樂於效命。

若驕矜自滿，無形中以地位傲人，則訥訥之聲音顏色，已足以拒人於千里之外。若志量褊窄，動以細故責人，而不能徐徐誘掖，則人誰無過，終必至於無一伴侶。若安於小就，或妄自菲薄，而不知以遠大自期，則其志量必日即於卑落，尙何致遠任重之可言！此等地方，必須滋養雍容，切磋商益，自能擔負解放全世界人類之重任矣。

四、辨事理 不論何事，無所謂極難，無所謂極易，既不可因難生畏，又不能因易而忽。故必先考察事之來蹤去迹，然後詳思其理，擬定辦法數條，再加考究，擇至妥善途，當即猛力前進。倘其中有不可能而不容勉強者，亦須詳察其不可能之理由，而為補救之方。其要訣須從利害兩方面着想，從利字一方面，可以策事之必成；害字一方面，可以設法解除一切障礙。凡遇事而不加詳察，動呈難色者，皆由於事理辨不清楚之故。誠能辨清事理，自有妥當辦法，則無堅不克，無事不舉矣。各高級將領，尤應切實注意！

五、慎言行 高級軍官之一言一動，為所部官兵觀瞻所繫，處處皆宜留心。必言動之足為官兵法旨，庶可行之不疑。若稍一不慎，隨便出言，率意動作，則以後號令，即不能取信於所部。易曰：「言行爲君子樞機之發，榮辱之主。」關係如此之大，各將領統率衆士，尤與普通人士

不同，必須慎自檢點，勿輕發無謂之言，勿苟爲無意識之舉，方能使言勸無失，所部官兵，得依此種良好模範，自均成謹篤之人。節制之師，其基在此。

六、謹用人 用人之道，至關重要，所貴循名考實，必使實當其名，名當其實。無論任用何人，掇以何職，必須嚴密省察，以覘其是否稱職；獎掖其所能，而匡勉其不逮，然後職無虛設。至於人之情貌，各有殊異，才之短長，決難齊一，自應舍短取長，補偏救弊，漸成完才，庶無憤事。譬如工師之治木然，得其道，雖竹頭木屑，皆供要用，失其道，則雖棟樑之才，亦徒朽棄而已。萬不可因一時之喜怒，爲用人之標準，亦不可因其人有一二之長，亦竟過於擢用，不再加以考察。至於不問才能，而專引用親戚故舊，最爲所忌。如有此種舉動，一經查明，定行重懲，切切戒之！

七、明賞罰 賞罰爲軍中惟一政，懲不善，獎有功，庶使全軍將士，知何事爲善，何事爲不善；何事應爲，何事不應爲。蓋以示全軍以正鵠，而使之有所步趨者也。故賞罰不在大小而在當否，不可姑息養奸，不可假公市惠，必須明察事情，方能權衡得中。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全軍精神，自能振作。司馬法云：「賞不逾時，欲民速覩，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爲害之善也。」故賞罰第一在明而得當，第二在速而應機，則所部官兵，知所懲勸，陰化於善矣。至於不

問功罪，因私意愛憎而行賞罰，最爲大忌，應力戒之！

八、體兵情 各官兵多來自田間，未受高深之教育，拋父母，離妻子，忍勞耐苦，以爲黨國效力。其在軍中別無所依，惟賴長官體察撫慰，與共音樂，庶能情意融洽，團結一氣。至官兵各種狀況，如身體，志向，學術，技藝，道德，嗜好，習慣，以及各個人家鄉生活情形，對於學術之好惡，皆須留心訪問，嚴密體察。時刻於此等處痛下工夫，加以體恤，導之以正軌，務服其心，務去其惡。其他行伍中一切情形，無論鉅細，無不了了，則一切處置，自能合度，既不至於茫然，亦不至於武斷。諺曰：「不知性者，不可與同居。」何況我軍人相處，以求共同致力於國民革命之事業，尤須特別加意！

九、勵道德 夫道德者，所以維持人與人之隄防，爲個人立身行事之本。苟有才器而無道德，則入於歧途，其個人必至於墮落，而影響遂及於人羣；則才器愈優，爲惡益烈。無論個人才識如何長進，軍隊如何能戰，應有道德以範圍之，則萬事庶出於正軌，而不至妨害其他。若見利而忘義不可也，只知愛錢不明革命主義不可也，必須先能廉潔，自持道德，方能立足。尤必須刻苦自勵，方可實行。此等地方，關於終身人格，務望努力實行！其他動輒漫罵，肆情縱慾，驕

人以功受人諛贈，以及貪婪無恥賤行之所爲，殆不可勝舉，務要時刻自勵，兢兢自守，總期成爲新道德之完全軍人，方足以寄黨國之重任。

十、有恆性。古語有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良以始事非難，而終事實不易也。夫革命奮鬥以救吾國，及救全世界被壓迫人類，爲何等大事，路程遙遠，障礙重重，則時間之久暫，未可預定。設無堅定不拔之志氣，而輔之以自強不息之精神，又怎能達此目的，貫徹偉大之主張？吾黨總理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險阻艱難，尙未底於成功之域；而主張貫徹，終始不渝，此種恆性毅力，可法可師。蓋凡體大之事，斷無咄咄卽成之理，故必立定目標，循序力進，然後始可觀成。若於半途之時，忽生怠志，或個有挫折，便棄全功，似此無恆，則終身無一成就之事。至於如何練習有恆，卽在起居日用上痛下功夫，如黎明而起，必須日日行之，無或差忒。其他各事，莫不皆然！我輩今日責重時艱，於此等地方，尤須切自勉勵。司馬法曰：「人之禁，無過瞬息。」卽謂瞬息之間，不可離此恆性。

以上所舉，務須恆久行之，自有成效可見矣。切盼切勵！

告上海民衆書

白崇禧

中國自從鴉片烟戰爭敗於英帝國主義者之後，國際帝國主義者乘亡清政府的衰弱，爭以快鎗大炮向我國進攻。接踵而有英法聯軍之役，八國聯軍之役，中日之役，每次戰敗，除了割地賠款，還被強迫訂立了許多不平等條約。帝國主義者藉了不平等條約作保障，以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種種手段，開闢租界，管理稅關，自由設立工廠，學校，商店，隨地建教堂，置地產，實行其侵掠之野心。八十年來，使中國陷於次殖民地地位。

辛亥革命成功以後，帝國主義者更施用很毒的策略，不斷的以鎗炮子彈及借款供給中國的軍閥，造成我國十餘年來輪環式的內戰。一方面藉以破壞中國實業與教育的發展，一方面藉以維持其在中國的特殊地位，增進其在中國的經濟勢力。我國封建餘孽的軍閥，不但了無醒悟，而且事事仰承帝國主義者的鼻息，甘心爲之作走狗。十餘年來，袁世凱之稱帝，張勳之復辟，段祺瑞之禍國，馮國璋徐世昌之毀法，曹錕之賄選，吳佩孚之竊權，無一非帝國主義者從中作祟。而且每次民衆運動，軍閥們均甘爲帝國主義者的劊子手，以殘殺我愛國的同胞。數十年來，中國人民苦於帝國主義者的荼毒，真是不堪言狀了！

上海的民衆，直接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已八十餘年了，然亦因爲其所受刺激較多，所以上

海民衆的革命性獨強。數年以來，每次羣衆運動發生，上海民衆都立在主動的地位。轟動全世界的「五卅」運動，實提高了中國的民族地位，國際地位不少。最近上海的市民，因爲我們革命軍到了杭州，便全體大罷市，大罷工，大罷學，來援助我們。可惜我們因爲戰略上的關係，不能立刻趕到上海，致使許多革命的好工友，好學生，犧牲於軍閥刀鎗之下。這使我何等的悲憤！何等的欽敬！何等的抱歉！本來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及軍閥，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求國家及民衆之利益；現在上海民衆，雖快得到解放的機會，但是奉系土匪軍閥尙未消滅，帝國主義者在華勢力尙未剷除，不平等條約猶未取銷，去國民革命成功之期尙遠。而且上海爲東亞商業的中心，全世界人民視線所及，所以鞏固了這個革命的新根據地，不僅是能促中國革命的成功，就是於世界革命亦有重大的關係。當我們開始要鞏固革命的新根據地——上海——工作的時候，我對於上海民衆，有幾句要敬告的說話：

一、關於宣傳及民黨運動問題。現在我們中國的革命潮流，已達到最高的了。在這個最關緊要的時候，你看我們的敵人，英帝國主義者，他聳動了各國開了幾十條兵船，幾萬軍隊到上海來做什麼呢？不是想要擁護他們在華特殊的地位麼？不是想要威嚇我們中國的革

命民衆麼！但是我們決不屈服在他們的炮艦之下！他們雖然用重兵在租界佈防，他們的鎗炮是不敢向着文明而有紀律的國民革命軍開放的。因為我們國民革命運動，是合理的要

求，對於這個要求，我們的黨，我們的政府，一定有整個的策略和綿密的手續。我們將要宣佈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重訂雙方互尊重權的新條約，如上海租界地位之變更，領事裁判權之取消，海關郵政之收回，教會學校之取締等等；但是我們須整個的從他們手裏拿回來，不是片段的用武方向他們奪回來。我們須用民衆的力量組織起來，在黨的政府的領導之下，作廣大的有秩序的宣傳和運動，決不可徒憑一時感情的衝動，發生暴亂之情形，予帝國主義者以口實，貽革命前途之隱憂。我希望上海的民衆，在此軍事時期，凡是宣傳的口號和實際的運動，都要特別注意！

二、關於外僑的待遇問題 國民革命的對外目標，是在打倒帝國主義。然而打倒帝國主義，是要推翻造成帝國主義的惡劣社會制度，不是要打倒一切的外國人，而作一種普遍的仇外運動。上海的同胞八十餘年所受帝國主義壓迫的痛苦既深，恐有積憤難平，而生出頭腦簡單之行動，以致危害外僑生命財產；或任意對外僑加以侮辱者，此等無意識的舉動，實

屬有背政府保護外僑生命財產之宣言，而引起全世界人民之誤會。這是上海的民衆，尤其是負指導責任的同志們須加注意！

三、關於勞資鬥爭問題。本來革命的極終目的，在謀解決民生問題。現在中國一般勞苦的羣衆，已不堪生活上的痛苦。尤其是上海的工友和店員們，一方面感受生活程度提高的痛苦，一方面還要受着外國和本國資本家剩餘價值的榨取，工資廉少，工作時間過多。他們從前因爲處在軍閥和帝國主義勢力之下，集會罷工都不能自由，就是偶有最低限度的罷工要求，總要遭受資本家勾結軍閥與帝國主義的壓迫。在那種黑暗時代，也只好無法了。現在我們革命軍就要到了，我們除了要給予人民的一切自由權，對於勞苦羣衆們的利益，尤當有特別的保護。我相信從我們革命軍到達上海以後，一定有不少的勞苦羣衆自動起來，要求改良待遇。這種要求是應有而且正當的，不過我對於工友和店員們的要求待遇上，也有一種意見：我希望工友和店員們，要認清楚時勢和環境，在這軍事時期，第一是不要破壞秩序，妨害軍事進行。第二是要認識中國的經濟地位，產業地位，尤其是在海關沒有收回，保護稅則不能實行以前，中國的廠主和店東還處在資本帝國主義和外國資本家壓迫之下，

在這個時期，如果施以過高的要求，恐怕有廠主破產，工人失業之虞。上海的產業機關，本來有三種：一種是外國廠主，一種是本國廠主，一種是國有生產機關。本來對於第一種人施行經濟鬥爭，固可以促進中國工商業的發達；但是在軍事沒有結束以前，無論在何種運動上，都要以不妨害軍事進行爲原則。在對待本國資本家的時候，總要顧全雙方利益，不使兩敗俱傷。至於在國家所設立的工廠或交通機關服務之工人，政府當盡力謀增進其待遇，工友們亦當顧及政府的能力所及，就是在稍有不滿足要求的時候，亦不可昧然罷工，以致破壞交通，影響革命前途。在我的意思，最好是廠主們、店東們和工友們、店員們，共同組織一個勞資仲裁機關，以謀解決目前的一切爭執；這就是兩利俱存之法。

上海的民衆，在過去的革命工作上，有過很光榮的歷史。我希望上海的民衆，在這個時期，更要努力奮發，將組織擴大，將訓練加嚴。工友們，要齊集於上海工會指揮之下；農友們，要齊集於上海農民協會指揮之下；學生們，要齊集於上海學生聯合會指揮之下；婦女們，要齊集於上海婦女協會指揮之下；商友們，要齊集於商民協會指揮之下。總工會、農民協會、學生聯合會、婦女協會、商民協會，更要齊聽中國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指揮，稍微犧牲本身目前的

利益，爲國家及羣衆的利益而奮鬥，作成一種步伐齊整的行動，以謀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一切惡勢力，完成中國之國民革命，三民主義的社會建設。我因爲奉着蔣總司令的命令，負了上海軍事上的責任，所以鄭重宣言，望我上海的民衆，共體斯意！敬祝你們一切的成功！白崇禧十六，三一七，發於嘉善東路軍總指揮行營。

爲上海工潮告各界書

周鳳岐

上海工潮，累見不鮮，勞工神聖，日益囂張。近則不逞之徒，利用武裝工人，始則械鬥，繼則衝襲軍事戒嚴機關。暴雨烈風，莫可遏抑。風岐職責所在，不得不嚴爲制止，妥予維持。一切情形，已詳電告。惟是目覩工友士兵等之死傷，本是同根，何相煎逼。既傷工友之盲從，尤懼國人之誤會，爰不揣冒昧，對於解決工潮，與補救將來之意見，特爲我各界人士一略陳之。

扶助農工，爲本黨政綱之主旨，革命軍人，決無壓制工友之舉動。非妨礙革命，貽禍全局者，斷不輕於一擊。滬上工潮疊見，物價騰貴，生計困難，實迫使然，非盡由於煽動而來。軍事期間之裁制，尙非採本窮源之辦法，必使勞資調劑得宜，工資與物價相準，則工友有適當之生計，實業得平均之發展，庶幾人心安定，社會寧謐。此勞資仲裁，所望從速組織成立者一也。

我國失業人數，既無調查，亦無統計，對於四海困窮之現象，度必較他國爲甚。飢驅走險，賈賂社會之隱憂。亟宜一面責成政治機關，會同各職業團體，調查失業人數，一面遵照先總理建設方略，興辦數種大工業，容納失業工友。此對於失業業者，所望亟爲圖維布置者又其一也。近年工友，已有自動之機能，領導得宜，則易趨正軌。今少數人，祇知鼓動利用，以工友爲政爭之具，而於工友之知識及其子弟之教育，絕不爲有所規畫。尋是不已，將使數百萬工友，混莽莽，永立於被動地位，而莫能自拔。此對於工友之啓發，所望亟爲注意者又其一也。

各國待遇工友，有強迫保險制度，以防意外。有工人消費合作，以平物價。公建住屋，以輕工友房租。交通減價，以便工友移動。至於生產合作，金融合作，使利潤仍歸諸工友，而儲蓄有資。成規具在，用意尤深。此社會政策，及合作事業，所望亟爲仿行者又其一也。

我國近因不平等條約之束縛，關稅不能自由，工商無以自保，間接受外力之剝削，勞資兩方，均受其弊。不亟爲解除，則我國生產之力，不足以提高生活，而百廢莫舉。此不平等條約，所望全國一致，以交涉手腕廢除之者又其一也。

更有進者，我國大患，在物質生活之困乏。先總理遺訓，謂：「中國人大家都是貧，只有大貧

小貧的分別。『仰譯意旨，深切著明。爲挽救物質困乏計，祇可嚴懲惰民，不可摧殘企業。凡衣食息坐不事事者，此惰民也。科以重稅，奪其公權，就謂非允！至專門技能之企業家，必當延引，使籌畫生產，以圖利源。庶革命事業，不至偏重破壞。一面革命，一面建設，方能仰合先總理之民生主義。』

若夫共產運動，決不適宜於我國，有不能不辭而闕之者。據共產鼻祖馬克思之言，必生產集中，發達過度，於是資本制度崩潰，而其產代興。我國生產幼稚，工廠寥落，全國無集資萬萬之大資本家，亦無操縱全國之託辣斯新迪佳，無端倡共產以股削之，是猶強羸疲面服稍黃，藥不對症，顯與馬克思之言相背，此不可行者一也。

或疑共產不倡行於生產全盛之工業國，而造成於工業後進之蘇俄；不知俄國有專橫世襲之貴族，有封建式之大地主，平民積憤數百年，經長期歐戰，全國窮困，軍心厭戰，共產黨始得乘間而起。若我國則數千年來，宗教與學說造成之國民性，無一與俄相類，削足就履，傷而無補，此其不能行者二也。

蘇俄殺人數千萬，餓殍遍全國，實業破壞殆盡，恐怖時代，經三四年之久，仍不得不行新經

濟政策，爲緩和計。至於今日，生產事業，尙不及帝國時代；論者謂共產政權成功，共產主義失敗。今共黨有以內鬥聞，前途如何，尙難預測。犧牲如此其重大，補苴如此其艱難，足使言者股栗，聞者色戰，我國又何忍尤而效之？此其不忍行者三也。

我國久處帝國主義壓迫之下，江海交通，與我之閉關可守者絕異。租界遍地，僑民滿國。全國人民之力，爲有計畫有步驟之對外抗爭，猶懼不給，今無端挑起階級鬥爭，自相屠殺，全國爲墟，富者挾資遠徙，貧者無所謀生。國中卽無藍格兒台尼金其人，彼帝國主義者，能否坐視不預；初生脆弱之共產黨人，能否單獨抵禦帝國之侵略；帝國內之共產黨工黨，能否保證制止其政府行動；第三國際，能否聚集雄師，爲我國防禦全境。如其不能，恐共產未成，共管已見，雖欲共產，無產可共。嗟其泣矣！何嗟及矣！此其不得行者四也。

經濟學之產生分配，理旨與贖，探索多途，卽馬克斯一生，晚年學說，亦與中年不同，斷章取義，務於漏激，此乃不可爲訓。我先總理之民生主義，生產與分配並重，均富非均貧，造產非破產，漸進非躍進；參酌我國之歷史民情，非生吞活剝擄奪榨販之外來學說，實高出馬克思萬萬。家有實藏，不知啓用，而拾他人敝帚爲珍寶，何其愚也！此其不必行者五也。

今天大江以南，共產黨人，假吾黨名義，小試其端，全國人民，已若洪水，將至皇皇不可終日。且狡獪不擇手段，傾軋誣陷，煽惑殘殺，無所不至，甚至通敵亦復爲之，此又何可姑息！本軍長爲工黨前途計，爲中國民生前途計，對此情況，不能不望於主持黨務者，以沈毅之決心，爲救黨之大計，根本之圖，迫不容緩，邦人念亂，幸速圖之！

敬告全川同志同胞同袍書

熊克武

克武敬告吾川最親愛的同志同胞同袍諸君：與諸君隔絕，不覺兩年多了。這兩年中，諸君對於克武，耽心和援救，高情厚誼，實在感激的不得了。今託諸君庇蔭，因誤會而隔離在革命政府禁閉室中的克武，已於本年四月二十六日調回到革命軍的前線來了。我很慚愧，因爲我個人的不肖，斷送了多少好同志，并耽誤諸君對於黨國方面專精力取的精神。諸君不必因爲克武暫時挫折，遂爲克武灰心短氣。克武現在病中，不能將我兩年來所得的教訓和研究，一一詳細告訴諸君。但克武平生的性格與主張，覺得丈夫作事，只有是非，無成敗；只有順逆，無榮辱；只有清濁邪正，迷悟賢奸之賞辨，實無得失福禍升沈利鈍之可言。克武因完全認定前此之禁錮，爲動心忍性，增益我所未知未能，決不因此遂減少其忠於黨國之勇氣，與平

生只知有黨國不知有個人之熱心。今將克武現在對於國家人民兩方面，切實從良心上利害上及希望，與諸君共同努力確切認明的趨向，略述一二，諸君注意！

一 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所以不平等待我之民族，無論其國家之組織若何，都是我們的仇敵。所以變相的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也和帝國主義及其工具一樣是我們的仇敵。

二 三民主義是由科學方法所誕生的產物，是救中國對症的真藥，是被壓迫民族自求解脫之唯一出路。所以凡非三民主義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主義，都是不合現代中國的事實。在現代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運動中，都應該認明在學理方面為未成熟的主義，在試驗方面為不合國情的動作，所以迷信或提倡未成熟的主義，與不合國情的動作，或來陽攻暗襲三民主義的人，都是我們的仇敵。

三 民生主義的第一講，明明說是社會進化是由大家利益相調和，不是由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最不人道的殘酷動作，只是病狀態。所以凡認國民革命為階級鬥爭，和認全民政治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人，都完全是總理的叛徒，都是我們必須反對的仇敵。

四、以黨治國，就是本着黨綱來管理全國的事，所以第一步必須接受總理遺教之國民黨。從帝國主義者和軍閥官僚劣紳土豪的手中奪得政權，才有實行黨綱之可能。所以將總理容共政策，無端變成聯合共同治中國之政策，根本上即是違反黨治主張。這完全是總理的叛徒，都是我們必須反對的仇敵。

五、政治制度可驟變，而社會組織以及風俗習慣，那是不能不漸變。而且是不可一旦盡變的。民族主義明明說是忠於君的忠字可廢，而忠於國忠於黨忠於主義的忠字，那是不可廢的。所以不合於現代中國需要的洋道德，雖新亦無用，合於現代中國需要的古道德，雖舊亦不可廢。所以打倒一切舊道德，和迷信一切舊道德而不問現代中國需要與否的人，都完全是總理的叛徒，都是我們必須反對的仇敵。

總之我們是站在三民主義之下，來打倒帝國主義及打倒軍閥劣紳官僚土豪。我們必須注意那些站在非三民主義的不適國情之主義學說之下，學着我們的口號的人，正是三民主義的仇敵。這就是我們劃清戰線區分敵我之第一要旨。這就是革命運動生死的關頭。其實這些話，總理在世時老早說過，兩年來許多同志也常常談過，而這番清黨運動中，中央監

委和南京國民政府及吳稚暉蔣介石胡漢民諸先生，更說得澈透。我願諸君緊記總理遺教，服從黨和政府命令，及黨中領袖的指導，盡力剷除我們的仇敵。我願諸君只問主義，不問其他；只知有黨，不知有什麼系派。我願諸君將所有力量貢獻於黨，將所有軍隊歸黨化。所有我願諸君贊助已經站在革命前線的同志和七個軍長，永遠只走一條三民主義的大道。須知本黨乃由主義造成，是有目的，有方法，有訓練，有紀律的，與其他植黨營私無主義無價值者迥然有別。須知忠於黨，即是忠於國，即是忠於羣衆，即是爲人類造幸福，即是爲社會謀進化。末了謹致革命敬禮！

訓告官佐士兵暨民衆文

何雲樞

爲什麼要革命呢？曰爲痛苦民衆求出路也。民衆因何而痛苦呢？曰帝國主義之侵略，軍閥之橫暴，貪官污吏之搜括，土豪劣紳之剝削，皆所以陷民衆於水深火熱之中，致民於不自由不平等地位。不速爲之剷除，則痛苦之民衆無出路，此先總理之所以致力於國民革命也。今革命進展，由東南接於西北，帝國主義在華之勢力，已動搖矣。軍閥如吳如孫如奉張如魯張，已一敗再敗，氣息奄奄矣。各地之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打倒亦已不少矣。而何以民衆之

痛苦，絲毫未減，且反加甚，豈革命之道路，理論上說得過，事實上行不通歟！曰非也！吾將詳語其故。

革命以喚起民衆爲主，民衆中農工占大多數，故農運工運，亦極重要。但民衆兩字，容易被入假借；農工智識淺短，容易被人利用。就兩湖的事實觀察，中央黨部，中央政府，對於農工利益，算是極力提高；革命軍人，對於農工政策，也是極力擁護；乃兩湖地方，民衆團體，時常發現越軌行動；而湖南各縣，鬧得更極糟，指有飯喫有衣穿的人爲土豪，指有學問有道德的人爲劣紳，私擅逮捕，任意殘殺，勒款罰錢，敲骨打髓，小民因之破家傾產，服毒懸樑者，不知凡幾。又或勒燒祖宗主位，並毀其祠堂；搗毀寺廟佛像，並充其財產。中央本無廢止祀孔命令，總理亦無反對孔教宣言，竟將孔廟毀去，焚其牌位。關岳本千古精忠，人人欽敬，乃至毀其神像。不問農工如何緊急，強迫到會，逆者處罰，以會場爲刑場，以殺人爲兒戲。不報告姓名，不宜布罪狀，迫令民衆舉手，不舉手者即爲反革命。婦女運動，有不要親夫翁姑的標語；學生運動，有仇父仇母的口號；佃戶壓迫田東，店員壓迫店主，農不耕田，工不作事，商不營業，士不讀書，提倡獸化，毀棄人倫，天昏地黑，人人自危，古來大亂，未有如此！至於截奪軍米，阻得招兵，打毀稅收

機關，殺害軍人家屬，禁止穀米出境，鬧成米荒，保護墳宅的樹木，強令砍伐，豬不能餵，犬不能畜，猶其餘事。從前咸以為是農工運動幼稚，工作過火，發生錯誤，係國民革命程中必經之階級。迄今考察，乃知不然，純係共產黨中暴徒之策略，並非幼稚過火之錯誤，不過藉此名詞，以掩其陰謀耳。現張代表政治報告，搜出議決案，凡年滿二十五歲未入彼黨者，一律屠殺，違背人道，至於此極。陽奉三民主義，暗行屠殺掠奪之實，此所以民衆痛苦，日益加甚，幾疑革命道路，莫能通達也。

或謂共產主義，理論不錯，雖一時不易通行，將來當可實現。又謂湖南之事，實是幼稚發生之錯誤，目為陰謀，未免深文周納，故入人罪。此種皮相之論，足令一般人疑團莫釋，不可不略道所以。總理有言：「馬克思認定階級鬭爭，為社會進化的原因，這是倒果為因。因為他的學說，顛倒因果，本源不清楚，所以從他的學說出世之後，各國社會上所發生的事勢，便與他的學說不合，有的時候，並且相反。」總理斯言，誠為特見。理論如果不錯，行之事實，一定順利。他的因果既顛倒，理論即非正當，事實自不能通。所以馬氏的學說，歐美各國，以其太殘酷，迄未舉行。今湖南所試驗者，即工團派之階級鬭爭也。如提倡賈淫，破壞孔教，打倒知識份子，推翻

商人制度，扶植流氓地痞，打破家庭觀念，無一不是階級鬭爭書中所主張者。明是彼之陰謀，而反代諉爲幼稚錯誤，又烏乎可？

我前在漢，激於良心，略揭彼輩之隱，彼輩即大起恐慌。長沙馬日事變，彼輩陰謀，於焉大露。我總司令唐公洞獨其奸，銑日通電，可以概見。此次回到湖南，定可大加整頓。我中央黨部及中央政府，亦有訓令糾正，前途極可樂觀，本勿庸吾人過慮了。惟探查彼輩陰謀，進行較前尤烈，變相充作國民黨，混入軍隊中，冀圖將來之大暴動。此而不去，禍將不堪用是。繼述上情，昭告於我官佐士兵暨各界父老兄弟諸姑姊妹，共起急圖！並呈請我中央政府我唐總司令，明令與共產黨分離，庶民衆痛苦可望滅除，三民主義可以實現，國民革命可告成功。我們應呼以下的口號：

- 一、擁護總理的三民主義！
- 二、擁護中國國民黨！
- 三、擁護國民政府！
- 四、擁護真正農工利益！

- 五、農工商學兵士聯合！
- 六、剷除屠殺良民的暴徒！
- 七、剷除蔑棄人倫發展獸化的暴徒！
- 八、剷除欺騙農工的暴徒！
- 九、剷除擾亂後方的暴徒！
- 十、中國國民黨萬歲！中國革命成功萬歲！



革命偉人書牘菁華

〔宣言〕

就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宣言

孫中山

中華締造之始，而文以不德膺臨時大總統之任，夙夜戒懼，慮無以副國民之望。夫中國專制政治之毒，至二百餘年來而滋甚。一旦以國民之力，跋而去之，起事不過數旬，光復已十餘行省，自有歷史以來，成功未有若是之速也。國民以爲於內無統一之機關，於外無對待之主體，建設之事，刻不容緩；於是組織臨時政府之責相屬，自推功讓能之觀念以言，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務盡責之觀念以言，文所不敢辭也。是用甞勉從國民之後，能盡掃專制之流毒，確定共和，普利民生，以達革命之宗旨，完國民之志願。端在今日，敢披肝瀝膽，爲國民告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蒙、回、藏諸地爲一國。如合漢、蒙、回、藏諸族爲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

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所謂獨立者，對於滿清爲脫離，對於各省爲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動既一，決無歧趨。樞機成於中央，斯經緯周於四至，是曰領土之統一。

血鐘一鳴，義旗四起，擁甲帶戈之士，徧於十餘行省，雖編制或不一，號令或未齊，而目的所在，則無不同。由其共同之目的，以爲共同之行動，整齊劃一，夫豈其難？是曰軍政之統一。

國家幅員遼闊，各省自有其風氣所宜，前次清廷強以中央集權之法行之，以遂其僑立憲之術。今者各省聯合，互謀自治，此後行政，期於中央政府與各省之關係，調劑得宜，大綱既擊，條目自舉，是曰內治之統一。

滿清時代，藉立憲之名，行斂財之實，雜捐苛細，民不聊生，此後國家經費，取給於民，必期合於理財學理，而尤在改良社會經濟組織，使人民知有生之樂，是曰財政之統一。

以上數者，爲行政之方鍼，特此進行，庶無大過。若夫革命主義，爲吾儕所倡言，萬國所同喻，前次雖屢起屢墮，外人無不鑒其用心。八月以來，義旗颯發，諸友邦對之，抱和平之望，持中立之態，而報紙及輿論，尤每表其同情，鄰誼之篤，良足深謝。臨時政府成立以後，當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以期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滿清時代，辱國之舉措，與排外之心理，務一洗而去之。持和平主義，與我友邦益增睦誼，將使中國見重於國際社會，且將使世界漸趨於大同，循序以進，不爲倖獲，對外方鍼，實在於是。夫民國新建，外交內政，百緒繁生，文自願何人，而克勝此！

然而臨時之政府，革命時代之政府也。十餘年來，從事於革命者，皆以誠摯純潔之精神，戰勝其所遇之艱難。即使後此之艱難，逾遠於前日，而吾人惟葆此革命之精神，一往無而莫之能阻，必使中華民國之基礎，確立於大地，此後臨時政府之職務始盡，而吾人始可告無罪於國民也。今以與我國民初相見之日，披布腹心，惟我之四萬萬同胞共鑒之。

中華民國元年對外宣言

孫中山

溯自滿洲入主，據無上之威權，施非理之抑勒，裁制民權，抗違公意，我中華民國之智識上道德上，生計上，種種之進步，坐是遲緩不前。識者謂非實行革命，不足以蕩滌舊污，振作新機。今幸義旗軒舉，大局垂定，吾中華民國全體，用敢以推倒滿清專制政府，建設共和民國，布告於我諸友邦。

易君主政體以共和，此非吾人徒逞一朝之憤也。天賦自由，鑒想已夙，祈悠久之幸福，掃前途之障礙，懷此微忱，久而莫遠，今日之事，蓋自然發生之結果，亦即吾民國公意，所由正式發表者也。

蓋吾中華民族，和平守法，根於天性，非出於自衛之不得已，決不肯輕啓戰爭。故自滿清盜

竊中夏，於今二百六十有八年，其間虐政，罄竹難書，吾民施惟有隱忍受之。以倒懸之待解，求自由而企進步，亦嘗爲改革之要求。而終勉求所以和平解決之道，初不欲見流血之慘也。屢起屢蹶，卒難達吾人之目的，至於今日，實已忍無能忍。吾人鑒於天賦人權之萬難放棄，神聖義務之不容不盡，是用訴之武力，冀脫吾人及世世子孫於萬重羈轆。蓋吾人之匍匐呻吟於此萬重羈轆之下者，匪伊朝夕，今日之日，始於吾古國歷史中，展光明燦爛之一頁，自由幸福，照耀寰宇，不可謂非千載難得之盛會也。

滿清政府之政策，實言之，一嫉視異種，自私自便，百折不變之虐政而已。吾人受之既久，迫而出於革命，亦固其所。所爲摧陷舊制，建立新國，誠有所不得不然，謹爲世界諸自由民族，縷晰陳之。

當滿清未竊神器之先，諸夏文明之邦，實許世界各國以交通往來，及宣布教旨之自由。馬關之著述，大秦景教碑之紀載，斑斑可考也。有明失政，滿夷入主，本其狹隘之心胸，自私之僻見，設爲種種政令，固閉自封，不令中土文明，與世界各邦相接觸，遂使神明之裔，日趨僻野；天賦知能，艱於發展。愚民自錮，此不獨人道之魔障，抑亦文明各國之公敵；豈非罪大惡極，萬死

莫贖者歟？

不特此也，滿清政府，欲使多數漢人，求遠屈伏於其專制之下，而彼得以擁有財富，封殖蕃育於其間，遂不恤賊害吾民，以圖自利。宗支近系，時擁特權，多數平民，聽其支配。且即民風習尚，滿漢之間，亦必嚴至峻之障，用示區別；逆施倒行，以迄於今。又復徵苛細不法之賦稅，任意取求，迹隣擄劫。商埠而外，不許鄰國以通商，常稅不足，更斂釐金以取益，阻國內商務之發展，妨殖產工業之繁興。嗚呼！中土繁庶之邦，誰令天然富源，遲遲不發，則滿洲政府，不知獎勵實業之過也。

至於用人行政，更無大公不易之常規，嚴刑峻制，慘無人理，任法吏之妄為，絲毫不加限制，人命呼吸，懸於法官之意旨，不問其有罪無罪也。不依法律正當之行爲，侵犯吾人神聖之權利，責官鬻爵，政以賄成。凡此種種，更僕難數。任官授職，不問其才能之何若，而問其權勢之有無，以此當政事之大任，幾何其不誤國哉？

近年以還，人民不勝專制之苦，亦時有改革政治之要求，滿政府堅執錮見，一再不許。即萬不得已，而暫允所請，亦僅爲違心之舉，初非有令出必行之意。朝領詔旨，夕即背之，玩弄吾民，

已非一次。其於本國光榮，視同秦越，未嘗有絲毫爲國盡力之意。是以歷年種種之撓敗，不足激其羞恥之心，坐令吾國吾民，遭世界之輕視，而彼殆無動於中焉。

吾人今欲剷除上述種種之罪惡，俾吾中華民國，得世界各邦，敦平等之睦誼，故不恤捐棄生命，以與是惡政府戰，而別建一良好者以代之。猶恐世界各邦，或昧於吾民睦隣之眞旨，故將下列各條，披瀝陳于各邦之前，希各邦倘垂鑒之！

一、凡革命以前，所有滿政府與各國締結之條約，民國均認爲有效，至于條約期滿而止，其締結于革命起事以後者則否。

二、革命以前，滿政府所借之外債，及所承認之賠款，民國亦承認償還之責，不變更其條件。其在革命軍興以後者則否；其前經訂借，事後過付者亦否認。

三、凡革命以前，滿政府所讓與各國國家，或各國個人種種之權利，民國政府，亦照舊尊重之；其在革命軍興以後者則否。

四、凡各國人民之生命財產，在共和政府法權所及之域內，民國當一律尊重而保護之。

五、吾人當竭盡心力，定爲一定不易之宗旨，期建吾國家于堅定永久基礎之上，務求適合

于國力之發展。

六、吾人必求所以增長國民之程度，保持其秩序，當立法之際，一以國民多數幸福爲標準。

七、凡滿人安居樂業于民國法權之內者，民國當一視同仁，予以保護。

八、吾人當更張治律，改訂民刑商法，及採礦規則，改良財政，蠲除工商各業種種之限制，并許國人以信教之自由。

抑吾人更有進者，民國與世界各國政府人民之交際，此後必益求輯睦，深望各國既表同意于先，更篤友誼于後，提攜親愛，視前有加。當民國改建，一切未備之時，務守鎮靜之態，以俟其成，且協助吾人，俾種種大計，終得底定。蓋此改建之大業，固諸友邦當日所勸告吾民，而滿政府未之能用者也。

吾中華民國全體，今布此和平善意之宣言書于世界，更深望吾國，得列入公法所認國家之團體之內，不徒享種種之利益與特權，亦且與各國交相提挈，勉進世界文明于無窮無窮，蓋當世最高最大之任務，實無過于此也。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文簽名。

民國四年宣言

孫中山

當南北統一之際，僕推薦袁世凱于參議院，原望其開誠布公，盡忠民國，以慰四萬萬人之望。自是以來，僕于權利所在，則爲引避，危疑之交，則爲襄助。雖激昂之士，對於袁氏，時有實言，僕之初衷，未嘗少易。不意宋案發生，袁氏陰謀，一旦盡揭，僕于當時，已將反對袁氏之心，宣布天下。使袁氏果知公義自在，輿論難誣，爾時即應辭職，以謝國民。何圖袁氏專爲私謀，倒行不己，以至東南人民，荷戈而逐，旬日之內，相連並發。大勢如此，國家安危，人民生死，胥繫于袁氏一人之去留。爲公僕者，不以國利民福爲懷，反欲犧牲國家與人民，以爭一己之位，置中華民國豈容開此先例。願全體國民一致主張，令袁氏辭職，以息戰禍，庶可以挽國危，而慰民望，無任翹企之至！

民國六年受海陸軍大元帥職宣言

孫中山

文以不德，忝爲共和先導，民國成立，六年于茲，而梟雄變換，煩煩不已，文不能救，自念無以對我邦人兄弟。今者，叛督倡亂，權奸竊柄，國會解散，元首遷廢，此誠勇夫志士發憤倡義之時也。而遷移數月，大兵未舉，政府未立，內無以攘寇亂，外不足示友邦，文以國會諸君不釋之故，不得不統軍攝政。任職以後，唯當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復約法，以竟元年未盡之責，雪數

歲無功之恥；責任在躬，不敢有貳。諸所舉措，亦唯國會諸君，實匡救之。孫文白。

民國十年就大總統職宣言

孫中山

文受國會付託之重，膺中華民國大總統之選，茲當就職，謹布所懷，以告國人。前清末季，文既憤異族之專政，國權之日落，乃以民族民權民生三主義提倡革命，賴國人之力，滿清覆亡。文喜共和告成，戰爭可息，慨然辭總統職，以政權讓袁世凱，而自盡力于鐵路事業。不謂知人不明，民國遂從此多事，帝制議起，輿論譁然；雖洪憲旋覆，而餘孽尙存。軍閥專擅，道德墜地，政治日趨四分五裂，不可收拾，以至于今。文既爲致力于創造民國之人，國會代表民意，復責文以戡亂圖治，大義所在，其何敢辭。竊唯破壞建設，其事非有後先；政制不良，則致治無術，集權專制，爲自滿清以來之秕政，今欲解決中央與地方永久之糾紛，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憲法，自選省長。中央分權於各省，各督分權於各縣，庶幾既分雖之民國，復以自治主義相結合，以歸於統一，不必窮兵曠武，徒苦人民。至於重要經濟事業，則由中央積極擔任，發展實業，保護平民，凡我中華民國之人民，不使受生計壓迫之痛苦。對於外交，由中央負責，根本民意，講信修睦，維持國際平等地位，保障遠東永久和平。際茲撥亂返治之始，事業萬端，所

望全國人才，各盡所能，協力合作，共謀國家文化之進步。文誓竭志，盡誠以救民國，破除障礙，促成統一，鞏固共和基礎。凡我國人，幸共鑒之！孫文。

民國十年對外宣言

孫中山

四年以來，愛國之士，討伐軍閥及賣國賊，無非爲護法主義及國家生存計，此不能名爲南北之爭，實共和主義與軍閥主義宣戰，愛國者與禍國者宣戰而已。北方人民，對於南方宗旨，固表示同情，觀其歷次所行運動及抵抗，與南方同一宗旨，此其明證矣。

北京政府對於名義上受其管轄之省分，亦失其統治之權力，一任軍閥之剝奪人民，荼毒地方。北京政府，反須聽軍閥之命令，而軍閥且因爭權而互鬪。近彼派中竟有大逆不道，與俄國帝黨聯絡，攻陷庫倫者。前北京政府內部空虛，呈傾覆之勢，外人之佔據，且屢屢由北而南。中國之爲國，正處於最危險之地焉。

自一千九百十七年六月，非法解散國會，北京已無合法政府存在。雖有新選舉法，製造新國會之成立，均無法律之根據。凡此種種行爲之不合法，竟由徐世昌自行承認。去年十月，彼會命令行新選舉，不依新選舉法，即依舊選舉法。然而新選舉法者，徐氏地位之根據也；舊選

舉法者，與徐氏地位不相容者也。是自稱總統者，已自認其名分之不正矣。

際此時期，國家生命，如此危險，北京又無合法能行使職權之政府國會，爲全國各省各區，惟一合法代表機關。因是組織政府，舉文爲中華民國大總統。文爲建設民國之人，不能坐視民國受危急之秋，自惜其力，不加援手。一千九百十一年，文曾被選爲大總統，執政未久，旋即辭職。當時用意，在促成南北之統一。今決意殫竭能力，忠誠奉職，俾我國民咸獲滿意焉。舉文爲大總統之國會，固代表完全國家，不分南北者，是以文之第一職務，在統一民國各省各區，置諸進步的，修明的政府管理之下。列強及其人民依條約契約及成例，正當取得之合法權利，當尊重之。令圖最大之利源，或爲天然，或爲工藝，必悉與開發，則全世界經此數年大戰損耗之後，亦可因此獲有裨益。諸所措施，抱開放門戶主義，歡迎外國之資本及技術。

南方各省既處良好政府之下，享受正直的，建設的政治而益發達。深信其他各省，不久即脫離軍閥之羈勒，廢敗之政治，而奉承本政府之主權。於是渴想之統一，即可成爲事實矣。又責任雖重，然以北京政府之不合法及無能力，自信尙能達其目的。北京政府已不爲國人所公認，彼之倖存，不過據有歷古建立之國都，因而得外國之承認。一千九百一十三年，國會組

織之民國政府，曾經友邦之承認。本政府亦爲此國會所組織者，應請各友邦政府援此先例，承認爲中華民國唯一之政府。本政府當局，絕無挾私圖利之見，咸懷竭力爲國之心。其所代表之主義，民國而得生存，且得在國際上固有其應有之地位，則其主義終必優勝。主義維何？曰自由，曰法治，曰公益。孫文。

民國十一年宣言

孫中山

溯自民國六年，武人稱兵，國會被非法解散，構成大亂，本大總統受國民付托之重，統率海陸軍將士，以護法戡亂。致力所在，務掃不法之武力，俾國會得以自由行使職權。本斯主旨，遂有七八年正式國會及憲法會議之集會，十年正式政府之成立。乃跋扈之武人，怙惡不悛，糾衆頑抗，以致干戈相尋，生民塗炭，而倒行逆施者，遂至竊盡名器，不恤賣國，以求一逞。坐是分崩離析，以迄於今，國力之凋殘，民生之頹敝，岌然不可終日。言念及此，可爲疾首！

比年以來，北方握兵秉政之人，有痛悖國難，贊同護法戡亂之主張者，本大總統無不樂與開誠相見，以圖共濟。惟徐世昌及其黨羽，則弄兵如故，殘民有加。本大總統之毅然與師討賊，以期貫徹護法戡亂之職志。頃聞徐世昌業已潛逃，直軍諸將，亦有表示服從國會之事，此誠

所謂無悖於護法戡亂之主張，可爲嘉慰者也。六年以來，戰事延長，是非莫定，直至今日，法之不可毀，始大白於天下。用兵數載，得此效果，國內問題，似可平和解決，惟現在北方擁有重兵，而能操縱北京政權者，厥唯直軍。若直軍誠意護法，則從此兵不血刃，而國是可定。否則徐世昌雖已潛逃，而直軍猶無悔禍誠意，則禍變之來，不知伊於胡底。懲前毖後，洵不可忽，用布悃愾，以告國人。

夫欲約法之效力不墜，在使國會得自由行使其職權，在掃除一切不法之武力，否則國會之行使職權，不但徒託空言，抑且供人利用，苟求已亂，適以長亂。故欲使今日以後，國會有自由行使其職權，不再受非法之蹂躪，第一當懲辦禍國罪魁，第二當保障國會安全。蓋數年以來，丁壯塗肝腦，老弱死溝壑，均此輩所構成，此而不懲，則人何憚而不爲惡，此首當申儆於國人者也。禍首既懲，則亂法之武力，無自發生。故軍隊之安置，宜爲要圖。

軍興以來，兵額較前增至倍蓰，此等兵士，來自民間，爲不法武力所驅使，非其本意。一旦裁汰，使之驟失所業，亦所未安。宜以次悉改爲工兵，統率編制，一切如舊，收其武器，與以工具，每日工作，約六小時至八小時。先修治道路，次及其他工事。工兵月餉，較現時倍加。將弁月餉百

元以上者加五，其百元以下者加倍，此外則其工作所生產之純利，以一半歸於國家，以一半歸於工兵；論人數均分，無自差等。如此則一轉移間，易戰事爲工事，兵不失業，無挺而走險之慮；工事日繁，有生產發達之象。然後善收外資，投之實業，以起積年之疲弊，謀社會之繁榮，轉危爲安，悉繫於此。

現有兵數，既以次悉改爲工兵，徵集愛國志士，編制國軍，定爲義務，兩年一易。其兵額以二十萬人至三十萬人爲止。此法既行，即有不逞之徒，亦無武力以爲之憂；毀法之禍，可不再作。國家機關，依照法令行使職權，無能妨阻之者。然後政治乃可入新軌道，而國家乃有長治久安之望也。

今者直軍諸將，既能知毀法之爲非，而懺悔之；猶當知護法之爲是，而服從之。數年以來，國內戰爭，乃護法與毀法戰爭，絕非南北戰爭。苟北方武人贊同護法，即此共同携手，以濟時艱。故直軍諸將，爲表示誠意，服從護法起見，應首先將所部半數，由政府改爲工兵，留待停戰條件，其餘半數，留待與全國軍隊，同時以次改編。直軍諸將，如能履行此項條件，本大總統當立飭全國罷兵，恢復和平，共謀建設。若進退失據，惟知假藉名義，以塗飾耳目，則豈惟無悔禍之

誠，且益長譎張爲幻之習。本大總統深念民國以前，禍亂之由，在於姑息養姦，決爲國民一掃兜殘，務使護法戡亂之主張，完全貫徹，責任始盡。惟我公忠體國之人民，深喻斯旨，爲此布告，咸使聞知。

民國十一年對外宣言

孫中山

自徐世昌退職，統一全國機關之國會，其恢復之前途，業除去最初之障礙。溯自黎元洪於一千九百十七年，非法解散國會，全國政治，即呈分裂之象。迨徐世昌於一千九百十八年，非法就任總統，分離乃益以加甚。更因徐繼續在位之結果，政府遂爾解體，國家之威信，因亦墮落。至往日未有之程度。夫政象至於如是，締約各邦，亦不能全辭其咎。政府對於各邦，曾屢次提出警告及抗議，請各邦勿承認徐爲中國之總統，而各邦不顧。在此種情形下之承認，直無異於干涉中國內政，如徐因此乃得提支在外人管理下，而非由外國承認，不得支取之國稅餘額；更取得向外國訂借外債之地位。苟無此等稅收及外債，徐之總統，或僅可任四星期，何至竟至四年之久。

余今以中國事實上法律上唯一政府行政首領之資格，謹宣言於條約國。請於現在中國

內爭之時，重申不干涉中國內政之宣言。並請對於此語之精神及字面，同一尊重。要知現在中國之內爭，爲全國改造之一事實，吾人今日正從事於改造中國舊生活之事業，而使之適合於政治及經濟的環境。欲此種改造，須成爲真正之改造，則惟有任中國人民自己求之，列強固不可加以干涉。假使列強現承認北京之僑新總統，則其行動仍爲干涉中國內政，其結果將更劣於承認徐世昌也。孫逸仙印。

國民黨宣言

孫中山

一國之政治，恒視其運用政治之中心勢力以爲推移。其中心勢力強健而良善，其國之政治必燦然可觀；其中心勢力脆薄而惡劣，其國之政治必闌然無色；此消長倚伏之數，固不必論其國體之爲君主共和，政體之爲專制立憲，而無往不如是也。天相中國，帝制殄滅，既改國體爲共和，變政體爲立憲，然而共和立憲之國，其政治之中心勢力，則不可不匯之於政黨。

今夫國家之所以成立，蓋不外乎國民之合成心方，其統治國家之權力，與夫左右此統治權力之人，亦恆存乎國民合成心方之主宰而網維之。其在君主專制國，國民合成心方，趨重於一階級一部分，故左右統治權力者常爲閥族，爲官僚；其在共和立憲國，國民合成心方，普

逼於全部，故左右統治權力者，常爲多數之國民。誠以共和立憲國者，法律上國家之主權，在國民全體，實事上統治國家之機關，均由國民之意思構成之，國民爲國家之主人翁，固不得不起而負此維持國家之責，間接以維持國民自身之安甯幸福也。惟是國民合成心力之作，非必能使國民人人皆直接發動之者，同此圓頂方趾之類，其思想知識能力，不能一一相等倫者衆矣，是故有優秀特出者焉，有尋常一般者焉。而優秀特出者，視尋常一般者，恆爲少數，雖在共和立憲國，其直接發動其合成心力之作用，而實際左右其統治權力者，亦恆在優秀特出者之少數國民。在法律上，則由此少數優秀特出者，組織爲議會與政府，以代表全部之國民；在實事上，則由此少數優秀特出者，集合爲政黨，以領導全部之國民。而法律之議會與政府，又不過藉法力，俾其意思與行爲，爲正式有效之器械，其真能發縱指示爲議會或政府之腦海者，則仍爲事實上之政黨也。是故政黨在共和立憲國，實可謂爲直接發動其合成心力作用之主體，亦可謂爲實際左右其統治權力之機關。且夫政黨之爲物，既非可苟焉以成，故與他種國家之他種中心勢力同其趨向，非具有所謂強健而良善之條件，不足以達其目的。強健而良善之條件者非他，即鞏固龐大之結合力，與有系統有條件，真確不破之政見。

是也。苟具有鞏固龐大之結合力，與有系統有條理真確不破之政見，壁壘既堅，旗幟亦明，足以運用其國之政治，而貫徹國民福之蘄嚮。進而組織政府，則志同道合之政黨內閣，（責任內閣制之國，大總統常立於超然地位，故政黨不必爭大總統，而只在組織內閣。）以其所信之政見，舉而措之裕如；退而在野，則使他黨執政，而已處於監督之地，相摩相蕩，而政治乃日有向上之機。是故政黨政治，雖為政治之極則，而在國民主權之國，則未有不賴之為唯一之常軌者。其所以成爲政治之中心勢力，實國家進化自然之理，勢非如他之普通結社，可以若有若無焉者也。

今中國共和立憲之制，肇興久矣，舉國喁喁望治，皆欲有所以建設新國家之術，然爲問國中運用政治之中心勢力，果何在？有識之士，皇然憂時，援引徒衆，雜糅龐合，樹幟立幟，號曰政黨者亦衆矣，然爲問適於爲運用政治之中心勢力者誰乎？縱曰庶幾將有近似者焉，然又爲問能合於共和立憲國之原則，不以類似他種國家之他種中心勢力雜乎其間而無愧爲共和立憲國運用政治之中心勢力者誰乎？質而言之，中國雖號爲共和立憲，而實無有強健良善之政黨焉，爲運用政治之中心勢力，而勝任愉快者。夫共和立憲國之政治，在理未有不

以政黨爲其中心勢力，而其共和立憲猶可信者。而今乃不然，則中國雖謂爲無共和立憲國之實資焉可也。

嗟乎！與言及此，我國人其尙不知所以自反乎？我國人之有志從事於政黨者，其尙不知所以自處之道乎？曩者吾人痛帝政之專制也，共圖摧法之，以有中國同盟會；比及破壞告終，建設之事，不敢放置，爰易其內蘊，進而入於政黨之林，時則俊士雲起，天下風動，結社集會以談國家事者，比比焉。吾人求治之心，急切莫待，於是不謀而合，投袂並起，又有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全國聯合進行會，共和實進會之組織。凡此諸黨，斬響所及，無非期以利國福民，以臻於強健良善之境。然而志願雖宏，力行匪易，分道揚鱗，艱於整肅，數月以來，略有發抒，而不克奏齊一之功用，樹廣大之風聲，所謂不適於爲運用政治之中心勢力者，吾諸黨蓋亦不免居其一焉。此吾人深自引責而不能一日安者。若不圖改絃更張之策，爲集中統一之謀，則是吾人放棄共和國民之天職，非莫大焉！且一國政黨之興，只宜二大對峙，不宜小羣分立，方今羣言淆亂，宇內雲擾，吾人尤不敢不有以正之，示天下以範疇，四顧茫茫，此尤不得不以此遺大圖艱之業，自稱詔勉者耳。爰集衆議，詢謀僉同，繼自今吾中國同盟會，統一共和黨。

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全國聯合行進會，共和實進會，相與合併爲一，舍其舊而新是謀，以從事於民國建設之事，以漸漸達於爲共和立憲國之政治中心勢力，且以求符於政黨原則，成爲大羣，藉以引起一國只宜二大對峙之觀念，俾其見諸實行。共和之制，國民爲國主體，吾黨欲使人不忘斯義也，故顏其名曰國民黨。黨有宗旨，所以定衆志，吾黨以求完全共和立憲政治爲志者也，故明其義曰鞏固共和，實行平民政治。衆志既定於內，不可不有所標幟於外，則黨綱尙焉，故斟酌損益，義取適時，概列五事，以爲揭櫫。曰保持政治統一，將以建單一之國，行集中之制，便建設之事，綱舉而目張也。曰發展地方自治，將以練國民之能力，養共和之基礎，補中央之所未逮也。曰勵行種族同化，將以發達國內平等文明，收道一同風之效也。曰採用民生政策，將以施行國家社會主義，保育國民生計，以國家權力，使一國經濟之發達均衡而迅速也。曰維持國際平和，將以尊重外交之信義，維持均勢之現狀，以專力於內治也。凡此五者，綱領略備，若夫條目，則當與時因應，不克固定。

嗟乎！時難方殷，前途止遠，繼自今吾黨循序以進，懸的以赴，不務虛高，不涉旁歧，孜孜以吾黨之信條爲期。其於所謂鞏固龐大之結合力，與有系統有條理真確不破之政見，庶幾可以

計程躋之歟由是而之焉，則將來運用政治之中心勢力，亦庶幾可以歸於政黨之一途，而有以副乎共和立憲國之實質。世之君子，其亦有樂與從事者乎？是尤吾黨之人所願爲執鞭者耳。

初次護法宣言

孫中山

南北交戰，已過二年，將士勞苦，人民塗炭。今者兩方將領，已各有以救國爲先之表示，無必以戰爭貫徹主張之意，而人民猶受因戰爭犧牲生命財產之苦。夫戰爭以求達目的，因致殃民，不得已也。無意於以戰達目的，而徒以不知殃民，則大不可。今日爲求救國，人民無不希望速得合法永久之和平，職是故也。而至今和議不成者，罪在不求之於國家組織之根本，而求之於個人權利之關係。須知國內紛爭，皆由大法不立，在法律，國會本不能解散，若不使國會復得完全自由行使其職權，則法律已失效力。根本先搖，枝葉何由救正？內亂何由永絕？

况國家以外患而致艱危，一切有損主權危及國脈之條約，其訂立本未經國會之同意，故亦惟恢復國會完全自由行使職權，始能解除之。蓋訂約解約之權，本在國會，擅訂固屬違法，不以未經國會同意爲基礎，而言解約，亦無可解之理由。故和議初開，文即以恢復國會完全

自由行使職權爲唯一條件。必令此後南北兩方，蔑視合法國會之行動，一切遏絕；凡與合法國會不相容之機關組織，悉歸消滅；則和平立談可致，外患內憂，皆不足慮也。國民對我主張，多數贊許，乃不幸議和數月，竟無結果；今雖日言續議，理固無由可成！

抑且外法律以言和平，其和平豈能永久！外患又何由可息哉！今日言和平救國之法，惟有恢復國會完全自由行使職權一途，諸君雖處境不同，置籍於中華民國則一，棟折榱崩，豈能無懼？希以中華民國國民之資格，受此忠言，一致通電主張，共謀救國之業。苟使國會得恢復完全自由行使職權，永久合法之和平，於焉可得，則文之至願也。若有沮格此議，以便其私者，則和平破壞之責，自有所歸。尤望諸公以救國之本懷，捐棄猜嫌，與文共達此重新改造中華民國之目的。國步方艱，時不待人，苟且遷延，爲厲滋大，諸公愛國，幸速圖之！孫文。

二次護法宣言

孫中山

六年以來，國內戰事，爲護法與非法之爭。文不忍艱難創造之民國，墜於非法者之手，倡率同志，奮鬥不息，中間變故迭起，護法事業，蹉跎數載，未有成就；而民國政府，遂以虛懸。國會知非行權無以濟變，故開非常會議，以建立政府之大任，屬之於文。文爲貫徹護法計，受而不辭。

就職以來，激勵將士，出師北向，以與非法者戰。最近數月，贛中告捷，軍勢遠振，而北軍將士，復於此時爲尊重護法之表示。文以爲北軍將士，有此表示，則可使分崩離析之局，歸於統一。故有六月六日之宣言，願與北軍將士提攜，以謀統一之進行。不圖六月十六日護法首都，突遭兵變，政府僞於礮火，國會遂以流離。出征諸軍，遠在贛中，文僅率軍艦，倉卒應變。而陸地爲變兵所據，四面環攻，益以礮墨水雷，進襲不已。文受國會付託之重，護法責任，繫於一身，決不屈於暴力，以失所守。故冒險犯難，孤力堅持，至於兩月之久，變兵卒不得逞。而軍艦力竭，株守省河於事無濟，故以靖亂之任，付之各處援師，而自來上海，與國人共謀統一之進行。迴念兩月以來，文武將佐，相從患難，傷亡枕藉。故外交總長伍廷芳，爲國元老，憂勞之餘，竟以身殉，尤深愴惻！文之不德，統馭無方，以至變生肘腋，咎無可辭，自兵變以後，已不能行使職權，當向國會辭職。而國會流離顛沛之餘，未能集會，無從提出。

至於此次兵變，文實不知其所由起，據兵變主謀陳炯明及諸從亂者所稱說，其辭皆支離不可究詰。謂護法告成，文當下野耶？六月六日，文對於統一計畫，已有宣言，爲天下所共見。文受國會付託之重，雖北軍將士，有尊重護法之表示，猶必當審察其是非與誠僞，爲國家謀長

治久安之道，豈有率爾棄職而去之理？陳炯明於政府中爲內務總長，陸軍總長，至兵變時，猶爲陸軍總長，果有請文下野之意，何妨建議，建議無效，與文脫離，猶將諒之。乃兵變以前，默無所言，事後始爲此說，其爲飾辭，肺肝如見。按當日事實，陳炯明方六月十五日，已出次石龍，嗾使第二師於昏夜發難，槍擊不已，繼以發砲，繼以縱火，務使政府成爲煨燼，而置文於死地。蓋第二師士兵，皆爲湘籍，其所深疾，果使謀殺事成，即將歸罪，以自掩其謀而兼去其患。乃文能出險，不如所期，始造爲請文下野之言。觀其於文在軍艦時，所上手書，稱大總統如故，可證其欲蓋彌彰已。陳炯明以免職而修怨，葉舉等以飭回防地而謀生變耶？無論以怨望而謀不軌，爲法所不容，卽以事實言之，文於昨年十月，率師次於桂林，屬陳炯明以後方接濟之任。陳炯明不惟斷絕接濟，且從而阻撓。文待至四月之杪，始不得已，改道出師。於陳炯明呈請辭職之時，猶念其前勞，不忍暴其罪狀，仍留陸軍總長之任，慰勉有加，待之豈云過苛？葉舉等所部，已指定肇陽羅高雷欽廉梧州鬱林一帶，爲其防地。乃輒率所部，進駐省垣，騷擾萬狀，前敵軍心，因以搖動；飭之回防，詎云激變？可知凡此種種，亦非本懷，徒以平日處心積慮，惟知割據，以便私圖，於國事非其所恤，故始而阻撓出師，終而陰謀盤據，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一逞，誠所謂苟

患矢之，無所不至者，且即使陳炯明之對於文積不能平，至於倒戈，則所欲得而甘心者，文一
人之生命而已，而人民何與？乃自六月十六日以後，縱兵淫掠，使廣州省會人民之生命財產，
悉受蹂躪，至今不戢，且縱其凶鋒，及於北江各處，近省各縣，所至洗劫一空，人民何辜，遭此荼
毒，言之痛心，向來不法軍隊，於攻城得地之後，爲暴於一時，已犯天下之大不韙，今則肆虐互
於兩月，護法以來，各省雖有因不幸而遭兵燹，未有如廣東今日所處之酷者！北軍之加兵於
西南，軍紀雖弛，有時猶識忌憚，龍濟光陸榮廷，駐軍廣東，雖嘗以騷擾失民心，猶未敢公然縱
掠，而此次變兵，則悍然爲之，聞其致此之由，以主謀者誘兵爲變時，兵忱於亂賊之名，憚不敢
應，主謀者窘迫無術，乃以事成縱掠爲條件，兵始從之爲亂。似此煽揚凶德，汨沒人道，文偶聞
野蠻部落，有此等事，猶深惡而痛絕之，不圖爲此者，卽出於同國之人，且出於所統率之軍隊，
可勝憤慨！文夙以陳炯明久附同志，願爲國事馳驅，故以軍事全權付託，今者甘心作亂，縱兵
殃民，一至於此，文之任用非人，誠不能辭國人責備者也。此次兵變，主謀及諸從亂者所爲，不
惟自絕於同國，且自絕於人類，爲國法計，固當誅此罪人；爲人道計，亦當去此蠱賊；凡有血氣，
當羣起以攻，絕其根本，勿使滋蔓，否則流毒所播，教尤踵起，國事愈不可爲矣。

以上所述，爲廣州兵變始末。至於國事，則護法問題，當以合法國會，自由集會，行使職權，以達到目的。如此，則非常之局，自當收束，繼此以往，當爲民國謀長治久安之道。文於六月六日宣言中所陳工兵計畫，自信爲救時良藥。其他如國民經濟問題，則當發展實業，以厚民生，務使家給人足，俾得休養生息於競爭之世。如政治問題，則當尊重自治，以發舒民力。惟自治者，全國人民共有共治共享之謂，非軍閥託自治之名，陰行割據，所得而藉口。凡此舉措，皆建國之最大方略，文當悉其能力，以求貫徹。自維奔走革命三十餘年，創立民國，實所躬親，今當本此資格，以爲民國盡力。凡忠於民國者，則引爲友；不忠於民國者，則引爲敵。義之所在，并力以赴，危難非所顧，威力非所畏，務完成中華民國之建設，俾國民皆蒙福利，責任始盡。耿耿此誠，惟國人共鑒之。孫文民國十一年八月十五日。

裁兵宣言

孫中山

文曩在上海於一月二十六日，宣言和平統一，及裁兵綱要，並列舉國內實力諸派，冀其提攜，推誠相與，以酬國人殷殷望治之盛心。其後迭奉芝泉、雨亭、子嘉、宋卿敬與諸公先後覆電，均荷贊同。文亦以叛陳既討，統一可期，雖滇桂粵海諸將及人民代表，屢電懇請還粵主持，文

仍以遲回，思以其時爲謀統一良好機會。又以滬上交通亦便利，各方接洽亦最適宜，故陳去已將彌月，而文之返粵固尙未有期也。不圖以統籌全國之殷，致小失撫甯一方之雅，江防司令部會議之變，興動一時，黠者妄思，從而利用，聞文心腹，飛短流長，以惑蔽國人耳目，以致張南下代表，因而中止，全爲淺薄，已可慨嘆。文之謀國，豈或以一隅勝負生其得失也？而直系諸將，據有國內武力之一，乃獨於文裁兵主張，久付喑默，懷疑之端，亦無表示。報紙所傳，竟謂洛吳於自洽諸省，均欲以武力削平，以平昔信使往還，推之當世要賢，不容獨有此迷夢。賢者固不可測，文於今日，猶未忍遽以不肖之心待之，而深冀其有最終之一悟也。抑文誠信，尙未孚於國人，致令此唯一救國之議，或反疑爲相對責難之舉，藉非然者，何推之浙盧奉張而華而於舉國人心厭亂之時，復有一二軍閥，乘此潮流而趨，而至於悍然不顧一切也。以文與西南護法諸將，討賊伐暴之初志，固有大梗，何難重整義師，相與周旋。顧國人苦兵久矣，頻年犧牲，已爲至鉅，而代價復渺然不可必得，文誠思之心悸，萬不獲已，惟有先行裁兵，以爲國倡。古人有言，請自隗始。以是之故，斷然回粵，決裁粵兵之半，以昭示天下。

[文茲於今月二十一日重蒞廣州矣，撫輯將士，綏靖地方外，首期踐文裁兵之言。同時復從

事建設，以與吾民更始。庶幾文十餘年來苦心經營之建國方略，一一徵諸實現，以吾地廣人衆之中華民國，卒與列強共躋於平等大同之域，共和幸福，乃非虛語。天相中國，能進而推之西南諸省，以暨全國，其爲長願，豈以企仗勝！一隅之與全國，漸進之與頓改，其圖功之利鈍，收效之速緩，昭然未可同日而語，稱誅而計。故文之愚，尤以純一爲能，立供國民以福利，遂不惜舉當世所恃之武力，以爲撥竊權利之具者，躬自減削，以導國人。亦冀擁節諸公，翩然憬悟，知今日而言圖治，舍裁兵，實無二法。文倡於前，諸公繼之，吾民馨香之禱，豈有涯涘！若必恃暴力以壓國人，橫決之來，殊可危懼，諸公之明，當不出此。披瀝陳言，鵠候裁教！孫文敬印。

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

孫中山

吾黨組織，自革命同盟會以至中國國民黨，由秘密的團體，而爲公開的政黨，其歷史上之經過，垂二十年。其奮鬥之生涯，學大者，見於辛亥三月廣州之役，同年十月武漢之役，癸丑以往倒袁諸役，丙辰以往護法諸役。黨之精英，以箇人或團體爲主義而捐生命者，不可勝算。嘗之者摧，擢之者折，其志行之堅，犧牲之大，國中無二。然綜十數年已往之成績，而計效程功，不得不自認爲失敗。滿清鼎革，繼有袁氏、洪憲隨廢，乃生無數專制一方之小朝廷。軍閥橫行，

政客流毒，黨人附逆，議員賣身，有如深山蔓草，燒而益生；黃河濁波，激而益濁；使國人遂疑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爲，此則目前情形無可爲諱者也。

竊以中國今日政治不修，經濟破產，瓦解土崩之勢已兆，貧困剝削之病已深，欲起沈疴，必賴乎有主義有組織有訓練之政治團體，本其歷史的使命，依民衆之熱望，爲之指導奮鬥，而達其所抱政治上之目的。否則民衆蠕蠕，不知所向，惟有陷爲軍閥之牛馬，外國經濟的帝國主義之犧牲而已。國中政黨，言之可羞，暮楚朝秦，宗旨靡定，權利是獵，臣妾可爲，凡此派流，不足齒數！而吾黨本其三民主義而奮鬥者，歷有年所，中間雖迭更稱號，然宗旨主義，未嘗或離。顧其所以久而不能成功者，則以組織未備，訓練未周之故。夫意志不明，運用不靈，雖有大軍，無以取勝。吾黨有見於此，本其自知之明，自決之勇，發爲改組之宣言，以示其必要。先由總理委任九人，組織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始其事，行將召集海內外全黨代表會議，以資討論。關於黨綱章程之草定，務求主義詳明，政策切實，而符民衆所渴望。而於組織訓練之點，則務使上下遠近，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惡留良，吾黨奮鬥之成功，將繫乎此，願與同志共勉之！

討曹宣言

孫中山

去歲曹錕執法行賄，瀆亂選舉，僭竊名器，自知倒行逆施，爲大義所不容，乃與吳佩孚同惡相濟，以賣國所得，爲窮兵黷武之用，藉以摧殘正類，消除異己，流毒川閩，四海同恨。近復曠其鷹犬，踰突浙江，東南富庶，橫羅鋒鏑。以此窮兇極戾，誠邦家之大慙，國民之公仇！

比年以來，分崩離析之禍，烈矣！探其亂本，皆由此等狐鼠，憑藉城社，遂使神州鼎沸，生民坻墟。本大元帥，夙以討賊戡亂爲職志，十年之秋，視師桂林；十一年之夏，出師江右；所欲爲國民翦此蝥賊，不圖宵小竊發，師行頓挫，遂不得不從事於掃除內孽，綏輯亂餘。今者烽燧雖未靖於東江，大戰之機，已發於東南，漸及於東北。不能不權其緩急輕重，古人有言，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故遂尅日移師，北指中原，與天下共討曹吳諸賊。此戰醞釀於去歲之秋，而爆發於今日，各方并舉，無所謂南北之分，祇有順逆可辨。凡賣國殃民，多行不義者，悉不期而附於曹吳諸賊之下；抱持正義，以澄清天下自任者，亦必不期而趨集於義師旗幟之下。民國存亡，決於此戰，其間絕無中立之地，亦絕無可以旁觀之人。凡各省將帥，平時薄物細故，悉當棄置，集其精力，從事破敵。一布一到，卽當尅期會師。凡我全國人民，應破除苟安姑息之見，激勵勇氣，爲國犧牲，軍民同心，以當大敵。務使曹吳諸賊，次第伏法，盡摧軍閥，實現民治。十三年來喪亂之局，

於茲救平；百年治安大計，從此開始。永奠和平，力致富強，有厚望焉。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大本營秘書處徽。

北伐宣言

孫中山

國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衆之利益。辛亥之役，推倒君主專制政體，暨滿洲征服階級，本已得所藉手，以從事於目的之貫徹；假使吾黨當時能根據於國家及民衆之利益，以肅清反革命勢力，則十三年來政治根本當已確定，國民經濟教育學業諸端，當已積極進行，革命之目的縱未能完全達到，然不失正鵠，以日躋於光明，則有斷然者。

原夫反革命之發生，實繼承專制時代之思想，對內犧牲民衆利益，對外犧牲國家利益，以保持其過去時代之地位。觀於袁世凱之稱帝，張勳之復辟，馮國璋、徐世昌之毀法，曹錕與佩孚之竊位盜國，十三年來連續不絕，可知其分子雖有新陳代謝，而其傳統思想，則始終如一。此等反革命之惡勢力，以北京爲巢窟，而流毒被於各省。間有號稱爲革命分子，而其根本思想初非根據於國家及民衆之利益者，則往往志操不定，受其吸引，與之同腐，以釀成今日分

崩離析之局，此真可爲太息痛恨者矣。反革命之惡勢力所以存在，實由帝國主義卵翼之使然，證之民國二年之際，袁世凱將欲摧殘革命黨以遂其帝制自爲之欲，則有五國銀行團大借款於此時成立，以二萬萬五千萬元供其戰費。自是厥後，歷馮國璋徐世昌諸人，凡一度用兵於國內，以摧殘異己，則必有一度之大借款，資其揮霍。及乎最近曹錕吳佩孚加兵於東南，則久懸不決之金佛郎案即決定成立。由此種種，可知十三年來之戰禍，直接受自軍閥，間接受自帝國主義，明明白白，無可疑者。今者，浙江友軍爲反抗曹錕吳佩孚而戰，奉天亦將出於同樣之決心與行動。革命政府已下明令，出師北嚮，與天下共討曹錕吳佩孚諸賊。於此有當鄭重爲國民告且爲友軍告者，此戰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以繼續反革命之惡勢力。換言之，此戰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蓋必如是，然後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絕，中國乃能脫離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獨立之國家也。中國國民黨之最終目的，在於三民主義，本黨之職任，即爲實行主義而奮鬥。故敢謹告於國民及友軍曰，吾人顛覆北洋軍閥之後，必將要求現時必需之各種具體條件之實現，以爲實行最終目的三民主義之初步。此次暴發之國內戰爭，本黨

因反對軍閥而參加之，其職任首在戰勝之後，以革命政府之權力，掃蕩反革命之惡勢力，使人民得解放而謀自治。尤在對外代表國家利益，要求從新審訂一切不平等之條約，即取銷此等條約中所定之一切特權，而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以銷滅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勢力。蓋必先令中國出此不平等之國際地位，然後下列之具體目的，方有實現之可能也。

一、中國躋於國際平等地位以後，國民經濟及一切生產力得充分發展。

二、實業之發展，使農村經濟得以改良，而勞動農民之生計有改善之可能。

三、生產力之充分發展，使工人階級之生活狀況得因其團結力之增長，而有改善之機會。

四、農工業之發達，使人民之購買力增高，商業始有繁盛之新機。

五、文化及教育等問題，至此方不落於空談，以經濟之發展，使智識能力之需要日增，而國家富力之增殖，可使文化事業及教育之經費易於籌措，一切智識階級之失業問題，失學問題，方有解決之端緒。

六、中國新法律更因不平等條約之廢除，而能普及於全國領土，實行於一切租界，然後陰謀破壞之反革命勢力無所憑藉。

凡此一切，當能造成鞏固之經濟基礎，以統一全國，實現真正之民權制度，以謀平民羣衆之幸福。故國民處此戰爭之時，尤當亟起而反抗軍閥，求此最少限度之政綱實現，以爲實行三民主義之第一步。中華民國十三年九月十八日。

北上宣言

孫中山

本年九月十八日，本黨對於出師北伐之目的曾有宣言，其主要之意義，以爲國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衆之利益。此種目的，與帝國主義欲使中國永爲其殖民地者絕對不能相容。故辛亥之役，吾人雖能推倒滿洲政府，會不須與帝國主義者已勾結軍閥，與國民革命爲敵，務有以阻止國民革命目的之進行。十三年來，軍閥本身有新陳代謝，而其性質作用，則自袁世凱以至於曹錕吳佩孚如出一轍。故北伐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換言之，北伐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蓋必如是，然後國民革命之目的，乃得以掃除障礙之故而活潑進行也。

國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衆之利益。其內容爲何，本黨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已詳述之，蓋以民族民權民生三主義爲基本，而因應時勢，列舉救濟方法，以爲最少限度之政綱。語其大要，對外政策，一方在取銷一切不平等之條約及特權，一方在變更外債之性質，使列強不能利用此種外債，以致中國坐困於次殖民地之地位。對內政策，在劃分中央與省之權限，使國家統一與省自治各遂其發達而不相妨礙；同時確定縣爲自治單位，以深植民權之基礎，且當以全力保障人民之自由，補助農工實業團體之發達，謀經濟教育狀況之改善。蓋對外策果得實現，則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勢力歸於銷滅，國家之獨立自由可保。對內政策果得實現，則軍閥不致死灰復燃，民治之基礎莫能搖動，此敢信於中國之現狀實爲對症之良藥也。北伐目的宣言，根據此旨，且爲之說明其順序。

- (一) 中國躋於國際平等地位以後，國民經濟及一切生產得充分發展。
- (二) 實業之發展，使農村經濟得以改良，而勞動農民之生計有改善之可能。
- (三) 生產力之充分發展，使工人階級之生活狀況，得因團結力之增長，有改善之機會。
- (四) 農工業之發達，使人民之購買力增加，商業始有繁盛之新機。
- (五) 文化及教育等問題，至此方不落於空談，以經濟之發展，使智識能力之需要日增。

而國家富力之增殖，可使文化事業及教育之經費易於籌措，一切智識階級之失業問題，失業問題，方有解決之端緒。

(六) 中國之法律，更因不平等條約之廢除，而能普及於全國領土，一切租界皆已廢除，然後陰謀破壞之反革命勢力無所憑藉。

以上諸端，凡屬國民，不別其爲實業家，爲農民，爲工人，爲學界，皆無不感其切要，而共同奮鬥以斬其實現者也。

國民革命之目的，其內容具如此。十三年來，帝國主義與軍閥互相勾結，以爲其進行之障礙，遂使此等關係民國存亡、國民生死之舉，舉諸端，無絲實現。爲謀目的之達到，不得不從事於障礙之掃除，此北伐之舉所以不容已也。

自北伐目的宣布以後，本黨旗幟下之軍隊在廣東者，次第集中北江以入江西。而本黨復從種種方面，指示國民以帝國主義所援助之軍閥，雖懷挾其武力統一之夢想，而其失敗終爲不能免之事實。今者吳佩孚之失敗，足以證明本黨判斷之不謬矣。

軍閥所挾持之武力，得帝國主義之援助而增其數量，此自袁世凱以來已然。然當其盛時，

雖有帝國主義爲之羽翼，及其敗也，帝國主義亦無以救之，此其故安在？二年東南之役，袁世凱用兵，無往不利，三四年間，叛迹漸著，人心漸去，及反對帝制之兵起，終至衆叛親離，一蹶不振。七年以來，吳佩孚用兵亦無往不利，驕氣所中，以爲可以力征經營天下，至不惜與民衆爲敵，屢殺工人學生，以摧殘革命之進行，及人心已去，終至一敗塗地而後已。猶於敗亡之餘，致電北京公使團，請求加以援助，其始終甘爲帝國主義之傀儡，而不能了解歷史的教訓如此。由斯以言，帝國主義之援助，終不敵國民之覺悟。

帝國主義惟能乘吾國民之未覺悟以求逞，軍閥亦惟能乘吾國民之未覺悟以得志於一時，卒之未有不爲國民覺悟所屈伏者！願我友軍將士暨吾同志，於勞苦功高之餘，一念及之也。

吾人於此，更可以得一證明，凡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者無不敗，反之，與國民結合以速國民革命之進行者無不勝。今日以後，當劃一國民革命之新時代，使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之現象永絕迹於國內，其代之而與之現象，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爲國民之武力，國民革命，必於此時乃能告厥成功。今日者國民之武力固尙無可言，而武力與國

民相結合，則端倪已見，吾人於此，不得不努力以期此結合之確實而有進步。

欲使武力與國民深相結合，其所由之途徑有二：

其一：使時局之發展能適應於國民之需要，蓋必如是，然後時局發展之利益歸於國民，一掃從前各派勢力瓜分利益及壟斷權利之罪惡。

其二：使國民能自選擇其需要，蓋必如是，然後國民之需要乃得充分表現，一掃從前各派包攬把持隔絕羣衆之罪惡。

以上二者，爲國民革命之新時代與舊時代之鴻溝劃然，蓋舊時代之武力爲帝國主義所利用，新時代之武力則用以擁護國民利益而掃除其障礙者也。

本黨根據以上理論，對於時局，主張召集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而在國民會議召集以前，主張先召集一預備會議，決定國民會議之基礎條件，及召集日期選舉方法等事。

預備會議，以左列團體之代表組織之：

一，現代實業團體。二，商會。三，教育會。四，大學。五，各省學生聯合會。六，工會。七，農會。八，共同反

對曹吳各軍九政黨。

以上各團體之代表，由各團體之機關派出之人數宜少，以期得迅速召集。

國民會議之組織，其團體代表與預備會議同，惟其代表須由各團體之團員直接選舉，人數當較預備會議為多。全國各軍皆得以同一方法選舉代表，以列席於國民會議。於會議以前，所有各省的政治犯完全赦免，並保障各地方之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

本黨致方國民革命，於今三十餘年，以今日國內之環境而論，本黨之主張，雖自信為救濟中國之良藥，然欲得國民之了解，亦大非易事。惟本黨深信國民自決，為民國革命之要道；本黨所主張之國民會議實現之後，本黨將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所列之政綱，提出於國民會議，期待國民澈底的明瞭與贊助。

本黨於此，敢以熱誠告於國民曰：國民之命運，在於國民之自決，本黨若能得國民之援助，則中國之獨立自由統一諸目的，必能依於奮鬥而完全達到；凡我國民，盍興乎來！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日，中國國民黨總理孫文。

在長沙發表重申出師意義宣言

蔣介石

中正此次奉命出師，就職之日，業將國民革命之需要，革命戰爭之目的，與中正北伐之職志，略陳梗概於國人之前，餘義悉詳本黨出師宣言，計邀鑒察。現國民革命軍將與北洋正統吳佩孚決戰於江漢，此戰關係，不僅決軍閥命運之存亡，即中國國家與民族之能否恢復其自由獨立，胥卜於此。賀言之：國民與軍閥之爭，革命與反革命之爭，三民主義與帝國主義之爭，已至決戰最後之時期。此全國同胞，亟宜參加革命戰線，共同奮鬥，以爭回我中華民族獨立自由之人格也。願今日出師，何以必欲討吳？吳賊之罪惡何在？前未具舉，請得更陳：

中國自鴉片戰事失敗以來，受國際帝國主義蹂躪剝削者，已八十餘載。初期列強，對華侵略，實直接以武力壓迫我國人。迨太平天國兵起，清軍知漢族之不可侮，其對內政策，始易以漢制漢；而帝國主義者之對華政策，亦因而以華制華。後以曾李兵潰，乃借戈登英兵，以消滅革命勢力。由是滿清屈服於帝國主義之淫威，堅持其「寧贈友邦毋賜家奴」之政策，但圖博得帝國主義之歡心，不惜以國家人民為贈品。及辛亥起義，吾黨領導民衆，建立共和。袁世凱因緣時會，以奸詐手段，妄竊大位，復以爲攘自清廷。而不知革命之要求，起於民衆。竊位之

頃，卽秉承亡清之故智，勾結帝國主義，以遂其僭號自娛之僞圖。妄欲以北洋軍閥爲政治之中心，外媚列強，內宰民衆。明知爲帝國主義之走狗，爲中華民國之罪人，然於鞏固本身之利益，夷然曾不少顧。由是帝國主義者，利用滿清以漢制漢之故智，又遞嬗而爲以華制華之陰謀。

民國以還，由袁段以至曹吳，一脈相承，至今不替。吳賊再起，但求足以維持北洋正統之命運，以保存個人之權利，雖亡國滅種而勿恤。蓋此北洋派繼滿清以支配北京政府，軍閥與帝國主義之結託益固，卽國家與人民之被侵略壓迫也益烈。中國國民革命之要求愈急，而吳佩孚之摧殘遏抑也亦愈甚。

五四以後，吾民受歐戰之刺激，與世界被壓迫民族崛起之暗示，國民運動，已漸普及於農工全體人民，更聯合以求中國之解放。而吳賊不惟不扶植助長，反大屠京漢路工，使帝國主義者惱於近年民族自覺而不敢肆其淫威者，至是由吳賊自殺國人以啓其端，此帝國主義者所以絕無躊躇忌憚，而決以武力對華高壓，此吾國革命運動史上所視爲極恥大辱；懸而不決之大屠殺案，所以起於五卅。全國國民，今日非除吳賊，無以塞帝國主義者之胆也。

今吳賊又將開關稅會議矣。關稅會議，昔吳賊所恃以反對段祺瑞者也。吳賊復起，而又承之，但冀獲得二五附稅，以爲大借款之抵品，不惜拋棄中國固有之關稅主權。吳賊不獨欲借帝國主義延長中國內亂，更欲增加吾民負擔，對不平等條約再加以一層保障。

其尤不可恕者，則利用國人之專制傳統思想，日倡復古，反抗潮流，造謠赤禍，以防民衆，託儒官僚軍人政客，結合而成封建末期洛陽式之殘餘腐敗勢力，以爲反動思想之中心。言愛國而勾結外敵，斷送國權；言愛民而決堤京口，屠殺民衆；言綱常而擁戴賄選竊國之曹錕以爲元首。其他如醜殺蕭耀南以獎謀殺，收納西南叛將以獎內亂，頑劣陰險，毒亂恣睢，不俾爲新時代之盜賊，抑亦爲舊社會之罪人。

且吳賊自竄兵踞漢口，以至今日，僞竊名號，亂發命令，初無何種根據。蓋賄選以成之，北方政府，雖爲北洋軍閥所竊據，然猶得豬仔國會，欺節世界與一部之國民。茲則吳賊所擁護之曹錕憲法與賄選總統，不惟全國人反對之，號稱合作之張作霖亦反對之。是吳賊本身所憑藉者，今已一無所有。革命耶，吳賊固仇視革命者也；護憲耶，而吳賊所扶持者又如此。然則吳賊

果何所根據，以取謀對外對內之資格！故嚴格言之，吳佩孚者，直一叛國罪犯已耳。乃彼恬不知恥，儼然以中國支配者自居。帝國主義者利爲工具，借款助械隱爲後援，指示發縱，嗾齧噬主。於是北洋派代帝國主義以華制華之陰謀，至吳賊又進而改爲以湘制湘，以川制川，以西南制西南，以各省制各省之毒計。嗚呼！吳賊造亂禍國，戕賊同胞，至於此極，眞食肉瘦皮而不足蔽其辜矣。

而吳賊所資爲號召者，厥爲討赤。夫討赤，乃帝國主義所用以對抗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破壞全世界革命聯合戰線之口號也。赤爲何義，蘇俄之赤黨與赤軍，以赤幟表示其革命。民衆之赤化，擔保其國家獨立自由之代價也。解放人類之痛苦，保障人民之利益，以民衆爲基礎，而推翻其帝制之白黨，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實行廢除國際不平等條約，而爲世界十二萬萬五十萬被壓迫人類，謀解放者也。帝國主義口中所謂赤化者，實行革命之民衆化耳。政府爲民衆化之政府，軍隊爲民衆化之軍隊。以民衆化之國民革命軍擁護多數被壓迫之人類，即使云赤，何嫌何疑，充吳賊之意，舉凡愛國者皆赤之，爲求中國平等自由者皆赤之，反對軍閥及帝國主義者皆赤之，充義至盡，則舉吾四萬萬愛國之同胞皆赤之。吳賊甘爲帝國主義者

之走狗，願與吾民衆爲仇讎，其口吻固應如是。然吾愛國同胞，則非揭破吳賊之陰謀，聲討吳賊之罪惡，不能廓其眩惑人民之工具也。吳賊今更流惡未盡，派兵入湘，摧殘革命勢力，煽惑反動餘燼，是誠不獨謀危國民革命之根據，抑亦覆滅中華民國之國基。昔先大元帥昭示吾人以「北伐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而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不僅推倒曹吳，而在使無繼曹吳而起之人。」今吳賊造亂作惡，已至貫盈，本黨爲革命計，政府爲自衛計，皆不得不出師討賊。

本黨既任國民革命之先鋒，中正復荷本黨與政府之重託，完先大元帥討賊除惡之遺志，盡革命軍人救國救民之天職，爲民請命，責無旁貸；爲國殺賊，義無反顧。現已躬率國民革命軍，集中長岳，即日會議武漢，靖難中原，惟願邦人君子，鑒其弔民伐罪之概，協力救國，一致奮起。須知國家之自由獨立，非革命不能達其目的；吾民之利益幸福，非革命不能得其保障。北洋正統，已成弩末；帝國主義，今已崩潰；取消不平等條約，今已成吾民之普遍要求。欲救中國自由平等，是在國民之努力，值此國族存亡之交，時代轉捩之日，所謂全國農工商學兵各界，咸聯合集中於三民主義之下，視革命爲國民人人之責任，以主義爲救亡唯一之良謨，一致

對外，共靖國難。至革命所抱之目的，消極在消滅封建餘孽，打破正統思想，剷除軍閥與其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積極在遵照先大元帥十三年北上宣言，速開國民會議，以產生三民主義之統一政府；廢除不平等條約，促國家民族永復其自由獨立之基。

若夫聯省自治之論，早成軍閥割據稱雄之護命符；保境息民之說，不過為擁兵自衛之代名詞。推其用意，不過假借民意，反抗革命，苟延其特殊階級之生命，終見其崩潰與自殺而已。凡以此義商榷，中正絕不敢聞。至於南北軍人，皆屬國家基礎，除與本軍甘心為敵，冥頑負國者外，如有向義輸誠，倒戈來歸，不願供軍閥借個人之犧牲者，或同情於革命，不中帝國主義以華制華，自相殘殺之毒計者，中正無不視為同志，期其安危。

要之，今日出兵，惟在討吳。即因吳賊為北洋軍閥之正統，為帝國主義之走狗，為國民革命之障礙。武力為人民之武力者無不勝，軍隊為個人之軍隊者罔不滅，此則觀於軍閥過去之歷史而益著也。軍閥以軍隊為其個人之私產，國民革命軍為國民全體所有之軍隊也。尊重民意，服從民命，以人民為基礎，以主義為依歸，但期全國軍人聯合一致，參加革命戰線，共同禦敵，達到本黨總理救國救民之目的。凡革命進程，苟可縮短戰期，減輕疾苦，中正視力所至，

必不後人。唯革命而不澈底，姑息轉以養奸；除惡而不務盡，因循祇足釀亂。中正秉先大元帥之遺囑，負荷黨國之重託，中國國民革命，一日未成，即中正之責，一日未完；四萬萬同胞之痛苦，一日未除，即中正之任，一日未解。奮我戈矛，撻彼國蠹；犧我身命，救我民生。國人有不願與國族偕亡，而視國家與民族之利益，超越於個人與黨派之利益者乎？時不可再，曷與乎來！
 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十六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於長沙軍次。

在長沙發表對外宣言

蔣介石

中正秉承吾黨孫總理之遺囑，負荷本黨及政府之重任，願應全國人民希望中國自由平等之要求，仗義出師，伸張大討。茲於與吳佩孚決戰之日，謹敷數義爲我友邦告之：

中國自辛亥革命以來，年凡數亂，一亂於袁世凱之稱帝，再亂於張勳之復辟，三亂於馮徐之竊國，四亂於段祺瑞之專政，五亂於曹吳之賄選。舉凡足以妨害吾國國民革命之事，靡不竭其陰謀；舉凡營私賣國荼毒人民之事，無不盡其惡毒；戰無寧歲，民不聊生。此不獨吾黨孫總理引爲深痛，即吾各國友邦，亦當代爲惋惜者也。

民十以後，吳佩孚崛起，以繼北洋正統。凡北洋之餘毒未盡者，吳則長之；人民稍有喘息，吳

則職之；國命之不絕如縷者，吳則戕之；全國所有之革命根據地，吳則更欲顛覆之。關稅會議，本於中國之自主有礙，不獨吾國人民不願以無聊之會議，害及友邦真正之交誼，降貶吾國之平等地位。即各國之公正人士，亦本國際平等之義，發表反對之主張。良以世界欲求和平，則國際先須平等，當開會之頃，吳氏因嫉段氏柄政，固會高樹反對之旗，乃不旋踵，獵獲政柄，即欲以二五附加，以爲延長內亂之根本。甘心賣國，實爲人民之罪人；誑誘友邦，更爲和平之公賊。且吳氏自竄岳陽漢以來，早爲國人所共棄；至今僞藉名號，亂發命令，貽禍各省，罪不容誅。吳氏昔日所擁護之曹錕憲法，賄選總統，已爲全國人民所反對。吳氏今果何所根據，以求取得對內對外之資格。吳佩孚者，直一叛國之罪犯，人民之公敵耳！至其過去歷史，決堤殺湖，南之民衆，聚斃京濱之工友，無論直皖直奉之戰，純爲個人之地盤，禍湘禍川之謀，皆爲本身之利益。猶且大唱禮教，欺我國人。綜其罪惡，筆不勝書。此而不討，中國之統一獨立，更無可期。此而不討，四萬萬人之人格，皆掃地以盡；此而不討，則友邦更受其欺蒙，引起國民外交之障礙。

國民政府爲統一中國計，爲救人民疾苦計，爲革命根據地自衛計，爲求將來之國際和平

計，爲保持中外人民之平等利益計，爰命中正躬行北征，掃除吳賊，以平國難。完全應全國人民國民革命之要求，履行吾黨孫總理求中國自由平等之使命。其有贊助吾國之國民革命者，皆以最親愛之友邦視之；其有妨害吾國之國民革命者，皆與四萬萬人民共棄之。須知國民革命，皆各國歷史所必經，自由平等，皆各國國家所需要。一國之不獨立，卽爲國際戰爭之禍胎；一國之壓迫，卽爲正義人道所不許。

夫自工業革命以至今日，國際戰爭，皆爲殖民地被壓迫者因痛苦不可得伸，而壓迫者之人民損失，亦恆超過其所得之利益，蹈歐戰之往轍。所以吾黨更主國家獨立，卽所以求國際和平之根據。故中國之統一獨立，卽世界之永久和平；吾國家之自由平等，卽友邦之無窮利益。深望各團體協助國民運動之光榮，予中國國民革命以贊助；此不獨吾國國民有深切之希望，全世界人民亦利賴之。

但中正有重爲吾友邦告者，自辛亥以至今日，各友邦間有未明吾民之迫切要求，世界和平之真旨，每有內戰，軍閥之後，必有帝國主義之投機者，發縱指示其間；屢次借款，皆爲延長內亂之因。言及外交，必以助長軍閥爲旨；所以每有一次內戰，國民對於友邦之誤解更深，因

而軍閥每有一次勝利，外人之無形損失更大。此由政策錯誤，觀察未明，反國民之要求，損本身之利益。中正躬行北伐，不止統一中國，實為完成世界和平。無論何國人士，能不妨礙國民革命之行動及作戰者，一切生命財產，中正皆負完全保護之責。若有利用不平等條約，援助軍閥，害我國民，斯為中外人民所不容。中正縱欲保其友誼，亦恐礙於正義，此則不得不於戰前聲明，以求我友邦諒解者也。

吳賊之罪惡已至滿盈，中國之椒擾十有五載。中正敢領導全國之民衆，革命軍人，于最短時期，撲滅禍國殃民之軍閥，進求國家之統一。

要之，中國之獨立，即世界之和平；革命之成功，即友邦之利益。敢援此義，反覆聲明。其扶持正義，贊助我國民軍者，中正愛之敬之；如其有妨礙我革命運動，中正攘之闢之。敢擲忱悃，敬告友邦，謹此宣言，昭示天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發於長沙軍次。

對黨務宣傳大綱宣言

蔣介石

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宣傳委員會通過黨務宣傳大綱七條，注重黨之權威，鞏固黨之組織，意切言危，重有深感。中正自去年受黨委託，勞師遠征，雖為中央黨部負責之一人，特致力於

軍事之日多，致力於黨務之日少，重以北收鄂贛，東克閩浙，軍務蟠集，昕夕不遑。而各同志或留守後方，或過赴前線，相聚時少，意見或歧。遂便長江民衆，祇知有國民黨之人，而不知國民黨之黨。長此以往，不獨亡黨，抑且危及革命前途。顧念根本，怒然憂懼。此中正希望同志一致鞏固黨之權威，尊重一切權力屬於黨者一也。

中央執行委員會，本爲全國代表大會閉會之最高機關，設置常務委員，執行一切決議。祇以去年同志離散，黨日搖動，益以軍事緊張，非固結力量，無以行動。於是五月十五日全體會議主席制之決議，但因應時勢，或可暫行，懸爲常制，必生障礙。所以中央黨部一抵南昌，中正首行建議取消主席，恢復常務委員會及秘書處之制。誠以中央執行委員會若不健全，則黨之指揮，無從統一；黨制若不取民主政，則黨之基礎，隨之動搖。此中正希望各同志擁護中央執行委員會，統一黨之指揮機關，並努力掃除封建思想，以實現真正之民主政治者也。

自去春汪精衛同志請假，黨日分離，反動者得以肆其造謠惑亂之機；而挑撥者更因緣時會，反間峻煽，中正與汪同志在個人爲畏友，在黨內爲共同奮鬥之三民主義信徒；分之爲全

黨失敗之基，合之爲革命完成之利。函電往返，銷假無期。去年曾與廣州聯席會議，爲一度敦促之請求。最近在南昌，亦曾爲再度之決議。徬徨繞室，心力交瘁。中正曾下決心，如汪同志更不歸國，共負艱難，惟有辭職，以謝同志。此中正希望各同志，共同敦促汪精衛同志銷假復職，使黨內領袖團結一致者三也。

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鄂，本無問題，祇以各同志初抵南昌，而東南之軍事同時發展，側重外交財政者，則以武漢事宜，側重軍事者，則以南昌爲便。所以擬開中央全體會議，決其從違。後以各地民衆之要求，諸同志之意見，遂不俟大會，決定遷鄂。全體會議，因亦展期。惟中正個人，每感於政治黨務無一定之方針，遂使前方負責之同志，人自爲戰。政治苟無一定之標準，則行動易趨於分歧；而且外交財政，無一定之計畫，轉失黨之精神。致如軍閥官僚之創足就履。中正爲求個人及各同志得正當之指導，希望速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以解決重大問題者四也。

中正服役軍事，受黨重託，於軍事方面，雖負總司令之責，而對於中央黨部之決議，一時一刻，毋或少忘，每從訓誥武裝同志，服從個人爲輕，服從黨部爲重；而服從三民主義尤爲重。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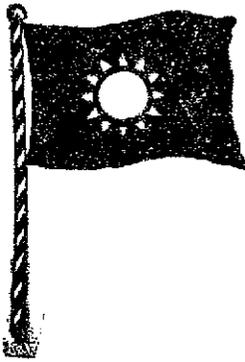
以革命歷史，祇有民衆之利益，絕無個人之光榮；有全黨之成功，不認個人之能力。自奉總師于以後，無日不警惕戰兢；不過以軍事爲個人之微長，所以不辭艱巨，冀爲羣衆謀可得之幸福。此中正所以尤希望各同志體黨之存亡，務使軍隊完全在黨指揮之下，統一起來，勿使軍隊有統一於黨之名，而行其個人割據行省之實者五也。

抑有進者，今日吾黨已至瀕危將裂之機，不獨須鞏固黨部之最高權，對於中央政治會議，軍事委員會，皆須爲一度之改進，務使昌明吾黨主義，親愛精誠。個人之左右，固須嚴防；黨團之操縱，尤須注意。使中正對於政治，有政治會議之指導；對於軍事，有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不至馳騁隕越，負吾黨同志之期望，負全國民衆之要求。現在外交財政，均無系統整個之計畫；去歲收復贛鄂，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均未北遷，往往憑個人之理智，爲隨時之應付；投難遺大，常感困難。吾黨佔領之地號稱數省，然而不明黨義，尙復有人。財政各項，中央每無暇顧，若復不再整理，則與軍閥所佔領之地何殊？此尤中正期望此次中央全體會議有以指導，而使中正得以遵循者也。

中正自隨總理革命二十餘年，只知服膺三民主義，不知其他；只知有黨，更不知有己。個人

無事業，革命即爲中正事業；個人無利益，全黨及民衆之利益，即爲中正之利益。所希望各同志對於此次黨務宣傳大綱，一致接受，全體團結，鞏固黨基，無使亡黨，致使國民革命及身而廢；則中正雖犧牲一切，實不敢辭。謹此宣言，告我親愛之同志。中華民國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蔣中正。





革命偉人書牘菁華

亞公編次

〔附錄〕

中央執行委員會報日本社會民衆黨書

日本社會民衆黨中央執行委員及各級黨部均鑒：得讀惠書，知貴黨對於中國國民黨之主義及政策，有深切之同情與了解，且致其懇摯之希望與勉勵，本會敬代表本黨以至誠之感謝爲報。

數十年來，中華民族受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種種侵略，至於民衆無以生存。近復勾結戲弄北洋軍閥，作其工具。於是烈饑益張，不可嚮邇。此非獨中國人之不幸，抑且東方民族與世界人類之共同不幸也。

先總理孫中山先生爲三民主義之創導者，以四十年之艱苦奮鬥，爲中國國民黨革命工作，以求中國全民族的解放，中國在國際間的自由平等。至於三民主義之博大精深，尤非中國所能獨私。人類莫不志在求生存，欲使各民族不獨能自求其生存，而且能聯合其他民族

求共同生存，以躋世界於大同，此固人類最高之理想，而東方文化之結晶體也。三民主義，不僅爲此種人類最高理想，與東方文化結晶體之總表現，且有具體的與有步驟的方法，以求其貫徹。完成實行三民主義之方法，卽自努力中國國民革命着手。中國國民革命，乃應中國全民族之需要，故無取於階級鬥爭。各國有各國的特殊環境，故欲達到一種最高的目的，亦無取於一種化石方式與手段。國民革命之所以能於不及一年而底定長江，迭平軍閥，與帝國主義以致命的打擊，成功之速，爲他國政府民衆意想所不及者，正以此也。

昔先總理之容納中國共產黨分子加入本黨，乃因彼等聲明認識三民主義下之國民革命，而欲加入努力工作，先總理不欲一部份有從事革命可能性的青年無所依歸，而欲使其繼續受三民主義之陶鑄，以完成國民革命之大業，故許其請。此非任中國共產黨整個加入本黨之內，聽其組織黨團，施卑劣無所不用其極之陰謀辣手，以破壞中國國民革命，中國全體民族之生機，世界革命一大部份之工作也。正當我國國民革命作戰最烈成功不遠之時期，中國共產黨份子，篡竊本黨一部份之黨權，危害我忠實領袖，隔絕我黨與農友工友之接觸，設法顛覆我軍事行動，至於扣餉扣械，暗通敵人，忠實純潔的中國國民黨黨員，不忍國民革

命之功虧於一篑，遂毅然作「護黨救國運動」與中國共產黨絕。此乃由於中國共產黨自絕於本黨，自絕於中國民族，自絕於世界革命。彼自貪言而肥，存心擾亂，以負先總理容納彼等之初願，非本黨之有負於中國共產黨，此理之至顯者也。

自清黨以後，本黨之組織愈爲鞏固，中國民衆認識本黨亦愈爲真切。軍事節節勝利，肅清黃河流域，統一中國，爲時已不在遠。中國全部民衆的解放，亦惟此途可以得之。當此重要關頭，本黨深望各國革命的團體與被壓迫的民衆，能表示其真摯的了解同情與援助，對中國國民革命之真相，而不惑於浮言。先總理遺囑謂：「中國當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况與中國在地理民族政治社會文化上均息息相關，而同負爲東方民族全體求生存責任之日本民族乎？此意尤望爲人道正義而努力之貴黨喚起貴國可敬愛之全體民衆注意及之。

總之，三民主義爲整個的，爲有機體的，爲國際化的。中國民族，爲世界人類重大之一部份，故爲中國民族求生存之國民革命，亦卽爲世界全部人類求生存之必不可免之經過。此種真諦，以開明前進之貴黨，諒早鑒及，無勞詞費。今邀貴黨領袖宮崎先生松岡先生來華之幸，

託其敬致本黨至誠之謝意，而祝貴黨無量之發展與成功！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謹啓。

中央監察委員護黨救國通電

〔汪主席並轉全體同志鑒〕本黨半載以來，革命工作之發展，一日千里，長江既全部肅清，帝國主義所盤據的最大營壘之上海，亦告克復。凡此基本之發展，足證民衆熱望本黨之殷切，與本黨同志以後工作之艱鉅。不幸當此時期，表面成功之迅速，與內部重心之崩弛，適成正比。黨員工作，感指導之無力；內外要敵，受無形之停滯。黨的整個意思，無由顯明表達；黨的機關權力，莫能適當行使。內之百萬黨員，準備奮鬥而不知聽命之何從；外之受治於黨之民衆，對本黨之中心失寄，漸次增加其惶惑。推原其故，不能不謂武漢聯席會議以來種種措施，爲造成此局面之主因。本會爲中央監察機關，當此重要時機，爲顧全革命利益，與鞏固黨基起見，未便放棄逾錚之職責。爰集會議，詳加討論，僉認以武漢最近之動作，實有極危險之傾向。茲特酌舉其錯誤之點，俾知事實所在，不容誣妄。

查武漢中央執行委員，與國民政府委員聯席會議，係由到漢委員自由召集。據徐謙報告，

係爲「適合革命利益，應付革命時機，代表中央權力之必要組織」其爲臨時機關可知。彼時中央黨部，近在南昌，理應提交追認，乃不唯不經此項手續，且於中央已有令改政治會議爲武漢分會，且令停止職權之後，仍復繼續開會。以中央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而置中央之機關命令於不顧，將何以昭示中央威信於全黨。聯席會議既無適法根據，其由此產生之一切議決案之有無效力，更不問可知。此不合者一也。

於中央已有明令停止聯席開會之後，復擴大聯席會議，決定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根據上述，其仍爲毫無根據之自由召集可知。查主席及常務委員，爲第二次全體會議所產生，躬負重託，非至合法召集之第三次會議以後，不能解除職責。今武漢之第三次會議，既未經常務委員會之提議及同意，即常務委員之列席者，亦僅寥寥數人，而竟毅然不顧，宣布開會。中央執行委員會，爲代表大會未開時之最高權力機關，又適當本黨北伐軍鏖戰戰爭最吃緊之時，竟以若干委員之自由意志，出以如此草率浪漫之態度而開會，此其不合者二也。

至於開會以後之行動，凡足以破壞革命利益，惹起黨務糾紛者，尤爲更僕難數。條而舉之，

有如下列：開會後劈頭第一事，即爲「統一黨的指導機關案」。夫本黨爲革命之政黨，指導機關有無效率，以革命勢力能否在此指導機關下發展爲斷。第二次會議產生之常務委員會，成於北伐出師以前，在此機關指導之下，北伐軍事，以最困窘之給養，任最艱鉅之工作，於極短促之歲月，克極頑強之二大軍閥。苟非指導得宜，得民衆之信仰，與武裝同志之奮勇效命，何以臻此。若非反對本黨革命勢力之發展，別有肺腸，何至於前方最吃緊之時，破壞卓著功績之指導機關，此可痛心者一也。

當該會議開會武漢之時，正中東南軍武裝同志在蘇皖肉搏疆場之日。政府即不憫念其憂勞，亦何忍加以妨害。槍械子彈，爲北伐之命脈，乃武漢聯席會議，三電粵兵工廠，令其停工，拆移機器於漢陽。此其壟斷軍械，阻礙北伐之陰謀，已顯然畢露。乃獨不止此，當國民革命軍力攻蘇浙時，連電請濟子彈，漢方均置若罔聞。是實欲置國民革命軍於死地，乃快厥心，此可痛心者二也。

國民革命軍受命北伐，義不容得一隅以自封，故自克鄂贛以後，即分道並進，規復東南。而該會議中，乃發軍事進行過急之辭，以爲詆謀。甚至原定調赴東南之兵，亦爲該會議所撫阻，

逗留上游。及淞滬底定，漢口黨報，竟皇然誣國民革命軍爲匪軍。該會豈無耳目，何竟絕不糾正。其掣肘於事前，誣毀於事後，用心積慮，昭然若揭，此可痛心者三也。

國民革命軍之有政治部，原以統一黨的訓練，使整個的軍隊，成總理之信徒，爲三民主義而作戰。自爲少數搗亂分子把持以後，純粹之三民主義者，被排斥無餘，甚至周納罪名，拘幽滿獄，是實欲中國國民黨之黨員，絕迹於國民革命軍中；而高呼提高黨權者，至此又不發一言，此可痛心者四也。

農工政策，本爲總理所貽留，指導農工，組織農工，爲國民黨員之天職。乃自共產黨分子加入以後，對國民黨員之爲農工運動者，盡量排斥，偶有組織，動遭摧殘。中央對此，不聞有糾正之事；而對於農工會之幼稚行爲，則又視爲驕子，絕無指導制裁之權能，此可痛心五也。

廣東省市黨部，及江西省黨部之組織，並無不合法之點，而兩省黨部之選舉辦法，係經中央政治會議第六次臨時會議通過，此次列席武漢會議之各同志中，有多人皆曾親自列席於該會議，一切經過，均所親見親聞。今忽違背總章，勒令改選，不知究係違背總章之何章何節？各級黨部，均爲指導本黨同志革命工作之機關，今以在合法情形下產出之兩個重要省

分之黨部，在本黨革命勢力發展之環境下，而橫被取消。是本黨各級黨部，在軍閥勢力下，猶能冒死奮鬥而存在，而在本黨黨內，轉成毫無保障之機關。一切黨部，均將寒心；下級部，更莫知秉承；妨礙黨務之進展，實開重大之惡例，此可痛心者六也。

特別黨部，原為應付特別情形，以求革命勢力，能迅速發展之組織；且已定有條例。武漢會議，不從修改例入手，竟決定除軍隊及產業工人外，一律取消；且限定特別黨部，不得有同樣選舉第三次代表大會之代表權。是不僅破壞本黨之組織，亦啓不平等的歧視之端，而妨黨務之進行，此可痛心者七也。

欲革命工作之完成，必須令各個黨員於負責努力中有所保障。今乃毫無正當理由，僅憑若干私人之愛憎，即可橫加處分，如因贖案而除為黨努力同志之黨籍，令熱心者不敢負責。忠梗者人人自危，是為黨員者而保障。又如因一執行委員（彭澤民）之提議，不具確實證據，不經審查手續，立談之際，而可停止中央執行委員（肅佛成）之職權。中央執行委員，為代表大會所選出，如此摧殘，於法何據？是中央執行委員亦無保障。又在該會議開會之武漢，凡為地面權力者所不嫌之人，雖為黨中任重要職務之同志，亦不免於任意被捕，任意拘留。

該會議及政府，絲毫不加以制止；是則自命爲中央所在地之武漢一般的人權，亦毫無保障。殘忍慘殺，演成恐怖，此可痛心者八也。

黨報爲宣傳本黨革命主義之機關，亦卽黨治下一般民衆視聽之所寄託。乃漢口民國日報一月以來之所揭載，大書深刻，莫非搖動革命基礎，毀壞本黨中心人物信仰之記錄。如湖南省黨部之通電中，有蔣同志密令李宗仁同志，監視中央執行委員會等，毫無根據之謾言。影響所及，不獨毀壞革命軍人之令譽，且置中央委員之神聖名詞於何等地位。又如吳玉章同志，以負責之委員，主席湖北省黨部，而發表極端惡意之演說，甚至有「軍費佔一千三百萬……但是我們的武裝同志，還是飢寒交迫……究不知他們如何支配」等語。此等意在中傷之籠統誣蔑，雖敵人之反宣傳，亦何以加茲；而竟公然宣傳於會場，復大登特登於黨報。若非蔣同志深得軍隊信仰，試問此等言論，散布軍中，將令前方發生如何影響。吳同志既不知檢點如此，而中央宣傳部對於黨報，竟任令登載，而不加管理。有意癡聾乎？溺棄職守乎？此可痛心者九也。

武漢會議，既無適法根據，其由此產出之中央機關，近來發表之命令，尤多不顧黨國利益，

如江西省政府成立未久，正在努力辦公，以贛省貧瘠之區，遭去歲兵燹之慘，休養勞來，方資擘畫，而武漢竟下解散之令，馴至忠貞同志，不敢負責；千萬人民，惶惑無主。當此全功未竟之時，唯省政府為最能負責實際責任，以普樂利於人民，贛省如此，何能望各省政府安心負責。基礎政治，顛覆是虞，人民徯蘇之望，何由實現，此可痛心者十也。

又本黨為負責建國之唯一革命的政黨，亦為領導國內一切革命勢力統一指揮之黨，其旨趣已見於歷屆之決議案及宣言。所謂以黨治國之精神，即為本黨對世界對中國民族毅然負起一切責任之表示。今觀於武漢會議國所議決定採用之統一革命勢力案，竟有共同担负政治責任問題之一條，內稱應由共產黨派負責同志加入國民政府及省政府。此種認誤之議決，大有背於本黨以黨治國之精神。極端毀滅本黨組織之根本旨趣，減少羣衆對於本黨之堅固信仰。乃於代表大會閉會時間，竟以若干中央委員非合法的會議中，為此重大之決定，亡黨之責，誰當負之。總理所辛苦建設之本黨，不謂一部分之執行委員竟輕輕斷送之而不稍惜，此其尤可痛心者十一也。

如上所言，皆為武漢會議中所加於本黨之根本創傷，致使革命勢力發皇張大之本黨，有

逼體創痍之禍。長此以往，不獨北伐困難，而本黨百萬黨員，與朝夕以來中國的自由平等之民衆，亦將何所寄託！險象如此，詎能再安緘默，爰痛切陳詞，望我全體同志，念黨國之危機，懷喪亡之無日，被髮纓冠，共圖匡濟，扶危定傾，端視此舉。披瀝奉陳，敬候明教！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鄧澤如，黃紹維，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古應芬，張靜江，陳果夫，青。

浙江省政府請討武漢偽政府電

各報館均鑒：武漢偽政府爲共產黨潛竊篡據，其危害黨國，荼毒民衆，曠語如猴，有目共睹。近以罪惡顯著，不能自容，對於共產黨徒殘害民衆之事實，則飾爲一部份民衆之錯誤，欲以文其奸非，實即自畫供狀。對於民衆擁護之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則妄冀以武力消滅之。鄭州甫克，竟離言會師京津之目的，猶難達到，將京漢路上之軍隊，抽調回漢，乘我國民革命軍正與北方軍閥殊死奮戰之際，圖襲攻長江下游，以與張作霖、張宗昌、孫傳芳等爲聲氣之求，掙鼓之應。本黨恪遵總理遺教，以革命掃除一切之障礙，今國內軍閥迭經摧破，勢力浸微，而武漢偽政府倒行逆施，仍妄假本黨種種名義，實爲現在之最大障礙，務祈中央黨部速決大計，國民政府即頒明令，將馮閥各總司令迅調得力軍隊，對於武漢偽政府嚴申討伐，徹底

撲滅此新反動勢力，以完成國民革命。

抑有進者，汪精衛追隨總理數十年，節智矜愚，頗繫同志之望。乃以一時意氣所中，甘爲異類之傀儡而不辭，左挈共產黨徒，右挾事勢逼移而相統合之軍隊，以民衆爲芻狗，以往日親切之同志爲仇讎，侈言革命革命，實現三民主義。彼共產黨當國民革命進行吃緊之際，猶不能推誠相見，而謂於汪精衛式之革命成功之後，可以犧牲其別承之主義，改變其夙定之策略，以實現三民主義；彼一二軍事領袖既已視國民革命軍血戰而得之地方，爲一己之地盤，遍布私人，把持政務，其行動無異軍閥，而謂汪精衛式之革命成功之後，忽然衷良啓迪，作黨國之干城，五尺之童，猶不之信。汪精衛之領袖地位，即建立於此等基礎之上。猶侈言革命革命，實現三民主義，苟非奸惡，卽是愚騷。彼既甘居傀儡，而爲梟鳥反噬之謀，本黨卽不能不舉此淫祠中之木鬼而投之藩溷。務祈中央黨部開除汪精衛之黨籍，國民政府明令通緝，交國民革命軍各將士及武漢方面真正之革命民衆隨時拿辦，以除奸宄而申黨紀。迫切陳詞，俾候明教。浙江省政府感。

福建政務委員會擁蔣通電

各報館均鑒：自蔣總司令秉承總理遺志，統軍北伐以來，以節制之師，盪烏合之衆，未及一年，遂已肅清長江，進窺魯豫。雖曰主義感人，士卒用命，故能無堅不摧，深入險阻，然若非主帥謀國公忠，指揮若定，亦安能使黎庶嚮風，反側效命。吾人方望早奠燕雲，重光日月，感總理在天之靈，開革命成功之局，不意乃有少數反動份子，竟蹣跚中樞，把持黨務，公然作種種反革命之舉動；復敢製造浮言，巧爲中傷離間，推其用意，非推翻黨國，破壞革命不止。

追維遠事，已極痛心，近更暴戾恣睢，得寸進尺，膽敢於大敵當前之際，不恤倒行逆施，圖構陷我蔣總司令。似此明目張膽之罪人，抑亦爲民衆之公敵。惡耗傳來，頭髮爲指，伏思彼輩既敢反革命，則國有典刑，黨有紀律，自應依照反革命罪條例，嚴重懲戒，方足消彌亂萌，整飭綱紀。除於江日躬率所屬各機關，參與福州各界擁蔣護黨大會進行外，用敢電請汪譚張蔣諸位主席，賜予執行，各界諸君，一致努力。同人等劍及履及，願爲後盾，憤慨陳詞，伏維公鑒！福建政務委員會代主任陳乃元委員張貞丁超五黃展雲王允恭宋淵源詹調元黃炳武江新率全會職員同叩元。

海軍特別黨部爲日本當局援助奉魯軍閥通電

全國各法團各報館均鑒：日本帝國主義者，前曾助長軍閥張作霖作惡，陰使旅順大連船塢，代修海圻海琛永翔鎮海威海各艦，我國民衆憤激不平，開會宣言反對，并提出警告。同時海軍總部，上書國民政府，請向其嚴重交涉。日本政府，理應有所覺悟。孰知野心不死，變本加厲，乘北伐軍攻破徐海，兵臨魯省之時，乃以保護濟南日僑爲名，出兵青島。迭經國民政府提出抗議，全國各團體及各省民衆，異口同聲，要求撤退。日本不但未卽撤兵，且復增兵三萬名之衆。現聞膠州灣，又徵集軍艦二十餘艘，不啻實行封鎖青島港口。既視青島爲己有，復視膠州灣者其自己海軍軍港，既盤據膠濟鐵路，復侵佔渤海海權，以牽掣我國民革命海陸軍北伐之前進。干犯衆怒，肆無忌憚，其蔑視我國民，攘奪我國權，比諸袁世凱時代廿一條之要求，手段尤爲險毒。

張作霖甘心賣國，引狼入室，用仇殺親。前月日本內閣改組，若槻退職，田中就任，張作霖首先派吳晉赴日道賀，暗中交換條件。尤可駭異者，聞張作霖向日本訂購魚雷艇四艘，沈鴻烈與日本艦隊，暗有勾結。凡戰絨不堅利者，由日本代爲修換；人員不可用者，以日人補充，欲以魚雷政策，襲擊我海軍。夫歐戰時，英不使印度人，在前敵作戰，法不使安南人，充任前鋒，蓋自

重其種族，不願以雜色人種，戕殺白種。今張作霖沈鴻烈均屬中國人，乃勾結外國，而思戕殺本國之人，其肉尚可食乎？其骨可齒於人類乎？張霖作等罪惡貫盈，小醜之輩，本易剷除，乃日本明目張膽，助紂爲虐，我民衆等，必籌對抗之策。須知我革命軍青天白日旗幟之下，有大無畏之精神，不避強禦，不受壓迫，誓必殲滅此等障礙而後已！

當此千鈞一髮，邦交急迫之秋，用特大聲疾呼，藉促反省。日本當局，應速即撤兵，并令日艦二十餘艘，離開膠州灣，俾保兩國睦誼，而全我國民衆之感情。否則我革命海軍，憤暴力之侵凌，念前途之危險，對於此次日本海軍鎖港，及援助軍閥之砲艦政策，必當誓死反抗，願作前驅。惟望全國民衆，共同救國，一致努力，務須將日本帝國主義，援助軍閥政策，盡力打倒，以完成我民衆真正之國民革命事業。愛國同胞，幸垂察焉！國民革命軍海軍總司令部政治部海軍特別黨部籌備處叩支。

二路總指揮部政訓部請申討武漢電

各報館均鑒：我軍此次北伐，不期年澄清珠江，進展黃河流域，帝國主義，聞聲氣沮；積年軍閥，望風披靡；飲馬黃龍，指日可待。何期在此革命垂將成功之時，而其黨逆徒，不思託庇嚇

効忠黨國，竟悍然逞其野性，倒行逆施，篡竊黨權，把持政柄，扣奪糧械，欺誘農工，種種陰謀，必欲破壞國民革命而後已。幸我黨忠實同志，洞燭其奸，厲行清黨，醜類聞風，奔走相戒。惟彼輩逆徒，狐媚其表，蛇蝎其中，陽奉陰違，乃其故智。現雖銷聲匿迹，而暗中潛伏內地，待機圖發，變惡不盡，足滋亂萌。且該逆黨偽政府近復外聯日英帝國主義，內結奉魯殘餘軍閥，改頭換面，狡計百出。而彼帝國主義者，利用該逆黨等爲其走狗，遂其侵略我國之野心。是逆黨一日不肅清，帝國主義者之慾望，亦一日不稍殺。若不根本解決，革命前途，殊多障礙。敝部前方工作全體人員，本日在行營舉行總理紀念週，言念及此，無不目眦髮指，憤激填膺。當全場一致通過，謹懇我蔣總司令迅予派遣部隊，申討武漢偽政府，肅清共黨餘孽，并繼續總理遺志，完成北伐，以奠黨基而蘇民困。敝部人員，誓追諸將士之後，赴湯蹈火，在所不辭。臨電迫切，不盡欲言。國民革命軍第二路總指揮部政治訓練部叩東。

上海兵工廠政治部通電

本部對東路總指揮政治部真電，所揭露的共產黨及鮑氏與第三國際東方部長某氏在漢口臨時大會議決案，其全部最要之點可概爲三：

一、對本黨取敵對的態度和進攻的方式。

二、提高其獨裁下之武漢中央執委權，利用汪精衛爲進攻的工具，以打倒蔣介石。

三、離間國民黨重要軍官，并極力拉籠帝派份子，更要依議會制加出席權，深入國民黨，搗亂國民黨以遂其奪取國民黨政權之野心；尤注意廣東及各地農工方面的組織。

該議案全部約共數十條，閱三晝夜之長期間的討論，決定是項對本黨總攻擊的方策。本政治部認定國民黨是中國唯一代表民衆利益的革命黨；認定三民主義是孫總理的靈魂；我們應以全力擁護之，使其實現，然後全國民衆才能得到解放。今者冒牌國民黨員，空挂着三民主義招牌的共產黨，他們公然破壞我們國民革命工作，擾亂我們的後方，斷絕我們的生路，以圖少數人的權利。這種野心，在他們秘密未經揭露以前，我們何常不知道，我們何常不想爲黨國除莫大隱患，不過不願全部的革命工作，因此而暫時停頓。現在他們既甘心破壞，積極圖逞，毫無顧忌的對本黨提出愛的美敦書，並且屢次的向我們挑戰衝鋒了。我們前有敵人帝國主義者，後有叛賊共產黨，我們圖生存的唯一希望，唯一主要，祇有團結我們忠實同志的力量，集中勢力，加倍奮鬥，拚命的殺一條血路出去，肅清黨內投機份子和一切

陰謀傾覆本黨破壞革命進行的共產黨；并打倒新舊帝國主義。最後的勝利，仍可從艱難困苦中奮鬥得來。忠實的同志們！不要灰心，不要徘徊，革命是我們的職業，奮鬥是我們的義務。黨存與存，黨亡與亡，凡我同志，其共勉之！上海兵工廠政治部叩。

中國學生聯總會擁護國民黨電

（銜略）自鴉片戰爭以還，吾國外感帝國主義之侵略，內受軍閥官僚之摧殘，民窮財盡，十屋九空。民族有淪亡之虞，國家無自主之力；流離顛沛，風雨飄搖，蓋八十年於茲矣。

中山先生秉天縱之資，抱救亡之願，悲天憫人，憂國濟世，奔走革命，四十餘年，百折不回，始終以赴，卒能傾覆滿清，創造民國。雖未完成革命，賚志以沒，而其主義精神，已深貫注人心，爲國人圖存之不二法門。

國民黨秉承中山先生所倡三民主義，以謀中國之解放，民衆之福利爲依歸，故國民黨之存亡休咎，卽不啻中華民國之存亡休咎。自去歲出師北伐以來，因武裝同志之努力及各地民衆之聲援，能於最短期間，剷除吳孫，大敗魯逆。青天白日之旗，飄揚於黃河流域。不圖共產黨徒，違背信誓，挑撥離間，大肆猖狂，必欲使中山先生辛苦經營之國民黨破壞無餘，致我將

士頭顱熱血所換得之山河，爲共產黨徒掠奪特權之租界。分裂革命戰線，誣蔑革命領袖，使將士攜二同志灰心，欲以延中國之混沌狀態，遂其無產專政之詭謀。

凡此種種，罄竹難書，黨國先進，言者多矣。惟是時局嚴重，一髮千鈞，值此危急之時期，國人應有澈底之覺悟，苟國民黨有搖動之虞，則中國將永世無復興之望。長此以往，中國不淪於赤俄之附庸，必爲列強所割據。本屆全國學生代表會認此爲吾國生死關頭，誓願於青天白日旗幟之下，團結全國學生，擁護中國國民黨，以完成國命革命，促進世界大同。尙望同胞一致奮起，共同奮鬥，國家前途，實深利賴，隨電迫切，謹此佈臆。

中國學生聯總會擁護南京國民政府電

（銜略）北庭胡虜，毒饑斯張，陽夏共逆，赤氛正熾。軍閥禍國，苛政猛如虎，共產搗亂，淫毒逾梁紂。勾結外人，效吳三桂之乞師，屠戮摧殘，其張獻忠之暴行。餓殍載道，白骨遍野，老幼轉於溝壑，少壯散之四方，民也何辜，受此荼毒。天幸我國政府誓師北伐，所向克捷，解吾人之倒懸，巨愆先除，應民衆之需要，首都底定。從此民族得存，民權得張，民生得蘇，北伐胡而剿共產，除軍閥而警列強。凡我學生，胥爲後盾，一致擁護，誓無二志。謹電奉申，諸維同鑒！

學術院駐滬同學會通電

南京中央執監聯席會議，轉蔣總司令，汪主席，暨各軍長，各政治部，各級黨部，各團體，各報館均鑒：本黨負着歷史上重大的使命，代表各階級利益，謀國內外民族的解放而奮鬥。黨內忠實同志，秉承總理遺志，接受全部的付託，當着帝國主義與國內軍閥兩重壓迫兇饒高漲的時期，不顧險艱難，起來革命，向他們猛烈的進攻。幾個月以來，仗我蔣總司令的指揮領導，全體武裝的同志的不辭勞瘁，奮勇犧牲，和各地民衆熱烈援助，纔有今天的勝利。使大江南北，遍樹着青天白日的國徽，這是何等可驚可泣的一回事！但是殘餘軍閥既未完全掃除，帝國主義正在四方緊迫，乘間挑釁，國民革命祇算得一部分成功，我們全體同志，應該如何努力，團結一致，繼續奮鬥，以求最後的勝利。誰也知道一般異派分子，跨黨奸徒，潛伏在本黨裏面，隨着革命勢力，到處滋聚，投機煽動。假國民黨的名義，誘惑青年工人，搗亂後方，騷擾秩序，搖動革命新根據地；違反總理三民主義，阻礙軍事，牽涉外交；要使各地現狀，都變成武漢化。並且公然要危害勞苦功高的革命領袖，忠實信徒。像這樣的賣黨叛國，勾結反動，我們還能容忍下去麼？還能不快趕起來肅清他們麼？

現在我們要立時起來聯合各地本黨忠實同志，做大規模的清黨運動，把一切的賣黨叛國的反動分子，剷除淨盡。嚴伸本黨的紀律，鞏固本黨的組織，來實現總理手定的主義和政策。擁護我們的革命領袖蔣總司令，要求蔣總司令行使軍政時期規定的一切政權，肅清後方反對勢力，以便專顧北伐，早竟全功。要請中央執監聯席會議，即日在寧開會，決定遷都於總理指定永久爲國都的南京，完成總理的遺志，規畫黨國的大計。請各界一致起來促成贊助，這是我們所十二分熱望的。中國國民黨學術院駐滬同學會刪。

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告上海民衆書

各界同胞們！各界同志們！今日是什麼日子？我想大家一定異口同聲的答道，是慶祝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恢復國民黨大會的日期。那末，有人要問，爲什麼要慶祝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及恢復國民黨權呢？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及恢復國民黨權，於我們又有什麼關係呢？且讓我說在下面：

現在先說，爲什麼要慶祝恢復國民黨權？恢復國民黨權，於我們有什麼關係呢？在未說明以前，我先要問大家，上海的市民，這一月來，能夠脫離孫傳芳張宗昌兩大軍閥壓迫的

痛苦的，是誰給予的？是不是國民革命軍給予的？那末，國民革命軍是不是你們的救生艇？不，都是的。但是你們更要知道，國民革命軍是受那一機關指導的？是不是受中國國民黨指導的？那末，國民黨的好壞，是不是影響到國民革命軍的好壞的？而間接影響到你們生命財產的保障的。所以中國國民黨的好壞，是與你們有絕大關係的。決不能隔岸觀火，無關痛癢的。照這樣講起來，我又要問大家，現在中國國民黨又是怎樣呢？處在怎樣的一個情況之下呢？

「家家醜不可外揚的話，我真不忍說，不願說，但是現在不能不憤激的來說了。自從國民革命軍打倒吳孫兩大軍閥，佔有湘鄂贛閩浙後，坐在後方武漢的一般反動份子，徐謙鄧演達等，眼見得國民黨長足的進展，與他們不利，却偏偏藉口提出什麼提高黨權問題，來擾動前方的戰綫，間接以帝國主義和軍閥莫大的幫助，想把國民革命軍重新敗退到原來的情況之下。其實，這般反動份子的所謂提高黨權，仍只有降低黨權，消滅黨權，甚至謀篡黨權。或者他說的提高黨權，是提高共產黨的黨權。那末，我們真是斃死無地，總理積四十年之經驗，一生辛苦所創造遺留下我們的國民黨，竟由我們手裏而消亡了。所以本黨忠實同志們，都覺得本黨前途異常危險，非趕快提起精神，幹一番恢復黨權的功夫不可。因為黨權降低，黨權消

滅，黨權他移，是與我中華民族及民衆利益有絕大妨礙的。但事實告訴我們，除了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外，是沒有另一黨一派能夠救中國目前的危機的。由這點看來，要救中國，要謀民衆利益，就非馬上恢復國民黨權不爲功。尤其是上海的民衆，要表示熱烈些，因爲黨是指導政府的，黨一旦有什麼變動，那政府的政令及行動，亦是跟着變動，而發生不好的影響，就馬上及於上海民衆了。

但是我們爲什麼又要慶祝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呢？建都南京又與我們有什麼關係呢？我們聽了上面的說話，我們知道，中央黨部是被那般跨黨的反動份子徐謙鄧演達等所把持的了，而國民政府因爲軍事財政外交的緣故，由南昌移到武昌，近水樓臺，亦同樣的被那般反動份子操縱子，大演其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怪現象。然而國民政府爲本黨行政最高指導機關，一舉一動，觀瞻所繫，決不能任憑跨黨反動份子的把持操縱淆亂視聽，危害黨國。況南京爲民國元年總理建設南京政府之所，而現在又爲總理陵寢所在地。我們更要知道，國都的建設，是要靠近海岸的，而南京距海面亦比較武漢爲近，軍事外交便利尤多。半月來各省地及海外函電紛飛，皆請遷都南京，人心向背，於此可見。所以國民政府的所在地，爲任何方

面設想，通應該建設在南京，於黨於國，始有利益。現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已於昨日在南京開中央執監聯席會議了，對於關係我們黨國切身的這兩件事體，當然有很好的議決。各界同胞們！各界同志們！我們大家都知道慶祝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及恢復國民黨黨權的意義了，是與大家都有很大關係的。那末以後就請大家無論什麼事，都要協同援助中國國民黨，完成國民革命，實現三民主義，解除一切被壓迫的痛苦，造成一自由平等的國民。現在我們以極熱烈之血來高呼：

- (一) 慶祝國民政府建都南京。
- (二) 慶祝恢復國民黨黨權。
- (三) 實現真正的三民主義。
- (四) 實現全民政治。
- (五) 完成國民革命。
- (六) 完成北伐。
- (七) 消除流毒階級獨裁。

- (八) 一致爲中央監察委員會後盾。
- (九) 一致爲中央執行委員會後盾。
- (十) 打倒軍閥。
- (十一) 打倒一切帝國主義。
- (十二) 打倒謀害三民主義的反動派。
- (十三) 打倒欺騙無產階級的反動派。
- (十四) 打倒擾亂北伐後方的反動派。
- (十五) 打倒賣國賊。
- (十六) 打倒賣黨賊。
- (十七) 打倒投機份子。
- (十八) 打倒騎牆派。
- (十九) 打倒寄生政策。
- (二十) 打倒陰謀派。

(二十一) 中國國民黨萬歲!

(二十二) 三民主義萬歲!

(二十三) 國民革命軍勝利萬歲!

(二十四) 北伐將士萬歲!

(二十五) 農工商學兵聯合萬歲!

(二十六) 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

(二十七) 收回租界。

海軍特別黨部告民衆書

親愛的民衆們!今天豈不是十二年前日本無故提出侵略的二十一條,最後要求我國完滿答覆的紀念日麼?我們憶得當時舉國憤激,莫不主張堅決拒絕,不惜與日本帝國主義者作最後的決戰。無奈野心的軍閥袁世凱因欲帝制自爲,竟在今日完全承認。當時民衆處在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兩重壓迫之下,可憐喊破喉嚨,流盡血淚,還免不了受他們的支配,受他們的宰割。

提起這二十一條約，實在可以叫我們痛心，這條約實包含軍事、政治、經濟、教育、宗教一切侵略手段，歸納列強一向對華侵略條約的大成。他的性質，和從前日本強迫朝鮮訂的「日韓協約」完全同是覆滅人國的具體計畫。這條約提出是表示日本對於我國獨立資格的不否認，他的成立是暴露我中國自認做朝鮮第二的恥辱，他的存在又不啻予日本以時時對我國脅迫的藉口，而他的實行實給我國以亡國滅種的致命傷。前次華會會議，一切帝國主義者因了同惡相濟的關係，自然置我們的抗議於不理，結果我方力爭所得的結果，不外約中之小部分而已，而事實上又多一次無形的追認。

我國外交積弱有如是之甚，我們爲之痛哭流涕。但是這事根本上是我們民衆切身的大事，我們擁有四萬萬的人口，四百萬方哩的面積，結果還不能在國際上爭個平等地位，而被他人作爲非洲土人的待遇，這可以盡歸咎在帝國主義嗎？歸結起來還是我國民衆太不振作的結果。固然我們民族是嗜嗜「和平」的民族，然而在這「強權壓迫公理」的世界裏，我們倘不自立，結果必定被他人宰割。我們倘要肩起民族自決，世界解放的責任，尤不可不起來奮鬥，以求最後的勝利。何況現在適當世界帝國主義將近崩壞，被壓迫民族相繼揭竿

的時期，我們先進民族，豈可自甘落後，坐而待斃？

在從前，我們受了兩重壓迫，使我們沒有迴翔的餘地，現在民衆先鋒的中國國民黨已經首先舉義，做國民革命的實行家了。他的三民主義是真正的救國主義，他的海陸軍是真正的革命軍人，我們相信以國民黨的力量與願望，實足以打倒一切阻碍，達得最後勝利。我們民衆在這生死存亡的危機之中，只有擁護他，援助他，才可以洗雪以前所有的國恥，恢復以前所失的國權。因為他是中國唯一的革命大本營，他是唯一值得欽佩，值得援助的革命黨。他也唯有依賴民衆的扶助，才可以完成他的國民革命，實現他的三民主義。

親愛的民衆們。在以前重重的黑暗中已現出一線有希望的光明了，我們要跟着這一線的光明，就是中國國民黨的國民革命，找出解放自己，解放全世界的途徑。我們要打倒一切帝國主義，不只一個日本；我們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不只這次的二十一條；我們要稟寬大的精神，以與世界一切覺悟的民族攜手；要本澈底的決心，以與世界一切侵略的民族宣戰。大家團結起來！在這過去的國恥紀念日裏，預備實現未來的國慶紀念日，這才是我們今天紀念的真意味。現在我們要高聲呼我們的口號：打倒一切帝國主義者。取消一切不平等

條約擁護中國國民黨。擁護南京國民政府。三民主義實現萬歲！世界被壓迫民族解放萬歲！
國民革命軍海軍總司令部特別黨部籌備處。

中央宣傳委員會上海分會告同志書

諸同志！今天是先總理蒙難五週紀念日，是個最沉痛的紀念日！同志們！莫忘了這個沉痛的紀念日！陳炯明的叛黨和共產黨的篡黨，可說是我們國民黨有黨以來兩件最可痛心的恨事。當民國十一年時候，正也和這回一樣，北伐軍事正着着進展，忽地有陳逆的變生肘腋，把先總理辛苦經營的事業傾覆無餘。六月十五那晚，陳逆喚使鷹狗砲轟總統府，使先總理冒着極大危險，幸先總理從容不迫，履險如夷，纔能平安的避向永豐艦，即現在的中山艦。這一回事，一經追述，真是令人髮指。

同志！我們紀牢，凡是忠實的同志，他信仰三民主義，是信仰三民主義可以救國，是認定三民主義為救國的目標，努力向前做去。惟有反覆無常的奸惡，才借三民主義為攫取個人權利的工具，為升官發財的樹樑，這種人對於主義可以說是絕對沒有信仰，對於革命工作絕對沒有誠意。換句話說，這種人便是國民革命的大敵。

陳逆炯明，共產黨暴徒，在羽翼未豐的時候，巧言如簧，朦蔽了先總理和忠實的同志。一到爪牙長成，便過河拆橋，破壞搗亂反噬，無所不用其極。從黨的紀律說，固然是叛逆，即在人情上說，也是無恥之尤。我們斬釘斷鐵的痛絕他們，便是為社會保留一些人格。不過挫折只管挫折，實際上倒能激發我們的毅力。一切躺在革命進化大道上的絆腳石，決不足以妨礙我們的前途。你看陳逆叛黨，三民主義格外發揚光大；共產黨搗亂，北伐軍更有光榮的成功。所

以一切盤根錯節，我們都不必畏懼。同志們！我們該有這個信心罷！

全城滿佈着敵黨，戶外炮聲隆隆，先總理在總統府中沉靜自持，聲色不變，直到叛黨已迫進府中，先總理還是誓以一身殉國，不肯退避，這種大無畏的精神，便是革命的工具精神。同志們！今天是最沉痛的紀念日呀！莫忘了這沉痛的紀念日，秉着大無畏的革命工具精神，來完成總理未竟的工作罷！我們紀念總理，我們要繼續總理的精神，我們尤其要努力的做一個忠實的信徒，為三民主義的完成而奮鬥。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上海分會。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一）

在此國民革命急速進展，與民衆熱烈盼望國民革命完成之時期中，政府謹遵總理遺志，

接受多數同志之主張，依據中央政治會議決議，於四月十八日在南京開始辦公。南京地位在黨務上、政治上、軍事上、地理上，均較武漢重要，定都以後，本政府所負領導國民革命與建設民國之責任，愈益重大。同時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工具軍閥買辦土豪劣紳，以及中國共產黨破壞國民革命危害本黨者，亦將環迫而來，求最後之一逞。在此千鈞一髮，嚴重情形之下，本政府受中央黨部與民衆付託之重，惟有秉承總理全部遺教，繼續努力，一方面集中全國革命分子於三民主義之下，共同奮鬥，務使一切帝國主義殘餘軍閥，及一切反革命派，斷絕根株。尤願於最短期間，開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實現三民主義，使中華民國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中華民族成爲自由平等之民族，同享民有民治民享之幸福。

蓋惟三民主義爲救中國之唯一途徑，亦惟三民主義爲造成新世界之唯一工具，本政府所行政策，惟一求三民主義之貫徹。凡反對三民主義者，卽反革命；反對國民革命而爲階級獨裁者，卽反革命；本政府對於總理在天之靈，護黨救國，責無旁貸，誓與全民衆對此等頑梗強敵爲殊死戰。至國民革命的方略，一曰使黨軍愈與人民密切的結合，二曰造成廉潔之政府，三曰提倡保護國內之實業，四曰保障農工團體之利益，並扶助其發展。此爲中央黨部發

布之政策，本政府接受必切實推行而有以發揚光大之。

本政府於此敢掬誠悃，昭告於革命將領，革命同志，及全國國民曰：貫徹三民主義，必先肅清革命陣地以內的反動勢力，然後才能精密組織，整飭紀律，統一信仰，在黨的指導監督之下，領導民衆同上革命戰線，爲三民主義之先驅。凡不利於三民主義之反革命派在所必除，對於腐化之份子嚴加糾正，俾惡化份子甘爲反革命者，無所憑藉，而腐化份子流於不革命假革命乃至反革命之途者，其謬誤之傾向，得以遏止。唯三民主義爲國民革命之真途，亦唯三民主義爲世界革命之真途，務使本政府確爲民衆之政府，革命軍之武力確爲民衆之武力，對外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對內肅清軍閥與一切反革命派，大義所在，仔肩彌重。定於短期間內，竭忠盡能，完成國民革命大業，弘我三民主義之丕基。謹此宣言。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二）

我總理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辛亥而後，倒袁護法北伐諸役，討賊戡亂，輒身爲天下先。誠以滿清雖經顛覆，曾不須臾，國內軍閥得國外帝國主義之援助，益務有以阻止國民革命之進行，此種頑強之障礙不除，則革命之目的，不能敏活實現。然猶慮革命黨人

與其當前之強敵爲殊死戰，而大多數人民仍守其不問國事之舊習，坐視國家淪爲次殖民地，而不爲之所，故於十三年一月召集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一方容許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本黨，以期集中全國革命份子於三民主義之下，共同奮鬥。一方提出宣言，說明本黨所持革命之主義，與其實行主義首先必需之政綱。總理並於此時手定建國大綱，完成三民主義之講演。更於扶病北上之際，發表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宣言，而終之以最後之遺囑。本黨同志繼承總理全部之遺教，奮鬥不懈，而所努力者，仍爲掃除革命障礙，準備三民主義之實行，故於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重行確定第一次大會宣言之主旨。對於主義，誓以繼續努力，以求貫徹；對於政綱，亦無所修改，但期見諸實事。蓋吾人深信唯總理所定之主義及政綱，乃爲中國在此環境中唯一之生路，亦唯總理所定之主義及政綱，乃爲吾人由中國之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而達世界革命唯一之途徑也。兩年以來，本黨仍繼續總理領導國民革命之精神，從事於扶助農工民衆團體組織之發達，鞏固廣東之革命根據地，肅清一切反革命份子，掃除東江南路一切叛徒，建立與人民合作之政府，完成爲人民而戰之軍隊。根本既固，又復出師北伐，以與大江南北勾結帝國

主義之軍閥決鬥。而此戰之目的，即在完成總理生平奮鬥而不幸未竟之大業；換言之，即在完成國民革命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衆之利益。語其實際之設施，一曰使黨軍愈與人民密切的相結合，二曰造成廉潔之政府，三曰提倡保護國內之實業，四曰保障農工團體之利益，並扶助其發展。凡此諸端，具爲此次北伐目的與其必要手段之內容。今日賴黨軍上下將士之戮力，各省被壓迫民衆之同心，義師所指，無不克捷。東南數省軍閥割據之勢力，固已破潰，卽向日軍閥所恃以爲聲援之帝國主義，亦已根本動搖矣。

不意在本黨繼承總理遺教領導全國民衆及武裝同志北伐進行之際，中國共產黨悍然破壞國民革命之陰謀與事實，繼續敗露於吾人之前。中國共產黨危害本黨，固不自今日始，而其破壞本黨，因而破壞國民革命，實以今日之逆謀爲最急。十三年之際，本黨接受總理容納共產黨黨員個人加入本黨之旨，許以信仰三民主義，參加本黨之革命工作。乃共產黨公然決議，其黨員所以加入本黨之用意，在於藉本黨以立一強大之共產黨。於是吸引我同志，傾陷我領袖，污蔑我總理，侮辱本黨革命之歷史，破壞本黨領導農工運動之地位，遮斷本黨與民衆結合一致之戰線。總理當日坦然容許共產份子，固不料挾有如此叵測之陰謀。本黨

這念總理生平仁慈博大之精神，始欲許之以自新，結之以誠信，故約束同志，以期潛移默化，銷弭糾紛，鞏固根本。不圖中國共產黨之字典上，無誠信二字，恣睢跋扈，方欲摧排異己，推翻本黨武裝革命之同志，遂乃煽惑我軍隊，調唆我肘腋，致有去年三月二十日之變。賴蔣中正同志之忠勇，黨軍之戮力，靖亂有方，逆謀卒不得逞，而廣州革命策源地，迄今保全。於斯時也，本黨猶復憫其幼稚，不忍暴其罪狀，其不敢公然背叛本黨之份子，仍予任使，期望有加，待之未爲不厚。曾幾何時，吳佩孚以帝國主義之援助，稱兵南犯，迫我湘粵。本黨繼承總理討賊誅暴之大任，不能不調撥義師，共申天討。中國共產黨果有認識國民革命聯合戰綫之美德，宜如何同仇敵愾，洗滌前愆，乃彼黨領袖與策士，及共與本黨貌合之同志，衆口鼓惑，阻撓出師。洎乎我軍規復江漢，移師江浙，連下贛閩，與孫傳芳張宗昌兩大軍閥作最後之決戰，同時電令武漢各軍沿隴海京漢路北向並進，而中國共產黨分子徐謙鄧演達等受俄人鮑羅廷之指揮，多方阻撓，使各軍不能依原定計畫出兵。我東路與中央軍犯難前進，彼毒挾持漢陽兵工廠，不發一槍，不給一彈，且三電廣州兵工廠，飭其罷工，不特斷我軍械之接濟，抑且絕我軍費之供應。倒行逆施，務欲置國民革命於死地。向使中原各軍得依計畫而北進，以與東南

各軍相策應，則肅清津浦路敵軍之日，已是會師直搗幽燕之時。今敵兵雖已盡於東南，然孽猶得負固於河北，久爲吾黨三民主義輾轉苦戰之師，馮玉祥偏於西北，樊鍾秀困於河南，陳中附義之士，勢孤力薄，皆待救援。而徐謙諸人，只知挾一隅之軍權以自謀，不發一兵，不濟一錢，其目的既與國民革命不相同，遂不惜故亂其步伐。然此種種固非徐謙鄧演達一二人之私行，觀其所把持之總政治部，援引共產份子，充塞部曲，三民主義戰士熱血漬染之河山，幾盡爲共產黨人掠奪特權之租界。其所宣傳，爲反對三民主義之宣傳；其所訓練，爲陰謀操縱變詐挑撥之技術；其所工作，爲拆散國民革命之勢力，破壞國民革命之戰綫。爪牙四播，煽揚凶德，騷擾荼毒，騰爲民怨；喪失革命軍之榮譽，阻碍北伐之大計。武漢如此，到處皆然，謂非中國共產黨全部反革命之策略，其誰信之？不啻維是，當我軍甫定東南之際，中國共產黨竟在武漢集議，進而決定推翻本黨與國民政府之逆謀，假提高黨權統一指揮之名，行篡竊黨國中樞之實。擁甲倒乙，迎丙拒丁，破壞軍之系統，煽惑本黨武裝之同志，侵蝕各地黨部之權柄，擾亂農工商學自覺之運動。逆謀既定，遂有二月以來武漢非法會議之發生，亂命四下，由來有自。議者不察，反以此等事變付諸流言，欺人者誠巧，欺於人者抑何其拙耶？本黨冀以中

國共產黨份子自附同志，願爲國民革命馳驅，故竭誠容納而提挈之；今者甘心叛逆，阻撓北伐，謀爲不軌，直接破壞國民革命之戰綫，間接卽爲軍閥與帝國主義之工具，不惟自絕於黨國，抑且自絕於世界。爲本黨自存計，爲完成國民革命計，固當驅除此叛逆；爲由國民革命以達世界革命之前途計，亦當掃滅此敗類。凡有血氣，皆當羣起以攻，絕其根株，弗使滋蔓。否則流毒所播，效尤踵起，國事不易爲矣。

以上所述，爲中國共產黨份子寄生於本黨，以破壞國民革命之始末。本黨如此敢竭誠告於文武將士革命同志，及全國國民曰：驅除共產份子，乃肅清革命陣地以內之反革命勢力，繼今以往，本黨必益當努力於黨權之集中，組織之精密，紀律之森嚴，信仰之統一，凡別有結合別有羽翼之反革命派，固當在所必除，而操志不定，易與同腐之分子，亦當嚴加糾正。唯國民黨爲領導被壓迫民衆革命之先鋒；唯三民主義爲適合於中國之革命主義；唯國民黨之主義，能使革命趨於民衆化；亦唯國民黨之主義，能使民衆歸於革命化。大任當前，義無反顧，務於最短期間肅清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完成國民革命之大業，以促進世界革命。謹此宣言。

中央執行委員會對日出兵宣言

本黨繼承總理遺志，領導國民革命，北伐師興，東南奠定，奉魯軍閥已呈崩潰之象，三民主義將達實現之時。乃東鄰日本，藉口保護僑商，遽爾出兵膠濟，侵犯中國領土。既違背國際公法，且顯有助長內亂，阻碍革命成功之嫌，實屬政策錯誤。

年來中日兩國國民，正在漸相諒解，日臻親善，突有此舉，大為親善之障礙，殊為遺憾。茲者我國民衆，率情憤慨，抗議繁興，日政府若不迅圖補救，萬一別生意外運動，自當負此重責。

本黨顧念邦交，又難遏此公憤，特佈宣言，用促覺悟。所望日本政府以同洲同文之關係，敦睦兩國之親善，毅然變計，立即撤退山東日兵，以平衆憤，而弭釁端。並盼日本朝野人士，竭其至誠，力予援助，維持東亞之和平，促進中日民族之親善，本黨實所厚望也！

中央執行委員會促進農民運動宣言

國民革命的目的，在中國全體民衆一致參加革命工作，推翻帝國主義及軍閥，以建立自由平等的國家。然所謂中國全體民衆，農民乃占其百分之八十以上，以中國人口四萬萬計算，則中國農民乃逾三萬萬。此三萬萬以上之農民，所受壓迫，有帝國主義者之侵略，軍閥之暴虐，貪官污吏之蹂躪，土豪劣紳之魚肉，土匪之劫奪，地主之剝削，奸商之壟斷，不一而足。故

中國農民在全體民衆所占數量之鉅，即所以表示此全體民衆所受壓迫之重大而已。今言國民革命，苟農民不參加，則國民革命爲一飾詞；農民之痛苦一日不解除，則自由平等的國家無從建立。

本黨孫總理有見於此，於十三年本黨改組之初，即認定以農民爲本黨革命的基礎，並以農民爲中國一極大被壓迫階級，以此極大階級之能否覺悟，及信仰三民主義，爲革命澈底與否標準。故除手定擁護農民利益之政綱外，復於農民運動，一再爲極明白澈底的宣示；遺訓具在，昭若日星。

本委員會最近觀察全國農民狀況，認爲農民實際之痛苦，并未解除，農民真正之利益，并未獲得。近以共產黨之叛亂，對於農民欺騙誘惑暴戾恣睢，遂令湘鄂贛等省農民，於原有痛苦之外，加受一種特殊慘毒的壓迫。此皆本黨同志未能實踐總理遺訓，以致全國農民有未了解本黨主義之處。處此嚴重情勢之下，本委員會特秉承總理遺志，對於本黨同志有以訓示，對全國農民有所宣告：

自今日始，本黨同志均應盡其力之所能及，以從事本黨農民運動之工作，應向全國農民

直接間接盡力宣傳，使全國農民對於本黨之主義與政綱，咸有深切之了解，與真實之信仰。在本黨指導之下，團結組織，以參加國民革命，而獲得真正之解放。本黨政府更應遵照黨綱，極力保護農民利益，逐步實現有利於農民的建設。如有妨害農民運動，摧殘農民利益，爲農民之仇敵者，即爲本黨之仇敵，當盡法懲治，無稍寬假。至全國農民則應覺悟本身所受之壓迫，欲圖真正之解放，惟有信仰三民主義，及在本黨指導之下組織團結，努力奮鬥，始能達到目的。蓋唯本黨之三民主義，乃最適合於中國農民解放運動之主義。而本黨所負國民革命的歷史的使命，質言之，即爲解放中國農民的歷史的使命。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自來多福。本黨無所成功，以三萬萬被壓迫農民之解放爲成功，此則本委員會所以昭示全國農民，及本黨同志，而希望再三注意者也！特此宣言。

東路軍前敵政治部爲日本出兵山東宣言

日本帝國主義者，外假中日親善的美名，實行鯨吞蠶食的侵略，比之兇蠻殘酷的英帝國主義者，尤爲陰險巧毒。在過去的事實，如曠使督軍團造反，德惠袁世凱稱帝等，造成我國歷來的內亂，而乘時迫挑苛約，強佔重地，已使我全國同胞痛心疾首，含垢忍辱至今。

近更乘我國民革命軍克復蚌埠，肅清江北之時，乘勝直上，掃穴犁庭之際，竟悍然不顧，出兵山東。藉口保護僑民，暗中扶助軍閥，重演前年推敗郭松齡之故智，實行妨礙我革命軍的進展。於山東境內，既非日本租借地，我國民革命軍紀律嚴明，自出師以來，又無危害外僑之處；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任何名義之下，皆無派兵入境之權。乃竟違背國際慣例，增兵青島，無非以我國民革命勢力的進展，與彼帝國主義者的利益衝突，深懼奉魯軍閥勢力的崩潰，他本身在中國北方的特殊利益，將完全失去，所以出死力去扶助他的工具，就是奉魯軍閥，以冀其苟延殘喘。而萬惡的奉魯軍閥，亦祇知個人利益，罔顧國家存亡，甘爲吳三桂，李完用第二，賣國求榮。

本部同人痛危亡之無日，一致議決，敦促我國民政府嚴重提出抗議，望全國民衆團結起來，一致爲我政府後盾，以打倒萬惡的奉魯軍閥，及奉魯軍閥賴以生存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完成國民革命的目的。同人等一息尚存，此心不懈，謹此宣言。

上海特別市黨部宣傳部反對日本派兵來華宣言

不好了！不好了！現在帝國主義的日本又施其慣技派兵到我國來了。聲音往濟南保護僑

民，其實陰助奉系軍閥來蹂躪我們，魚肉我們，實施其侵略政策。

現在我們回想到民國十四年國奉戰爭時，郭將軍松齡在山海關倒戈，奉系軍閥的命運，已到末日，不料鬍匪張作霖不顧廉恥，求援於日。日本欲保持秘密條約上所允許的特殊權利，公然出兵營口，阻攔郭軍前進。弄得後來，郭松齡失敗身亡。

我們革命軍此次北伐，由粵而湘鄂而贛皖蘇浙等省，第一步把元號軍閥吳佩孚打倒，第二步把二號軍閥孫傳芳打倒，第三步來打倒三號軍閥張作霖。現在我們國民革命軍，已經把他的根據地徐州完全佔領，狗肉將軍張宗昌已聞風喪胆，奔走逃命。即住在北京新華宮裏的張鬍子，也不得不整裝出京了。現在他們欲苟延殘喘，希死灰復燃，於是暗裏勾結帝國主義的日本，重演民國十四年的故事，作最後的掙扎。

現在這種賣國殃民的奉系軍閥，我們不得寢其皮而食其肉，深以為恨，反而帝國主義的日本，藉口保護僑民，陰助奉系軍閥來頑抗，並阻攔我們國民革命軍前進。以上種種情形看來，我們應當一致反對日本派兵來華，以扶助國民革命之成功。

上海特別市黨部清黨宣言

全國各報館各團體均鑒：中國共產黨受蘇俄豢養，供其驅使，寄生於本黨之下，張冠李戴，數年以來，其種種陰謀禍國滅黨之進行，有加無已。雖經本黨中央執行委員第四次全體會議，厘定清黨辦法，然不幸同志之間，尙未一致進行。而最近彼黨於國民革命成敗所繫之際，更在後方一意搗亂，作種種反革命之工作，其影響于黨國前途，至深且鉅。本市黨部是以不嫌辭費，用特臚列事實，昭告國人：

一、破壞本黨政治及軍事之進行，自本黨北伐軍動員以來，未及半載，湘鄂底定，近且飲馬長江，進窺中原，人民對於本黨三民主義之信仰，可謂一日千里。乃寄生於本黨中之共產黨，到處肆其鼓簧，曲解三民主義，以宣傳其世界革命勞動專政階級戰爭之主張。循至民衆對於本黨之信仰上，每每發生誤會。武漢方面，且公然張貼打倒三民主義標語，觸目皆是。該黨猶以文字之反宣傳，尙不足以快其陰謀，復于本黨北伐軍在前敵血戰之際，以少數竊據黨權之分子，濫發亂命；對於本黨革命將領，橫加評蔑。密議對於河南友軍，不加援助，動搖後方。且於本黨勢力所及外人居住之地，不依照本黨所定方針，正當交涉進行，而任意搗亂，欲引起國際糾紛，以陷北伐軍于困難之境。所幸我軍於極短期間，克復滬寧，日見發展。此種破壞

國民革命之進行，實無異間接爲北方軍閥之助力，不知彼輩是何居心，必欲使本黨在政治上軍事上完全失敗而後快！其危害於本黨，實無異附骨之疽，此真可爲痛恨者也！

二、破壞社會之秩序，共產黨人既棲息隱混於本黨之下，於是吾黨軍隊所在，彼輩無往而不肆其兇饒於地方，到處勒捐，利用土豪惡棍，假借農工團體，以爲挾仇報復任意敲詐之工具。稍一不遂其慾，即任意拘捕，任意禁監，甚至濫殺無辜，并不審訊。律以北方軍閥之橫暴，尙未足彷彿其萬一。用是共產黨人所至之處，金融枯窘，商賈側目，教育停頓，交通阻塞，軍事及行政長官稍有裁制，即明目張胆，公然反對，社會之秩序爲之破壞無餘。如此行動，而對外則稱之曰國民黨，誠本黨同志所最痛心疾首而無可見宥於社會也！

三、破壞國家主權，共產黨受第三國際之豢養，即以第三國際爲主人，其平日宣傳及工作，一惟蘇俄之命令是從。對於外蒙獨立，則美之曰民族自決；對於俄人之把持中東路，侵略主權，則諱莫如深。其口頭反帝國主義，而即爲新帝國主義之傀儡；口號反軍閥秘密賣國，而自身即公開賣國。彼黨近日復發表稱總理聯俄聯共，殊不知總理聯俄有平等待我之原則，而聯共之說，更無絲毫根據。共產黨人以總理會容納彼輩之故，以二重資格跨黨經營，若在平

時，則謬稱同志，一有責言，則抗拒裁制，其口號宣傳，非奉蘇俄爲先進國，卽呼鮑羅廷萬歲。推其所極，非將我國之版圖，盡劃入蘇俄之管轄不止。張邦昌李完用之賣國，尙不及其陰毒狠鷲。如此行動，而託之曰國民黨，雖寸磔其肉，豈足稱其罪於萬一乎！

凡右所舉者，認其榮榮大者，其餘瑣細末節，雖罄南山之竹，不足書盡其罪惡。本市黨部暨上海所有同志等，奉總理遺教，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決議，奮鬥經年，不敢謂有成效。際此本黨進行北伐成敗所繫之期，尤當領導同志，努力清黨，以謀對外。所希邦人君子，懷匹夫有責之義，作除惡務盡之謀。豈惟本黨之幸，社會國家前途，庶幾有焉！謹此宣言，諸維鑒察！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會。

江蘇省教育協會對於時局宣言

我省教育協會，既隨國民革命軍之旗幟而着手籌備矣，國民革命軍之目的，在打倒軍閥，我省教育協會之職責，在推翻學閥，學閥依軍閥爲護符。

我省革新事宜，恃國民革命軍爲先鋒，然國民革命之成功，又須恃民衆爲後盾，有指導民衆之責任者，舍我新教育其誰？

國民革命軍自粵省起義以來，爲時不及一年，而義旗所樹，已遍大江南北，聲威所及，殆將直達幽燕。天與人歸，得道多助，於此可見。值此大功垂成之日，乃中國國民黨中之共產份子，陽隸國民黨籍，陰謀破壞國民革命，把持財庫，前敵將士有斷餉之虞，清惑視聽，後方羣衆無辨辨之鵠，此豈特國民革命軍之仇敵，亦吾全國同胞之寇讎也。

現中國國民黨爲恢復黨權計，爲鞏固國基計，遵重羣衆意志，繼續總理遺訓，奠都南京，從此剿滅奉魯之軍閥，打倒武漢之叛徒，皆於此日占之矣。吾新教育界，當先各界而慶祝之也。夫共產份子之在今日，於各界則固絕對不容融入，共產主義之學識，於我新教育界，雖未嘗不可研究，然青年學子，識解未充，抉擇不精，取舍未審，易爲煽惑，而遺禍於社會者將不可限量。

抑又有進者，軍閥之技能，祇可箝制學生之口舌，而共產黨之手段，且能鼓動青年之血氣，此共產黨之罪惡，浮於軍閥千萬倍也。國民革命軍之能力，祇能壓制反動份子之行動，而我新教育界之職責，尤當糾正羣衆之心理，此吾新教育界所肩任者，更重於國民革命軍者十百倍也。任重道遠，願各勉旃！敬此宣言。

黃埔五期生加入北伐宣言

半殖民地之中國民族，慘受帝國主義之壓迫蹂躪，結果政治經濟文化凌亂衰落，農工商學各界民衆，痛苦顛連。中國民族唯一的解放出路，祇有國民革命。我先總理孫中山先生，四十年來揭三民主義，以爲國民革命奮鬥之目標，辛亥革命，雖將滿清推倒，而封建軍閥代之而興，袁世凱之後，踵相接者，無非賣國殃民之跳梁宵小，使國計民生，日益敗壞。我先總理以不屈不撓之精神，討袁護法北伐諸役，奮勇殺賊，爲民請命。以環境不良，民衆之未覺悟，我總理未竟所志，不幸遽於十四年逝世。自此以後，國民革命之責，唯有我中國國民黨全體黨員與全國民衆共負之。

總理既逝，反動勢力，日益膨脹，帝國主義者五卅以後，在滬粵萬濶之肆意屠殺，侵略威逼，無所不至。外侮頻仍，而內亂紛起，去年三一八之禍，既作，郭松齡之反正失敗，國民軍之被迫離京，張作霖孫傳芳吳佩孚三大軍閥，朋比爲奸，造成全國黑暗恐怖之局面。我國國民黨鑒於時勢之日惡，知非奮鬥不足以圖存，自在廣州建立國民政府以來，秉承總理之遺志，努力掃除反革命惡勢力。兩廣既靖，十五年七月乃出師北伐，內以打倒萬惡之軍閥，外以反抗帝國

主義之侵略。與師以來，期年以內，克復兩湖，掃平閩贛，江浙既下，直指幽燕，全國民衆，箠食歡迎，北方將士，欣然來歸。革命勢力，奄有十七行省，青天白日旗，飄耀於黃河之北。禍國殃民之惡軍閥孫吳二氏，相繼打倒，反革命之中國共產黨，亦差不多同時肅清。國民革命之聞威，使帝國主義者聞而喪膽。徐州會議以後，我中央政府已決定第四期北伐，與軍閥及一切反革命勢力作最後的鬥爭。中國民族解放，爲期當不遠了。

我們在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肄業期滿，奉我中央政府及蔣總司令之召，整裝北上，參加國民革命的最後戰爭。我黃埔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諸同學，已爲國民革命建立相當的功績，我們第五期畢業同志，自應當仁不讓，努力追隨第一二三四期諸同學，暨我全國革命戰士之後，向前奮鬥。茲當北上之日，特標四義，作爲奮鬥之方針，以告我親愛的同志和革命的民衆。

第一、誓打倒奉系軍閥。自去年北伐以來，已將中國三大軍閥打倒其二，所餘者僅一息尚存之奉天軍閥張作霖，盤據北京，怙惡不悛，妄自尊大，勾結帝國主義，摧殘民衆，阻止革命勢力之發展，妨礙全國之統一。近因魯張逃敗，假言遵奉主義，以爲緩兵之計，圖死灰之復燃。

我們爲永遠消滅中國之殘餘軍閥起見，誓打倒奉天軍閥，以實現第四期北伐之目的。

第二，誓打倒武漢反動政府。中國共產黨，此次阻碍北伐，反對三民主義，叛背總理，破壞國民黨，妨礙國民革命，陰謀暴露，爲我中央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肅清蕩平。乃有少數c p餘孽，勾結本黨一二敗類，如汪精衛孫科之流，假借名義，淆亂觀聽，盤據武漢，希圖負隅，肆意屠殺兩湖民衆，搗亂中原安甯；加以媚外辱國，無所不爲。我們爲護黨救國起見，爲解除兩湖民衆痛苦起見，誓打倒c p把持之武漢反動政府，誓打倒共產黨傀儡汪精衛。

第三，誓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自北伐以來，國民革命勢力之發展，民族解放之怒潮，觸起帝國主義者之深仇嫉忌。尤其是野心萬惡之日帝國主義者，在我革命軍進兵徐海，要打倒奉魯軍閥之際，竟師摧殘郭松齡之故智，以延長其走狗張作霖之垂死的政治生命，悍然出兵華北，並喬裝助戰。名爲護僑，實則爲施行武力侵略。我黨政府已提出嚴重抗議，全國民衆，亦一致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者，此種窮兇極惡，背叛公理人道之行爲，全國民衆，應一致反對到底，實行對日經濟絕交。我們武裝同志，誓作國民的前驅，澈底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第四，誓擁護革命農工利益。我們知道全國民衆，農工階級居十之八九，最受痛苦的

大多數之農工羣衆。國民革命之目的，亦在爲大多數農工羣衆謀解放。軍閥軍隊與革命軍隊之不同，即在於前者摧殘革命農工羣衆，後者愛護革命農工羣衆，所以農工羣衆對軍閥痛心疾首，對革命軍却箝食歡迎。我黃埔健兒，軍紀風紀，夙可注意，師行所至，消極方面，我們本不擾民，不害民之宗旨，使工農商學各界民衆，各安其業；積極方面，我們要替最痛苦之農工民衆，去除此一切之毒害，務使不受買辦階級，市儈奸商，土豪貪官，以至共產黨之摧殘利用。解除農工之痛苦，爲我們北上之最大任務。

我們本此四義，北上殺賊，爲民請命。我們最終目的，在統一中國，打倒軍閥，取消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完成中國國民革命，實現孫文主義，這是我們北上之使命。同志們！同胞們！曙光在前了，我們從速奮起，努力前進！倚馬荷槍，謹此宣言。

兩湖代表請願討共書

共產黨徒竊據武漢，僞設政府，荼毒湘鄂，兩省民衆暗無天日，久爲全國同志所痛恨。前聞湘中許克祥團長等從事清黨運動，方冀亦爾可息，不圖唐生智竟將許克祥免職，赤饑遂愈熾愈騰，慘禍更愈演愈劇。初猶限於有產者加以剝奪及槍決，近則無產者亦被其魚肉。初猶

限於會辦公者，加以逮捕及監禁，近則未辦公者亦陷於囹圄。初不過張貼標語，打倒三從四德，近則捉拿寡婦，實行強姦。初不過倡言父子平等，近則子對於父，目爲土豪劣紳而弑之矣；媳對於姑，謂爲束縛女權而殺之矣。初不過派員調查，禁止土人教書，近則查拘宿儒，製戴高帽，加以糞污毆打矣。初猶假開會表決，而後槍斃人命，近則各會各團體均殺人如草，爲所欲爲矣。初猶僅佈告民衆，行使票幣，不准現金出口，近則按戶檢查，攞金入囊矣。學校一律撤銷，驅逐學生出校，風聲露宿，稍有抵抗，卽遭殺傷，道途殭仆，然此猶曰對知識份子也。乃至貿易商賈稍有資產者，始則勒充其財，繼則封閉其店，終則殘殺其命，生者流離載道，死者含冤莫伸，令人目擊心傷，此猶曰對待資本份子也。乃至耕作之戶，存有食穀，卽查封其倉，而置農民生命於不顧；工人營工度日，逼令終日游街，甚或驅赴戰場，用作矢的，一有違延，則處以槍決，總計飲彈死亡及敗逃溺斃者，不可勝數，然此猶曰應付一時事變也。乃至平時無事，所列議決案件，凡年滿二十五歲以上，不論男女有無知識及產業者，一律殺絕，然此猶曰處置非共產黨徒也。乃至已入該黨者，而被輩表決議案，年在四十歲以上者亦盡行屠戮，不稍容留，推其用心，係引用鮑羅庭所謂中國非殺五百萬人，革命不能成功之毒謀；及其黨首領陳獨秀

所謂中國非造成大亂，共產黨不能有所活動及成功之謬說也。

今共黨活動於湘鄂兩省，殺人之事，早已開始，倘不及早撲滅，則兩省民衆將無噍類矣。洪水爲害，不過一隅，而赤禍則蔓延於全國；猛獸食人，不過山林，而赤禍則偏及於城市。處此恐怖危險時代，壯者散於四方，老羸轉於溝壑，父子不相見，兄弟不能保，室家仳離，田園烏有，吾黨之忠實同志，無家可歸，遠離失所者，比比皆是也。而兩省民衆之生命，日懸於共黨屠殺政策之下，誠不知命絕何時。前因許圍反共，致該黨一大屠殺之計劃，未能實行，現許已免職他適，此項屠殺計劃，恐將變本加厲，其流血慘禍，更復何堪設想！我政府整軍北伐，解除人民痛苦，實已出水火而登衽席。獨湘鄂兩省民衆，復陷於其黨赤禍之中，命在倒懸，提早一日救濟，則減少一分屠戮。除請願外，理合電懇一致申討，根本解決，以維國脈，而蘇民命，不勝迫切哀號待命之至！



民國廿五年六月三版

革命偉人
書牘
華權
版

全書二冊 定價大洋三元

海巫亞公編次
時希聖校訂
中央書店印行
中央書店發行

全國世界書局均有分售

